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青桐百尺院宇生涼閒來放艇疎柳池塘　　張研夫

第十卷 第十號
中華民國廿五年
十月一日出版

CHINA TRAVEL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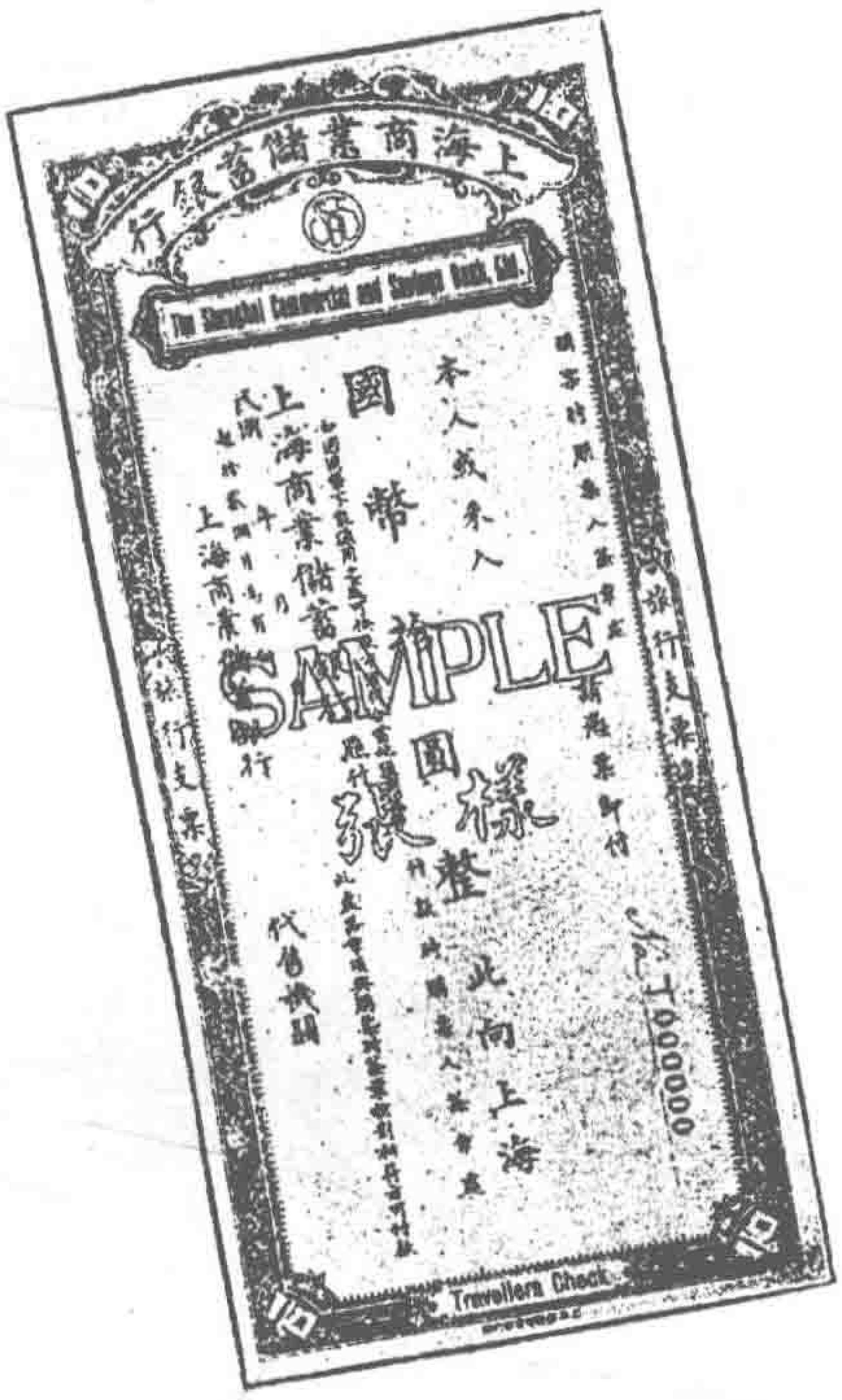
Published Monthly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10 No. 10 Oct. 1936

上海銀行

旅行支票

便利——穩妥——價廉



各埠上海銀行中國旅行社及代理機關發售兌現

印有章程備索

中國銀行

可代旅行諸君解決三大問題

匯兌 — 國內分支行二百零三處 環球各大商埠均可通匯 — 地點十分普遍

存款 — 實收資本國幣四千萬元 資產總額超過國幣十四萬萬元 — 保障最稱穩固

保管 — 有最新式最安全之設備 用最精密最謹慎之方法 — 可減旅行風險

總管理處及上海分行

上海漢口路五十號

電報掛號六八九二

辦事處

南市 — 東門路中華路口

虹口 — 北四川路海甯路口

新閘 — 新閘路四二〇號

八仙橋 — 麥高包祿路一一五號

豆市街 — 豆市街六九號

靜安寺 — 極司非而路口第A字一至三號

界路 — 界路六三號

同孚路 — 靜安寺路同孚路

電話一一〇八九


仙樂軟片
SELO FILM
ILFORD LIMITED
MADE IN ENGLAND
SELO
REGD.
ORTHOCHROMATIC
NON CURLING
FILM
SELO
20
8 EXPOSURES
請用仙樂
軟片攝影
張張滿意
人人贊美
各大照相
材料行及
各大公司
均有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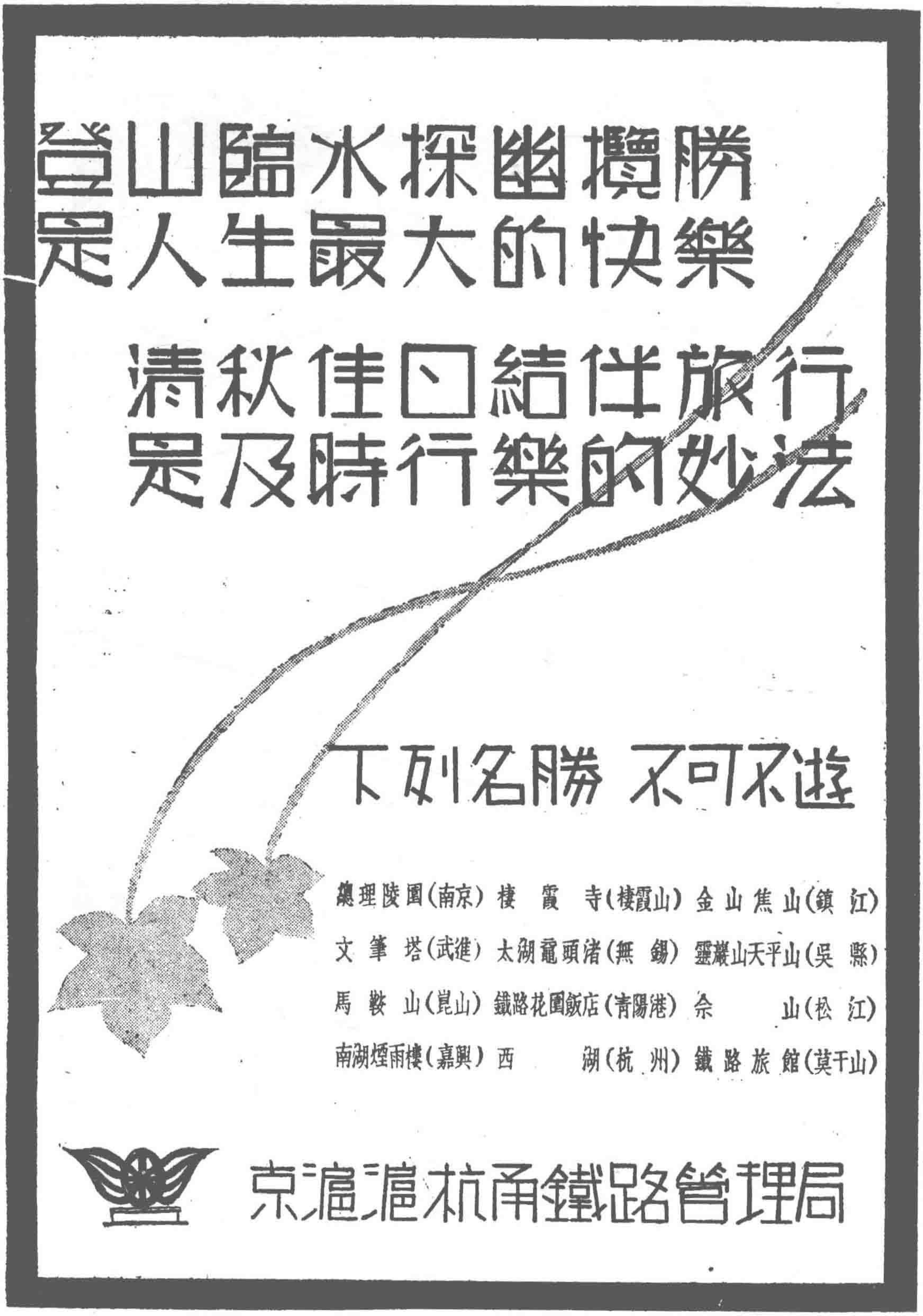
國際叢書

現今國際關係之密切，無以復加，他國之一舉一動，往往波及其他各國之利害，誠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之概。故處今之世，國人對於國際間一切現象及糾紛，應有相當之認識。本叢書對於國際間之政治、經濟、財政、以至軍事、殖民等問題，均分冊作有系統之敘述，自純客觀的見地，為公正透澈的闡發，實為研究國際問題及現象者之良好讀物也。

現代國際政治	杜若君著	一冊	七角
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	黃卓著	一冊	三角五分
世界法西運動	祝百英編	一冊	三角
各國政治制度	楊幼炯 符彪 編	一冊	九角
世界殖民地獨立運動	董之學編	一冊	五角
現代外交與國際關係	王亞南著	一冊	六角五分
戰後新興國概況	沈志遠編	一冊	六角
國際裁軍問題	張明養著	一冊	六角
列強軍備概況	朱在勤 柯瀛 編	一冊	六角
現代世界經濟概論	王漁邨著	一冊	六角
世界經濟危機	沈志遠編	一冊	八角五分
各國財政制度	黃卓編	一冊	八角
現代德國政治外交史	姜季辛編	一冊	一元三角
德國之過去現在與將來	王漁邨編	一冊	六角五分
蘇俄地理概論	鄭林莊著	一冊	七角
蘇俄經濟生活	劉炳藜 趙演 編譯	一冊	一元
蘇俄農業政策	王益滔編譯	一冊	七角
蘇俄五年計劃概論	周憲文編	一冊	五角

中華書局發行

華1431(全)25,7.


登山臨水探幽攬勝
是人生最大的快樂
清秋佳日結伴旅行
是及時行樂的妙法
下列名勝 不可不遊
總理陵園(南京) 棲霞寺(棲霞山) 金山焦山(鎮江)
文筆塔(武進) 太湖鼋頭渚(無錫) 靈巖山天平山(吳縣)
馬鞍山(崑山) 鐵路花園飯店(青陽港) 佘山(松江)
南湖煙雨樓(嘉興) 西湖(杭州) 鐵路旅館(莫干山)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



旅行雜誌

第十卷　第十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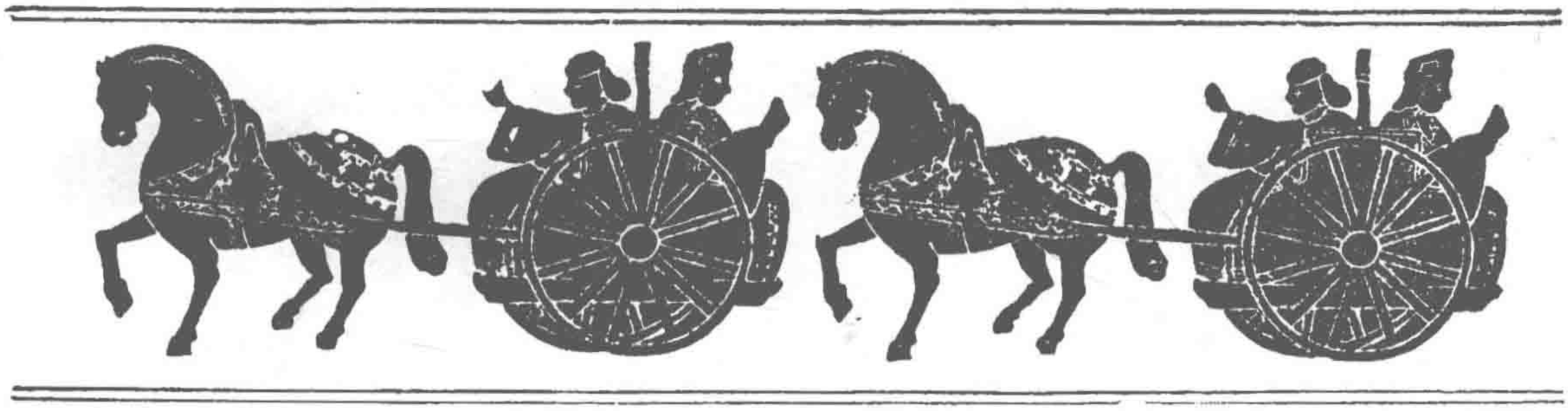
民國廿五年十月一日出版

美術圖影

德國人之旅行熱（一）……一
德國人之旅行熱（二）……一一
武當山（一）……八五
粵漢鐵路……八六
武當山（二）……八八

國內游記

台宕紀遊……江眉仲……三
說潮陽……邵潭秋……九
武當山遊記……李達可……一三
劍門涪江之遊……楊訥庵……二七
粵桂紀游（中）……邵雨湘……二九
萬德泰山曲阜滁州紀遊……程志政……三九
從嶗山到泰山……朱超然……五一
閒話蘭州……徐快公……六一
普陀詩紀……繆鏞樓……八三



國外游記

巴里幽異……汪倜然……八九
歐遊散記……周新……九五

小說

萬事通……秦瘦鷗……一〇三
如此江山……張恨水……一一三

趣味……程志政

特殊時裝……三三
死光表演……三三
水成佳釀……三三
節育興訟……三三
竊鷄巨案……三三
蘭登逸事……三三
清潔市都……五九
女付贍養……五九
富女豪情……五九
賽舞致死……八一
當庭生子……八一
窶人幸運……八一
長吻終日……八一
自殺明志……八一
滑稽惡劇……八四
預售子女……八四
洛翁瑣屑……八四
影星奇遇……八四
沽酒論時……一〇二
意外慘禍……一〇二
弄假成眞……一〇二
雙腦異人……一一八
預知孕兒……一一八

舟車時刻

國內聯運票價表……一一九

中國銀行

（政府特許之國際匯兌銀行）

資本　$40,000,000
資產　$1,400,000,000

董事長　宋子文　　總經理　宋漢章

國內重要分支行

上海•南京•杭州•天津•青島•香港•重慶•瀋陽•
廈門•漢口•寧波•鎮江•烟台•南通•揚州•無錫•
安東•哈爾濱•開原•公主嶺•山城子•營口•大連•長春•
屯溪•紹興•成都•福州•清江浦•蕪湖•嘉興•北平•
泉州•廣州•九江•常熟•溫州•鄭州•汕頭•南昌•
蚌埠•湖州•石家莊•蘇州•新浦•蘭溪•濟南•吉林•

（其他支行及通匯地點共有七百餘處遍及邊遠各省）

國外重要分支行

London	34 Old Broad Street E. C. 2
New York	40 Wall Street
Osaka	14 Hunda Neboncho Western District
Singapore	12 Cecil street

全球各大商埠均有特約代理處

總　行

上海漢口路五十號

電報掛號6892或 Centrobank 國內總分支行一律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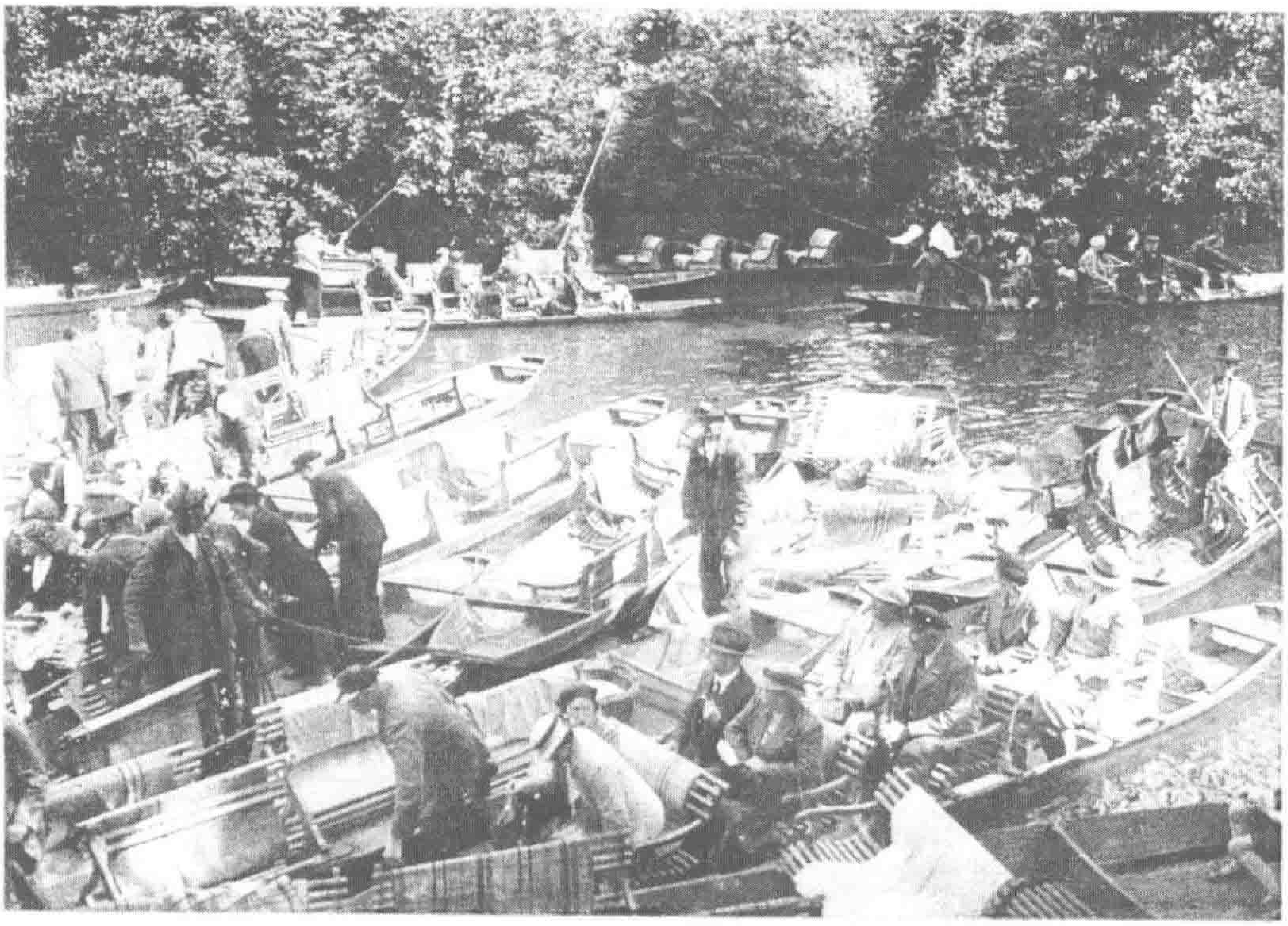
電話11089上海總分支行均可轉接


仙樂軟片
SELO FILM
SELO
REGD.
MADE IN ENGLAND
ORTHOCHROMATIC
NON CURLING
FILM
8 EXPOSURES
請用仙樂
軟片攝影
張張滿意
人人贊美
各大照相
材料行及
各大公司
均有出售



德國人之旅行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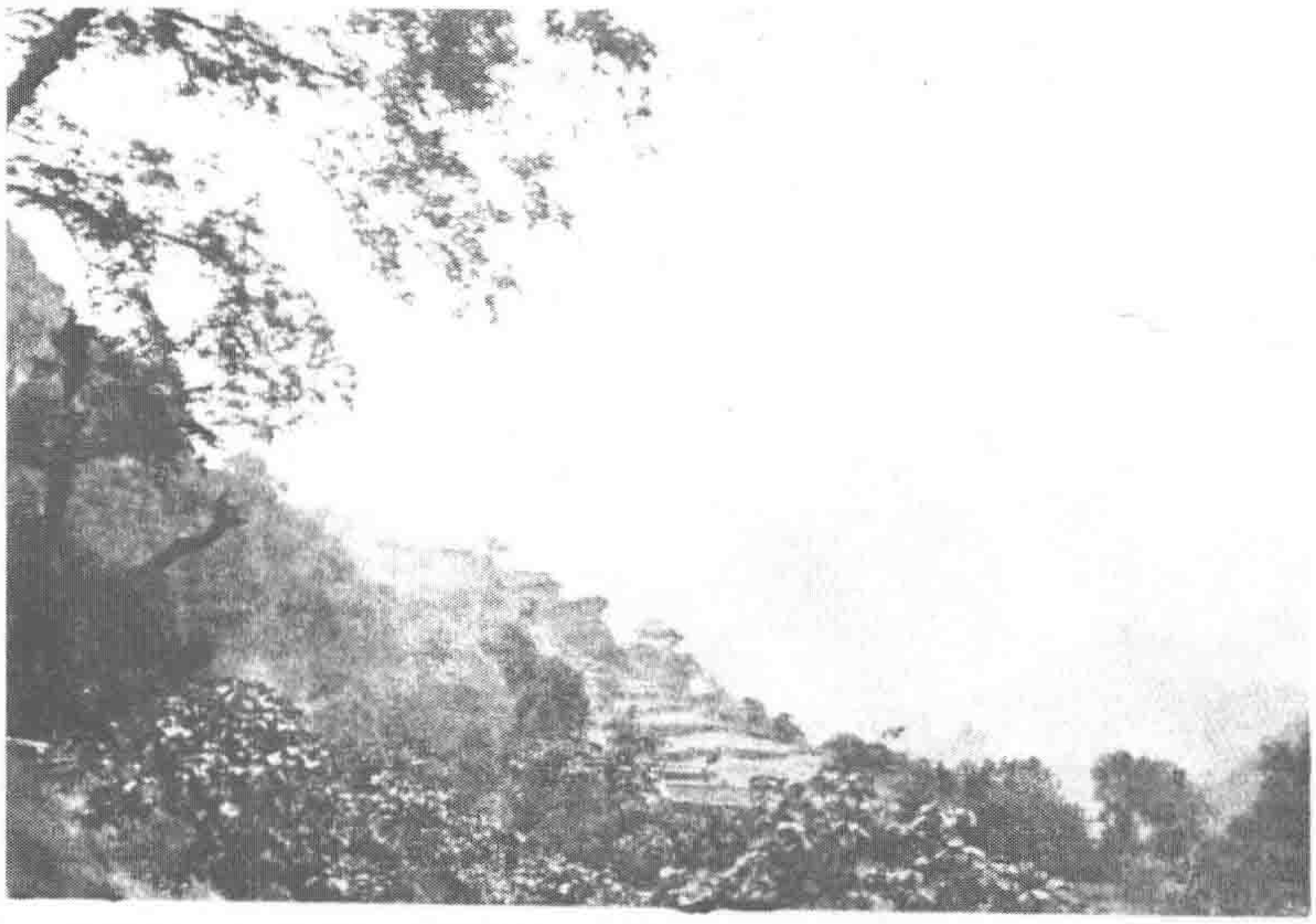
國際遊覽團遊阿爾卑斯山



德國人之旅行熱（二）

遊樂會舉行之小艇旅行

武當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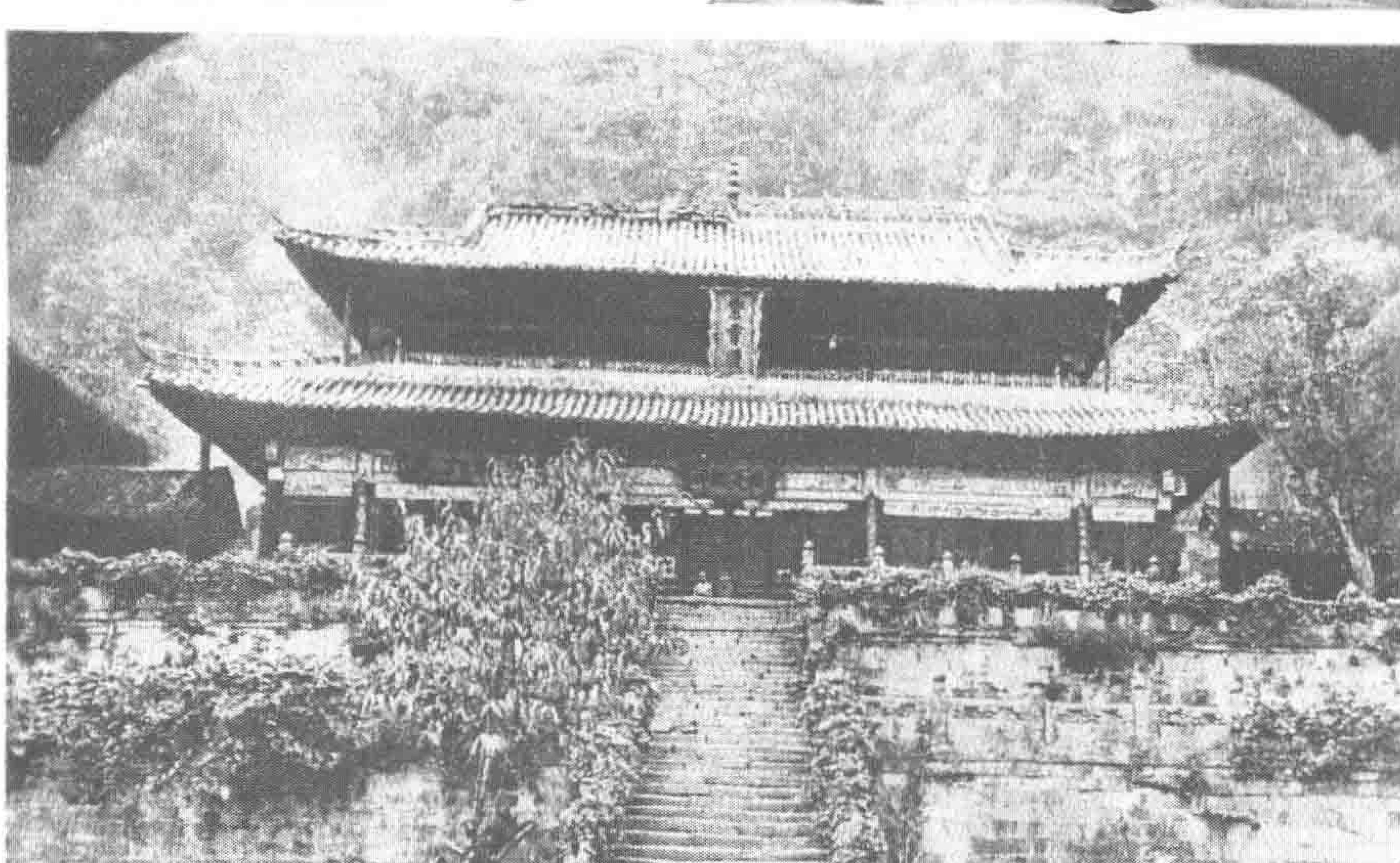
戀仙坡望天柱



烏鴉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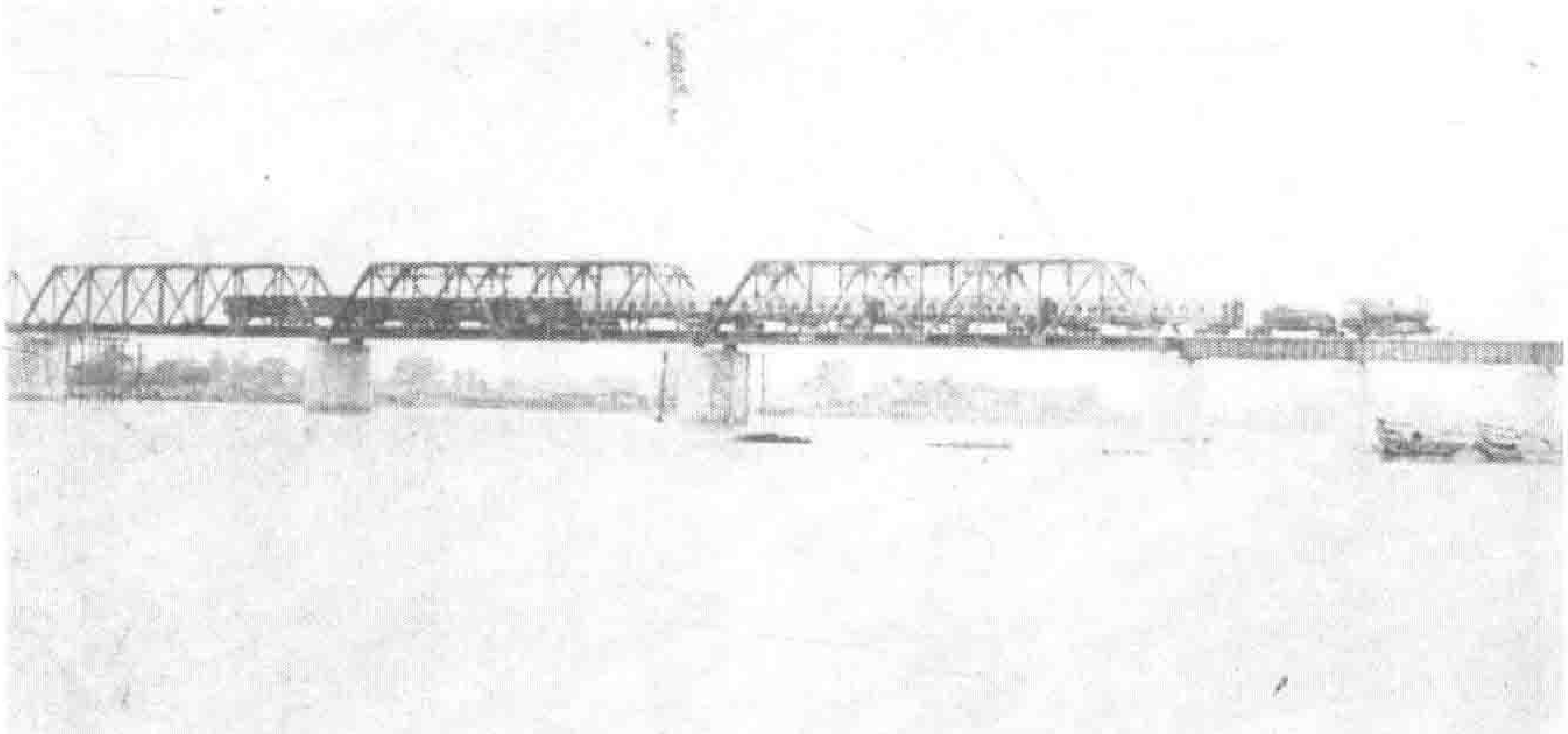


遇眞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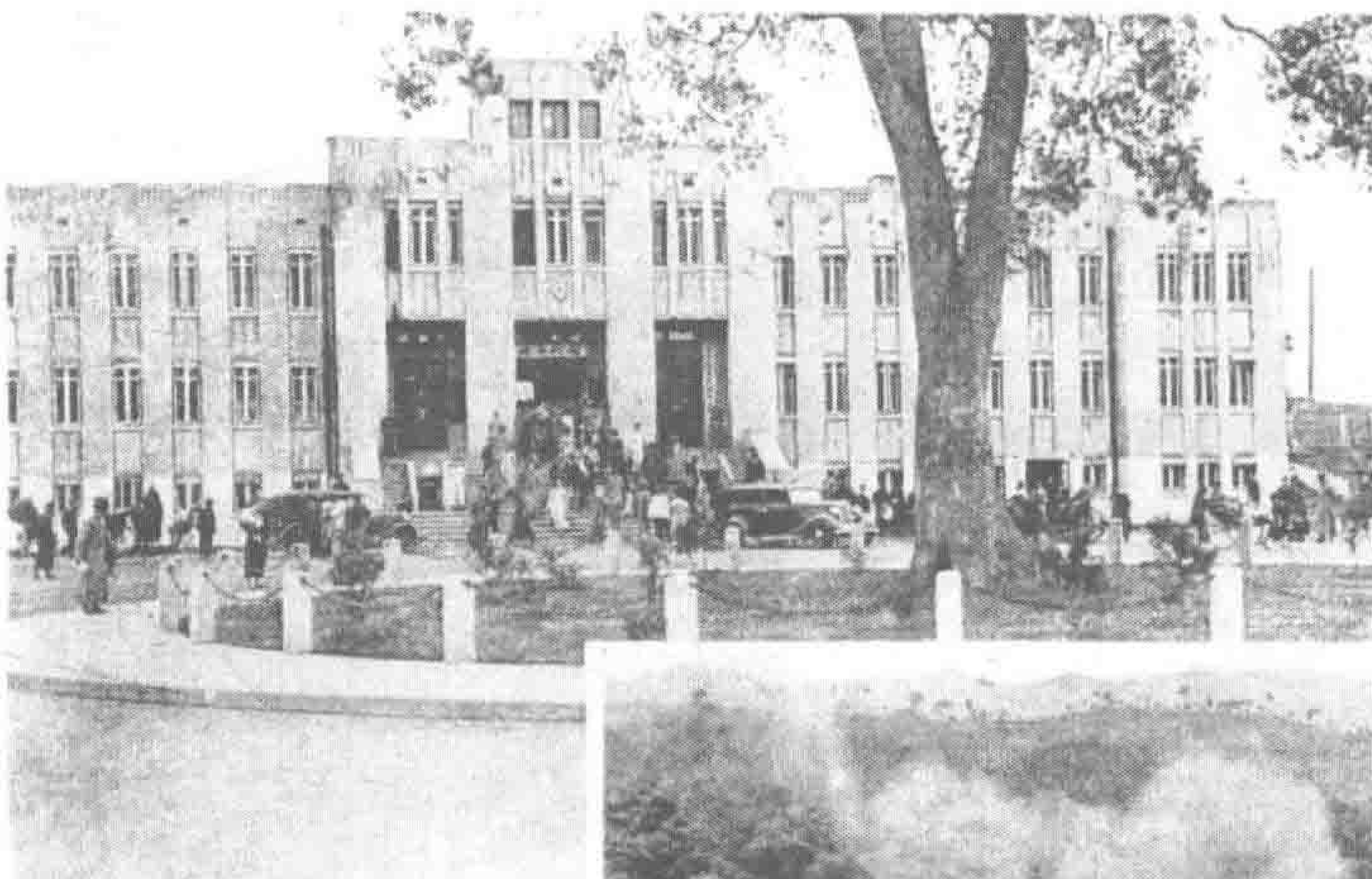


紫霄殿

粵漢鐵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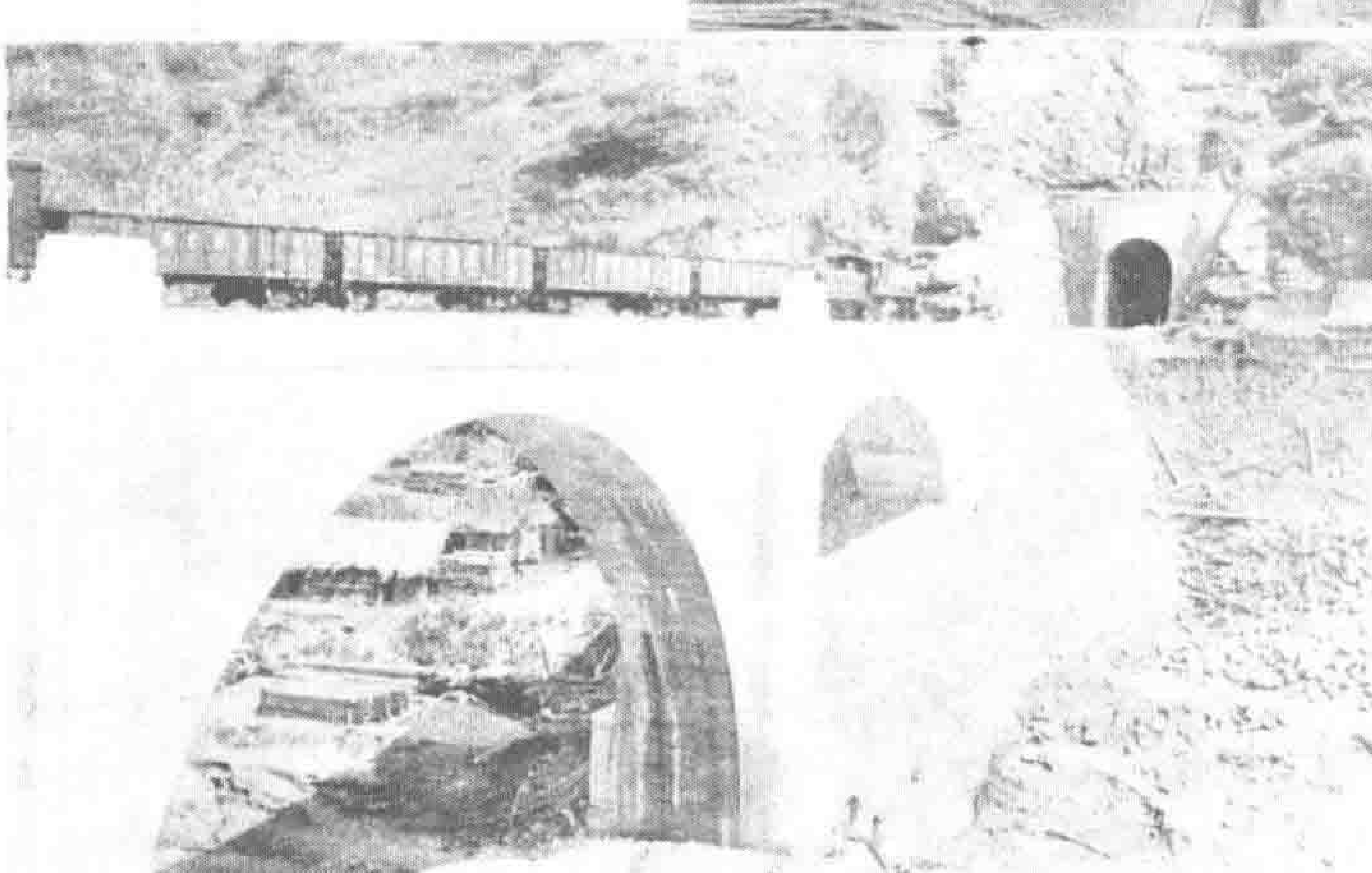
耒河大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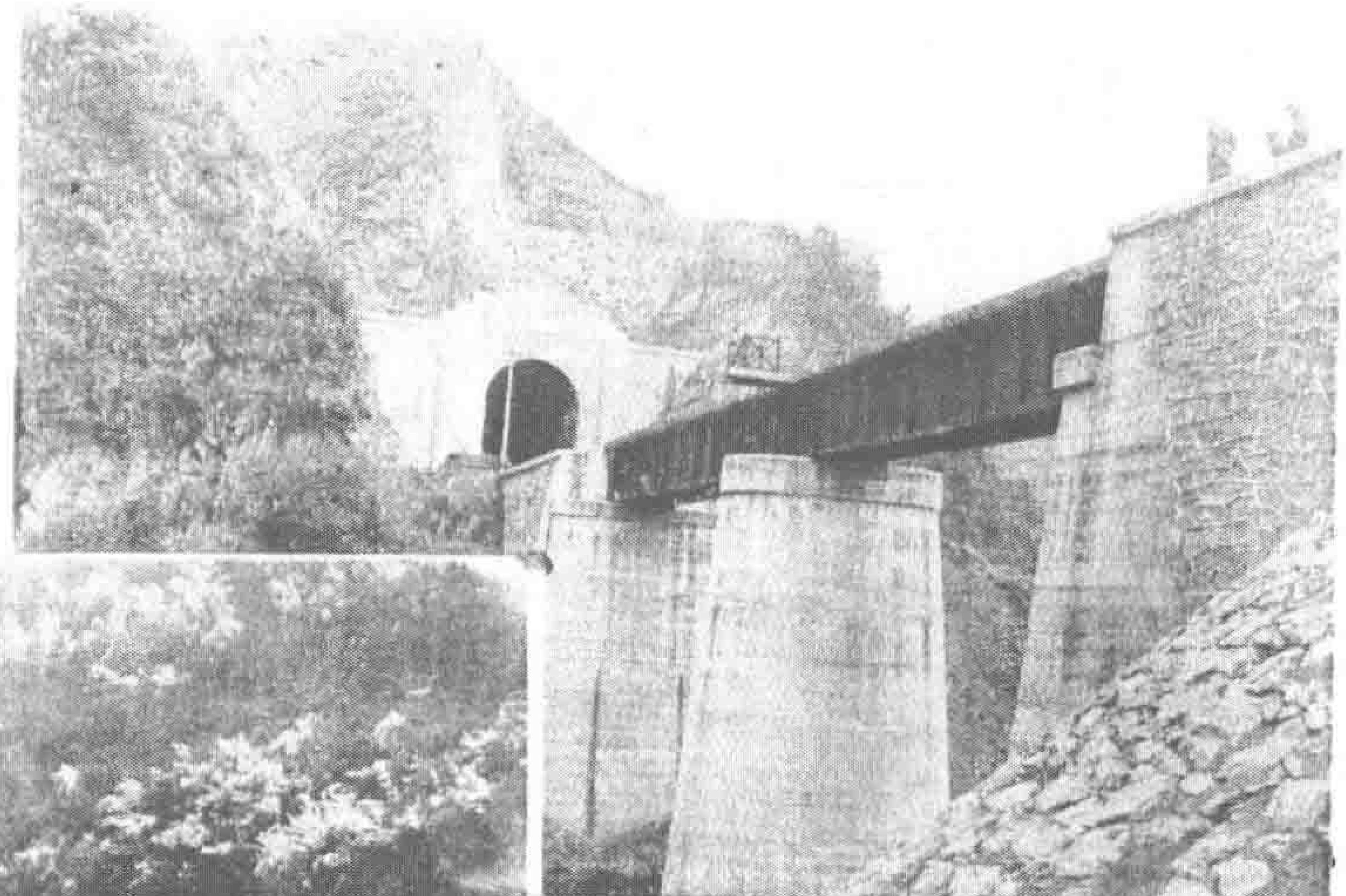
衡陽車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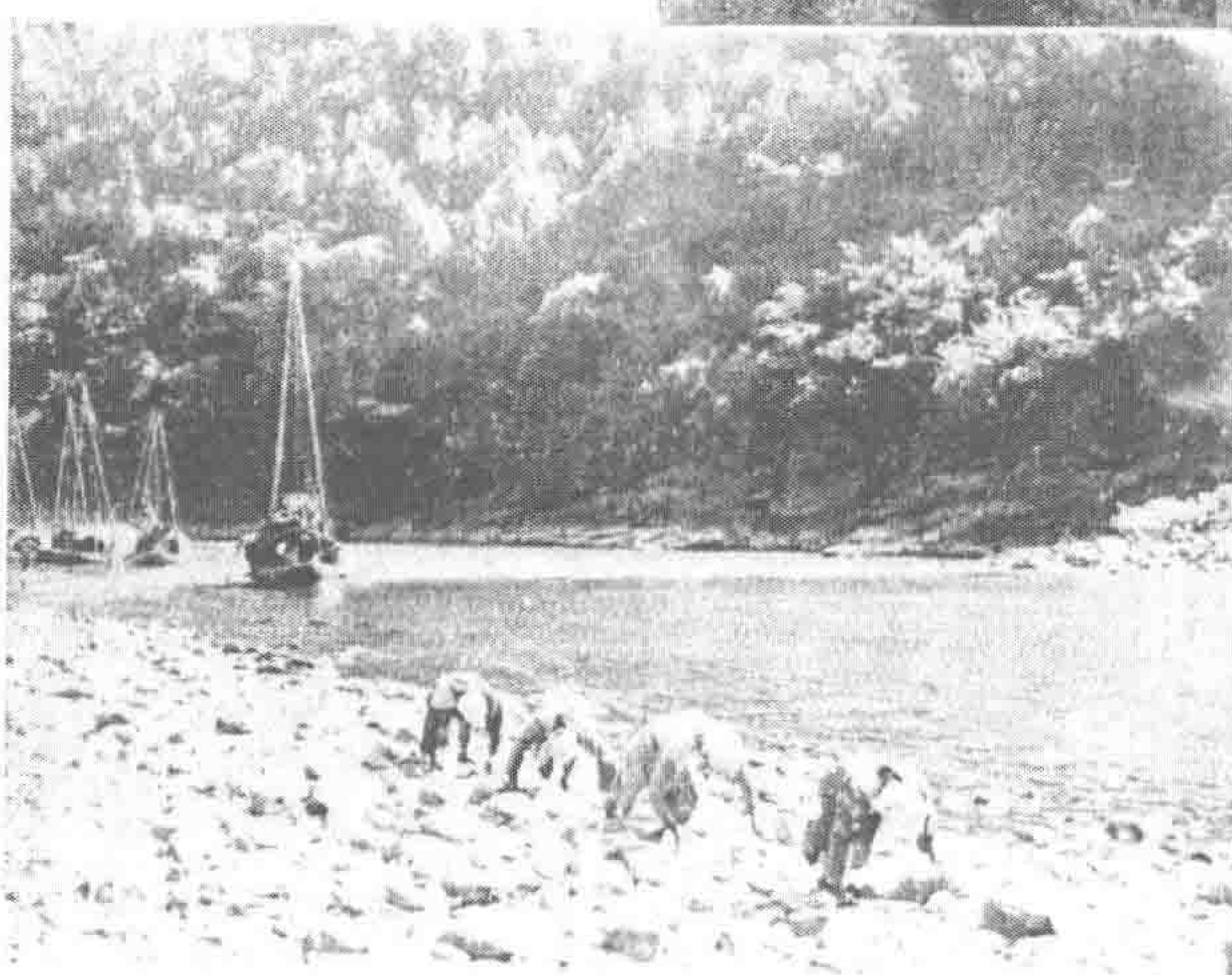
新岩下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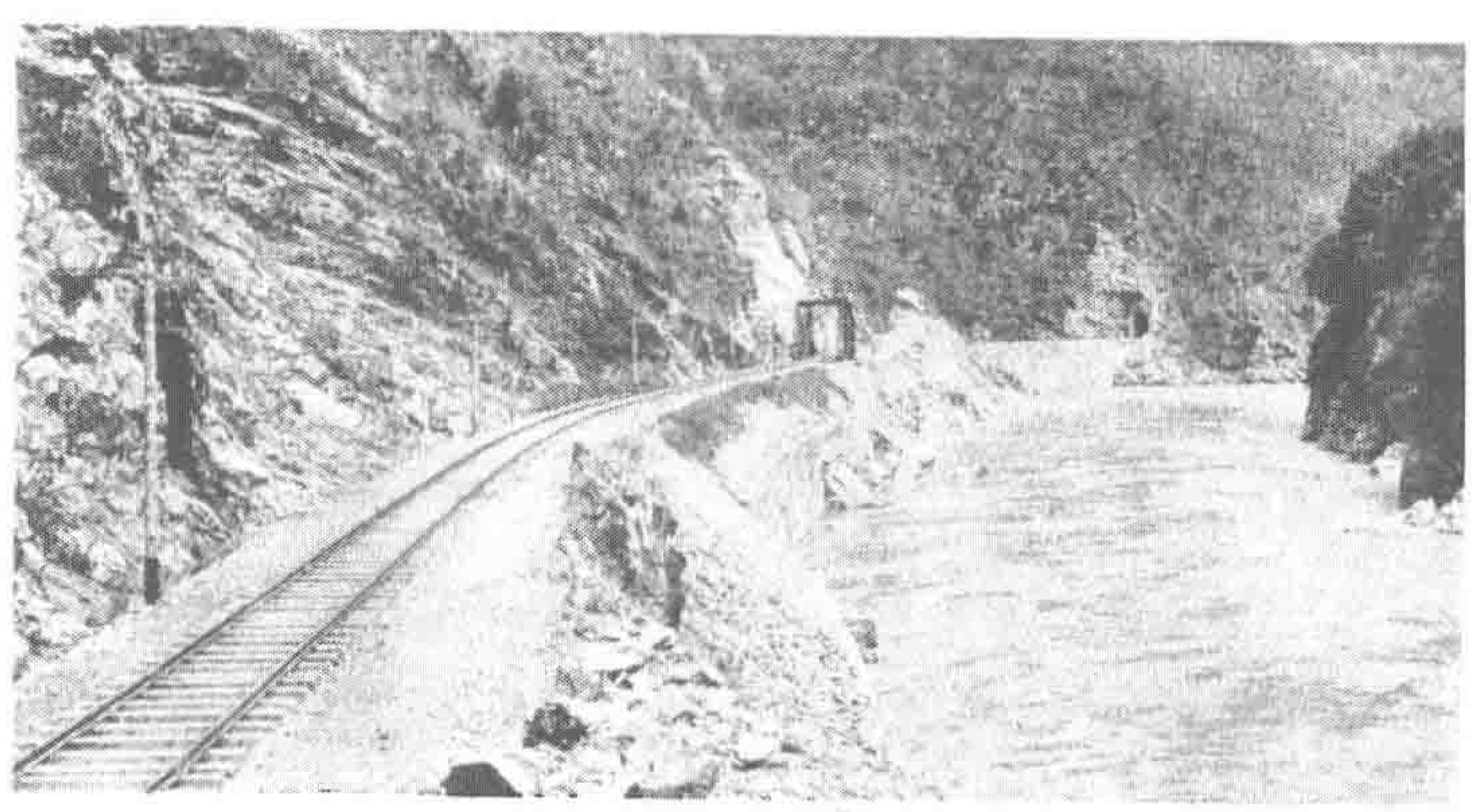
省界橋



大沿水隧道
及大沿水橋



樂昌附近
泗瀧風景



鐵路沿武水而前
兩岸青山中流碧
水風景佳絕



坪石棒錘峯及車站
（白屋即車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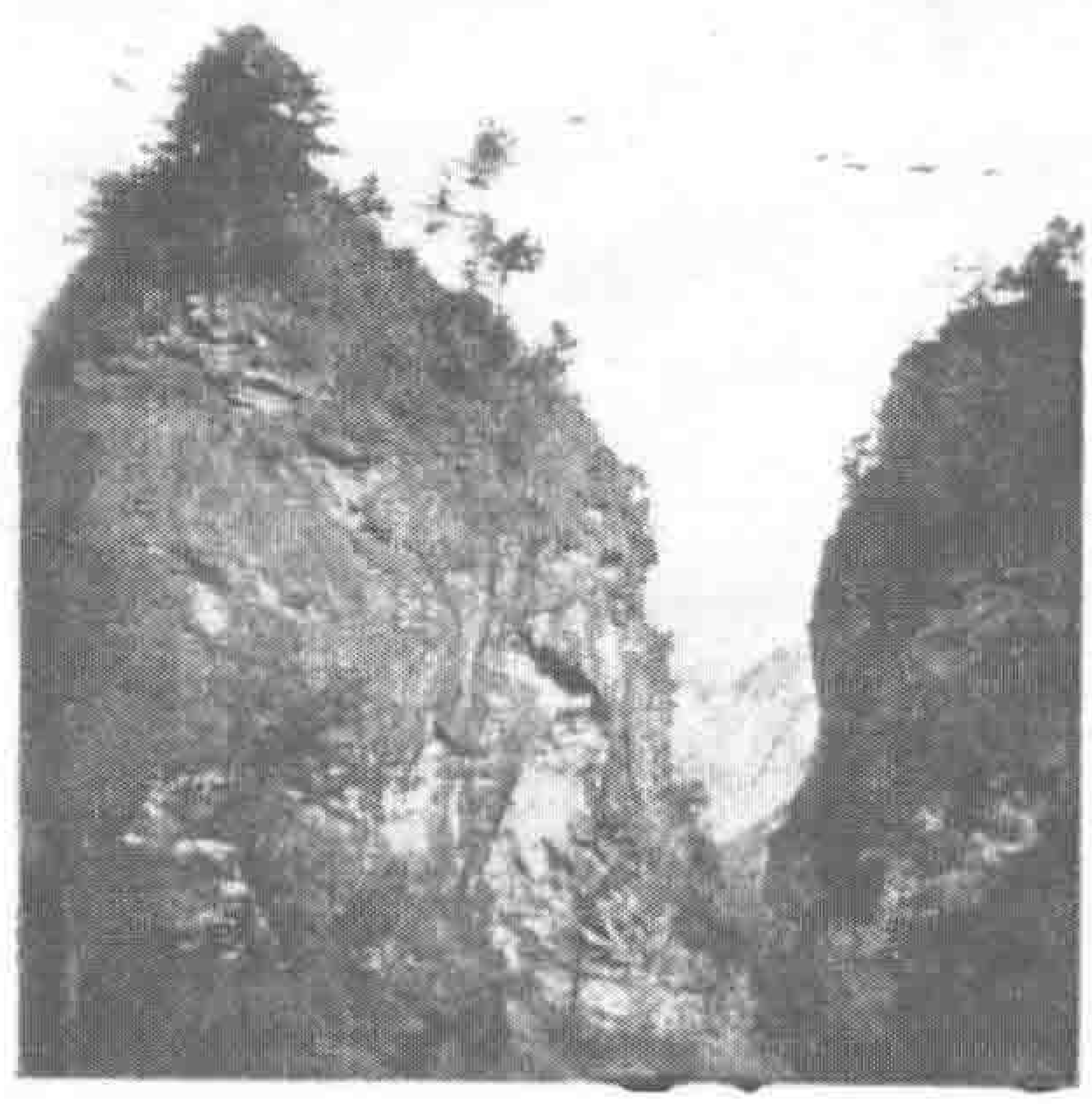
武當山(二)



⇧天柱峯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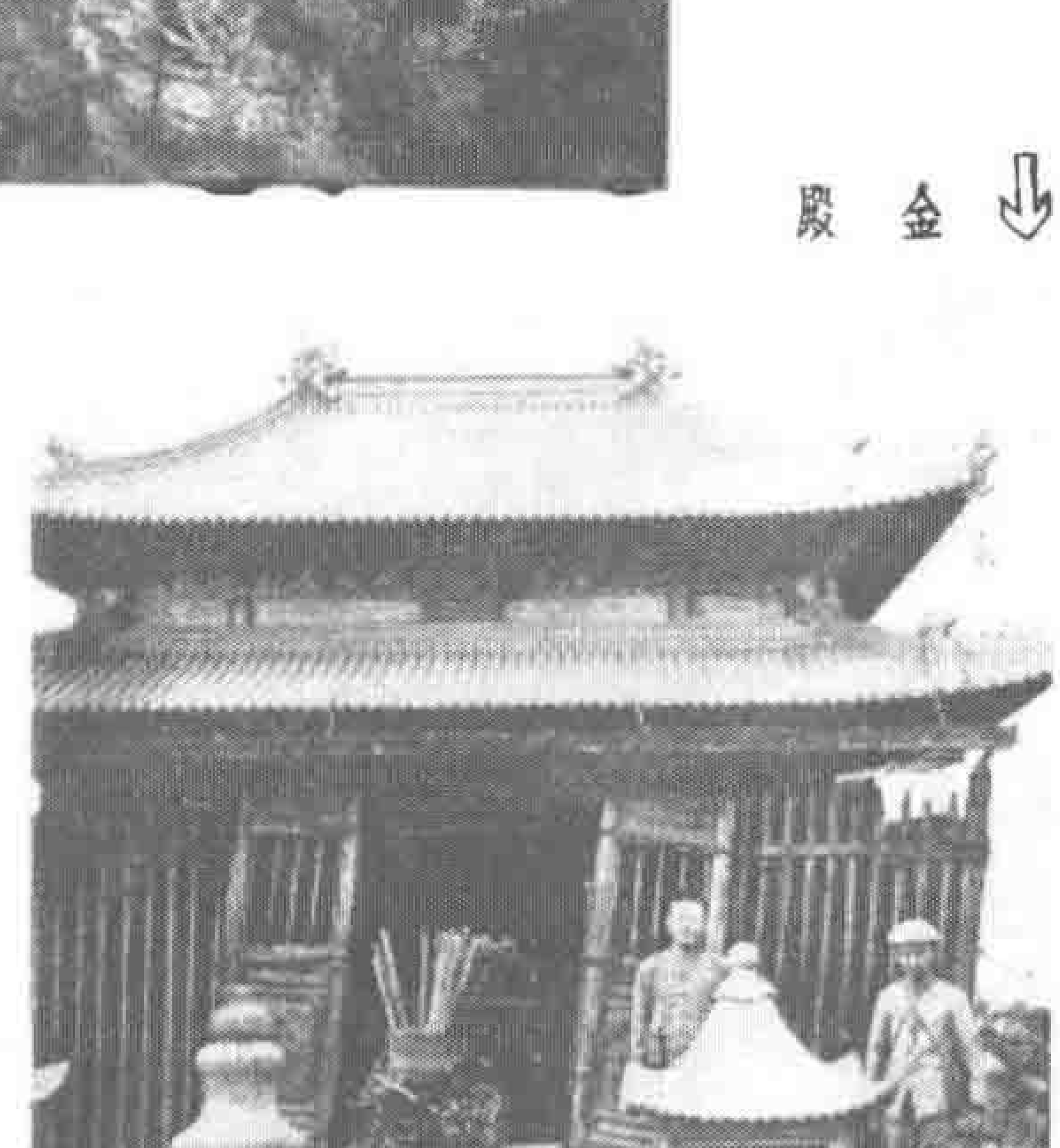
⇧南巖



⇨朝天宮下雙峯對峙



⇦金頂眞武銅像



⇩金殿

台宕紀游

江眉仲

和紀元二十有五年六月十七日晨，與李立民徐義衡二兄貢先三兄發自杭州作台宕之游。便道過普陀雪竇。義衡照相術至精，攝取勝蹟，胥義衡任之。

是日過午，抵慈谿，承戴時熙縣長備飯相待。過寧波小憩公園，巡趨育王寺借宿，住處小有花木，靜雅宜人。

十八早，游覺全寺大殿頗明敞，構造得法。藏經樓經籍完好如新，並請觀舍利子，吾等所見皆白色，心地清白，當得邀我佛鑒督，一笑！午過定海，參觀水產試驗場，陳同白場長伴游公園。公園旁有膳宿浴合作社，組織新穎，似頗合外縣需要，不知辦理如何？是夜宿沈家門。

十九日微明，抵普陀山。行裝甫卸，即步游前山普濟寺，氣象恢宏，大殿佛座前有玉睡佛，並得瞻拜寺門前老樹，頗有奇致，為普陀希見景物。

盤陀石石上疊石，石雖頑，亦有足觀者。二魚聽經石頗妙，側面一魚尤逼肖；余苦思攀登不得，廢然而去。

路經南天門，未往，在觀音跳潮音洞兩處縱覽移時，遂回旅舍用膳。普陀之勝，在海潮音洞，怒濤衝入洞內，撞洞壁復出，出者入者相激相盪，轟然發巨聲，較梵音洞為壯。

余與貢兄昔嘗游普陀，無多意興。下午遂在旅舍屋頂上坐攬海景，迨立民義衡游後山歸，已上燈矣。

普陀普濟寺門前老樹



二十日，前往雪竇，先於溪口參觀武嶺學校及蔣氏宅第，繼登蔣母墓小坐飲茶。及抵入山亭，乃各乘輿入山，從大道轉入小徑。在仰止橋上，仰觀巨瀑。登妙台，過飛雪亭，游覽雪竇寺，赴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寄寓。

余游雪竇，此爲第三次。初見千丈巖瀑布，水量甚小，而綺曼多姿。再來時水量甚大，激射成雨，立仰止橋上，衣履盡濕，今復得覩其恆態。此瀑高度，在台宕諸瀑之上，雖姿態遜於龍湫，氣勢弱於石梁，論浙東諸瀑，自成鼎足之勢。貢兄有七古長篇咏之。巖上對瀑建亭，極見匠心，坐亭中烹好茗，賞此飛雪，不啻清涼世界矣！



普陀潮音洞之怒濤

妙高台莊嚴雄偉，蔣氏有別墅在焉。臨崖下視，咸有戒心。義衡方游黃山歸，爲道文殊險仄逾甚，然此地寬廣，能建樓台恣游樂，又非所及。余游黃山在十數年前，已不復憶。雪竇寺晉柏唐梅，雖年代不可稽，自是數百年古物。到時已晏，離山又匆匆，竟未取影。

蔣母墓道入門處



二十一破曉！冒雨游三隱潭。中潭隔山遙望，上下潭各有幽趣。徐

二八一〇二〇

凫之游，期以異日。遂辭雪竇，向天台前進。

過午，抵國淸寺，龎鏡塘專員梁濟康縣長先陪書畫家柯華一君到此，飯畢，遂聯伴前往方廣宿焉。

石梁不假人工，天造地設，飛瀑衝石梁而下，爲方廣特具之勝。余昨歲游此，立石梁上，煩莫茂如兄爲攝一影，惜片壞去。後見蔣竹莊先生天台游記，嘗坐石梁上留影，引爲平生壯舉，則余益足自豪矣。其實過石梁何難，只要心定足穩耳。貢兄詠石梁飛瀑五律一首，頷聯云：龍湫無此壯，雪竇先其雄。徇龎梁兩君之請，由柯君書爲楹帖，



仰止橋畔之游侶

賢長官表揚名勝，其意彌勤！余次晨亦成五律一首，錄於下方：

勝侶無賓主，深山午雨晴。熊咆銀瀑墮，龍臥石梁橫。煙霧幻如此，風雷鬱不平。小樓難入寐，長想自怦怦！

二十二日續游各名勝。

鐘壺滴漏龍游梘水珠簾爲一瀑，連貫而下，壺也，梘也，簾也，形皆似。壺心頗不易見，余立處已難，更前須伏地探首岩外乃得見之。

天台諸瀑，氣勢雄壯，爲瀑正宗。雪竇三隱潭，雁蕩三折瀑，皆不能一氣貫注，視此亦有遜色。獨惜諸瀑均不甚高耳。折回，登華頂，天台壯觀，悉歸一覽。苦難久留，歸雲與日出，惟有想像存之。

到瓊台，大風雨驟至，余與義衡仍往仙人座，同游相顧駭貽，余二人不自覺也。余極喜瓊台山色，義衡謂似黃山，余乃猛悟口占一絕云：

一天風雨到瓊台，座上仙人二度來。喜是客中溫舊夢，
黃連山色在天台。

余於台宕二名山，別有所見，屢向人道之，途中作成短句云：

天台多巨瀑，却遜大龍湫。雁宕多奇峯，又非瓊台儔。台宕夙並稱，奇壯各不侔。我復標異見，自笑亦蜉蝣。

是夜回國清寺宿。

二十三日往游螺溪釣艇，以水漲橋毀折回。余三游天台，未見釣艇，何緣之慳耶？

是日遂赴雁宕。到水漲，山洪暴發，汽車不得渡，久之以竹篺將人渡過，電雁宕車站放車來接，乃於深夜到雁山旅社。

二十四日游靈峯，淨名，靈嵒一帶，及大龍湫，宿龍鍪軒。

靈峯諸峯，當以合掌峯爲最奇偉。

觀音洞在掌縫中，層累而上，最高層曠若堂奥，鐘乳紛垂，玲瓏剔透，洵妙境也！吾等在底層品茗，倚欄對雙筍峯，數步外岩水下滴，眞如珠簾，頗戀戀不能捨去。觀音洞外須與雲嵒卓筆峯合看，可想見造物者之偉大，而西國人工裝置爲多事也，一笑！過北斗洞未入。

三折瀑下折稍遜，上中兩折，皆輕清倚麗，有大龍湫豐韻，上折又幽邃可愛，中折佈置特佳，游人能環瀑一周，面面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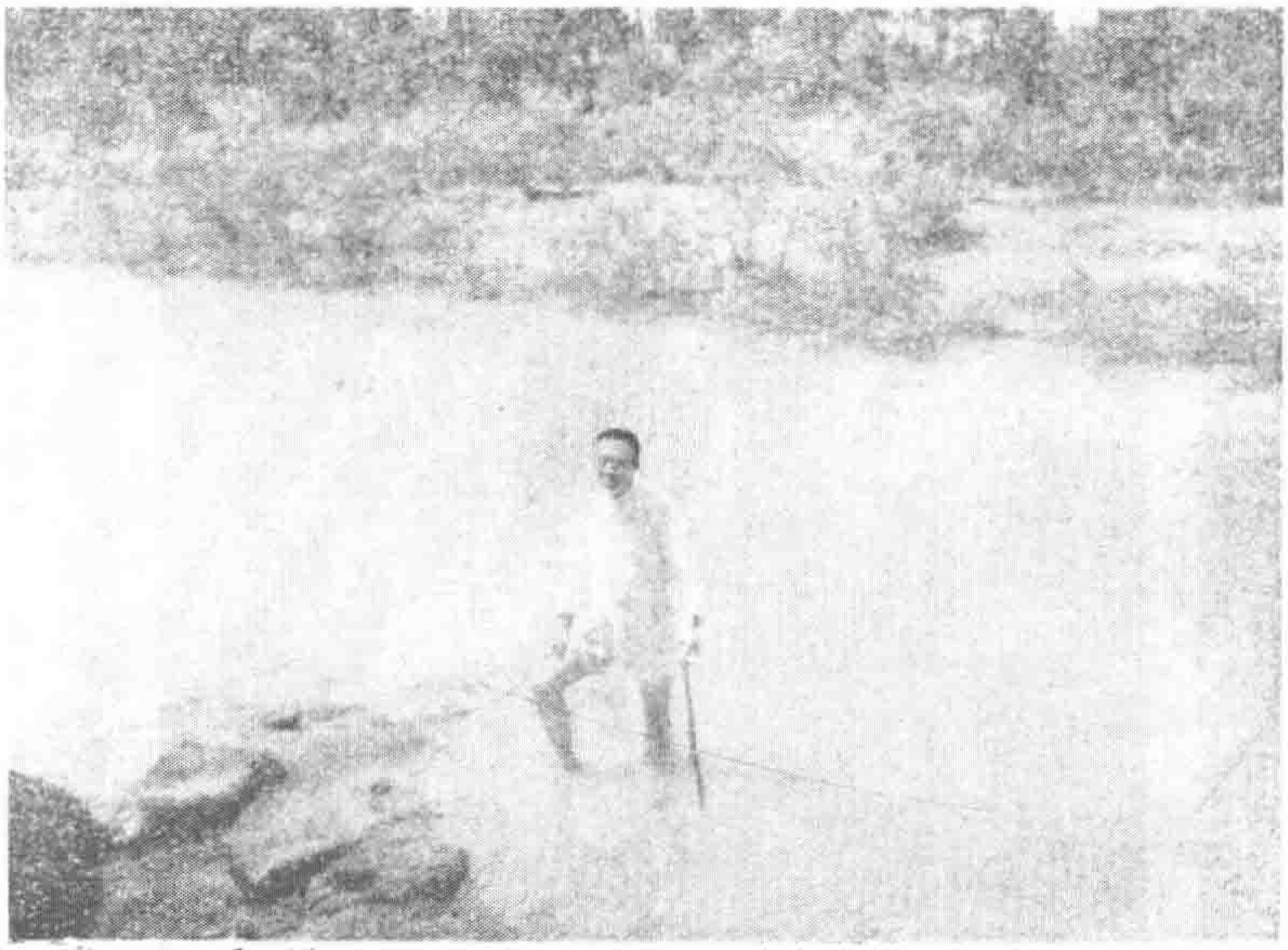
自上折瀑下過梅花樁，達鐵城峯，精奇偉大，各擅勝場。梅花樁古色斕斑，不辨是木是石。貢兄題咏有「已無調鼎分，寧有補天心。」之句，可謂天成。鐵城峯渾如黑鐵製成，外寇憑陵，無此鐵城，眞不足以言捍禦，不禁感慨係之！游覽鐵城峯宜由外入，茲由內出，視昨歲來游，便覺減色。三折瀑又宜自下而上，山路雖通，於游覽方法，尚費斟酌。淨名寺外之老猴披衣近在人前，維妙維肖，象形之石，無逾於此者。


石梁飛瀑（自梁內向下攝）

赴靈岩道中，奇峯怪石，不可勝計。既到靈岩，奇峯怪石，更不可勝計。左展旗，右天柱，壁立千仞，氣概當與黃山文殊院頡頏。寺側小龍湫，以瀑論自非絕佳，然清幽秀偉之境，萃於一區，亦僅有也。雁宕以二靈著稱，靈峯似不得與靈巖比。

過能仁寺，看大鑊。遂投宿龍鍪。大龍湫瀑布別具一格，水量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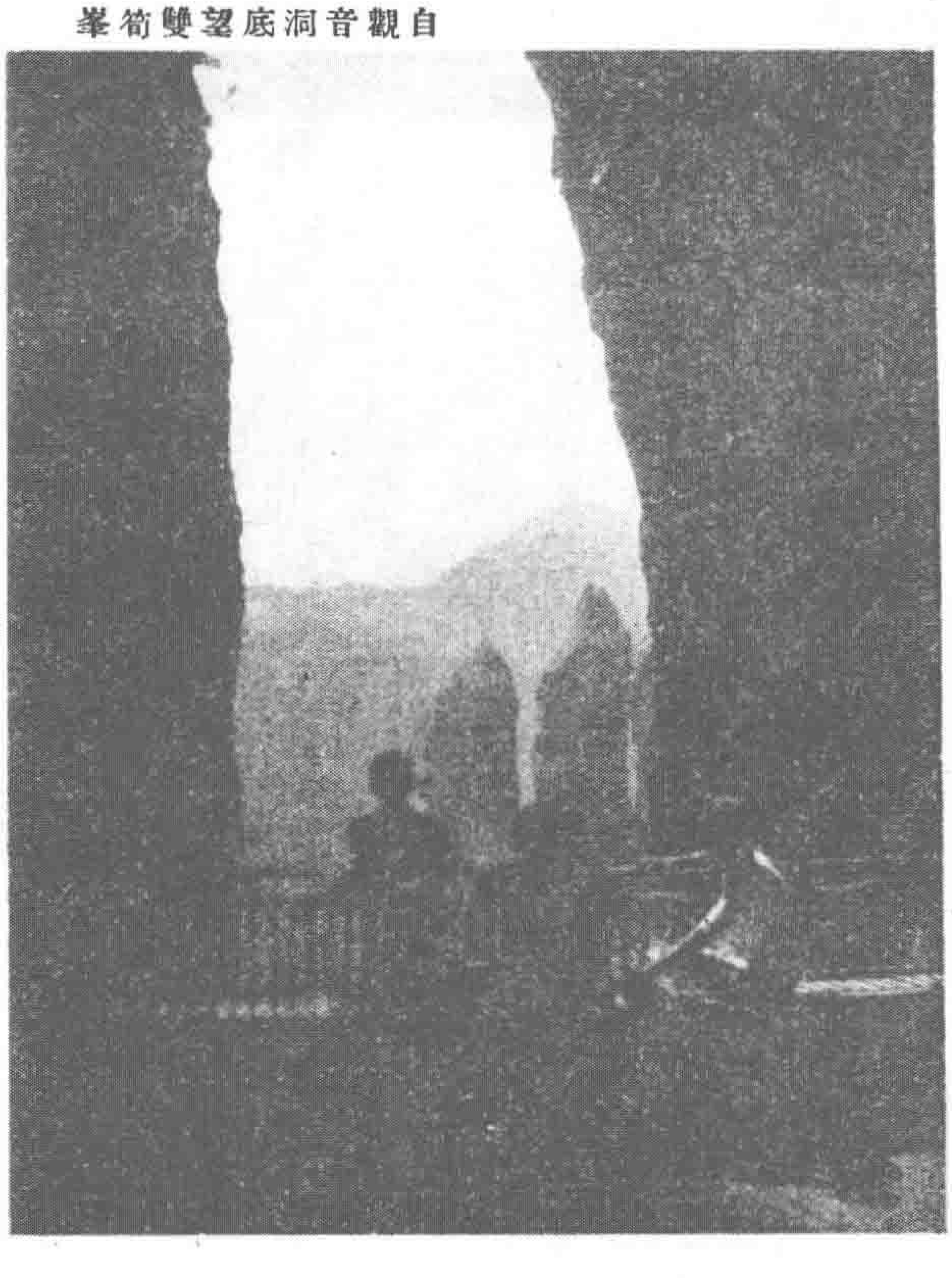
出口卽遭風吹之使散，如輕烟，如薄霧，下注碧潭，其聲泠泠然，如磬磬，如調琴，日光照臨，又如花雨。試與石梁千丈嵒兩瀑布較，則石梁似偉丈夫，千丈嵒似高士，而大龍湫似好女子，而余之愛好女子，則逾於偉丈夫高士也。實兄留題領聯，得「日映繽紛雨，風吹縹緲烟。」十字，工整貼切，得未曾有。龍湫中一峯特起，自外視之名翦刀峯，自內視之名一帆峯，一實異名，


螺溪涉水

亦屬勝景。許蟠雲專員嘗以「雁山一雨奔千瀑」句子徵對，余以「龍湫千峯送一帆」應之。將到龍湫，有嵒名千佛山，石頗皺縐可喜。雁宕峯巒特奇，第山石近頑，得此亦足以稍彌缺憾。

二十五日游西石梁梅雨潭，羅帶瀑，陟雁湖，下龍溜，宿散水崖。

西石梁無足道，瀑在雁宕諸瀑中最爲雄偉，曾養甫先生極賞此瀑，謂足壓倒大龍湫，則以厥性喜雄偉，故云爾也。含珠峯在赴梅雨潭道中，兩峯相並，中含一圓石如珠，巧極。梅雨瀑題名甚韵，其妙在瀑布下墜，撞潭中一石，散爲梅瓣，爰錫此佳名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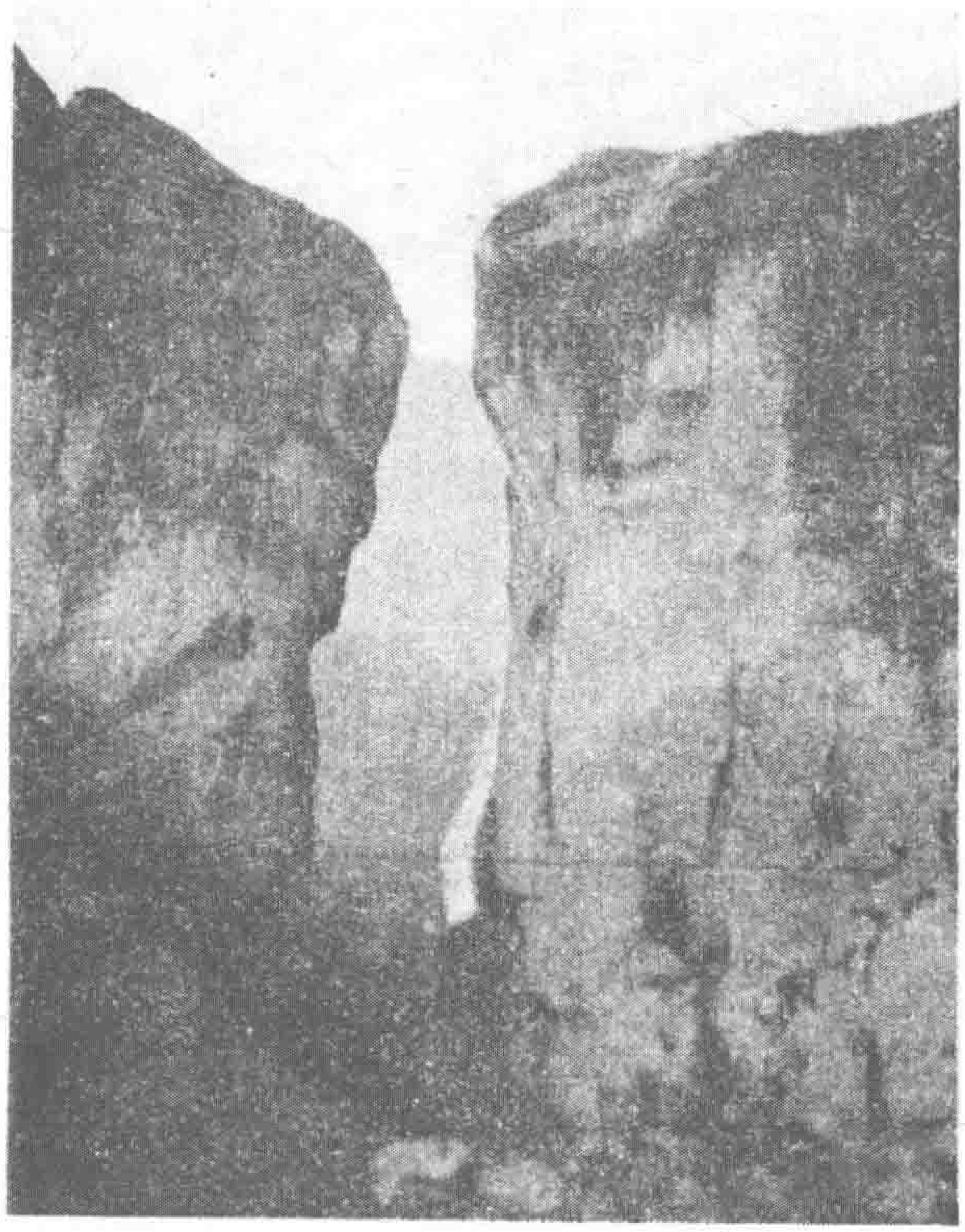
自觀音洞底望雙筍峯


二八—〇二三

羅帶瀑發見未久，瀑頂有一石，將瀑析而爲二，過此石又合而爲一，其上宛若帶圍。昨歲蟠雲擬以丫字瀑名之，今定名羅帶，甚好。赴羅帶瀑道中，峯迴路轉，翼然一橋，亦曲折有致。

雁湖久廢，余等窮半日之力，歷石磴六七千級，乃達山顚。湖猶有小片可見，惟濃霧漫天，欲求遠眺望而不可得，斯爲可憾！龍溜以石言勝，天台龍游梘以瀑言，則不及散水崖，亦爲名瀑。瀑下墜撞石而散，與梅雨潭相似，但一以壯闊勝，一以清麗勝，又自不同。

二十六日游顯勝門，石門潭，東石梁，還雁山旅社。



顯勝門

顯勝門固亦雄偉，然較之瓊台雙闕，遜色多矣。全景片中，崖石極美，余最愛之。游瓊台適逢大雨，雙闕未得留影，倘能攝取，不知視此又何如？

石門潭深不可測，潭水澄碧，岸石陟峻。東石梁，梁較西石梁佳，但與天台石梁比，仍遠弗逮。謝公岑道中，望接客僧極似，吾輩即將離山，其爲迎耶？抑送耶？不可知矣。

二十七日晨，與雁宕告別，過永嘉，承蟠雲款以精饌，大快朵頤。下午過青田石門洞，爲大雨所阻，未游。夜宿麗水，便游三岳寺，結構小而精。二十八日，過永康方岳，在五峯書院進餐。五峯亦頗雄奇，折赴新昌大佛寺一游，遂返杭州。

此行路線，即前東南交通周覽會擬定之第二線，沿途名勝最多，公路工程至艱，亘過新昌，多盤山而上，惟台宕間隔三渡，仍苦不便。過永嘉改沿江行，鑿山成路，曲折迴環，行車殊不易。名勝區管理，則雁宕工作較多，天台方着手經營也。

共游十二日，酣暢極矣。游觀之餘，上天下地，出莊入諧，無所不談，益增游興。立民作有三十年日記，未嘗一日間斷，此行記述甚詳。貢兄於台宕諸勝，各有題咏，共若干首，皆足供此行回憶，並識篇末。

說潮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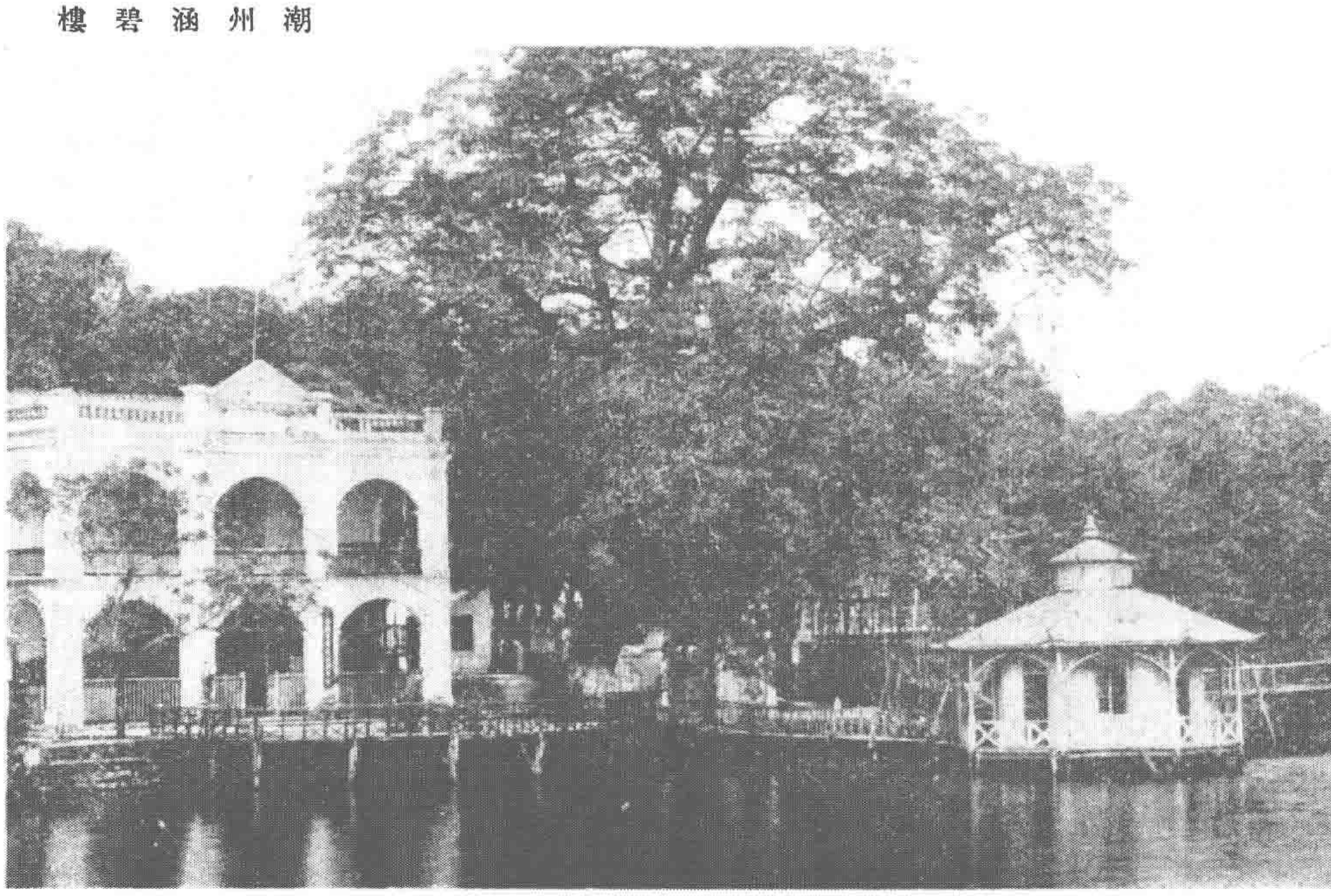
邵潭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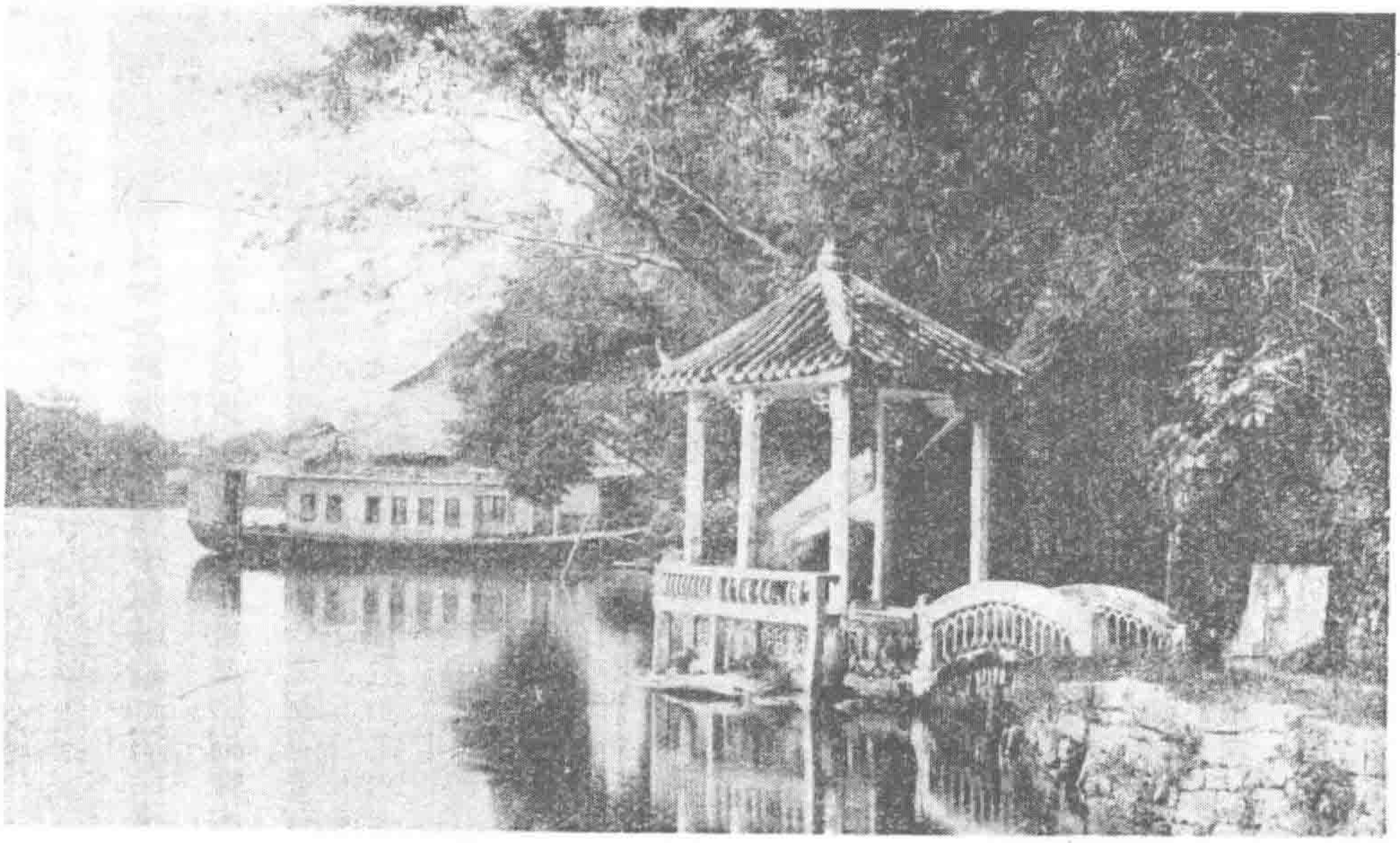
昌黎貶謫潮州，於道中賦詩云：「潮陽未到吾能說，海氣昏昏水拍天！」吾人一繹此二語，則瘴海之淼漫，鱷浪之腥濁，殆可想像得之矣！然今之潮陽，實有大異於昔日者；海面既無瘴霧，氣候亦極正常，民屋榕陰如畫，公園水木明瑟，頗疑退之左遷牢騷語夸非事實，即驅鱷魚文亦一時戲作耳！不佞供職鐵道部，八月十二日自滬乘海貞輪赴粵公幹，以十五日過汕頭，因至潮安一遊，見所謂海氣昏昏之潮陽，實明靚如畫，覺山川亦有可爲之平反者，故作此文，題曰「說潮陽。」

八月十一日晚十時，從京寓出，登十一時京滬夜特快頭等臥車，晚睡甚涼，適十二日晨七時一刻，由北站中國旅行社孫君代僱汽車一輛，直趨黃浦灘金利源碼頭，登海貞輪一號官艙？八時啓碇南行，輪中晤陳健曾梁耀宗諸君，談論甚樂；艙面海色，迴黃轉綠，忽碧忽藍，忽靛青，如是凡四晝夜，始於八月十五日上午六時到達汕頭招商碼頭。

予有詞友詹祝南，任教韓山師範有年，韓山師範校址在韓文公祠內，予意汕頭距潮州不遠，欲證實「海氣昏昏水拍天」之潮陽，非訪詹君不可，乃獨自登埠，搭潮汕鐵路火車，自汕頭站登車，經過菴埠，華美，彩塘，鸛巢，浮洋，烏洋，楓溪等七站而至潮安站。潮汕鐵路完全商辦，路軌所承

潮州涵碧樓





潮州垂釣亭

之枕木，概以洋泥水門汀代之，車行轡角作聲，頗覺顚頓，然車廂內男女分坐，掃除清潔，亦殊有其

特色；汕頭至彩塘，濱海多山，縱眺甚佳，彩塘至鸛巢，橘圃彌望皆是，至稻田廝畦，則潮汕道中觸目均然，田野闢，草萊治，覘民風者，足知其勤；汕頭以產橘爲南疆冠，潮州之夏布，精美絕倫，每匹售價百餘元，其薄可比蟬翼，可納之於一小竹筒中，允推珍品！水果則洋桃，波羅，香蕉，龍眼等，產量均豐。農民屋不甚高，壁以洋泥，皆極堅實，環植榕樹，繚以方塘，綠蔭沈沈中，復見鵝鴨拍浮鏡波間，眞可入畫！豈窮海僻壤所可望之景物哉？車廂展睇，爲之怡然！

汕頭開車爲上午八時零五分，抵潮安爲九時三十五分，行程約一小時半，下車後，卽喚人力車至膠柏街訪詹祝南君，詎意已於前一日往廣州，幸其弟力泰在家，歡然瀹茗款談，並承其導游湘子橋韓山南西湖等處，雖匆匆只半日游，然視過屠門大嚼者，快意多矣！

潮安有八景之目，八景者：湘橋春漲，鱷渡秋風，西湖魚筏，北閣佛燈，韓祠橡木，金山古松，龍洲寶塔，鳳凰峙雨是也！金山古松已歹，鳳凰峙雨，惟可遠觀，韓祠湘橋龍洲塔皆在城之東北，相距甚邇，可順道展眺，西湖闢于唐時，宋慶元間重加闢治，歷代踵事增華，花石亭臺，頗有幽靚曲折之致，湖本名平湖，呼爲南西湖者，殆以杭州之西湖在其北歟？

湘子橋在韓江上，橋墩有二十四座之多，船筏接橋墩間者，亦有十八列，海潮高漲，船筏簸動，如謝尙八風之舞，甚有趣致；橋上可縱



潮州溝口亭

眺筆架山，韓山可溪塔（即龍洲古塔。）翁翠靚碧，接天浮海，蔚爲奇觀！橋上有湘子廟，湘仙即韓

文公姪名老成能奪天巧頃刻開花者，昌黎集載其「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二句，足知有仙骨者，無不能文，而昌黎叔姪二人成就各不同，能不相非，是亦異於阮藉阮咸之同游竹林矣，韓山原名雙旌山，自韓祠建此，及改名韓山，韓祠今在韓山師範內，紘誦清芬，潮之士人，飆起雲興，宜長無絕也！韓祠塑文公像，豐碩類其爲人，遜清兩粵使者松筠榜書題「百世師」三字，其他題「泰山北斗」者，亦極足示後世學者之崇敬，微聞潮人迷信多淫祀，韓文公以儒先血食，香火反不盛，甚至有以謁韓祠即將蒙有不吉利之事者，眞可怪也！韓祠下瞰鱷渡，問訊士人，皆不曾見鱷魚，聞距汕頭三日海程之安南尚有鱷魚，殆昌黎雄文一驅之後，潮陽即無其醜類歟？思之可爲一笑！韓祠椽木已無存，惟頻婆樹，金鳳花合歡樹等，珍異卉木，仍不在少數。下山承韓山師範教師洪先生贈韓文公書白鸚鵡賦墨拓一通，彌可珍翫，時已近亭午，乃同詹力泰君呼車趨南西湖。

南西湖今爲中山公園，有球場，游泳池等，潮人惟一之宴憩處也，有葫蘆山涵碧樓垂釣亭溝口亭諸勝，叢樹雜花，蓊然掩翳，石筍雲根，萋劃幽清，水邊亭榭，尤極明麗；杭州西湖之平湖秋月，不能過也！諸亭構中，余尤喜垂釣亭，宋三山林嘌曾題詩二首，嵌石壁中，詩云：「鏡奩平處小橋西，橋外輕鷗掠鏡飛，鑿破青雲放山出，撥開碧蘚

引湖歸，帶煙插柳陰雖瘦，趁雨栽荷綠已肥。欲借禽魚祝君壽，君恩寬大此誠微！」「新堤壹遶幾紆縈，挈榼提壺出滿城。萍破煙紋容棹過，石開雲罅著人行。亭浮橫照波中影，僧拾殘霞樹杪聲。不必鳳凰山上問，此山東笑更湖平！」詩中所謂「石開雲罅，」「亭浮橫照，」確盡南西湖景物之妙，誰謂瘴鄉無游觀之足述乎？返汕頭車以下午一時三十五分開行，此游有謁韓祠詩二首，寫附篇末，以質曩之能說潮陽者！

儒先凜誠坐垂堂，荒僻交欺落瘴鄉。萬禩公堪此血食，中年我欲比珠黃！接天濃翠羅珍樹，跋海腥蛟徙遠洋。（蛟卽鱷也，一聲之轉，東坡海南詩「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可證！）手把六經窺百世，文豪氣貌自昌昌！

飄風吹我落南疆，荷芰裁衣薜荔裳。應有海棠開定惠，故教吏部謫潮陽。彘肩是處難呼酒，佛骨當年已閟香。我過汕頭成展謁，瘴江今已變清揚。

特殊時裝

意大利自戰勝阿比西尼亞後，全國歡騰，意氣不可一世，在首相墨索里尼激勵之下，宣傳方法，亦多別出心裁。最近羅馬市上，忽有一新女子服裝發現，該項時裝之前後，悉印有阿比西尼亞之地圖，且註有各大城市之名稱，現此衣已公認爲一九三六年最新式之時裝云。

死光表演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近舉行太平洋國際展覽會，其最令人注意之展覽品，厥爲死光槍，按死光之發明，雖各國喧傳已久，惟能見諸實施者，尙未多覯，且各國競守祕密，更無公開展覽之機會。此次加州國展得此號召，乃益爲世人視線所集。該槍外形，如一神奇之望遠鏡，又如一巨炮，裝于面積二百方呎之鋼甲車上，高十四呎，長十六呎，所需之電力爲四百五十萬瓦特。據發明人哈雷梅教授談：渠發明此項軍事利器，完全出諸偶然。當伊試驗時，忽無意中見金屬品遇此光線，卽行融化，幾經研究，得成此物，舉凡金屬器皿，觸之立行軟化，汽艇飛機，遇之無不燬，動物斃，植物萎，功效甚著云。當該槍舉行試驗時，電光射處，無物不摧，觀者如堵，咸爲舌撟不下。惟此次電光射程，僅爲數百呎，如將來應用于軍事方面，非射程加遠，尙難收宏效也。

水成佳釀

南斯拉夫國巴柯伐地方，近因裝設自來水管工程告竣，舉行揭幕典禮，地方長官及士紳等羣參盛典，由市長行飲水式，詎知略一沾脣，忽覺其味大異，蓋儼然佳釀也。市長恐有他故，命左右至隣近處汲水試飲，亦屬美酒，于是市長立命調查，究係何故。嗣知此事乃自來水廠工程師某故弄玄虛所致，欲令市民于開幕日飲此，引爲笑樂，聊增雅趣也。市長于是以眞水一杯罰令該工程師飲之，以示薄懲，諸人則暢飲春醪，盡歡而散。

節育興訟

離婚之風，盛行歐美，而其所持理由，往往微末不足道，頗多可發一笑者。德國哥侖城上訴院近受理一離婚案件，原告爲女方，理由則爲其夫不允伊生育子女，據稱伊極愛子女，而藁砧則以事業尙未成就，無力贍養爲理由，不允生育，因此伊芳心不悅，認爲難諧白首。法官准詞，隨卽判决兩造准予離異！

竊鷄巨案

美國意利諾州農民之畜家禽者，去年遭賊黨盜竊，竟值四・〇〇〇・〇〇〇元之巨。故農民之公敵，已非持械移劫之匪徒，而爲專事偷鷄之小竊矣！盜黨組織嚴密，規模甚偉，雖經警務當局力事偵查，迄今尙無眉目。

蘭登逸事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蘭登，此次與羅斯福競選，勢力均衡，頗有掌握政權之望。方其未與柯白小姐訂婚時，渠追求小姐甚力，蓋柯白小姐美曼多姿，芳譽素噪，追求者實繁有徒也。蘭登既已如願以償，有情人終成眷屬，又深以小姐未諳製焙麵包爲慮，近據小姐語人：伊初于歸蘭登時，勤習焙製麵包，備極辛勞，對於品質方面，尤有研究獨到之處。惟自蘭登顯貴以後，伊已將庖廚瑣事，付諸僕輩矣！

武當山遊記

（參閱本期美術銅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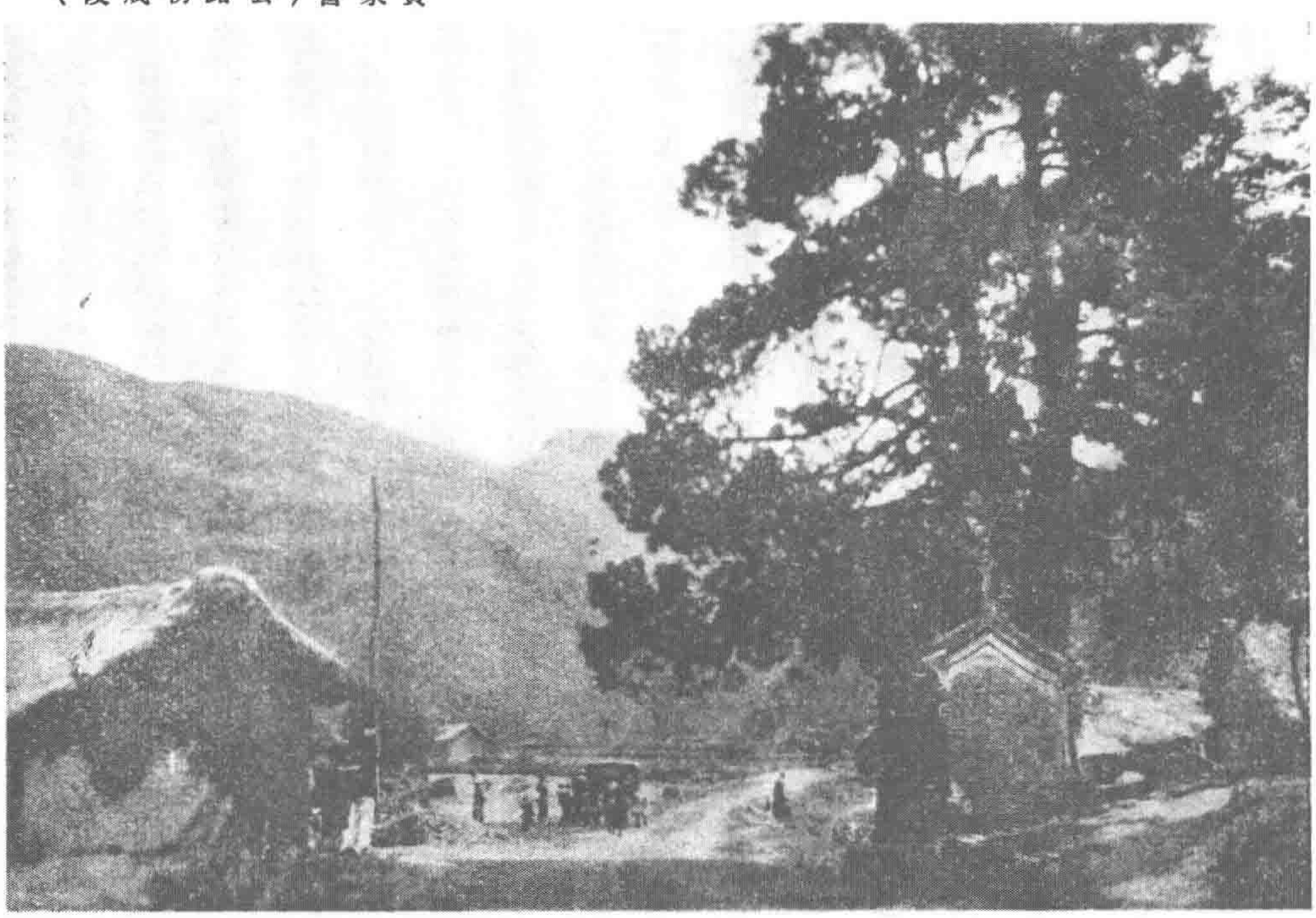
李達可

武當沿革與形勢

武當山在湖北省均縣南一百二十里。均縣在清代爲均州，屬襄陽府，現屬湖北第八區行政專員公署轄境。相傳「北極玄天上帝眞武之神」得道於此山。志載：「山在均州南一百二十里，舊曰武當，謂眞武之神足以當之也。秦漢以來，置武當縣，武當郡，皆因山名之。水經注：武當亦曰參山。明永樂中，尊爲太嶽太和山。山有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山之最高峯曰天柱峯，太嶽太和宮在焉。志載：「天柱峯一曰金頂，因金殿名之也。居七十二峯之中，高可萬丈。上東西長七丈，南北闊九丈，平如香爐頂，體質皆石，作金銀色，拔空削立，旁無依附。」

湖北西部有二大山脈：在南沿長江流域的是荊山山脈，在北沿漢水流域的是武當山脈，偏布於鄂北襄陽，均縣，房縣，鄖陽，鄖西，竹山，竹谿等縣一帶，所以鄂北人民有「方圓八百里的武當」之稱。大名鼎鼎的「武當脈」內家拳術，久經傳遍全國，幾於婦孺皆知；歷來的神怪和武俠小說，又多刊載着武當山鍊劍學藝，訪道修仙的事蹟，增加了牠無窮的神秘。加以「吃道教」的道士們爲着鞏

黃家營（公路初成段）



固「香火」與生活基礎的關係，杜撰武當山的種種神說，展轉相傳，深印於一般迷信的愚民的腦筋中，以故武當之名，幾遍全國。每歲春季，川，黔，湘，贛，皖，豫，秦，魯和湖北本省的「信士」「信女」來山進香朝拜的，平均常有數萬人，「每年來山『朝爺』的有十省的善男信女十萬八千人，不會多一個，不會少一個。」是山上各宮觀道士們用以招徠「香客」說慣了的話。湖北人有一句成語：「瞎子朝武當——今生不能。」這是代表某個人對某件事決計做不成功的口頭禪；但也可以反証愚民朝拜武當的熱情和武當山道路的高峻艱難。

武當山一切建築物的壯麗和偉大，是值得稱述的。原因據說是明燕王棣（成祖文皇帝）奪取他的姪兒建文皇帝的寶座時，曾拿着「本人是眞武轉世，受命于天，應爲天子，眞武之神，處處呵護。」的話頭來號召一般愚民，（對智識分子則以淸君側靖內難爲名）成功以後，爲報德酬功以實前言起見，「特勑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昕等率領官員軍夫人匠二十餘萬建築宮觀凡三十三處。」最有名的爲左列八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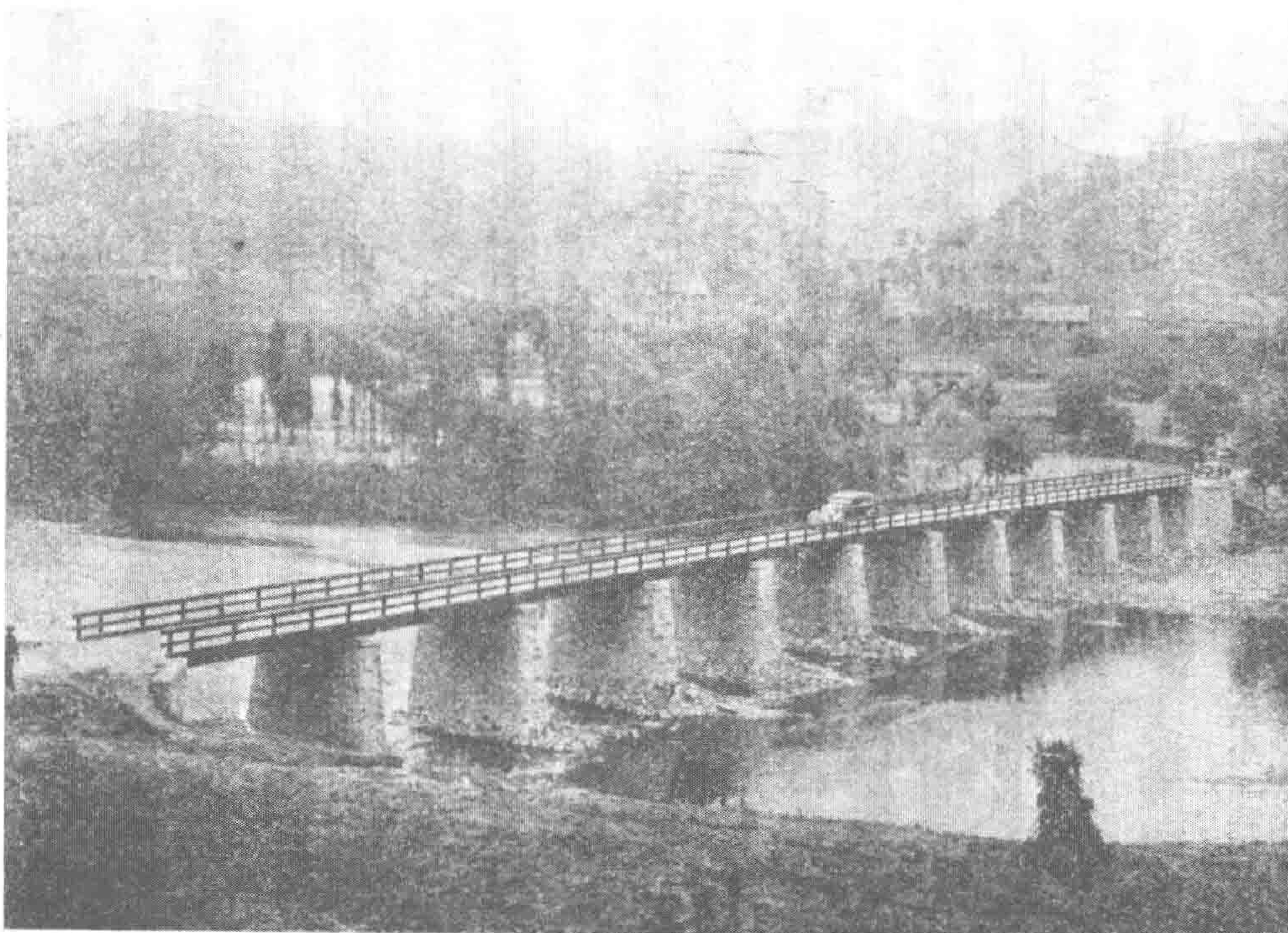
（一）淨樂宮。（二）迎恩宮。（三）遇眞宮。（四）玉虛宮。（五）五龍宮。（六）紫霄宮。（七）南岩宮。（八）太和宮。

各宮觀的牆壁，都是由大約一公分厚的絲棉夾硃砂，銀硃粉成的紅色；都蓋着碧琉璃瓦，直到現在——去建築時已經過五百年——還是顏色鮮艷耀人眼目；梁柱直徑都在兩市尺左右，一個人合抱不攏；各項彫刻，規模大都和北平淸宮不相上下；整個用碧琉璃磚瓦砌成的焚化亭（作焚紙錢之用）和長約兩丈寬約一丈的整塊大石碑與大石屭屭：在在都使人贊歎牠的壯麗和偉大。就建築人數——「官員軍夫人匠二十餘萬」——說，和蒙恬所率修築長城兵數——三十萬——幾乎相等，工程之大，也可以想見。

公路初成上武當

二十三年夏，湖北建設廳增闢老白段公路，東起光化縣屬之老河口，經穀城，石花街，草店，十堰，花果園，黃龍灘，將軍河，羊尾山，以達陝西省屬之白河，其間艸店站適在武當山之麓（距最高峯天柱之巔七十五里）與友人趙稼生，李恩紱兩君因公務之便，遂有武當之遊。

時維初夏，天氣正長，晨四時半，由襄巷公路（自孝感縣境之平漢鐵路花園站起，經襄陽縣屬之樊城而至光化縣屬之老河口，原名襄花路。）之花園站乘汽車出發。五時半過安陸縣屬之平林，遙望碧山晨靄欲消，蒼翠如繪。碧山者，唐「謫仙人」李白「流落江漢」「酒隱安陸時讀書之所，有桃花岩，仙人洞，洗筆池，晒書台諸



均縣境內之戴家灣公路大橋

勝，白山中問答詩所謂「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者也。

七時過隨縣，春秋左氏傳所謂「漢東之國隨爲大，」今其賢臣季梁墓尙在。

八時半過厲山鎭，九時過隨陽店，十時抵棗陽。史記稱老子李耳爲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一說厲山鎭卽厲鄉；名勝有神農洞，相傳爲炎帝神農氏採藥之所。隨陽店居隨棗陽兩縣之交，築土爲寨，東屬隨而西屬棗，民有訟者，嘗東寨控於隨，西寨控於棗，因治權分割關係轉折滋多，有累年而不獲結案者。店東里許十字坡，相傳爲水滸傳所載張青孫二娘夫婦開黑店賣蒙汗酒之處，陌際圍列武松張青夫婦店小二及押解武松差役之石像共七八尊，飾以彩色，或跪或立，遙望如鄉民之出喪者然。據謂：此地不能建廟，建則必燬於火，過去被燬已非一次，故露置各像於田野間，其靈應異常云。棗陽爲東漢光武帝舉兵之所，及今尙有白水寺，氣勢沉雄。早餐於棗陽城，食著名之棗肉，卽一種蒸豬肉，下墊腌菜，特熱，而色，香，味俱好。

十二時半，過樊城。棗樊間沿途沃野平疇，而間有荒地，蓋受十七，十八，十九年以來連年兵燹匪禍與當地土劣結黨仇殺之蹂躪，疇荒廢，廬舍爲墟；比雖地方敉平，流亡尙未盡復也。自樊城隔

漢水望見隆中諸山，緬想諸葛丞相之志業經綸，肅然以敬，穆然以思。

下午二時，過老河口，渡漢水而西，乘方舟以載汽車，運篙槳而渡摩托，伊啞款乃之聲，樸然入耳，極東西文化協調之能事。

過穀城，石花街，土關埡，於下午六時到達艸店。自石花街過黃家營，戴家灣，土關埡一帶，沿武當支脈以進，峯巒曲折，溪澗交橫，傍山闢路，循岩走車，兩旁風景，應接不暇，惟車行顛簸，頗具戒心。

遇眞宮裏看二將

草店羣山圍抱，一水沿街，山則爭妍送翠，環列嶂屏，水則流清見底，遊魚可數；街東汽車站前大銀杏四株，圍各六七公尺，枝幹參天，蔭蔽數畝；旅客至此，煩熱都消，如入仙源，幾疑世外，一天勞頓，頓化烏有。其地居民，均以麥粉及包蘆爲食，鮮有穀米出賣，全街亦無一米飯店。站長石克森君，將所有由老河口帶來米糧，命人爲予等作飯，因利用時間，驅車先遊附近之遇眞宮及迎恩宮。

遇眞宮規模在八宮中爲最小，惟建築完全未經擢毀，出各宮右：紅牆如畫，古柏森森，門外銅獅，黝然蒼勁，殿墀鋪石，廣逾方丈。傳明成祖時曾遇「眞人」張三豐於此，因以爲名，正殿以祀眞武，側殿以祀三豐，各鑄飾金銅像，眞武殿祭器亦多爲銅鑄飾金，工程均精巧，尤以龜蛇二將，鑄模生動，相對有情，計長寬高各二尺許，重約二百斤，以殿內光線昏暗，抬出殿外置地上，由趙君攝影後還置原處。迎恩宮前古柏，霜皮溜雨，黛色參天。宮側有迎恩橋，石堅工實，三孔高峙，歷五百載而如新，由草店至均縣之公路支綫，卽利用此橋以通汽車。

七時餘，囘站晚餐，一面由石站長派人代僱轎夫，每乘三人，輪流抬換，講定每人每日工資一元，翌日上五時以前務必到站，蓋此地轎夫多「癮君子」，對於起早一層，需特別關照也。

餐畢，盥沐汗衫，短褲，赤足科頭，手搖芭蕉扇，緩步山溪之畔，納涼銀杏之間，世慮暫忘，悠然自得。晚用自備行李寄宿車站。站係利用關帝廟略加修葺，甫經竣工，東廊爲售票寄宿之所，西廊爲廚房，下屋小規模之正殿，保持香火，暫維現狀，敬神辦公，各行其是，在財政支絀時謀建設，用心亦苦。入夜，羣動俱寂，惟聞山風微起，雜以淙淙流水之聲，如聞琴韻，令人萬念俱清，魂夢異常恬適。

老君堂吃甜酒蛋

翌晨在站食麵後，五時出發，由距草店八里許之元和觀上山。初上爲好漢坡，坡度不甚峻，窺輿人汗已涔涔下，急下輿步行。約里許，至好漢坡頭，山氣清爽，竹林茅店，自具豐神。

五里爲迴龍觀。返身迴顧，左望老營（在元和觀西二三里，爲玉虛宮所在地）如在地底，玉虛基址大致可辨；右望來路，嶺遮雲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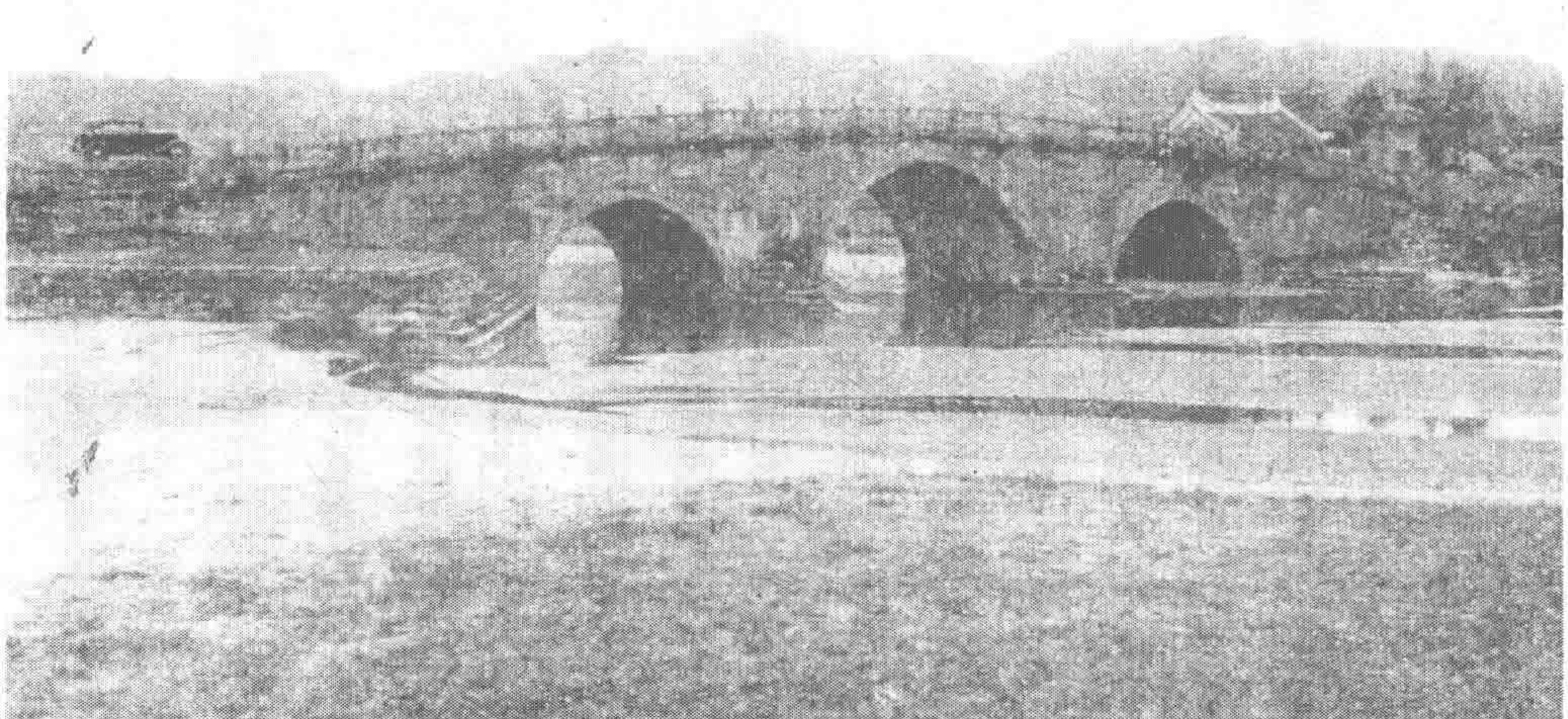
隱約難名。前望天柱，高入重霄，羣峯朝拱，並列眼前，有如多尖之筆架。

稍憩啓行。五里爲磨針井，滿山松柏，可蔽朝陽，披襟迎風，聊舒汗喘。入一山門，左有縣立小學一所，右爲道觀，觀前有亭，以覆一井，曰磨針井。相傳：眞武修道武當，久而無成，廢然思返。下山，行至此井畔，有老嫗，持鐵杵磨於石上。問其「何爲？」曰：「山中無處得針，磨此爲針，供縫繡用。」問「杵若是其大，安可作針？」曰「鐵杵磨作針，工到自然成。」如是眞武自悟功行未到，返山潛修，卒成正果。蓋老嫗爲觀世音菩薩所幻化云。說雖不經，而「功到自然成」主義，可使懦夫立志。

二里許，過戀仙坡，石階斜上，如欲到天；左右俯睬，重重巒壑，段段梯田平坦之地，絕不可見。前望天柱，較爲鮮明，路旁鑿石爲廟，以祀「土地」，高三四尺，趙君攀踞其巔，攝取照片，廟頂之石，劃然脫下，幸尙有備，未致跌傷。

再上三里爲老君堂。茅店七八家，依山面岩，門前搭草棚，設桌凳供旅客休憩。有道觀祀老子。觀前有亭，全部以石鑿成，而牛溲馬勃，充積其中，臭味薰人，不可嚮邇。時疲且餓，問「有無可食之品？」店主婦以「有甜酒，蒸饅頭」對。所謂甜酒，即普通粘米發酵製品而非糯米製。問「有無雞蛋？」則該店僅兩

迎恩橋（右爲迎恩堂）



枚，復於他店囘得四枚。因自往指揮，洗淨鍋盞，以甜酒煑荷包蛋，加入自帶之白糖，山行飢渴之人，得此無異珍羞甘露，復加大饅頭一枚，估重約五六兩，胃內既充，遂如汽車之加足汽油，精神煥發。

劍河直上十八盤

前行約三里爲八里灣，峯囘路轉，路傍懸岩，上疑接天，下臨無地，輿行至此，觸目驚心。一輿夫鴉片癮發，腿部發軟，觸道中石塊幾仆於地，余爲駭然，急下輿步行。方坐於輿也，上坡需牢握轎桿，全力隨之向上攀援；下坡需足蹬踏板，手握轎槓，竭力支持體重，腦不暇旁思，目不敢旁瞬；過峽挾岩，轎夫脚踏實地，而轎則懸空，俯見絕壑，目眩神搖。若下輿步行，生命綫不操之於人，身之左右高下進退行止悉能自主，惴惴之心既釋，可以隨意觀賞風景，攝取影片，始具遊賞之意義。

二里許爲太子坡。坡上建廟，以祀明祖，廟內甬道特長，鋪石爲徑，鑿石爲門，工程頗巨；廟前懸岩，高數百尺，覓地攝影，因立脚地點難求適當，未竟其險。

由此下坡，石階轉折，綠樹蔭濃，是爲下十八盤。俯瞰劍河，隨山曲屈，向下犇流，怪石衝波，鳴聲似吼；店舍十餘，傍河依山，石橋高拱，工程整峻。不十分鐘，過橋到店，輿夫等甫卸肩，急鑽入一家店內抽煙過癮，予與趙李二君，則坐店外條凳上，飲自備之開水以解渴。

渡劍河而南，循曲折石階，盤旋以上，是爲上十八盤，無爬山訓練者，至此輒數十步一憩。輿夫輩煙癮過足，精神煥發，向余等喋喋談劍河歷史：

「這條劍河——你老們不知道的，——是『祖師爺』用劍劃成的一道河。『祖師爺』在山修道好久了，觀音菩薩要試試他的『凡心』可曾退盡，就變化一個美貌道姑來調戲他。『祖師爺』不理。她逼着『祖師爺』和她一塊修行，『祖師爺』無法，只好跑。她跟着趕。『祖師爺』就用劍劃成一道河，隔斷她。……」

這幾乎使我們不好意思不相信，因爲他們那種鄭重底，誠懇底，確切而有把握底說話的神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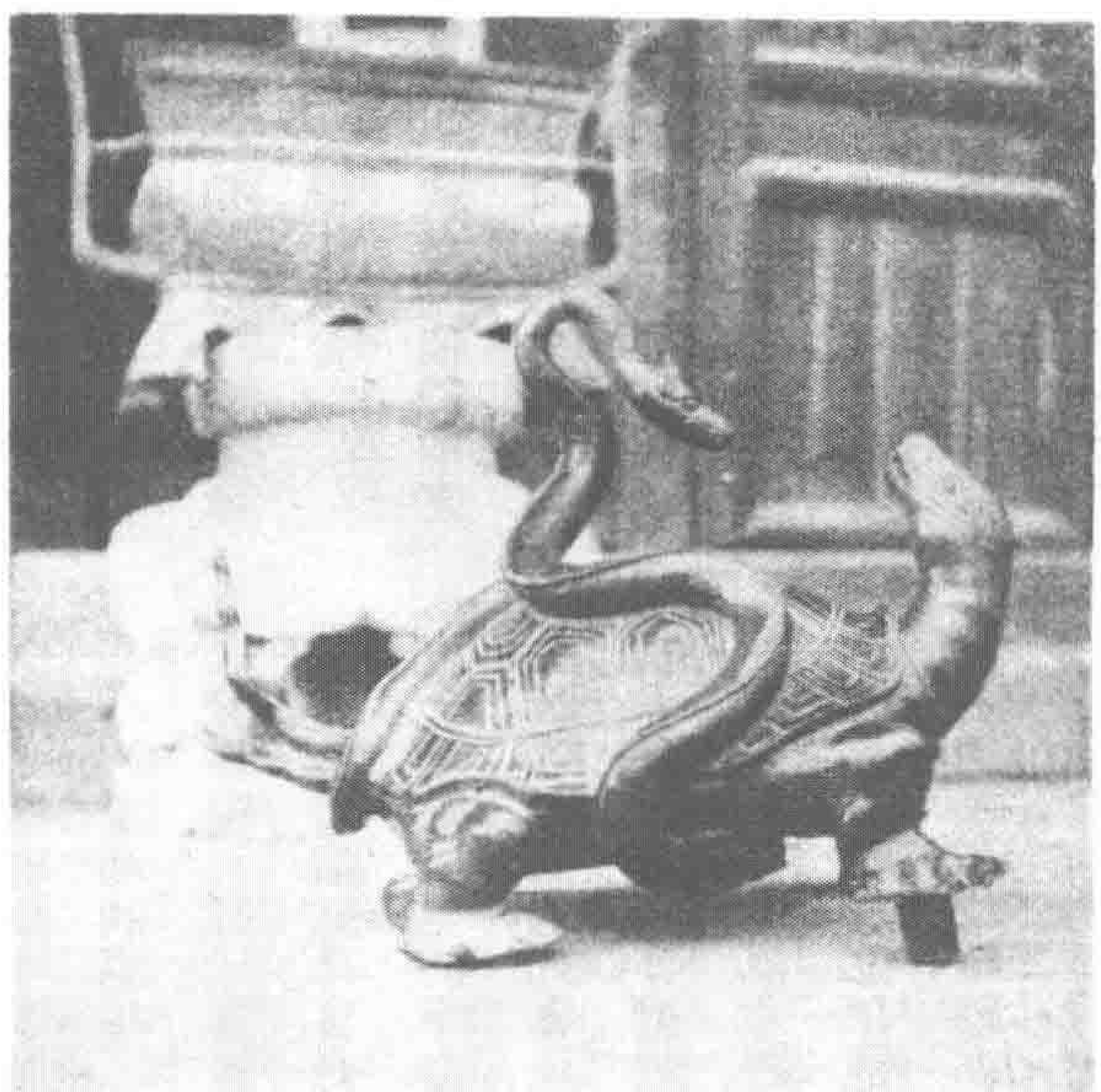
萬樹叢中見紫霄

由劍河逾上十八盤，經財神殿而至紫霄宮，爲程十五里，山凡數折，漸折漸高。由上十八盤迴看劍河，如在釜底；過財神殿則十八盤又似在山脚；既近展旗峯，則巨嶺當前，靜似太古，沿山石徑，夾道松蔭，謖謖風來，令人神清氣爽，迴顧則財神殿又遠在其下。入山愈深，松愈密，風愈清，氣愈涼，在羣峯圍抱之萬樹叢中，紫霄宮矗立其間，紅牆碧瓦，巍巍乎偉大而尊嚴。入宮門：左右碑亭相向，各矗立高逾二丈之巨石碑，記牆凝溜迹，瓦罨苔蘚；前則萬樹松濤，峯巒滿眼，後則旗峯展立，靜悄無言，遊客至此，自然忘却現代，「無懷氏之民歟？

葛天氏之民歟?」之概念油然而生。

更上入大殿（規模宏壯惟殿頂頗有毀損。殿有大柱二十四根，圍各二・三六公尺。）知客道士急來引導絮絮向人背誦「祖師」仙蹟紫霄妙處：

「……哈，先生，您請看：這是一根仙木，修宮殿時飛來的，來晚了一點，不能做樑柱，就擺在殿前『祖師爺』神像旁邊。您看：牠有這樣長，我在這一頭輕輕用手一抓，您老在那邊就聽見嗡嗡發響！您來看這一頭有尺來深一個槽，凹進去，都是『香客』們拿手抓成的！……哈，武當就算我們本宮最大風景頂好，哈，您看，眞是風景頂好！……您請上這邊看，——這上面是聖父母殿，供着『祖師爺』的老太爺老太太！……哈，前天縣長還領着買廳長李廳長兩位廳長大人到此地來遊過，就住在我們本宮。他老人家們眞好，臨走還賞一些錢，我們不敢領，他老人家們一定要賞。……我們本宮有位老道，一百零八歲，在後山太子洞修練。您幾位就請在本宮吃茶，便飯，歇息！回頭，我領您幾位去看這老道，可以問問終身，——不然，談談也好。……您看這幅掛屏是榻的『乾隆爺』御筆題的詩，您看，這『……萬里長江飄玉帶，一輪明月滾全球。……』多好！」



遇眞宮龜蛇二將

這位知客道士，拿背熟了的一套生意經，連珠砲似的不斷施放出來，眞夠使聽者暈頭，山靈減色，驅迫着我們於喝了幾盞茶，吃了一椀麵，付給兩塊錢之後，迅速邁開脚步，走向南岩。

烏鴉嶺奇遇

自紫霄循展旗峯而上，山勢又兩轉折，行五里而至烏鴉嶺，山梁斜臥，寬不逾丈，而左右深可百仞。輿夫見告，此地烏鴉通靈，「香客」每攤糧食於掌，發聲一呼，羣鴉齊集，就掌啄食，食畢飛去，了不畏人，故名烏鴉嶺。時手無糧食，空中亦無烏鴉，不能驗其言之信否。以予度之：香山朝山所爲進香求福，俱戒殺生，於鴉無碍；又武當香火盛時，爲冬盡春初，草木無芽，蟄虫未出，鴉見糧食飛而就人，鳥得所求，人樂其樂，習之既久，遂成固然。海客忘機，白鷗可狎，無足異也。

嶺為上天柱峯正道，右折逾一小峯即至南岩。予等小憩峯畔，休養足力，突聞喘聲如虎，循來路而上，雜以登登脚步之聲。旋見一壯漢，赤膊，黑褲，頰插鐵釘自左穿入，透右頰出，長六七寸，粗如兒指，釘末綴以紅布長三四寸，迎風飄拂；左右兩膀，各插長三四寸之鐵釘，亦綴有紅布，飛犇而前，喘聲甚厲，滿眼充血，口角流涎，有如發狂。繼進一人，亦赤膊，草鞋，斜背黃布包袱，右臂插鐵釘如前人，而頰上及左臂則無。以後續進三四人，均着單衣，背黃包袱，相隨追逐，倏忽逾小峯而入南岩。予等見所未見，正驚詫間，輿夫輩爭先相告：

「先生！你們沒見過吧？這是『燒大香』的。『總是』他們的老子，娘或兒女害了什麼大病，他們才許下『燒大香』的『心願』願意自己受刑，到『祖師爺』面前來替他們的娘老子，兒女們認罪，悔過，求『保福』，他們的病趕快好。他們在家裏敬了菩薩，拜過祖宗，帶上『簽子』就不吃，不喝，不說話，在中途也不歇，一直跑到山上來，一直到金頂，朝見過『祖師爺』，金頂上的道士，才取掉他們的『鐵簽子』。你老們看：他們跑得多快，這是『祖師爺』的神靈護體！他們插上『鐵簽子』，不會疼痛，不會出血，到上面道士替他取掉，擦上鍋烟子，馬上就好了，也不會『灌膿』，這都是有神靈保佑的！」

余等正思覓適當之言辭以闢其迷信，覺三言兩語決不易使其理解；同時又震驚於此種迷信對無知識民衆精神上催眠力受之偉大，——麻醉着他們忘却了血肉底痛苦，增加了若干倍底犇跑的力量。——而聯想及其本身與患病底娘老子，兒女們所受的損害，低頭歎喟，暫默無言。此時，「燒大香」的一羣已倏然返自南岩，掠過予等，飛犇向烏鴉嶺，令人起「望塵莫及」之感。

險峭的南岩

紫霄南岩在武當各宮中景為最勝，紫霄得山林深邃之致，南岩極峻拔幽絕之奇。自烏鴉嶺北端右折，緣石磴過一小峯，是為南岩之大門，進則有約半方里之山頂平地，為宮之基址，——其東，西，南，三面均為懸岩，此基址恰似伸入海中之半島。——正殿以民國十五年舊歷重九日燬於火，今惟碑亭山門尚存，又岩上偏殿曰眞慶宮，全以石砌，並無木料，完工不久，其大殿燒餘銅像，移借於此。偏殿之背，岩上有岩，位在整個南岩之東而南向，削壁百尋，寔乎峻絕，匪惟人力不可攀緣，抑亦猿狖所難飛渡。偏殿之前，亦為數百尺懸岩，鑿石為路，繞岩以行，砌石成欄，防人跌墜，倚欄望天柱，恰當正面，有「太山巖巖」之象。

偏殿前陡絕處，有一向岩木柵門，門外橫伸圓形石柱，刻成龍形，長七八尺，徑約尺許，翹其首高二三尺，上置香爐，是為「龍頭香。」愚民之燒「龍頭香」者必發大愿，虔心齋戒沐浴上山，循龍身匍

伏而進，跪攀龍頭以上香，然後匍伏倒退而返。其幸而安全無事，則以爲「心地虔誠，祖師庇佑」，不幸而失足墜岩，粉身碎骨，則羣指爲「心地不誠」或「惡人遭報」。今年此門爲駐軍封閉，貼有駐軍旅長佈告，大書六字：「禁止燒龍頭香！」功德眞無量也！

小憩於此，道士汲山泉煎本山所產「太和仙茶」相餉，味淡而清冽，別饒風味。

七星樹與黃龍洞

出南岩過烏鴉嶺而南，五里爲七星樹。在羣山圍成之大壑中，一峯特立，略似揚子江中之小孤山，上有大樹七株，小廟一座，高不過二十丈，而靈秀異於諸峯。道旁山店七八家，又亙杉二株，質直古勁，挺立雲霄，當地人亦謂此爲「齊心樹。」

在此五里間，迴望南岩景物，步步不同：其始觸目稱奇者，僅爲南岩木身之險峭與岩上古松之勁拔；繼則見岩之下又有岩焉；更遠，則層岩鏊，門勝爭奇，高下排列，如昇天巨梯之級，而岩壁宮殿如蜂房鳥窠，既疑其無路可通，又懼其危危欲墮：險峭幽絕，令人有「觀止」之歎！

更上，取道山谿叢樹中拾級以升，天氣陰森，驟入令人毛戴。當路一亭，顏曰黃龍洞，一婦人項下生瘿，携十一二歲幼女，削山上所取樹根爲拐杖，成龍，猴，老人，菩薩諸形向客兜售。工不精巧而爲上山必需之具，與趙李二君各購二枝，價六毛。洞由亭旁尋路攀藤附葛以上，在數百尺懸岩峭壁間。

石梯壁立四百級

自黃龍洞更進，磴道盤旋直上，經朝天宮，一天門，二天門，三天門，南天門，皇經堂而上天柱金殿，爲程十五里，山形險惡，與南岩以下又不相同。一天門而上，坡度極峻，最甚者爲二天門前石梯壁立，其中一段爲級三百六十有五，而始有一三四尺平方之石磴，稍可供遊人駐足。此處與不能成行，人不易並列，予等鼓勇直上，決心一氣呵成而後佇立休息少時，結果有志竟成，然已喘汗交作，可謂一路來盡最大努力處。聞之輿夫：「朝山」羣衆之力弱者，至此輒不能自立，匍伏以進；或繫繩於腰，僱當地之慣於上山者在前牽引，稍資助力，如牽猴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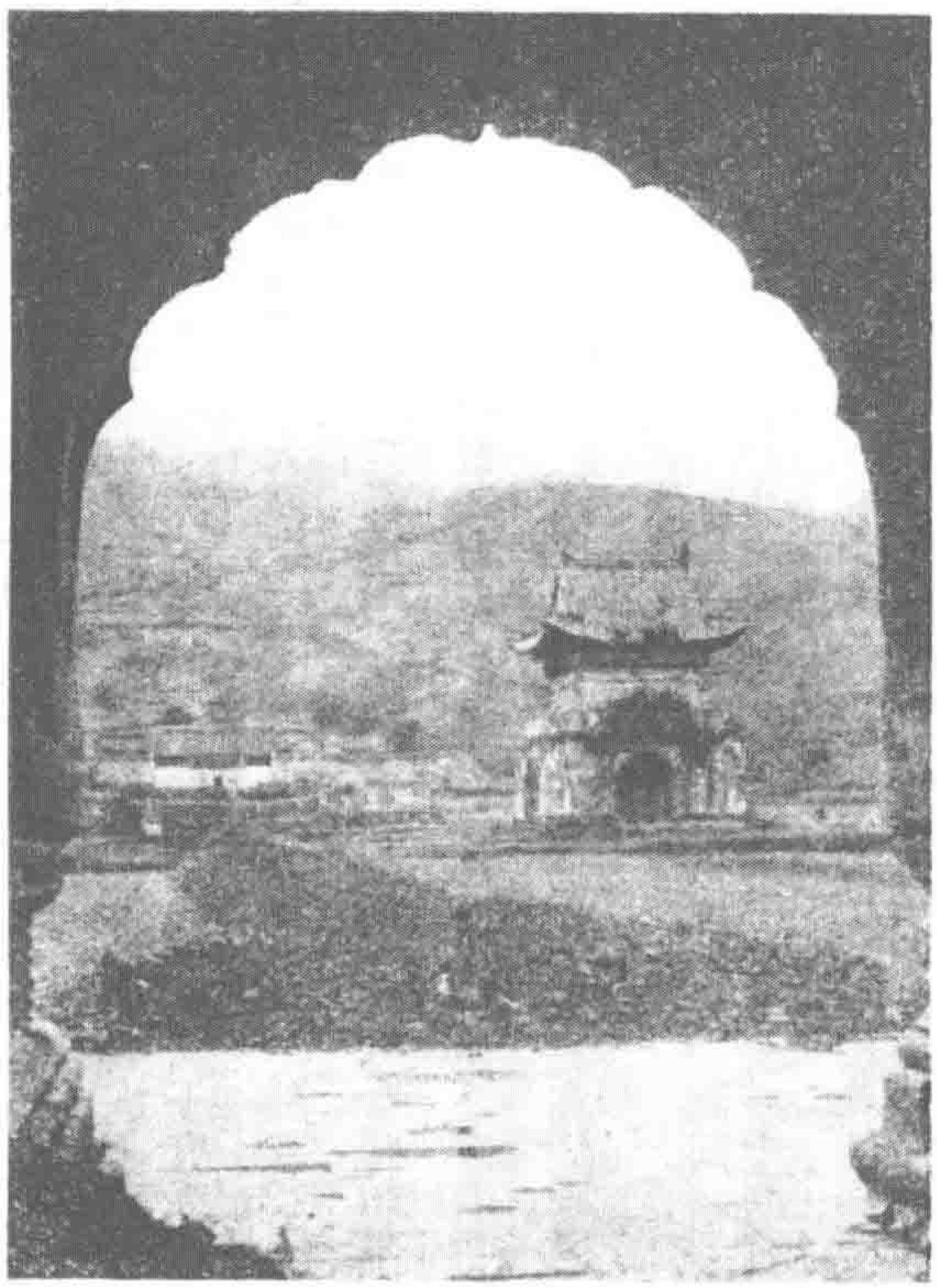
朝天宮下，雙峯對峙，中開若門，峯頂諸松，勢極遒勁，殆所謂「松老一山龍」者乎。由朝天宮路分爲二：一爲右述之路，徑三天門由山之正面上，土人稱爲大路，路險而景奇；一紆曲從山之背面上，是爲小路，景物尋常，較平坦可乘輿，貴遊子弟與婦孺之登天柱者多取道焉。

山巔五月尙圍爐

過二天門後，復逾一怪石嶙峋之小峯而下，更上始爲三天門，上

下石級，就山石鑿成，極狹且陡。逾之天門，可望見天柱頂太和宮圍垣琉璃碧瓦，蔭日增輝。

過皇經堂，入太和宮門，甬道內小屋中竄出兵士二人，厲聲問「你們買過票沒有？」予等答以「是遊山看景緻的；不是進香的！」兵士向予等上下前後諦睬，見並未携香燭表紙，只有盥漱攝影器具，始允不買票上山。蓋其時均房兩縣合組武當山產業管委會，將整理武當產業作兩邑敎育基金。凡來山進香者均須買票而後准上金頂，票價三角，名曰敎育捐，一曰迷信捐，以駐軍協董其事；惟遊覽風景者可不購票。聞進香窮民不知今年抽捐新章，而無錢購票者，輒在太和宮外敬謹焚香，升表仰望金頂，至誠頂禮而去。有二老人年各六七十，互將扶將，黽勉上山，及至宮外，以無票不得入，自以爲：「罪孽太重，在茲垂死之年，無福朝叩祖師，以當面懺悔今生已矣，來世福緣，又復絕望！」並伏地稽顙哀號，至於頭皮撞破，力竭聲嘶，行道見者，多爲下淚！



玉虛宮內碑亭

入宮門，由甬道轉出，循石梯屈曲而上，兩旁石欄，繞以鐵鍊，以便遊客之攀登。斯時已達天柱之頂，風力既勁，風聲怒號，如萬馬犇騰，海濤澎湃，如行半空，惴惴然恐此身或將隨風飛去，急緊攀鐵鍊，佝僂以進。

既上，金殿耀目，脚力已疲，道士邀入左廡，吃茶休息，見皆着厚棉道氅，圍火盆，燃木炭熊熊然而坐，陡覺衣單身冷，急呼輿夫取衣包，加短夾襖，絨線背心，始覺可以抵禦。

金殿金像金祭器

出廡，首觀金殿：爲一長三米三六，寬四米五六，高約五米，由地至第一層簷，高二米六三之銅質飾黃金之殿庭，自瓦，椽，簷，脊，以及梁，柱，門，壁，無一弗銅。內眞武像，供桌，燭台，香爐，所有一切什器，與傍立兵將，亦無一不爲銅製飾金。各物像均極精緻，可以想見當時之鑄金藝術。內供桌二，一大一小。傳明末流寇李自成上山，以舊供桌爲黃金製而艷之，另

製一較大之銅桌，將易以去。新桌來，竭數十百人之力移舊桌，莫能動，轉移新桌亦莫能動，乃並供奉於眞武前云。

據太和山志宮殿誌載：「金殿在天柱峯極頂，又名金頂。元置銅殿於上。明永樂以規制弗稱，移置於小蓮峯，更爲創建基址，琢文石，冶銅成殿，沃以黃金，負西面卯，高丈五尺，橫丈二尺，直九尺，式如陖閣。外體精光一片，毫無鑄鑿之痕。內則刻劃瓦稜及榱桶，簷牙，棟柱，門槅窗櫺，壁隅，門限諸形畢具，皆剎銅爲之。上設帝像，聖容豐潤如生。旁侍天兵像四，莊嚴煥發。自殿屋法像至供御器物，悉是銅質金飾，焜煌一色。藏有御賜物數件，龜蛇最奇：蛇圓瑩，龜稜隅，蛇遶龜腹背，色黟如漆，而龜潔如脂，因其玉質巧絕人工，非上方不有也。殿外植銅柱數十根，如欄杆圍護之。」又明憲宗奉安太和宮神像碑記云：「太和宮在太和山天柱峯之上，明成祖文皇帝創建，以奉北極玄天上帝眞武之神之所也。神向於此修眞得道，神功威烈，最爲顯著，以故歷世往往建祠崇奉之不替。方我文祖肅淸內難之初，神每陰護顯相，相寧邦家，是以文皇感焉，乃於神肇蹟之地，宏構宮殿以爲崇奉之所，又於絕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乃命工範金爲像二堂：安於太嶽太和宮者眞武聖像一，從官像四，皆銀爲之而飾以金，帥十皆銅爲之而鍍以金，又爲飾金彫鏤重簷小殿覆焉；安於元天玉虛宮者，眞武聖像一，從官像四，皆銅爲之而金鍍之，俱琢白石爲之座。馬二：以銀以銅，各從其像。硃漆紫金供桌各一。其供器：銀鍍金者有四，銅鍍金者二十有二，總二十六事。銅提爐二，石磬二，銅鐘一，綺羅銷金旛幢傘並襍色旛總百十有八。……」現在玉虛宮既被燬，所有物像全部無存，太和金殿所有因迭經兵燹，亦頗有散失。小蓮峯之銅殿，因時間關係，未及往遊。

太和宮有玉印一顆，方廣高各三四寸，文曰「玄天太和宮之寶，」道士預印爲單張及福壽等字，分送或價售於遊人香客，云可鎭宅驅邪，蓋一生財之一道也。

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

自金殿出，巡視峯頂，方廣如志載「長七丈闊九丈」，約三十餘方丈。四圍繞以短垣，前爲正門。稍進爲金殿前小方台，廣二丈許，鋪以文石，有類於現在三合土製加色之「桃花石」，質極堅細，有多處成磨光小窪，蓋香客跪拜積久所致。金殿兩旁左右廡舍均小，走道廣亦不及一丈。金殿背有一稍大之方塲，再後爲「聖父母殿。」各殿及廡舍之簷柱，均以鐵鍊連繫於山石之上，因山巔風力強烈，防其吹去。

由殿後方塲憑短垣極目四望，萬山層疊，雲海蒼茫。遙見漢水，隱隱一線，南岩紫霄，彷彿坵陵，估計劍河太子坡等處，更如蟻垤。羣峯朝拱，形勢不一，或如鸞翔鳳翥，或如虎踞龍蟠，或髡禿如老人，或秀

削如好女，或如香爐蠟燭，或如寶蓋奇旛。最近二峯一舞蹈如獅，一仲鼻如象，道士見告曰：「此祖師爺之青獅白象也。」東南一峯高出羣峯而與天柱相亞，獨不俛首天柱而外向，道士曰：「此朝外峯也。」惟時紅日當前，似乎伸手可接，因高歌「舉頭紅日近，迴首白雲低，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之句，聲與天風相應和，頓起兩潤萬里澄清八表之思。

循原路下，宿梟經堂道院，道士煎粉條，煎豆腐，炒雞蛋，以富於維他命之糙米飯相餉，予等亦出自備之筍，魚罐頭佐食，飢疲之極，味且無窮。飯畢盥沐後，道士送來一熊熊之火盆，辭以「不須，」然日暮山寒，風怒如虎，夾衣絨褂，未足禦寒，各取絨毯棉被，披圍於身，權當大氅。時方五月，值舊歷之初夏，山下燥熱，單衣揮汗，溫度已達華氏表九十度，而山巔則僅五六十度，蓋相去在三十度左右。道士見告：「此間四月八月，間常飛雪，今猶非特殊現象。」道士又謂「山上食用品來自草店，概以人運。人約負米二斗，往返需二日，故價值較山下約貴一倍，其他物品稱是。梟經堂之水，需在下四五里處之山井汲運而上，若朝天宮，南岩以下，則各自有井，不似山巔取水之艱難。」晚以所携臥具不敷用，道院臥具，慮其有虱又不敢用，因三人共榻，榻小人多，轉動不易，稼生笑謂：「我輩日間放歌天柱之巔，有乘風破浪之思，而今則有似沙丁魚裝罐之感。」

翌晨四時起，山氣清冷。五時，取道小路下山，遙見山下白雲若絮，款段閒飛，計其高約在紫霄劍河間。途中見前襄陽尹宗彝書「一柱擎天」牌額整勁。行至朝天宮，合上山之道，以晚四時返抵草店。

歸途雜感與遊山須知

由草店赴白河視察途中道經老營，順便遊覽玉虛宮殘蹟，紅垣數里，殘破不完，正殿被焚，僅存瓦礫，惟左右碑亭大致完好。碑長四·一八公尺，寬二·三〇公尺，連頂蓋及下面贔屭與石座，共高八·四〇公尺，各以整塊大石鑿成，可稱鉅製。此宮規模最大，過去爲「掌教」所居，各宮觀道士，悉歸管理，毀廢以還，興復無望，良可慨歎！

迴車西遏，此秀麗雄偉形如多尖筆架之武當，猶不時可以從車窗中望見。每思武當之偉麗，明時尊爲太嶽，其景物幾並有南衡之秀與西華之險；僅略次於泰岱之山海奇觀，而遠出北恆及中嵩之上。以與「四大名山」並論：可媲峨嵋五台，過於九華；苟舍海天之寥廓不言，則又當俯視浙東之普陀。且山巔溫度與山下相差三十餘度，與牯嶺之與山下僅相差十一二度者超出幾近三倍，又當爲避暑盛地。過去徒以交通不便之故，致此偉麗之名山，幾爲朝山香客及傖俗道士所獨佔，雖有好遊之士，亦鮮能道其形狀。自鄂北老白段公路既通，由漢口乘汽車二日可到山麓。予於廿三年秋以視

察路務重過草店，則旅館飯莊，林立櫛比，與公路初通時舍店無一「大米飯店」之情况迥不相同。甚矣交通之爲經濟文化之脈絡，而在國防及行政上之價値且無論也！苟地方行政當局能厲行煙禁，（現時禁煙總監部厲行六年禁絕計劃，該地禁政，諒已改觀。）勿使有用之民變無用之民；計劃荒山造林，化無用之地爲有用之地；普及民衆教育，逐漸破除迷信，使病者求助於醫藥，而不廢時失事，殘肌膚，捐生命以乞靈於無知之偶像；提倡衛生淸潔，量力整理各名勝古蹟，加以適當之管理，而駐防軍隊又在可能與相當之範圍內與以援助，使探奇攬勝之士，於絕巘登臨開拓心胸之後兼得一整齊淸潔之印象：則武當可逐漸成爲著名遊覽與避暑之區，地方人民物質上與精神上之生活，均得隨時代以改進，而此限於交通隱沒不彰之巨大山靈，亦可仰首伸眉以一吐其抑鬱不平之氣。

茲更就個人經驗與管見所及，分述遊山應行注意事件以殿本文，冀爲後來好遊同志之一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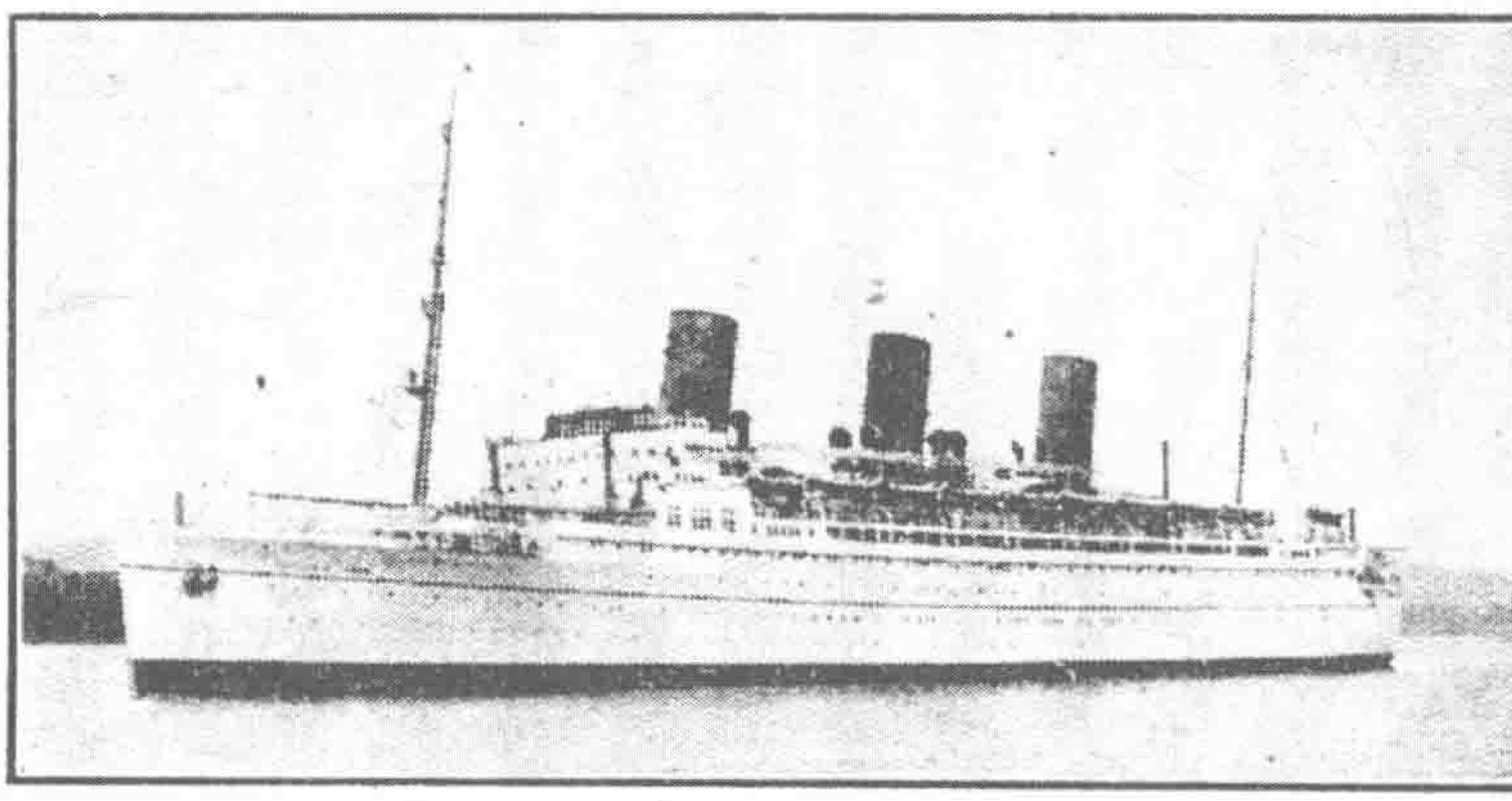
一、路程　東方遊客可由漢口乘平漢鐵路車三小時至花園，換乘省公路客車，一日可抵老河口，翌日即抵草店。川湘遊客，由沙市乘省公路襄沙段汽車至襄陽渡漢水至樊城換車，北方遊客，乘平漢路車至花園站換乘汽車，與東方遊客同。豫西陝南遊客可由河南南陽乘河陽段汽車至老河口轉往草店，或由白河乘汽車東行。在草店僱妥熟悉道路無烟癖之脚夫，挑背行李，兼可導游。遊山以緩步行爲好，蓋坐轎之苦，前已言之，而當地轎兜之形式不良，尤爲東方所僅見，其絕對不能步行者，又當別論。

二、費用　漢花間火車三等票一元八角，花草間汽車十餘元。沙市至草店汽車亦十餘元。南陽至草店汽車五六元，白河至草店汽車三四元。草店站膳宿合計日一元左右，飯菜尙可合東方遊客口胃。僱脚夫每人每日工資一元左右。山上各宮觀喝茶用膳，以一人計，自三角至一元可酌給，例不計較；各棚店點心茶水，價目更廉，亦不欺遠客。

三、遊山日程　可作六日計劃：第一日遊覽遇眞，迎恩，玉虛三宮及草店附近景物；第二日乘草均支綫汽車遊均縣淨樂宮並向縣府或教育機關覓閱太和山志仍返草店；第三日上山宿紫霄宮；四日到金頂宿皇經堂道院；五日返遊五龍宮；宿南岩，六日返草店。

四、應帶物品　春末至秋初，均宜帶棉衣棉被，餘時更應帶較厚衣被。罐頭菜蔬，白糖，做菜作料，盥漱器物均應備置，其嗜食熟米者，並應每人帶米二升足敷上山四日之食。轎脚夫飲食，遊客可不問。其餘布鞋，手杖，照相器材，自與遊覽任何山景情形相同，均爲必備品。食米及布鞋購置，以在老河口爲宜。

右述各端，不過大概。至於好遊成性，則「七十二峯，」峯峯有景，攬勝搜奇，豈止六日；秋冬春夏，景隨時異，將窮其變，自可經年。又若避暑消夏，則擇居條件與日用之需，各從所適，更未可概以一端也。



本公司馳名之白色皇后號輪船為航行界之巨擘噸位最大行駛迅速而無暈浪痛苦由上海至香港四十二小時可到至雲哥華西雅圖祇需十二天船中設備擬比皇宮大廈有跳舞場浴室花園影戲院休息所游泳池健身房閱報室並有無線機搭客通訊應用便利至若餐膳烹調適口招待週到尤其餘事有口皆碑無待贅述本公司兼售歐美來回票價格特別從廉並有自辦鐵路及高尚旅舍遍滿坎拿大全國是故久為旅行家所稱道如蒙預定艙位或垂詢一切無任歡迎

昌興輪船公司啓

上海北京路一號

電話一九四九〇號

上海至香港—小呂宋

★★

十月七日	日本皇后號
十月廿日	亞洲皇后號
十一月四日	加拿大皇后號
十一月十七日	俄國皇后號
十二月二日	日本皇后號
十二月十四日	亞洲皇后號
十二月三十日	加拿大皇后號

★★

上海至日本—檀香山—雲哥華—西雅圖

★★

十月五日	俄國皇后號
十月十八日	日本皇后號
十一月一日	亞洲皇后號
十一月十五日	加拿大皇后號
十一月廿九日	俄國皇后號
十二月十三日	日本皇后號
十二月廿五日	亞洲皇后號

★★

亞洲及俄國皇后號不往檀香山

劍門涪江之遊

楊訥庵

四年冬，余將有事於潼川，繆君劍霜郭君亦屏亦欲往川北視察鹽務，相約同行。由成都至三台，本有兩途，一由綿陽，路程稍遠，一由金堂之趙家渡，經中江以達三台，路程較爲捷近，但中江一路，因路基毀壞，不能行車，遂決繞道綿陽。適聞川陝公路已通車至劍門關，因欲一攬劍閣之勝，臨時定計，先赴劍閣，再折返綿陽，前往三台。

十二月七日，天氣晴朗，六時，雇車出北門，二十里天迴鎭，傳唐明皇幸蜀，聞安祿山兵敗，自此折囘長安，故名。又十五里三河場，二十里，新都縣，城內桂湖在焉，卽楊升庵先生之故宅也，未入城。二十里廖家寺，又五十里廣漢縣，東門外有節孝石坊數座，峙立道旁，頗爲壯觀，城內市街，亦頗修潔，出西門有金雁橋，蜀將張任被擒於此，或謂金雁橋尙在他處，此非是，未知孰是。又七十里小漢鎭，十里德陽縣，二十五里黃許鎭，二十六里羅江縣。自成都出北郊，沿途水田平鋪，竹木交映，頗稱美觀，惟德陽羅江之間，山巒起伏，嚮爲盜匪潛伏之區，行旅戒途，今成坦道矣。白馬關卽落鳳坡，在此附近。又八十里金山鋪，六十里綿陽縣，市街頗見繁華，誠不愧稱爲川北一大城市。汽車由成都至綿陽，祇須行四小時，因沿途流連，至十二時始到，午餐後復前行，六十五里至魏城，傳爲漢魏延屯兵處，六十里至梓潼縣，是處爲文昌帝君張梓潼故里，城市荒涼特甚，以天晚投宿於民家。

八日，晴，行六十里武連驛，爲魏文眞公故里，武鄉侯征姜維時會駐兵於此，有武侯祠，內有碑記，距武連驛五里，地名武侯坡，是均紀武鄉侯者也。六十里上亭鋪，傳爲唐明皇聞鈴處，卽長恨歌中所謂夜雨聞鈴腸斷聲是也，疑爲後人傅會之說，殊不足信。由此以上，經大廟山，縈迴曲折，地稱幽邃，世稱爲七曲山九曲水，言其地勢優美，山有七曲水有九曲也。山上有文昌廟，林木陰翳，殿宇壯麗，寺內有桂香殿，相傳建於晉代，殿前雙桂，花時甚盛。寺前有晉柏一株，枝幹雖蒼勁，然已枯菀矣。自此以達廣元，沿途古柏夾道，蒼翠奪目，樹爲明代刺史張□□所植，大可數抱，彌足珍貴。此次闢修公路，竟爲工人伐去不少，數百年巨木，毀於一旦，殊可惜也。

自武連驛八十里至劍閣，縣城在兩山夾峙之谿谷間，形勢尙勝，而地域狹小，城內僅有一大通衢，其荒涼可以概見。劍門關距此尙有七十里，卽趨車往遊。

劍門亦名大劍山，三峯削立，所謂劍閣天下雄是也。然觀張載劍閣銘「一夫荷戟，萬夫趦趄。」杜工部詩「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者，今已夷爲公路，其所眩之險要，今已不復可得見，陵谷變遷，

蓋隨時代而易也。劍山有七十二峯，遙望之可數，關內有姜維廟，已毀。

由此七十五里至昭化，又七十五里至廣元，武則天誕生地。川陝公路經葭萌關（又名天雄關張桓侯屯兵處）千佛崖（唐利縣刺史韋杭摩崖後世增之蔚爲距觀）朝天關，（關下有明月峽臨嘉陵江甚險要有古棧道遺跡）頗有可觀，因路未竣工，未能前往，返劍門縣，宿於專員公署。

十日，聞匪警，專署派隊護送至綿陽，途中平安。四十里至豐谷井，宿於鹽稅所。

十一日晴，六時，參觀鹽井及製鹽所，九十里葫蘆溪，四十里劉家塋，五十里抵三台。

三台舊屬潼川府治，古稱梓州，昔年絲業，頗稱發達，工廠林立，惟高聳雲霄之烟筒，久已無火，一呈淒涼之景，殊可嘆也。養蠶之桑半已採伐，絲業雖欲復舊觀，似非易事。此地距各鹽場地點頗爲適中，稽核分所曾設此，現雖暫移蓉城，聞明歲仍須遷回。夜宿鹽稅所。

十二日，大雨，余原擬由原道返成都，以綿陽三台間土路未經修理，恐泥濘難行，遂隨繆郭兩君，乘所雇之木船往合川重慶。余自前清光緒二十七年赴鄂渚，乘木船過巫峽而下，今日重來，三峽中已不見木船之踪跡，乃於涪江之中，又聞舟子咿唔之聲，恍如三十五年前之景象，彌增感慨。涪江發源於平武，順流而下，沿河淺灘頗多，行三十里，楊家壩，二十五里射洪，四十里宿太和鎮，泊岸已近八時矣。聞今午太和鎮區長出巡，在途爲匪徒擊斃，傷亡甚衆云。

十三日晨啓椗，三十里洋溪鎮，九十里泊遂甯，未登岸。

十四日，微雨，一百十一里宿夾江鎮。

十五日晴，行四十五里潼南，三十里野貓溪，此帶山色秀麗，河流透邐，乃北盜匪淵藪，行旅頗有戒心。四十里宿大河壩。

十六日，晴，四十里安居，七十里合州，繆郭兩君欲遊北涪，乘原船往，余揖別入合川城，寄宿旅舍一宵。

十七日，晴，輪船應於六時開渝，因昨夜城外發生搶案傷人，閉城搜索，至十二時始得啓行，二時許過北涪，出峽不遠，見繆郭兩君之舟容與中流，祇先兩三小時抵渝而已。

粵桂紀游〔中〕

邵雨湘

會之後，每日有遊藝節目逐日更換，有電影，有舞蹈，有粵劇，桂劇，招待週至。其中桂劇，以從未寓目，某晚特詳觀一過，劇語用桂林語，極類湘蜀之音，尚無隔閡。其動作做法，與京劇相異甚微，服裝道具，類者七八。

在南寧參觀，以家畜保養所及軍醫院爲最感興味。保育所落成未久，儀器等尚有未盡啓用者，設備甚新，技師斐律賓人爲吾等演講甚詳，偏於學術，茲概從略。廣西於農村經濟，近頗注意，農村以牛爲最有用之家畜，牛病易傳染，農民損失固大，而影響農業之損失更大，非設法保育家畜，不足以救濟農村。例是牛免疫病，則減少死亡，即爲農民直接增加生產，而全省農業生產亦因之大增。家畜保養所即負此等使命，先從消極方面着手，側重消瘟防疫。初年由政府執行注射，次年如農民請求繼續注射，亦得酌收疫苗成本，掃除牛瘟。此項工作，由耕牛而漸次及於其他畜牧，再循序漸進，從避疫工作而繼及收養選種優牛等工作，此舉不特中國別省所未有，即東方亦鮮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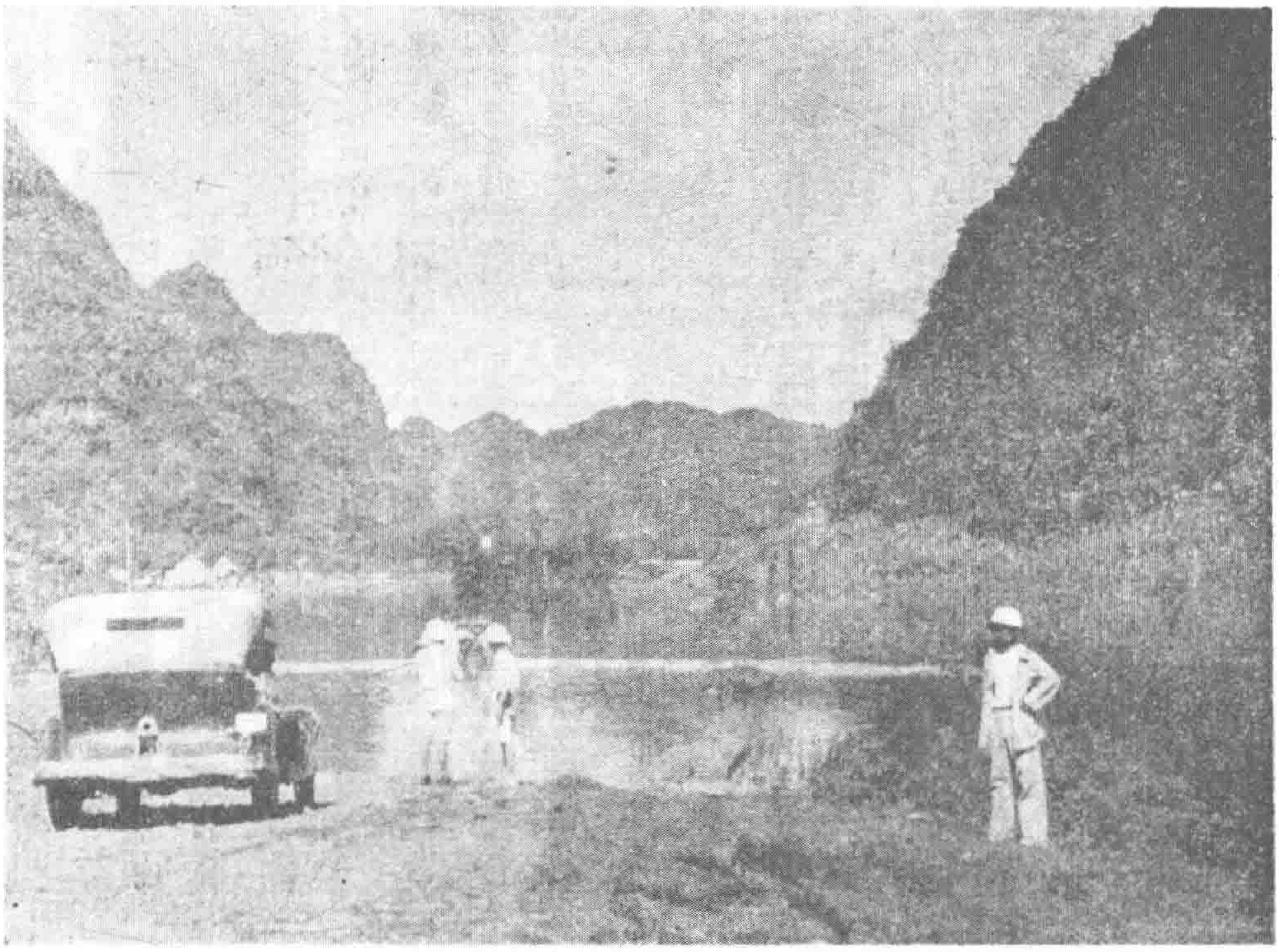
軍醫院，雖以軍名，實則普通民衆，一律診視。院中設備，亦極新式。割症間，X光室，等亦均設備。醫生出示以國藥材料用科學方法提煉焙製之新式藥片，雖種類未多，是項努力，實足取法。其他如培養病菌，孜孜於顯微鏡工作，爲除病之張本者，其苦幹精神，殊令人欽佩。

邕柳道中

十六日晨八時離南寧，開始遊覽全省車輛，集中調用，排列如長蛇。是日啓行，約爲會員之半數分批出發，便於調節車輛，及食宿招待也。車身構造，較之滬上之幾年式幾年式，自屬相差遠甚，但不事奢侈，而談實際，簡陋何妨，



遷江苗圃午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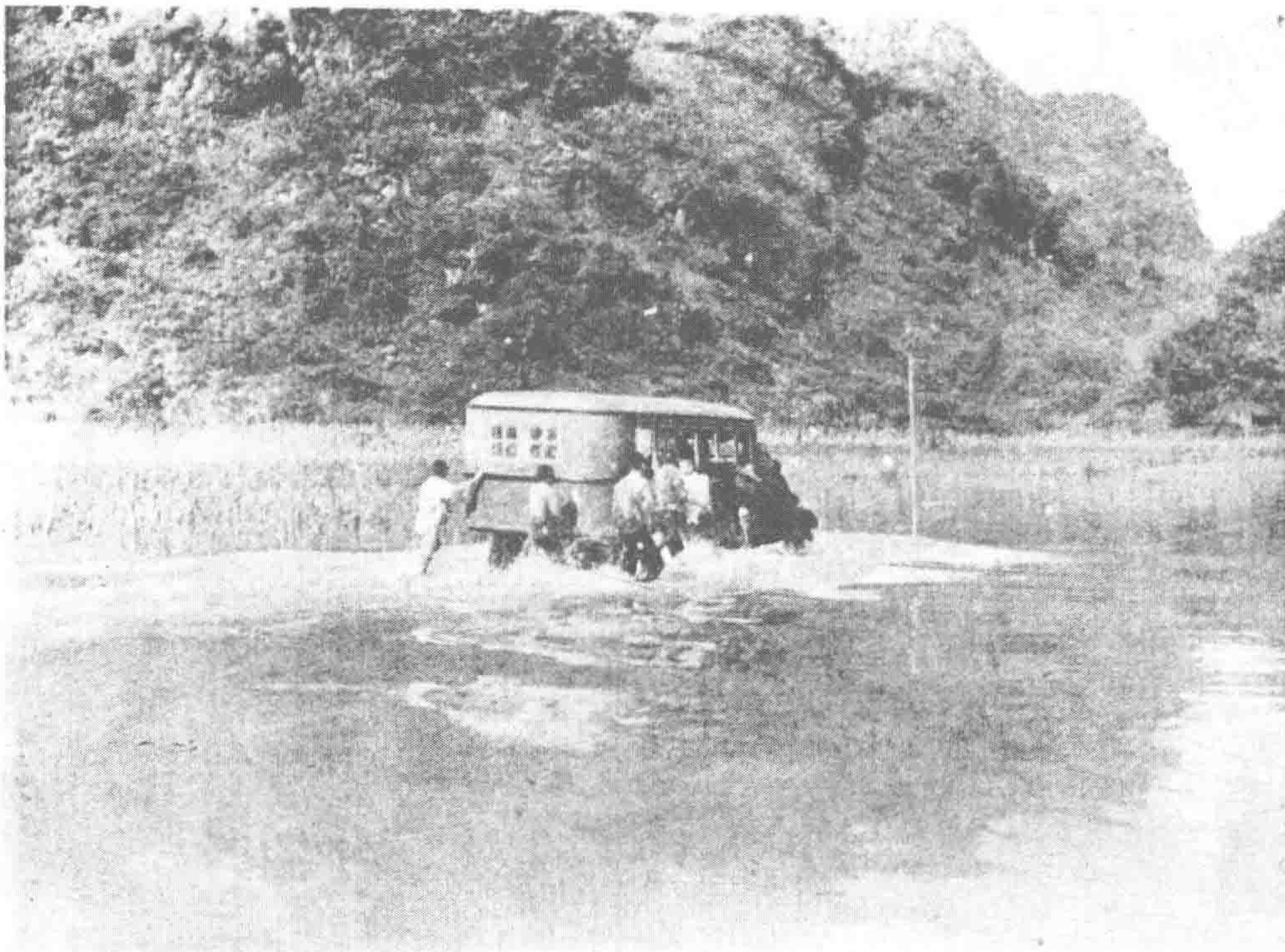


遷江待渡

個人觀感，殊覺知足。每車派招待員一人，看護兩人，並携簡單藥品，甚至水菓小食，無不具備，設想之週，無微不至，車行甚速，向柳州進發，如此速度，在京滬江浙一帶公路上，恐不易見。惟路面崎嶇，車行顛簸頗烈，如在狂風巨浪中，桂省公路不平，限於經濟，因陋就簡，急於通車，所謂先天不足者也，在桂林晤公路局蘇局長，據云：邕柳，柳桂公路，皆爲軍用路，但求通車，不需其佳，蓋平時商運行旅，縱行極少，其修養工作，亦賴民團維持，在農忙時，路面比較更劣，現當局另具計劃，擬選揀公路若干條，有商業關係，而貨運行旅較繁者，用全力整理之，築極佳之路面，並路基及下水道，過相當時日，當有坦途，供君驅馳也，余聆其論，頗覺其有至理，桂省貧瘠，對付如許公里之公路，已至不易，而欲每路俱佳，非特爲經濟所不許，亦爲事實所不需，分別辦理，最足取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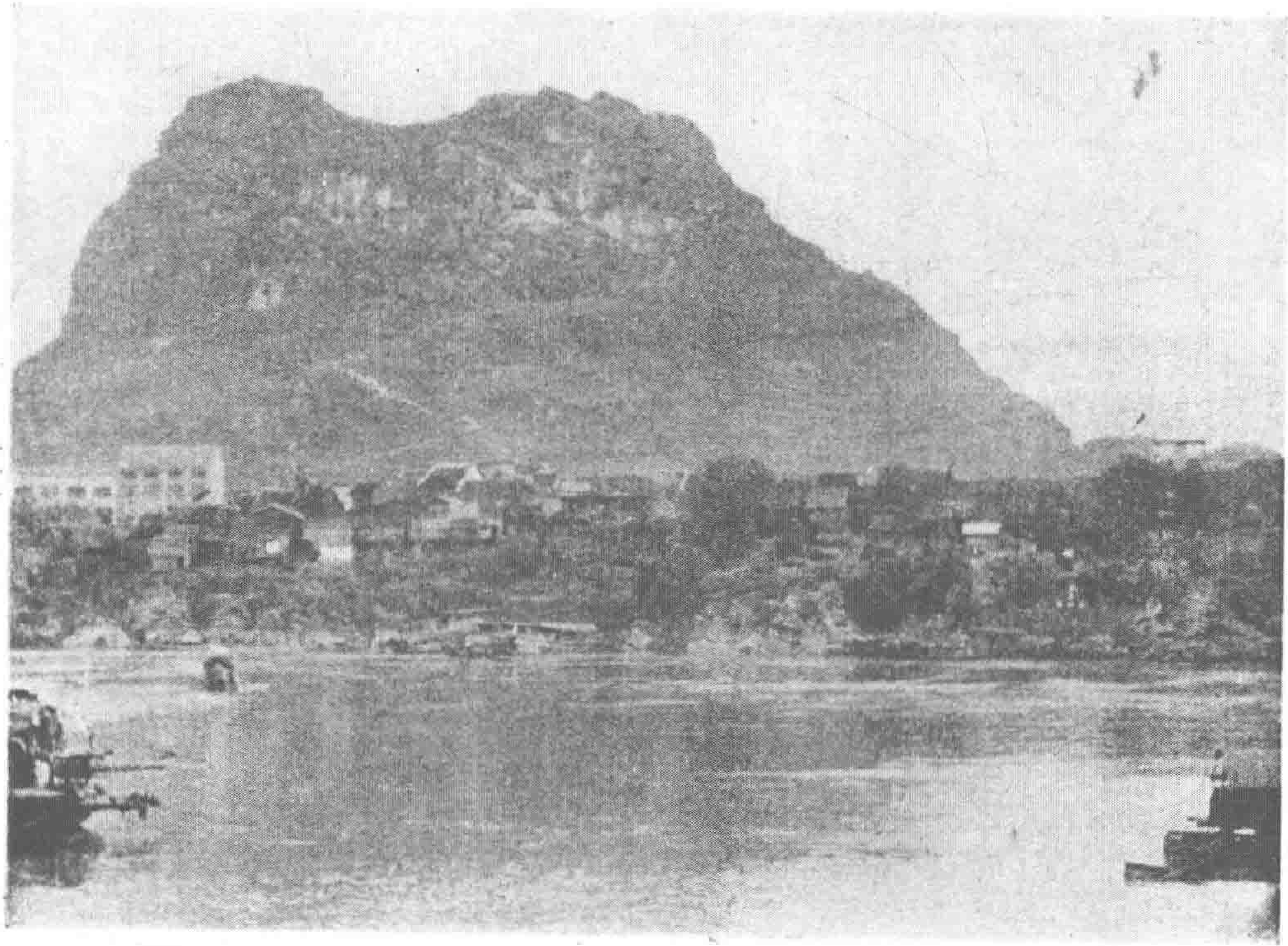
桂省公路，凡遇河流，俱未建橋，均須擺渡。渡具形式，似在船筏之間，河流湍急，過渡頗費時間。渡口無碼頭，僅跳板兩條紐之，駕駛人頗熟於是項環境，極易應付，若易以滬杭一帶之車夫，決無如是之遊刃有餘也。

過遷江，在苗圃午膳，有麵包，煎蛋，火腿，菓醬之屬，雖不用刀叉，已具西餐形式，隨到隨吃，節省時間不少。招待者即當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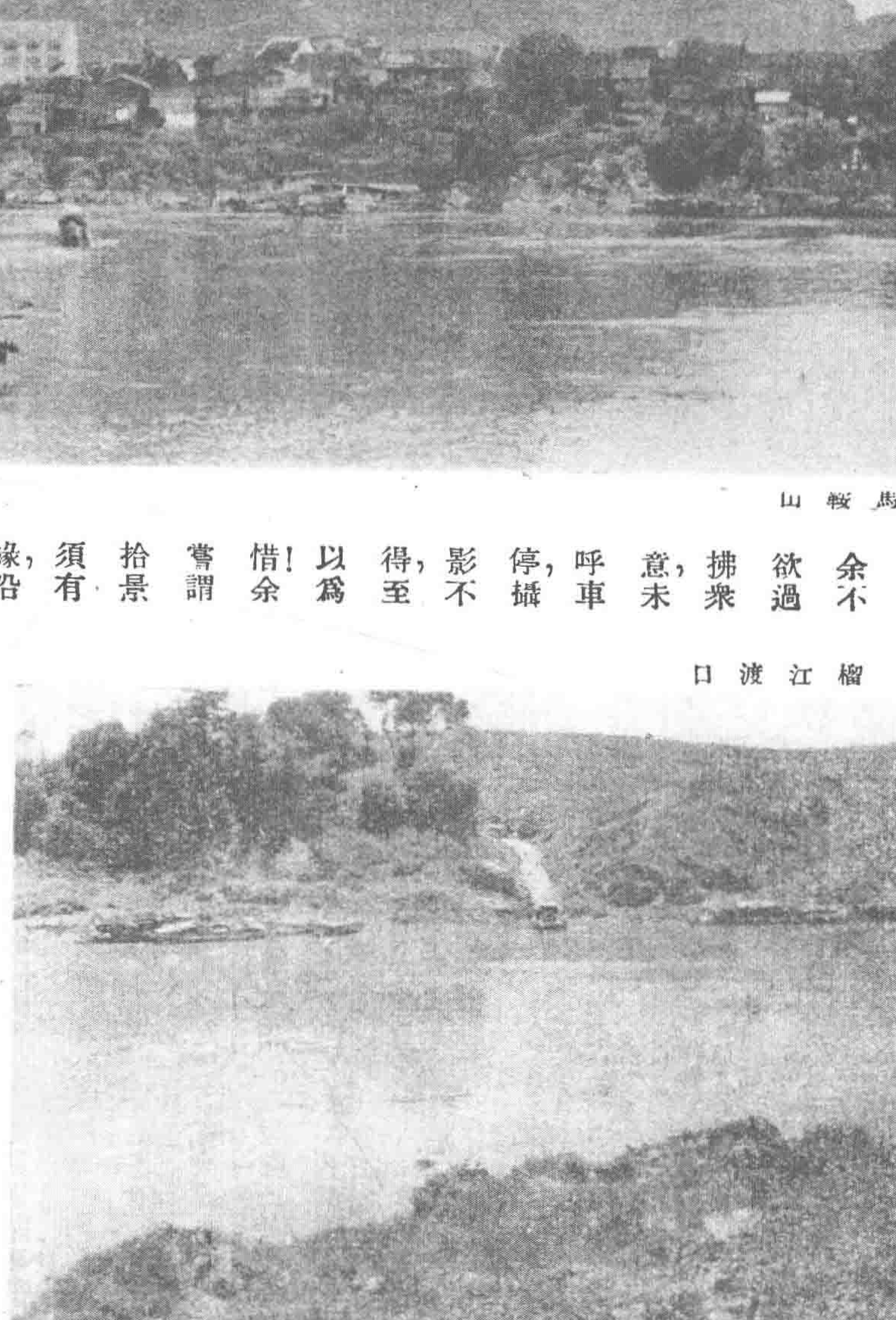
汽車涉水而過

警士及民團，忙碌服務，而我等則安閒大嚼，深感不安。過遷江後，風景漸佳，桂省特有之山形，已絡續呈現。山石玲瓏，古色斑爛，峯巒拔地，棋布星羅，翁翁鬱鬱，眼與俱馳。過崑崙關，峯巒環抱，山經紆廻，形勢險要，時已無關，僅兩山夾峙，略有門形。車行頗速，不及攝影，深爲可惜！過關不足三四公里處，路面被水掩沒，約有三四百公尺，招待處早已飭人在該處預備木筏，對岸預備大車若干輛接候，司機先下，探測水之深度，云尚可過，隨將車在水中駛行。不料中途，汽車駛至路邊，車身向左傾側下陷，勢將傾覆，余等全部渡於木筏，苦力數十人，在車前後推挽，始行出險。然車則仍在水中，駛至對岸，最深處，水離引擎火塞，不及二寸，『溯洄從之，道阻且長，』令人生陸地行舟之感。過此則一路平坦，五時餘抵柳州，寓樂羣社。柳州在望，道左廣原一片，牛車十餘，結隊西行，牛車之製，輻大轅細，形甚古樸，廣原綠草如絨，一望無際，時正夕陽銜山，反映霞光，如張錦綵，牛車細草，蒨彩反射，閃閃作金黃色，遠山映襯，如抹螺黛，光彩淩亂，耳目不能自主，牛車漸行漸小，御童斥犢之聲，隱約可聞，羊腸車轍，蜿蜒入羣山中而沒，景色之佳，不可描畫。黃沙駝隊，襯以北方之高原，其雄巍壯闊，固無以奪其席，惟荒寒蕭疏，無限悲涼，終有令人不歡之概！此則牛車易駝隊，黃沙變碧草，雄巍末



柳州馬鞍山

滅，更增輕柔流利之態，美惡相去曷可比擬？此一霎那之印象，至爲深刻。時則車行如電掣，同人中都以柳州在望，頗有載欣載奔之情。余不欲過拂衆意，未呼車停，攝影不得，至以爲惜！余嘗謂拾景須有緣，沿途每欲攝影，輒不如意，昔劉銳謂十爲文十不得如意，余則十想拍照，十不得如意，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榴江渡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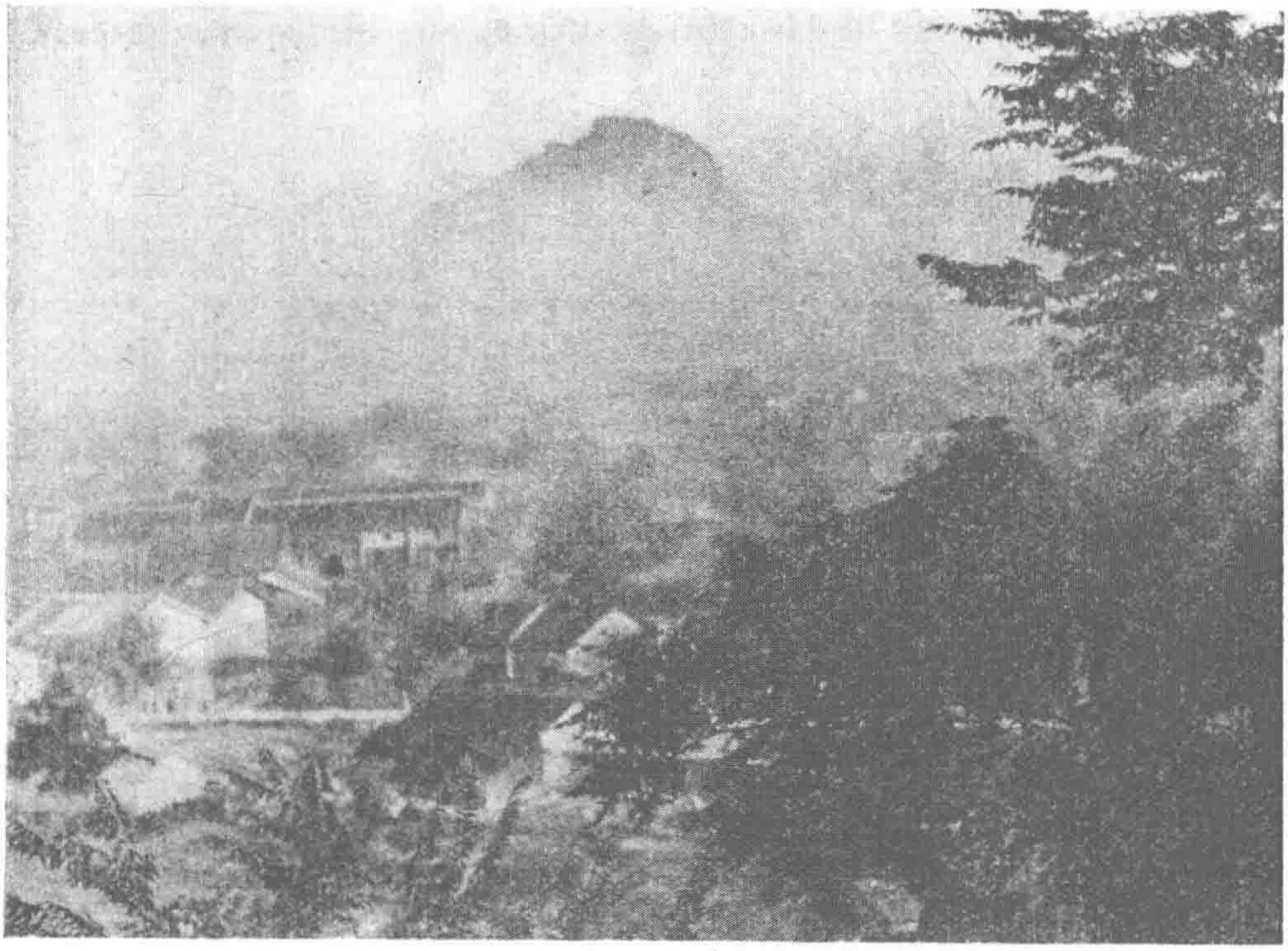
柳州

抵樂羣社，招待人員，俱爲航校學生及航空處官佐，年青而富於朝氣，談話酬應，活潑率眞，身處其間，彷彿童年學校生活，竟忘作客。安排行李，匆匆出遊。柳州位居桂省中部，處柳江之中流，東下象潯，以達西江。西北溯紅河，以通黔省，南接邕龍，北出桂全，實綰轂全省之形勝。現規劃於舊市區之對河，建設新市區及工業區，至有遠計，柳市建設，頗類梧州，市况稍不如梧盛耳。道路寬廣整潔，路面有用水泥或石灰三合士者。余等渡柳河，先參觀新市區一週，隨赴柳侯公園，並一展拜柳侯祠及衣冠塚。花圃荷池，小亭曲院，頗具園林之勝。有白蘭花樹數株，高逾尋丈，枝柯如繖，着花方盛，香溢滿園，余攜鏡箱，招待員告余云：柳州爲軍事區域，素禁攝影，如先生欲攝，請先告知，俾便指示，語殊婉轉，余以省去麻煩，故未啓鏡。柳州山水，雖不如桂林著名，然峯巒形式，已與桂林無二致，拔地而起，如獸如人，如燭如塔，形狀不一，妙肖逼眞。遊畢時近向晚，遂回寓。柳州氣候，已甚亢爽，較之南寧鬱悶，舒適多多，晚凉如水，尤感爽快。樂羣社適傍立魚峯下，是晚皓月高懸，林下漏月夜，疏疏如殘雪，與峯巒掩映成趣，一日顚頓，夜眠更酣。

十七日晨五時卽起身，匆匆梳洗，急登立魚峯，其形似魚直

桂林靖王府蟠陛與崇階





桂林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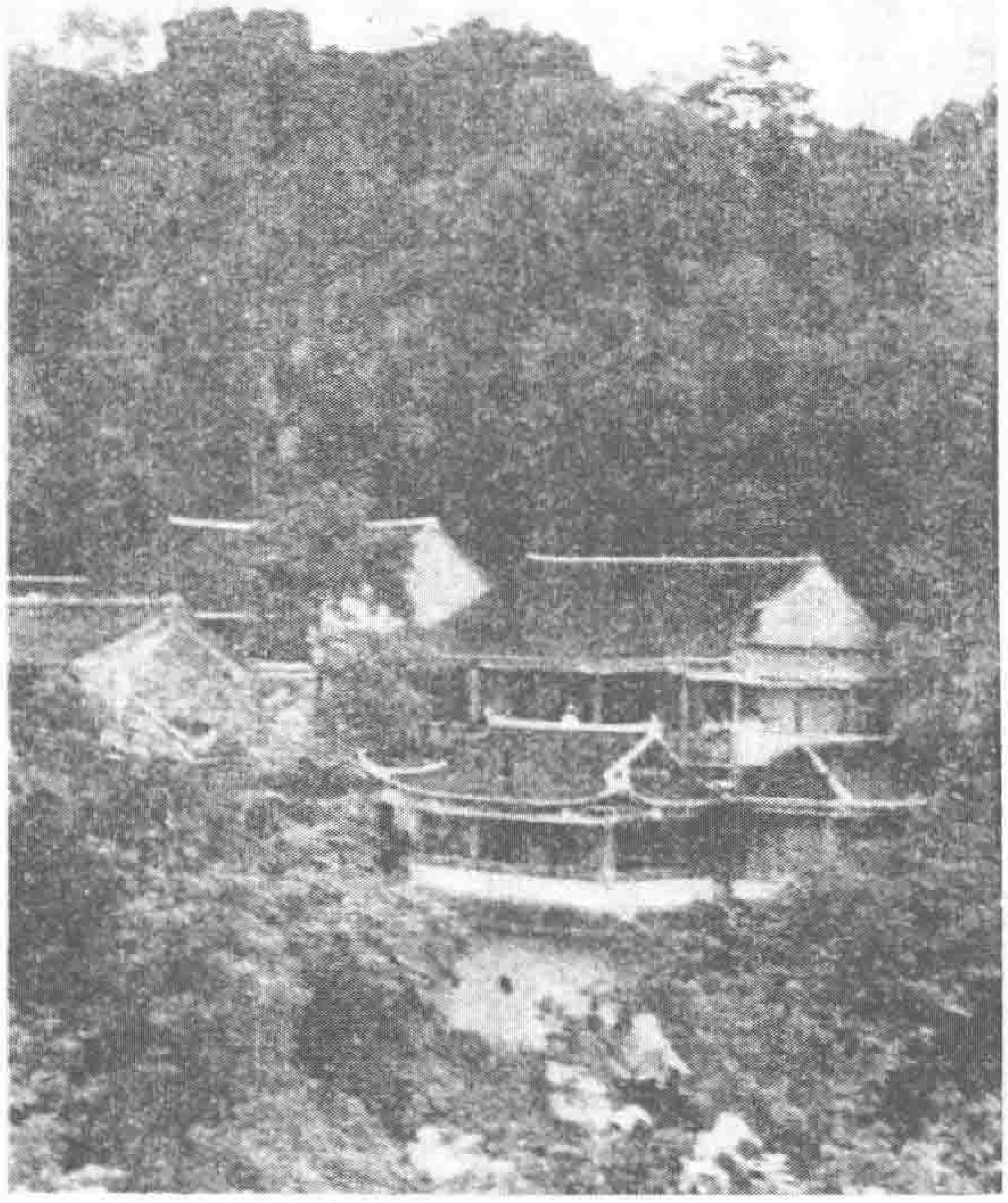
立，因以爲名。方出寓門，招待員卽以勿攝影爲囑，領首允之。遂躡石磴，盤危崖而上，峯不甚高，僅五六分鐘，已造其巔。柳州大險形勢，與柳江環繞之美觀，盡收眼底，爲守信計，絕未攝影，總覺戀戀，似未盡興。在柳除攝得馬鞍山一片外，絕未啓示鏡箱，殊覺可惜。盤桓移時，相將下山，本擬參觀機械廠，農林試驗場等處，以時間局促，不克實行，蓋會員之在南寧第二批出發者，今晚卽須到柳，恐樂羣社不克容納如許人數，乃決定今日離柳，約八時左右，又上征程，向桂林進發。

柳桂道中

自柳至桂，計渡八次，頗費時間。過三門江，雒容，溜江，而至荔浦，沿途峯石散矗成林，漸行漸多，未到桂林，已容先覩。車馳高原之上，而入山谷之中，良田美池，佳木修竹，疎落山村，點綴其間，滿目盡天然圖畫。在荔浦午餐，並在市街週遊一過，荔浦以產芋著名，芋大如江浙之馬鈴瓜，餐時以芋製肴，搗之切之塊之條之，方法不一，均鬆甜可口。餐後更前行，路較平坦，山色巒光之美，益見豐富，目不暇給。過陽朔，眞如身入圖畫矣。停車稍憩，陽朔有中山公園一，擇山峯一二，上建亭榭，以資點綴，實則羣峯環繞，林木茂盛，已是天然公園，此種點綴，反見蛇足。三時過白沙，已爲平原，公路寬廣，村落較多。四時過良豐，桂林招待

處，已派男女招待員在郊迎候。並登車分送歡迎詞，及預告住宿處所，招待週至，使人感愧！稍停更行，五時車止靖王府前，桂林高中及圖書館等均在焉。余等宿女子部宿舍，南中日晷，此時尚不過遲。

桂林



桂林疊綵山

桂林為此遊覽目的地，本為廣西省會，民國中陸榮廷治桂時，移省會於南寧，桂林始成文化區域。以歷來政治上軍事上，尚無十分劇烈變化，故一切文化故蹟，藉得保存。我等行裝甫卸，即出遊覽，先赴中山公園，以其與宿舍近在咫尺也。桂林名勝，所謂「獨秀煙嵐」之獨秀峯，即在園中。抵峯麓，見當地公安局布告，禁止登臨。略云：「連日暴雨，山路衝毀，刻未修復，禁止登臨，以免危險。」明徐霞客千里南遊，兩次預約——時為御園禁地，非平民隨意可遊——終未能登覽，引為平生憾事，我等身到其間，亦以故見阻，佛家好談緣法，得毋不可信而可信歟？峯前遙矚，但見岩阿石隙，題詠殆遍，石磴廻旋如螺紋，更見三亭屹立，為遊人休憩之地。中山公園，本為靖江王御園，鑿池築館，蒔花養魚，池水漣漪，衆卉芬馥，加以獨秀中峙，巍然兀立，其不為他園所可比肩者，固有其得天獨厚之處也。

招待吾等一小組者，為張純義夫人。張夫人原籍合肥，談話全屬杭音，在桂相遇，彷彿同鄉矣。此君辭令雋韻，有君房語妙天下之概，任何事件，經其述說，無不詡詡欲活。所談範圍，亦不据一類，上至軍國大事，下至家庭瑣屑，俯拾即是皆成妙諦。同人中有詢張先生在何處服務者，則曰「他是丘八，我是丘九，」——張先生為第七軍部參謀也。其風趣幽默，大率類此。內子常自愧口絀，遇張夫人則有此後不再開口之願，示欽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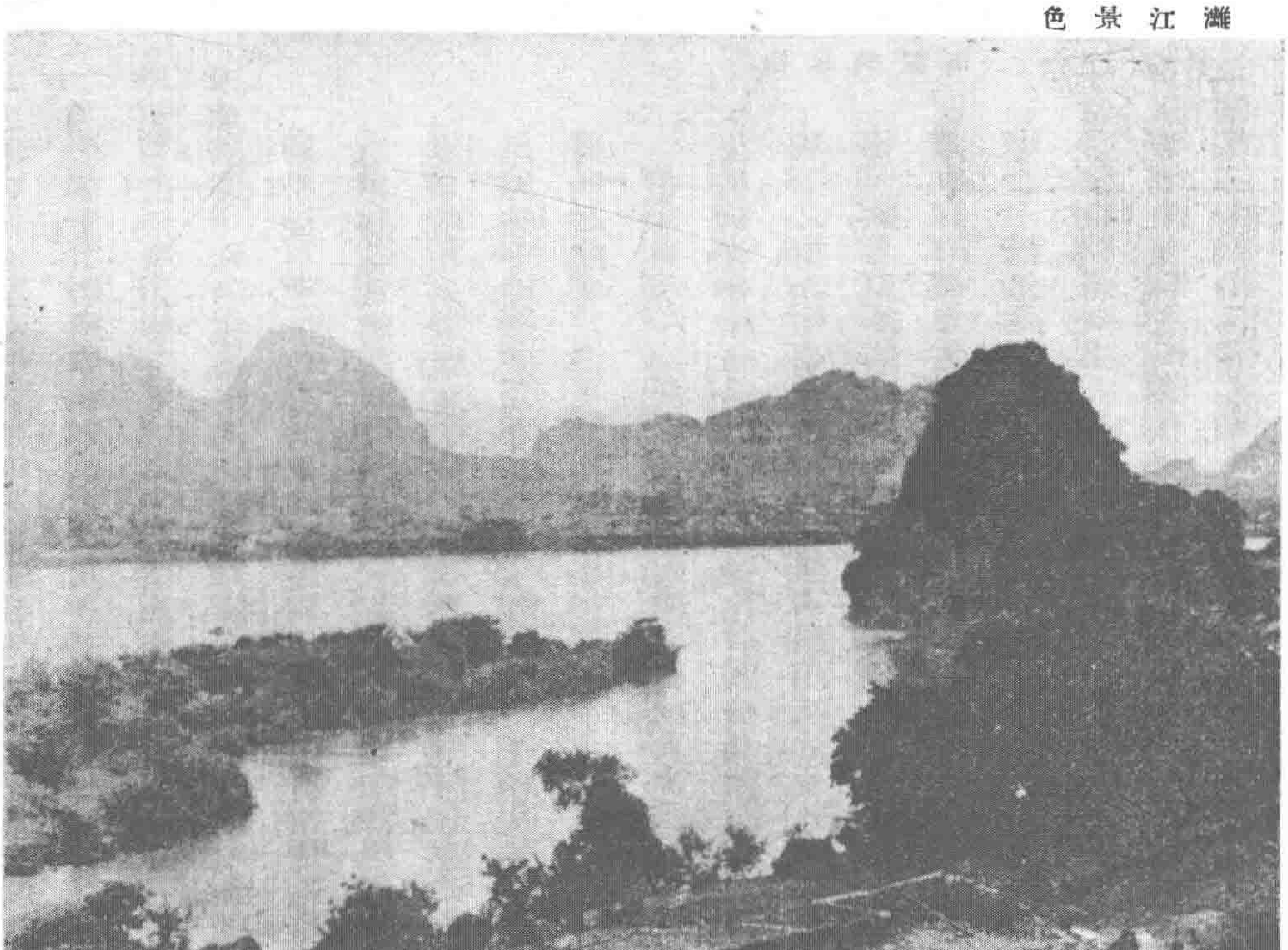
桂林招待處副主任關君文俊，交大舊同學也，服務於桂林市政處。關君在校素有滑稽之號，每有開會，凡遇詼諧節目，必推關君主之，數年不見，風采依然，健談猶昔，笑語偶出，全座傾倒，他鄉相遇，親

愛倍增。是日晚餐後，即沐浴入睡，所有遊藝表演，均未參觀，節省精神，備遊覽也。

十八日晨起，大雨傾盆，頗感愁悶，所携雨具，在南寧出發時，俱另裝箱先行送梧，只得赴販賣處，別購雨傘膠鞋之屬，桂林雨傘，異常堅實，不亞杭繖與徽繖也。早餐後，雨仍未停，同人俱以時間有限，咸主冒雨出發。余等一組，出中山公園西門，赴疊綵山，山不甚高，因陰雨之故，霧氣特甚，滃滃翳翳，繚松迷石，大有米家山色氣概。山石層層橫斷，如積疊錦綵，故名。磴道平坦，砌石整齊，雖在雨中，毫無滑履之苦。登山遠眺，雨已稍霽，惟霧氣仍盛，遠山近水，如拱几席，茲摘錄桂林風景史實所載疊綵山者如下：

疊綵山，峙桂城東北隅，其前為公醫院，桂山書院之故址。左為民團指揮部，昔時定粵禪林，秀峯書院，遜業堂，育才館，法專學校，皆位於是，滄桑幾易矣。巖與山連，山後為北牖洞，豁然虛朗，中刻佛像，及前賢題記甚多。每盛夏時，清風徐來，塵襟蕩滌，故名風洞。洞左為白鶴洞，對望則虞山南薰亭隱約見焉。遠眺堯山，烟嵐廻合，灕水瀠洄，環城如帶，皆洞之外景也。然洞之中，又有洞焉，由石佛臥隅，佝僂穴行，中有石室，涼飈襲人，宜讀書，宜奕棋，宜飲酒，宜焚香靜坐，鍾乳纍垂，天

灕江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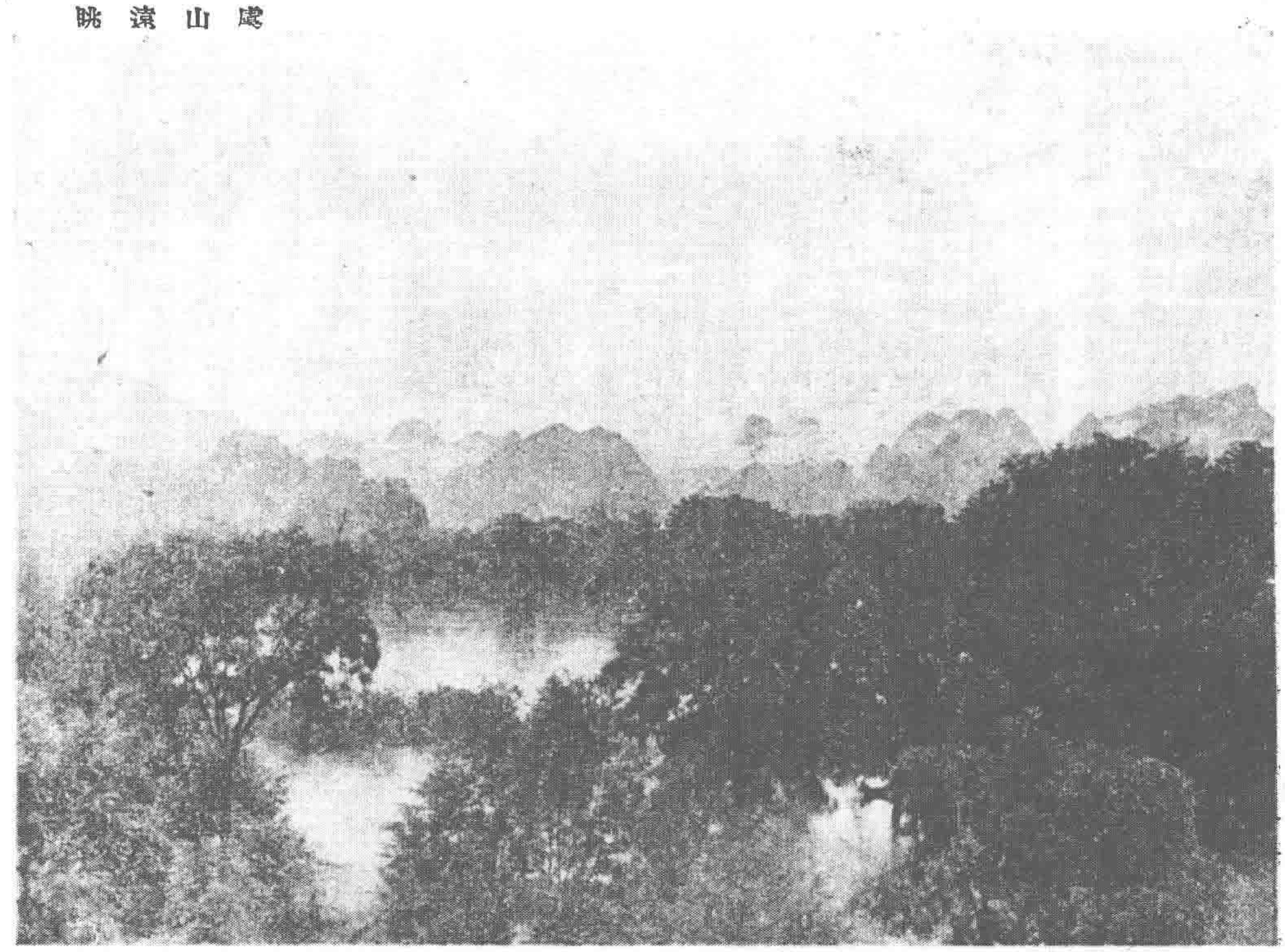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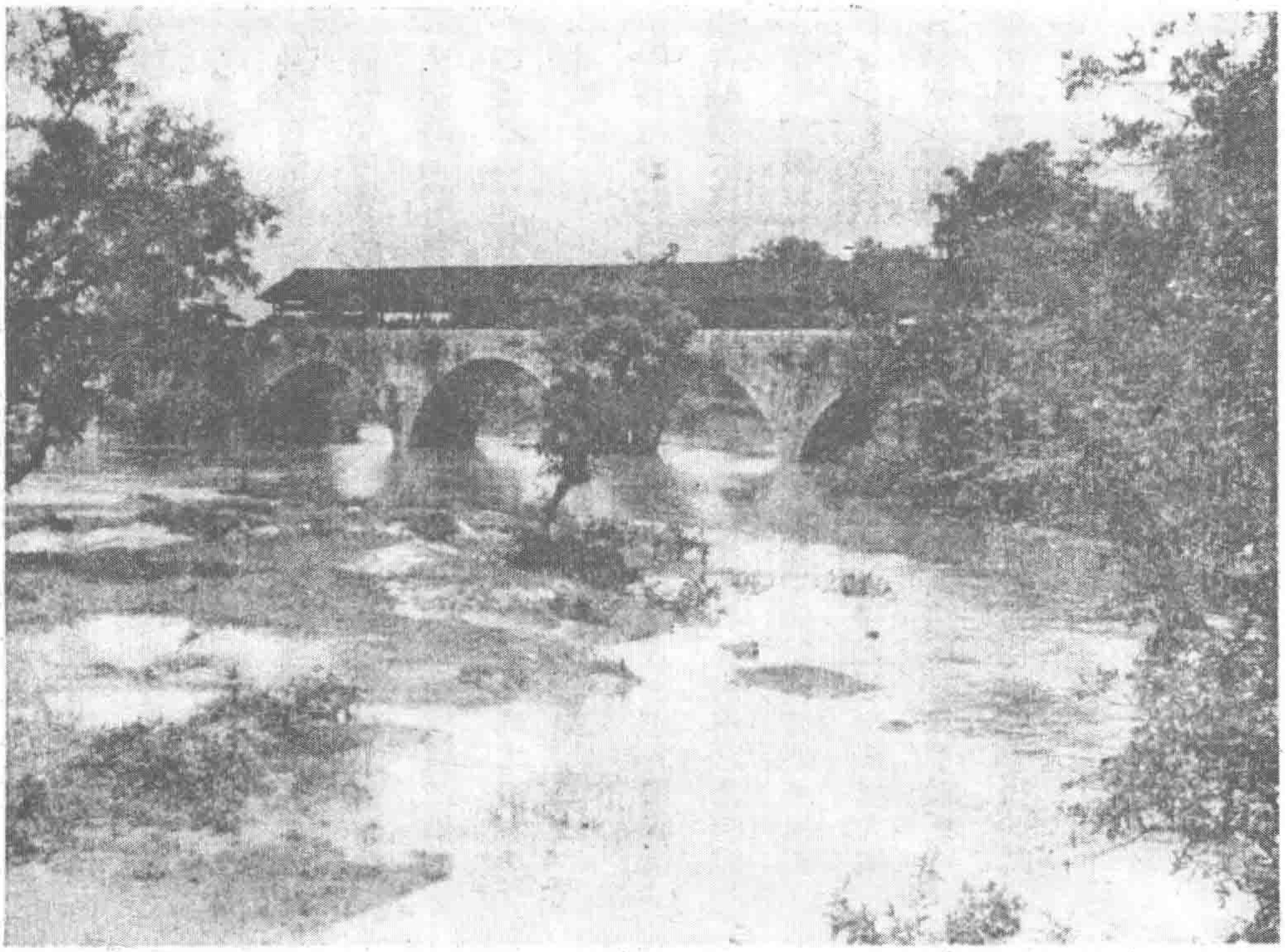
光一線。盤旋鬱紆，循別徑而出，則在山之頂矣。是爲太極洞，眞畫境也，詩境也，禪境也。山之前爲景風閣，憑䆫四望，全城在目，湖光山色，拱揖几案間，壁間鐫淸賢題詠，琅然可誦，名多難以縷指，亭台數座，前後錯列，曰福庭亭，曰一拳亭，曰所憩亭，曰文昌閣，曰佛殿，曰僧寮，洞天福地，游屐至此，頓覺生面別開。山門巋然一碑，署江陵張忠烈，常熟瞿忠宣二公成仁處，前明忠臣張經略，同敞，瞿留守大學士式耜，擁立永明王，殉節桂城，梁芷隣中丞爲立石紀念民族英雄，今古同光，眞足爲桂林山水生色矣。

下山後，參觀民團司令部，部內古跡甚多，有古鐘，千人鍋等，惜棄置牆隅，未經妥善保存，似宜築室，集中陳列，如南寧之博物館，將史跡古實，詳細說明，俾後之覽者，一目了然，無庸口述。苗人銅鼓，鍊製尤美，質銅而鼓音，四圍花紋尤精，饒有古趣。詢諸桂人，據云向苗人購買，桂幣三十元已足，如在古董舖，則非八十元不可也。出部在桂林市街閒遊，略購土產以歸，回寓休息，約午後四時，是晚氣候更凉，子夜竟覆厚毯。

十九日晨五時卽起，約姚君漸伯等，奔遊虞山，本列昨日遊程，中以天雨未果，今日以路線不順，非另補遊，必致遺漏。天氣仍陰，幸尙不雨，乘人力車出就日門北行，爲程甚修。初至山麓，頗覺風

虞山遠眺





桂林花橋

景平常，訝其盛名之不類，及登亭觀覽，不覺神往，始知亭名之有由來也。山宜遠眺，不宜近眺，雨後山光，黲黛如翠，重巒疊嶂，羅列几座，灕水流繞，益增嫵媚。桂林山水之佳，在此已得其半矣。桂林風景史實所載虞山有：

出桂城北行數里，重巘上盤，青嶂倒列，灕水漾其左，皐澤灣其後，有洞曰韶音，水石清漪，山高洞深，涼風颯然，前掠松林，後挽溪谿，鳥嚶樵唱，衆籟沓來，笙鏞璆石，如奏有韶。於是山之下，史稱舜南巡狩，崩蒼梧之野，二妃殉焉。其實桂林置郡始於秦，舜跡未嘗至桂也。桂處南荒，先民崇德而宗聖，因於洞之南麓，祀有虞氏，古木青蒼，廟貌巍然，故號是山爲虞山。山左臨灕處，枕麓特高，上有亭曰南薰，倚檻東眺，堯山積翠，與綠波淡蕩，相映成趣。春夏之交，菜花如金，平疇萬頃，一望無際。登臨覽勝，儼如化身黃金世界中，斯則南薰亭之大觀也。摩崖鐫舜廟碑，宋儒張栻作韶音洞記，爲金石考古家之所寶，茲錄宋賢方信孺韶音洞刻古想思曲，以導游蹤。其詞曰：西風攪桂樹，落日明楓林。游子懷歸期，餘悲渺登臨。虞山一何高？湘水一何深？英皇僅古塚，寂寞薰兮琴。我欲奏古曲，俗耳便淫淫。古器不可見，聊作相思吟。相思長相思，相思無古今，一歌衆鳥聽，再歌萬籟喑，推手君勿歌，有酒且孤斟。落落此時意，寥寥千載心。五弦廿庸絕，四海誰知音。

出鏡狂攝，不克自已，盤桓遊覽，竟忘晷刻，八時方匆匆趕回寓邸。

萬德泰山曲阜滁州紀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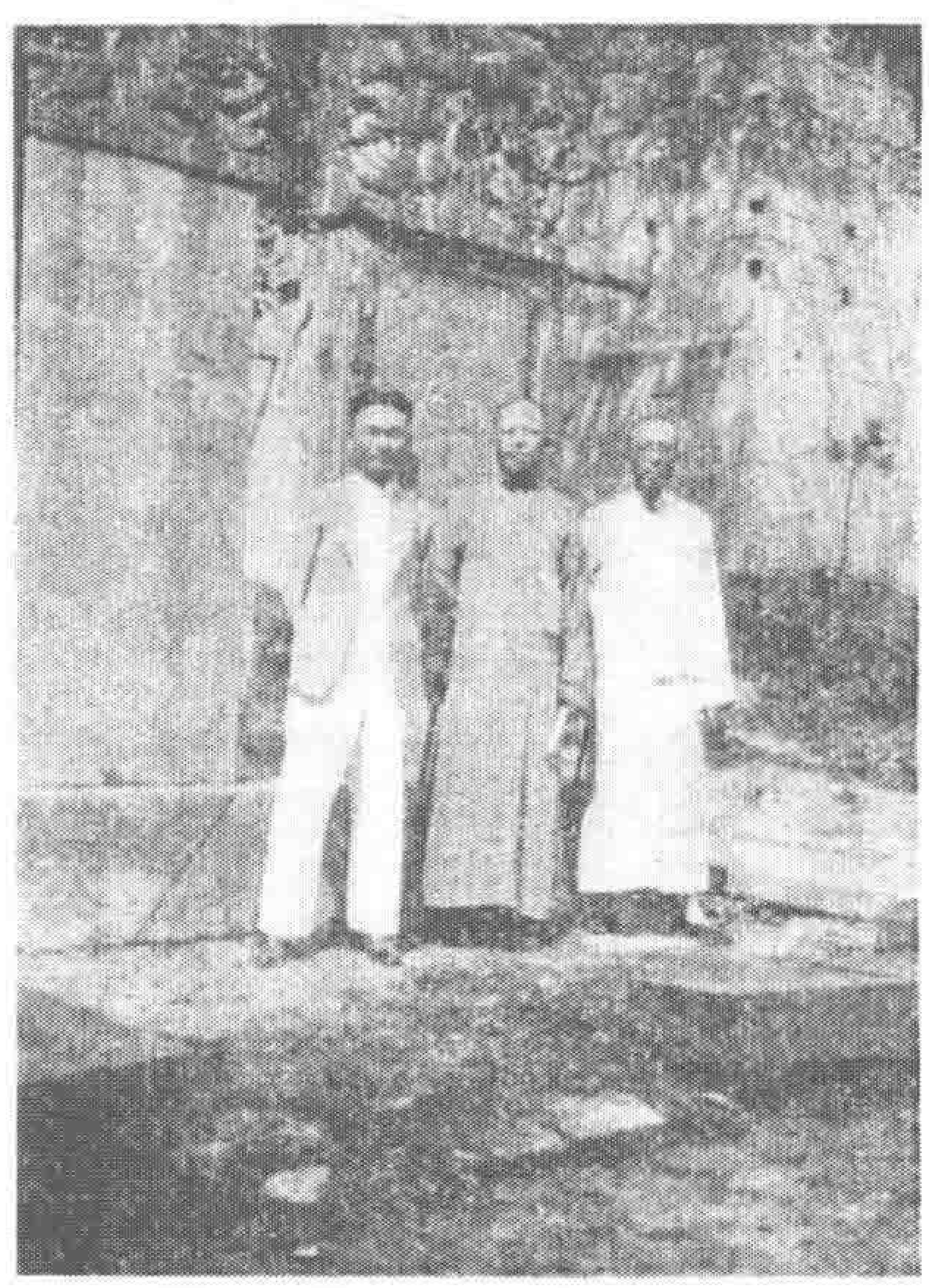
程志政

拾級窮升玉皇頂，岱顛九石爭秀挺，雲軒日出湧奇觀，沒字秦碑終不醒；手摘星辰足履靄，泰城如鳥汶如帶，與來俯仰一長鳴，聲徹雲霄寂萬籟。

—摘錄繆鏞樓登岱詩—

全費旅行的開始

幾年來，國內政局日趨安定，交通建設，也突飛猛晉，遊覽事業，在極度消沉之中，漸漸地引起了社會一般人士的興趣。負有提倡旅行使命的鐵路當局和旅行社，自然不竭其所能，以種種的優待方式來招致沿線遊侶，例如發售遊覽來回票啦，團體減價票啦，刊印各種導遊手冊啦，都收着很好的效果。此外更選擇春秋佳日，舉行大規模的「全費旅行。」所謂「全費旅行」(All expense tour)便是由路局或旅行社預定遊程，由旅客付給一次極低廉的代價，所有車票食宿，就全部包括在內，並且派員隨車招待，領導遊觀，各地遊覽所需的車轎，也歸路局或旅行社事先妥為接洽準備，這樣一來，旅客感覺不到些微的旅途麻煩，而所費代價，又極經濟，自然為遊客們所歡迎。這種辦法在歐美雖已盛行，可是在中國尚屬初見。其實中國人民，素來視旅行為苦事的，「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的古訓，早已家喻戶曉，非有要事，不願遠遊，所以這種解除旅行痛苦的「全費旅行」在中國尤其有積極介紹的必要。慢慢地使社會人士明瞭旅行是一種愉快，旅行是一種需要，這纔是以發展遊覽事業，纔足以增進鐵路的營業收入。



靈巖寺摩頂松御碑

今年八月間，京滬鐵路和津浦鐵路聯合舉行「萬德泰山孔林滁州」大規模的全費旅行，上海南京兩地，都可報名加入，從上海出發的，每人收費四十二元，從南京出發的，每人收費三十元，由路局供給二等臥車及餐膳。遊程規定為五天，八月廿四日上午八時上海出發，下午五時換津浦專車北行，廿五日上午七時抵萬德，下午遊靈巖寺，下午開泰安，廿六日全日遊泰山，廿七日晨抵滋陽（即兗

州）換乘汽車至曲阜參加祭孔大典，並遊顏廟孔林，廿八日晨抵滁州，遊醉翁亭琅琊山豐樂亭當日下午七時抵浦口廿九日晨七時返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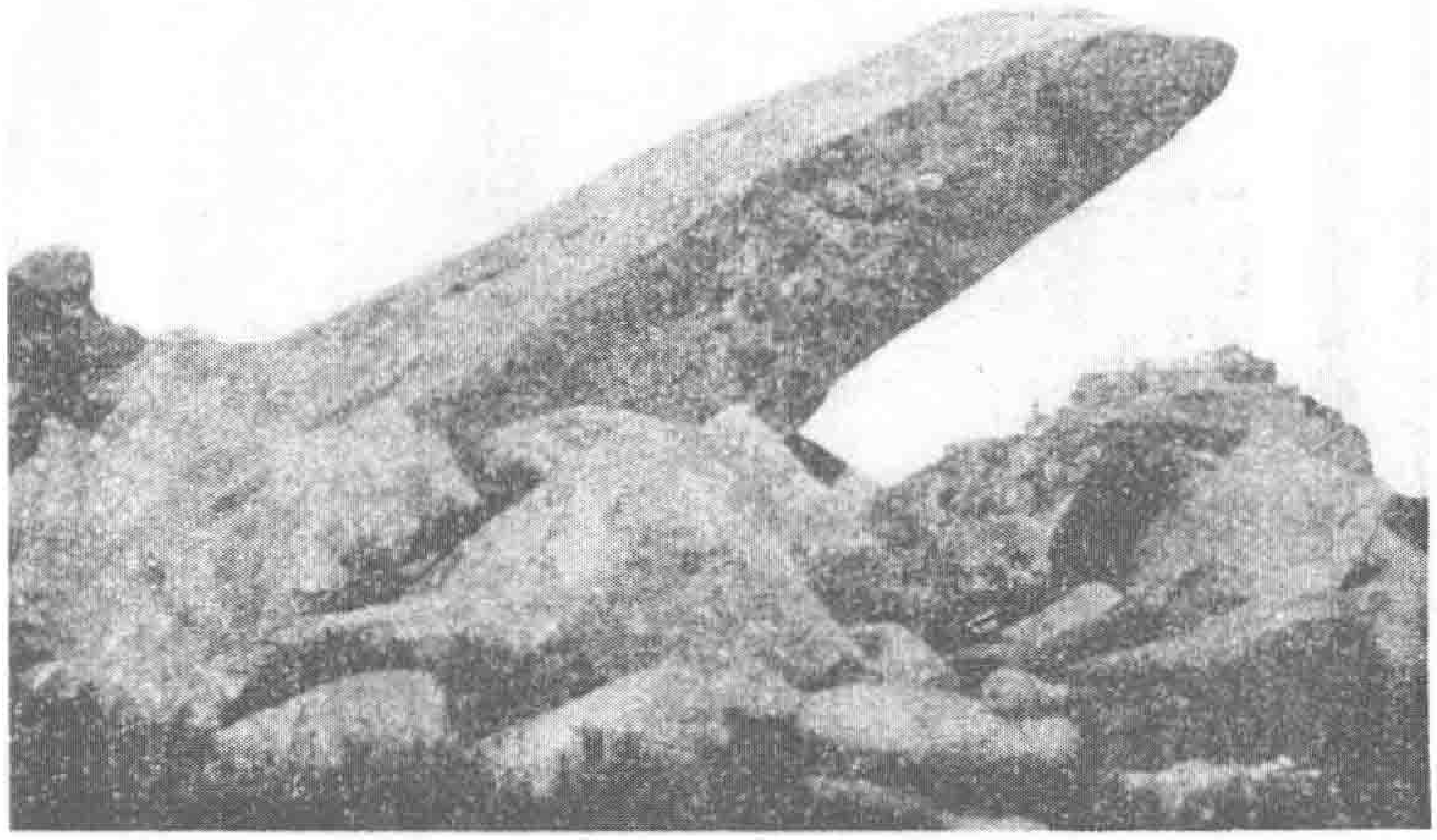
自從消息公布以後，社會人士報名加入的十分踴躍，從上海出發的共二十六位，從南京出發的共四十三位，連同京滬津浦的三位招待員，恰符孔門七十二賢之數。團員中年事最長的陳老先生，也是七十二齡，可謂無獨有偶的巧事。年事最穉的僅九齡，少長咸集，相映成趣，一節火車之中，彷彿變做一個大家庭。尤其有趣的，團員中還有一位葡萄牙籍的西人名奧色利安（Ozorio）他是香港九龍船塢的會計主任，這次利用六月的假期，遊覽華東華北各地名勝。他非常和藹，很有風趣的告訴我們，他曾經到過黃山兩次，那裏的風景，松，雲，石都有意想不到的妙處，他的妻子是德國人，有七子一女，長子已廿一齡，在香港大學肄業，富有音樂天才，下次他還想再領導着他的嬌妻愛子，重作黃山之遊呢！

到了靈巖寺

八月廿四日下午五時，專車從浦口進發，共掛二等臥車三輛，頭等餐車一輛，守車一輛，車輛內部佈置得十分精緻。無意中邂逅了我的兩位同鄉，一位是陳義一先生，一位是許叔良先生，他們都是特地從南通到南京來參加的。和我同房的，是津浦路的代表姜學縉先生，姜先生是我的交大同學，在校時就以幹練著聞，這次辦理旅行團一切事務，自始至終，井然有序，他那英俊果敢的辦事精神，尤其使得我萬分欽佩。從浦口到萬德，一共是六百十一公里，在暮色蒼茫之中，列車在廣大的平原上奔馳着，沿途我們看到不少的河流，水已乾涸了，河床上盡鋪着黃沙，中間隱現着人行的大道，農田所種植的，大部為花生高粱，農夫耕耘，用驢的比較多些，在北方牛是不多見的。田野間的村落很少，地廣人稀，和江南一帶的農村情形相較，又是一番荒涼寂寞的景象。偶然經過一座村落，祇看見些土牆茅屋，他們還度着中古時代的生活呢。我常覺得中國農民的耕種方法，至少還是抄着千年以前的老文章，如果不謀積極改進，農村生活也就永遠的不會繁榮起來。一路我和姜君閒談，覺得津浦路縱貫南北，沿線農礦產品極其豐饒，貨運旺盛，又無水運競爭，如果時局平靜，營業進展，眞是未可限量。

專車在途中經行了十七小時，直到廿五日午刻方纔到了萬德，在車上用餐以後，大家齊集出發遊覽靈巖寺。靈巖寺距萬德車站十八里，沒有大路可通，循小路前進，澗溪錯雜，亂石嶙嶒，山路十分崎嶇。我們一行七十餘人，備有山轎六十頂，萬德本來沒有山轎，在上次旅行團來此遊覽的時候，僅有塞驢小車兩種。這次為力求遊

客舒適起見，特地由津浦路局預先從泰安帶來山轎六十頂。每轎來回取費二元，蹇驢小車，來回六角。從前我在北平西山遊覽西山八大處，曾經有一度騎驢的經驗，這次振轡長驅，果然十分有趣。可是山路幾同蜀道，時時有被黔驢釋負的危險。有時驅驢涉水而過，流泉潺潺，人影驢影，倒映溪底，詩境盎然，別饒雅致。約摸走了十里路，人已在萬山之中，但見岡巒重疊，危岩列峙，奇偉不可名狀。不久，靈巖山已遙遙在望，古柏森森，蒼翠直撲眉宇，過崇興橋下



泰山日觀峯上之探海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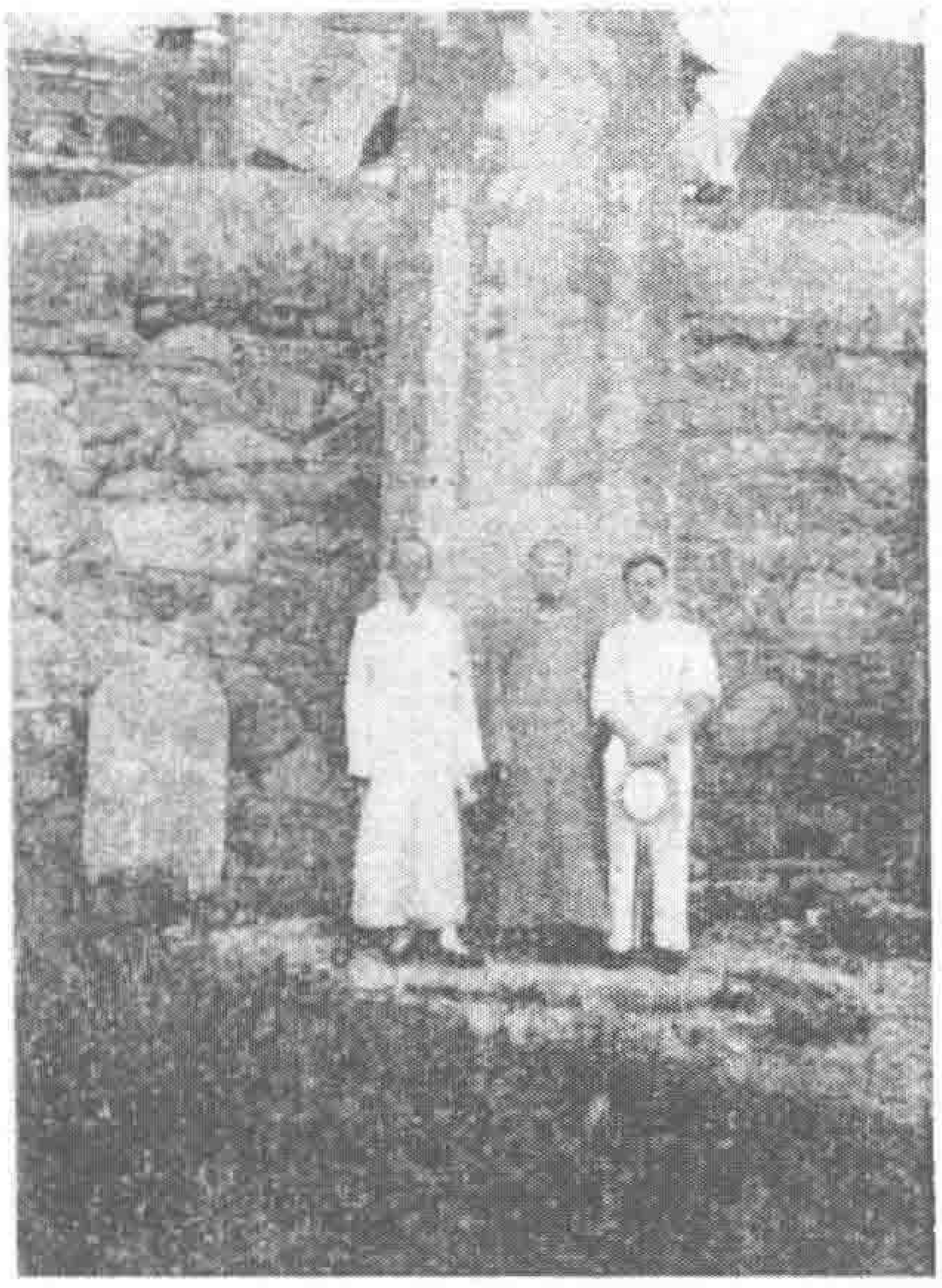
有深壑，維時涼風四起，暑氣全消，令人蕭然有出塵之感。下午二時抵靈巖寺。

海內第一名塑

靈巖寺是一座規模不甚廣大的古寺，它的所以為世人重視的特點，大概可分為兩層：第一是它的地位，它彷彿在萬山環抱之中，左右前後，盡是些延綿不絕的山峯。它呢，也就建築在一座最擅林木之勝的山坳裏，登高下瞰，羣山拱峙，中間正是一片廣大的原野，風景自然是幽邃極了。第二是它的藝術瓌寶，靈巖寺裏最名貴的藝術傑構，便是唐塑羅漢像，據新會梁任公的考據，却說是宋塑，任公在殿前立有一碑，題「海內第一名塑」六字，羅漢像一共是四十尊，其塑法確是別具一格。所用的彩色既極調和，神態又是那麼栩栩如生，雖然對於藝術是門外漢的我，也覺得它氣韻生動，古香可愛，尤其難能的，各個佛像的姿態無一雷同，手部頸部的筋絡，隨着力的支點而或深或淺，這種藝術名作，縱更千萬世也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無怪梁任公要嘆為觀止了。

寺的本身是充滿着荒涼和頹廢，正對寺門有一座高台，上面也有三間屋宇，藏着「古靈巖寺」的巨碑，可是屋瓦全無，搖搖欲墜，敗壞得不堪收拾。正門兩旁，有石碑對峙，一書「千崖」，一書「萬

螯，」不知何人手筆。進門以後，有兩進殿屋，旁有摩頂松，松已半委，形狀怪異，摩頂松碑石是乾隆帝御書，另有詩云；「是松謂松松攘柏，謂松非松柏成松，是非稱謂誠何定，一笑眞教辨莫從。」也是乾隆御筆。再進去便是大雄寶殿，也就是著名羅漢塑像的所在地，殿後有辟支塔，外觀是十分古舊了，可是內部設有石梯，遊客還可攀登。除此而外，靈巖寺的古蹟，還有一襲鐵袈裟，在寺旁危岩之下，繞小徑可以前去。怪有趣的，一件巨大的鐵衣，直豎在地上，相傳是神僧所遺，這話當然是不可靠了。然而，誰又費了許多金錢，鑄成這件鐵衣，來故佈疑陣呢？看上去這件鐵袈裟的重量，至少當在二噸以上，風雨剝蝕，已漸漸的使袈裟裏的花紋模糊不清。緊鄰着這件鐵衣的，還有一口方池，池是山泉匯集之處，深不可測。



泰山秦始皇所立沒字碑

靈巖寺的古碑多極了，隨地都可看到，寺僧不知愛護，竟利用碑石來砌牆。眼見古物保管無人，幾十年後，眞有埋沒殆盡的一天。就以羅漢像而論吧，塵封盈寸，多數已有破裂殘毀的痕迹。無知遊客，往往用手杖敲擊佛像，引爲笑樂，因此近年破壞更甚。關心古代藝術的人，似乎應當設法來鄭重保管纔是。

靈巖寺的和尚，據說是有妻子的，他們也不持齋，遇有遊客，他們烹茶招待，索取茶資。這次我們遊畢與辭，付給寺僧一元，他堅决的不肯受，我們一再的給他，他還是不受，可是他又偏不讓我們走，因悟所以不受的，係屬嫌少請益之意，再加付了一元，他便受了。

聞所未聞的廉價旅舍

五點鐘回到萬德車站，專車行了二小時便到泰安，大家一齊到泰安賓館休息，賓館密邇車站，是津浦路局所建，而由中國旅行社承辦的，地位十分優越。在賓館的花園裏，可以看到泰山的南天門。賓館建築完全西式，一切衛生設備，十分齊全，內部也佈置得楚楚有致。在泰安，這所賓館，大概要稱首屈一指的現代建築了。它和式樣新奇的泰安車站，同爲古舊的泰安縣生色不少。在去年五月間，我曾經到過泰安，那時因爲時間匆促，沒有能夠遊覽泰山中路，僅到西路黑龍潭而止，至今引爲憾事。這次舊地重遊，得償宿願，心裏

十分高興。

大批人馬到了賓館之後，大家急急的要趕着沐浴，因爲在萬德遊了半天，天氣很熱，汗也流夠了。賓館雖然有四只浴盆，一時大有供不應求之勢。一直到晚間十一時，浴室還是開着客滿。今天的賓館，陡然地由寂寞而熱鬧起來了。房屋的確非人住不可的，人多了，廣大的房屋便似乎充滿着活氣。據說：泰安賓館的營業是很富于伸縮性的，有時幾個月會無人光顧，有時大批遊客，會同時降臨。在無人光顧的時季，固然賠累，可是大批遊客一到，又苦於無法容納。


孔廟大成殿前之盤龍石柱

一交冬令，遊客絕跡，館內人員，祇有整天的望着泰山發呆。然而津浦路爲了便利遊客，縱就少有賠累，在整個的鐵路看來，依然可以截長補短，不患得不償失的！

廿六日，一早天氣是那麽煦和，大家在六點鐘就起身了。七時長蛇陣般的山轎便浩浩蕩蕩的向泰山進發，初陽射在遊客的面上，顯示着各個人內心的活躍和愉快。我們先遊岱廟，廟在泰安城裏，漢代所建，方三里，高三丈，門八，其中有歷代帝王封禪碑，又有漢柏唐槐，正殿陳列古銅祭器很多，四週壁畫，還是宋代名筆，殿前古木陰森，偃亞蟠屈，各極其妙，彷彿置身于故都太廟。其餘各殿，已成茶寮商肆，汚穢狼藉，無甚足觀了。

出泰安城登山，沿途有平坦的磴道，捨轎步行，一路經過玉皇閣，關帝廟，一天門，觀音閣，紅門，小洞天，萬仙樓諸勝，平淡無奇偉處。沿途乞丐很多，實際上眞正的「職業乞丐」到爲數有限，而山間居民，以求乞爲副業的，却是隨處皆是。他們一見遊客將到，會立即放下農作，喧嘩的追着索錢，婦女們更令小孩肉袒跪於道中，做出種種怪狀，令人十分感受不快！約摸走了一小時，方纔到了聞名已久的斗姆宮，斗姆宮就是妙香院，在明清兩朝，獲譴宮女多流放到這裏來修行，所以尼姑艷麗能文，很多風流佳話。現時尼姑所存無幾，容貌也十分平常。宮內房屋不多，比較可

觀的，還是天然池上的一座小樓，在此俯視深壑，仰窺峻嶺，確得形勢之勝！

至高老橋而上，沿途風景漸入佳境，兩旁老樹斜橫，流泉潺潺，頗富畫意。不久，我們便到了經石峪。峪在高老橋東北，當水簾之下，是一片廣可數畝的巨石，上刻八分書金剛經，字大如斗，古拙可愛。據傳說是北齊武平時梁父令王子椿書。因為流泉衝激，經文已大部剝落，能夠搨下的，本來祇有九百六十字，近來又洗出幾十字，湊成千數，搨本沿途均有出售，每份索值約為三元。峪上有高山流水亭，水簾旁鐫「冷然清韻」四字。再上經過總理奉安紀念碑而至柏洞。所謂柏洞，便是在登山磴道兩旁的古柏，因為枝葉繁茂，互相掩蔽，人行其中，彷彿在柏樹的洞裏一般。到了迴馬嶺，盤道漸陡，轉折了一個大灣，方纔到了中天門，總算是登了泰山之半。中天門旁有茶肆，遊客和轎夫便趁此機會休息一下。我



大成殿前陳列之樂器

和姜君順道去參觀山東省韓主席所剏辦的泰山旅舍。這座旅舍，建築在中天門左近的山頂上西式平房一幢，佈置得異常整潔，每間房共設兩個舖位，房門口懸着一個有趣味的通告，上面說：「本館奉韓主席諭，每日宿費大洋一角（被子在內）」這樣價廉的旅舍，我們還是破題兒第一遭見到，大家都表示十分驚異；也可見韓主席治魯德政的一斑了。我和館役閒談，知道這裏宿費，以前是每人一元，改為每天一角，還是不久以前的事呢，住客也不過少，韓主席來山遊覽，往往寄寓於此。

玉皇頂遇雨

時間已近午了。我們就利用這個清靜的所在，略進乾糧，權充午餐。推窗俯視，泰城如托，汶河若帶，頗有憑虛御風，高處不勝寒之概。午餐後，我們繼續前進，經「快活三里」的坦途而至雲步橋，雲步橋介於兩岩之間，旁有飛瀑，水石相激，如濺花，如鋪玉，奇麗不可方

物。不幸在本年夏曆六月初四日，山巔一部岩石震崩，巨石下瀉，許多盤道盡被衝毀，雲步橋也被衝得不知去向，現時必須涉水而渡。不知道這座雲步橋什麼時候纔可重復舊觀呢？再上，便是五大夫松，處士松，萬丈碑，然後到了中路最幽邃的「對松山。」但見東西兩峯對峙，左右萬松排立，作蛟虬狀，又如毛女羽人參侍錯立，山風一至，松濤與泉聲相應和，這時耳所聞，目所見的，無不幽絕美絕，令人渾忘置身何壙。過此便是泰山最險的盤道，名十八盤，山勢壁立千仞，盤道幾成直線，動心駭目，不敢俯視。轎夫至此，汗流涔涔然不止，喘息如牛，我看到這種可怕的山道，覺得個人生命，這時眞是千鈞一髮，危如纍卵。如果轎夫們稍一失足，便得連人帶轎，從山上一直滾到千百尺的山下去，試問還會有命嗎？我一面顧念到轎夫的體力難勝，一面顧全我個人生命的安全，特地下轎自行攀登，看看南天門似乎在目前了，跑了許久，依然沒有到，每走完了一段，必須小坐片刻，纔能恢復疲勞。將到南天門的最後幾盤磴道兩旁，安置着很堅固的鐵索，以便遊客攀緣而上，鐵索為順治十八年十一月所立，上刻捐款的善男信女姓名。盤道跑完，就到了南天門。南天門的壯闊雄偉，我覺得門口所懸的一付對聯最足以形容它了。對聯是「門闢九霄仰步三天勝蹟，階崇萬級俯臨千奇嶂觀。」的確，從這裏望下去，中天門早又不在眼下。我和姜陳許三君賈勇直上，經過天街碧霞宮二處，沿途十分平坦，轉瞬便到了玉皇頂。玉皇頂是泰山的絕巔，有廟曰玉帝觀，廟前巍然獨峙的一方巨石，就是秦始皇所立的沒字碑，有人說，這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暗示，有人說，當時秦始皇原擬刻字，因時促未果。總之，這座沒字碑比之任何碑石為偉大有趣，它的形式，也和尋常碑石不同，古拙巍峨，下面並無石龜承托。現時由泰安縣黨部書「黨權高於一切」六字，反覺畫蛇添足，有失古意。我和陳許二君在這裏同攝一影，以留紀念。玉帝觀裏有屋三楹，庭前有九頑石，黝色光潤，相依並立，略高一些的曰極頂石，的確是泰山的最高一點了。觀內東廂為浴日養雲軒，遊客觀日出的可寄宿於此，但臥具則須自帶。玉帝觀之東為中央研究院新建的氣象研究所，西為孔子崖廟，日觀峯在絕



岱廟石階

頂東南，有大巖石橫出長二丈餘，直指海中名探海石，形態特異，有如巨砲。

當我們到了玉皇頂以後，巨風突作，天氣驟變，頃刻之間，烏雲挾疾雨而來，我們置身雲海之中，不辨東西，忙到玉帝觀去避雨。所幸不久雲散雨霽，我們又覺得在泰山極頂上觀雨，到也是意想不到的奇景。雨罷出寺，這時我們已高出海平面一千五百八十米突了。由此看下去山伏如蛙，河環如蚓，所謂「登泰山而小天下」者，果然不是虛語。山頂氣候有如深秋，非棉衣不暖；因此衹穿輕綃霧縠，登山的仕女，無不瑟縮狠狽，匆遽下山。六時大家陸續回到賓館。當晚九時，專車便向兗州進發。

摩登化的祭孔大典

因為我們打聽着祭孔大典，是在早晨六時舉行，所以預先通知團員們早晨四時便要起身，這一晚誰也沒有好睡，第二天天還沒亮，大家已完全起來，在曉風殘月之中，我下了車站略事徘徊，可巧中央祭孔大員韓主席復榘的專車也在我們旁邊車站上，戒備得十分森嚴，士兵們持着手提機關槍禁止閒人通過，少數隨從軍官，正在月台上練習太極拳。五時半我們登謁聖汽車，車是向山東省公路局租用的，共三輛，每輛衹可容納廿人，車頂很矮，站着的人無法可以直立，必須傴僂，車行凡四十分鐘，路途不平，車行又速，顛簸得十分利害，站着的人固然苦不可言，坐着的人也覺五臟翻覆，啼笑皆非。好容易汽車進了曲阜城。

曲阜城裏姓孔的最多，如果遇着人而請教貴姓的話，十之八九一定是回答「敝姓孔」。這天因為韓主席要到了，所以滿城充盈着緊張的景象，沒有與祭證是不能入孔廟的，所幸津浦路局代我們每人領到一張。正當大家肅然整隊入孔廟的時候，韓主席可巧也到了，他由許多歡迎的，衞護的，接入衍聖公府，因此我們很榮幸的瞻仰了韓主席的丰采，他穿的是藍袍黑褂，態度很是謙恭。

我們由毓粹門魚貫而入孔廟，大成殿的祭壇上滿立着穿三種衣服的人，一種是灰色的軍士，一種是白色的小學生，一種是藍袍黑褂的文官，此外便是陳列的許多祭器。我們雖然領到與祭證，事實上衹能站在東廂廡下觀禮，不許登壇與祭，大家很是失望。七時韓主席到了，祭孔的大典便跟着開始，它的秩序是(一)肅立，(二)奏樂，(三)唱黨歌，(四)獻花，(五)讀祝文，(六)行三鞠躬禮，(七)奏樂唱孔子紀念歌，(八)行一鞠躬禮，(九)禮成攝影。致祭位置，大成殿前的兩旁為司儀及贊禮人席，前排中為主祭專員，其右孔奉祀官，顏奉祀官，曾奉祀官，孟奉祀官。其左為民政廳長，教育廳長，曲阜縣長。後排為曲阜縣黨政各機關，大成殿東南角為軍樂隊，西南角

爲各學校，杏壇下迤東爲孔氏族人私立各校，各奉祀官，廟庭執事官，孔敎會員，迤西爲自治人員，民衆團體，省立各學校。

最初我們以爲祭孔大典一定採用古代儀制，豈知八佾之舞，既無所見，大成古樂也無所聞，祗聽得軍樂洋溢，黨歌抑揚，完全爲摩登化的祭典。好在孔子是「聖之時者，」他既贊成應順潮流，自然也不會拘泥古制。祭典自始至終，異常隆重莊嚴，全場寂然無嘩，秩序毫未紊亂。祭畢，韓主席等依次退，我們也就趕着到大成殿去參觀。大成殿是一座很有名的建築，凡九間，兩簷高七丈八尺，面闊十三丈五尺，內深八丈四尺。最名貴的是正面的十根盤龍石柱，圍可八九尺，龍身凸起五六寸，彫刻得精美極了。殿正中爲孔子像，旁爲門弟子像，孔像前供着牛羊猪三只犧牲，及國民政府的祭文，祭文很短，原文是：「維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廿七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特派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致祭於先師孔子之神曰：惟先師道冠古今，德昭中外，以天縱多能之聖，宏生民未有之規，選賢與能，而天下爲公，大同啓運，綜明心而治平，一貫絜矩，敬維誕降之辰，用修奠祭之禮，珠衡赤紱，緬儀象於尼山，玉振金聲，循禮樂於洙泗，尙饗。」

接着我們參觀樂器，計現存洞簫六管，柷，敔各一，括坿，鼗鼓各二，田鼓二，應鼓一，足鼓一，鎛鐘一，編鐘十六，特磬一，編磬八。又孔廟十供禮器，完全是周代遺物，極可珍貴，題名爲周伯彝，周犧尊，周寶簋，周饕餮甗，周四足鬲，周冊卣，周木鼎，周夔鳳豆，周蟠夔敦，周亞尊等，我們看了這許多古色古香的珍貴祭器，摩挲觀賞，不忍卽去。平時，這些寶物都珍藏在櫥櫃裏，逢到大祭，方纔公開陳列。

兗州飯館的趣事

整個的孔廟，是一座莊嚴的偉構，它的正門面南，有金聲玉振坊，接着走進去，便是櫺星門，太和元氣坊，至聖坊，聖時坊，弘道門，大中門，同文門，奎星閣。奎星閣裏，有全國馳名的張猛龍和孔宙，史晨諸碑，現已由衍聖公府加封，不准印搨。再進爲大成門，杏壇，孔子手植檜，卽在左近。杏壇後爲大成殿，又後爲寢殿，聖蹟殿，聖蹟殿裏藏有吳道子孔子畫象，及周遊列國石刻圖。這是中路。其餘東路西路，尙有幾殿，瀏覽一過，約摸需時一句鐘。房屋建築的作風，完全和故宮相類似，破舊殘毀的現狀，比故宮更勝一籌。大成殿兩簷已歪，屋頂上滿生雜樹，也無人刪除，長此以往，勢將傾圮。希望政府貫徹尊孔主張，早日撥款興修，以維聖蹟。出孔廟幾步，便是衍聖公府，本想前去訪晤聖裔，因爲這天韓主席在內，大家自然不便請謁。後來我們又遊顏廟，憑吊陋巷故址，顏子生前，困頓窮苦，達於極點，可是現時復聖殿已煥然一新，堂奧輝煌，十分壯麗。孔林距顏廟約二里，汽車

可達，抵至聖林下車經過洙水橋卽達享殿，檜柏森森，遍地皆是，多爲千百年前物。由享殿再進數十步就到了孔子墓，墓高一丈五尺，碑鐫「大成至聖文宣王墓」八字，前有祭鼎，燭台等物，墓上雜草叢生，荒蕪不治，相傳占卜所用的「蓍草」，卽出此墓，現時當地也有出售。西邊爲子貢廬墓處，是孔子死後子貢守墓所在地，此外聖門賢弟子以及聖裔諸墓，分列各處，多至不可勝計。

孔林遊罷，時間纔上午十一時，汽車回到兗州用餐，時間綽有餘裕，我們本可到兗州鐵路賓館進膳，陳許二君主張入城一嘗北地風味，順便一看兗州的市政情况，我自然欣然贊同，可是大家都不知道飯館究在何處，胡亂的叫了幾輛人力車，吩咐他們拉到一家最好的飯館。進城不久，人力車停下，飯館是到了。可是進去一看，牛羊肉堆着了一桌，一陣陣的腥氣，令人不敢向邇，飯館的簡陋更不消說。當然我們是敬謝不敏的趕忙退出。信步前行，覺得兗州府的街市的繁盛，遠不及泰安，比了我們江蘇的一鎭還有遜色。但有一點特異的，便是在大街上居然有女子理髮，穿着粉紅旗袍的妙齡女子，那時正在輕舒雪腕，施展妙技，我們到看呆了。走了許久，依然沒有飯館，好容易在小弄裏找到一家，比較第一處雖好些，然而房屋矮小，桌椅積塵盈寸，汚穢正復相同。枵腹已久，勢難他圖，姑且坐下來再作計較，所幸這裏並非淸眞教門館，尙無牛羊肉的腥臭。公推許先生入廚指揮，總共點了五六只大菜，再加上鷄蛋饅首多件。在該館已經悉索敝賦，在我們還引爲未能滿足。說來可笑，飯館裏除了我們幾人以外，竟無他客。可巧門外有歌秦腔的，我們以銅元十枚的代價，請他們來奏演了半小時。不久，酒醬羅列，菜肴紛陳，風味之佳，竟大大的出乎我們意料之外。飯罷結算，我們估計至少總在四五元左右，豈知帳單所列，僅一元八角三分，大家面面相覷，暗暗稱奇。這和泰山旅舍的宿費一角，同爲此次北行可紀念的異事。許先生特地將帳單珍藏起來，預備歸示戚友。誠然，在我們是所費無幾，然而老闆以至於堂倌，得着這次意外的收入，却無不歡天喜地，恭送如儀，內地生活程度之低，經濟之窘，不難窺見一斑了。

兗州站有肥城桃出售，其實都是贋鼎，眞正的肥城桃，每只有碗口那麽大，而且產區極狹，產量不多，桃還沒有結實，早已被有力者預定一空，肥城桃的特點，是水分充盈，質味甜蜜，據說，吃肥城桃的人，祇消在桃上挑一小洞，就可用口吸出全部的汁液。兗州站所售的，雖非眞正的肥城桃，然而汁味之佳，已屬高出滬上所售者數倍。因此大家都買了些，大致國幣一角可買三只至四只，有一位先生，竟獨自買了二十元之多。

下午四時專車南行，抵徐州時，大家又下車爭購碭山梨，每元僅得十餘只，也是浦津路沿線的一種著名土產，京滬一帶，雖然也有

買處，可是價格較此大昂，並且很不容易覓到。車過徐州，已近午夜，至廿八日晨六時，方纔抵達滁州。

偉大奇特的龍池

滁州距南京約五十公里，快車一小時十五分卽達，大凡讀過歐陽文忠公的醉翁亭記，豐樂亭記兩篇名作的，沒有不知道滁州的，近年津浦鐵路努力宣揚古蹟，首都人士，利用休沐餘暇結伴來此遊覽的，爲數極夥。此次遊歷團共七十二人，預定了六十八輛人力車，四頂涼轎，沿着馬路向醉翁亭進發，約摸走了十里路，風景纔漸漸的幽秀起來，祇見一座石像，橫臥道旁，背上鐫着「一醉千秋」四字，爲新安潘寶謙所題。過此，就到了醉翁亭。亭前有薛老橋，橋下爲釀泉，一名讓泉。

在我們沒有到醉翁亭以前，理想之中，一定以爲所謂醉翁亭的，總是一座古色古香的憩亭，建築在蔚然深秀的琅琊山上。豈知事實與理想正是相反，醉翁亭的全部建築共有數十楹之多，現時醉翁亭故址是一所巨大的客廳，當然不是宋時智仙所造的本來面目了。整個的醉翁亭中，包括樓台亭閣四部，薛樓是紀念全椒薛慰農（時雨）觀察的，因爲薛公醵資重修醉翁豐樂二亭；所以以此來紀念他。樓上供有薛公畫像，旁有一聯：「羨伊太守眞名士，惟我先生亦醉翁。」語頗得體。覽餘台是一座堡壘式的建築，登台眺望，全亭勝蹟，盡入眼底。亭有三所，一爲意在亭，明萬曆間，郡守盧洪夏於此引水鑿池，凡九曲，可以流觴，現在庖丁洗滌碗盞，就利用此處。一爲梅亭，亭中古梅一株，題「花中巢許」四字。一爲影香亭，三面環水，疏影橫斜，暗香浮動，最宜在此品茗。憺歸閣一名馮公祠，取謝靈運「清輝能娛人，游子憺忘歸」之意，並紀念明太僕寺少卿馮若愚的。其餘建築尙多，不復贅述。

我們遊能醉翁亭，乘人力車前往琅琊寺，沿途林巒錯列，溪谷迴環，流泉琤琮，沁人心脾，恰合歐陽公「蔚然深秀」的名句。未幾，抵開化寺，額曰「勅建開化律寺」，寺創於中唐，重修於明萬曆，再修於嘉慶，屢廢屢興，已歷盡滄桑之變，近年寺僧達修，迭加修繕，寺宇已煥然重光，新建的大雄寶殿，莊嚴燦爛，更爲琅琊山生色不少。殿旁爲明月觀，觀前有明月池，池如月，一橋跨之。由大雄寶殿旁的石級登山，有樓數楹，名曰藏經樓，中庋大藏經多部，是考試院長戴季陶所贈，中間一額曰「回頭到彼岸」也是戴院長所書。下樓循崖訪雪鴻洞，無樑殿。殿頂無樑，建築古樸，三穹一廊，很像羅馬古寺，大概是唐以前的作品。其餘勝蹟，尙有三友亭，濯纓泉，歸雲洞，石上松，祇園諸地，花木清幽，各擅勝場。

開化寺裏也有素餐可以供客，可是蔬食究竟不甚可口，因爲時

間還早我們決意回到醉翁亭大廳去進膳。旨酒佳肴，大家酣然暢飲得十分痛快，也可算是得醉翁之遺意了。琅琊山出產的菊花很有名，每盒一角，又有菊枕，每只二角。蘇東坡書的醉翁亭記和豐樂亭記，都有出售，但內部殘缺甚多，已非全文。據傳說當時歐陽文忠公記成，遠近爭傳，疲於摹打，寺庫有氈，打碑用盡，竟取僧室臥氈應用，歐文蘇字，自是雙絕，當時已然，無怪後人珍賞如此。現時搨本每份約值三角。

出醉翁亭由間道披荊斬棘而到了龍池，龍池的四週，盡是一片荒野，池中有五根巨大的石柱，六角形，四隅稍高，好似是一座高樓的石礎。池左有洞，黝黑莫測。緣木梯而下，可至池底，池中蔓草叢生，水量很微，全部建築極覺偉大奇特，當時工程之巨，可見一斑。這座龍池的歷史已不可考。俗傳是馬皇后的梳粧台，自不足信，大致為明太祖求雨時所建的祭壇。因為明太祖曾經到過柏子潭求雨，此池在柏子潭上，或係那時所建。總之，我們在荒煙蔓草的原野上看到這種偉大的古蹟，當然猜定是帝制時代的御用物，僅就五根石柱而言，已覺奇偉驚人不同凡響了。

由龍池到豐樂亭約一里，歐公文內所指的「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確是描寫該亭所在地的妙句。豐樂亭共有屋三楹，實際上並無一亭，物換星移，舊觀已改，徒供後人憑弔而已。亭前有紫薇泉，歐文所云「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的，殆即指此。豐樂亭遊覽既已告畢，滁州的勝蹟至此也告一段落。我們回到車站，專車於七時到了浦口，渡江轉乘京滬路夜車，於廿九日上午七時返滬，全部遊程至此結束。

值得提出的幾件事

這次遊覽歸來，覺得有幾件事是值得鄭重提出，兼作本文結語的：第一是京滬及津浦兩路對於遊歷團沿途備極優待，各人都感到十二分的滿意。略事點綴，第二是中國旅行社此次承辦遊歷團的餐務，取價極廉，而中西菜肴豐美可口，很予遊客們良好的印象。第三是五日內天氣始終晴和，除了泰山絕頂上的一陣暴雨以外，其餘絕未遇着風雨。在這樣天時地利人和之中，完成了這次美滿的全費旅行！

從嶗山到泰山

朱超然

（一）告別了上海

記者對於旅行，極感興趣，祇以缺乏機會久困滬濱，足跡未及大江以北頗以為憾，此次適有機會，方告成行，按照預定計劃，先由海道赴青便登嶗山一遊，即轉陸路搭膠濟車抵濟南再至泰安一覽東嶽泰山壯觀然後過京南下返滬。

是日上午六時起身，九時半離家出發，十時半抵輪，不一會兒，輪上鑼聲大鳴，知道船將啓行，十一時輪動離岸，一時岸上送客揮巾高呼，五色綵條繞着輪舷，長長牽連着碼頭，終於紙條裂斷，在熱烈的歡呼中，滿船的人兒與滬濱告別。

（二）欣賞海的偉大

現在我是在大海之中，舉目所及，除了海水連着白雲外，再也找不出第三種物件，就是帆船或其他的海輪，數小時內也覓不見一艘。

記者乘着空閒檢視輪中設備，覺得這艘載重二千噸的日輪，其富麗堂皇，整潔完備，確為以前國輪所不及，以速率而論，亦難與比，而輪中一切應用物品，即小至肥皂火柴，無一不是他們本國貨，其愛用國貨程度之深，實屬令人欽佩。

輪中頭等艙吸烟室有一航行地圖，圖為顯示該輪之航綫，製成模型式樣，有一木製小船，通以電流，能自動標示該輪之行踪，走過多少海里，離目的地還有多少遠，可一望而知，好像上電梯上的指針一般，電梯在幾樓，牠就指在幾樓，等到輪抵青島，那模型小船也到了地圖上的青島，這種設備，頗得乘客歡迎。

青島水族波游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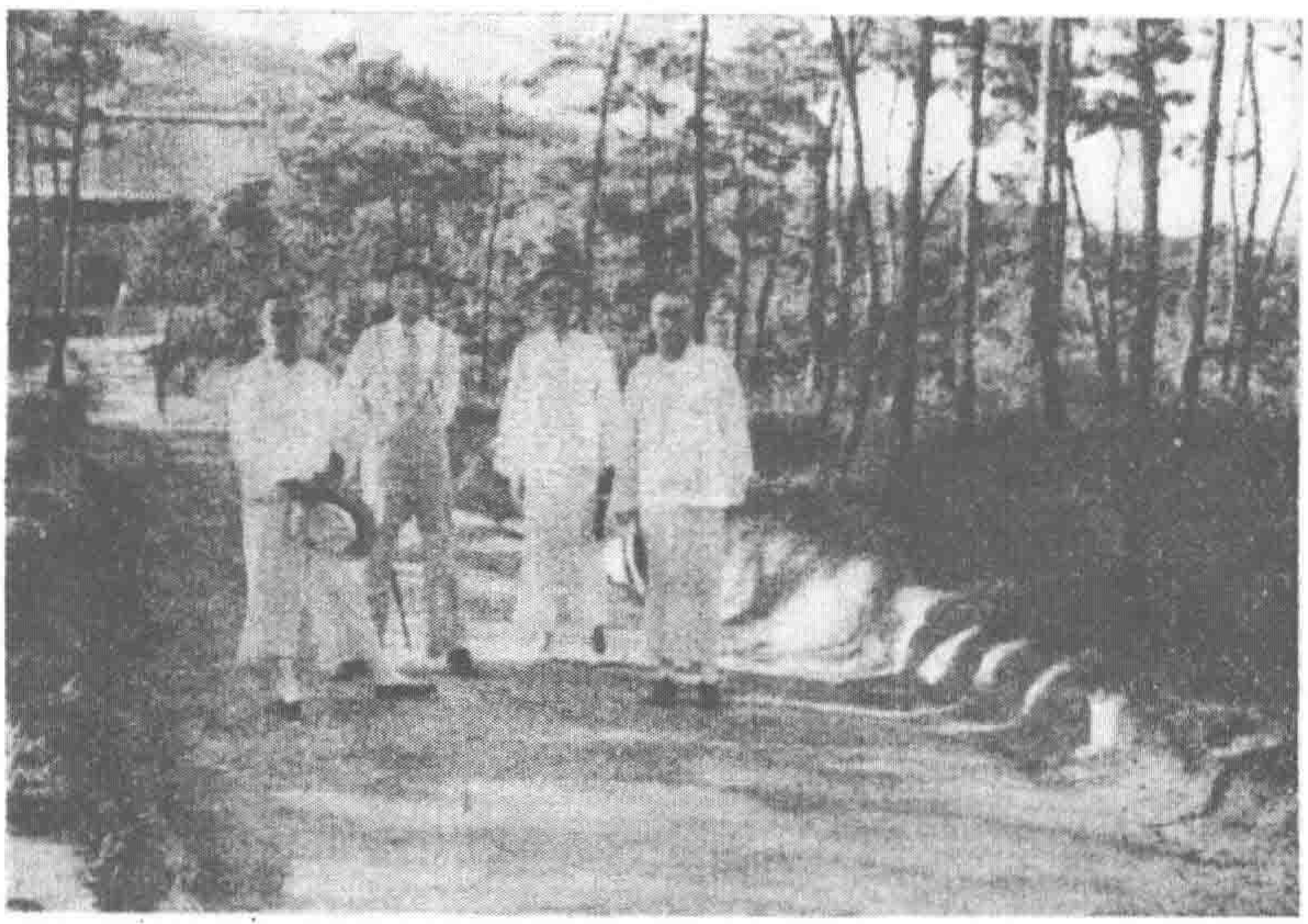


（三）嘗着一些風浪

記者因爲沒有經過重洋所以對於海中風浪滋味，祇是有所聽說，而未曾親身嘗到，所以不信到國外去的船客，有五六天不起身，終日嘔吐，手足不能動彈，現在我乘在船上居然也受到一些小風浪，在初航的時候，風平浪靜，船身平穩，一些也不覺得怎麽，到了夜間，船已稍有輕微折動，睡在牀上，終是不慣，難入睡鄉，而心胸之間，覺得也有一些不舒，到了翌晨四五時，似更利害，幸而記者倒沒有發生問題，像這樣的沿海旅行，已經如此，何況遠涉重洋，當然所說是可能的，所以這話確是事實。

清晨六時，記者已不能再睡，起身行至船舷，探視早晨的海空，那是烏雲蔽天，籠罩着茫茫大海，滔滔白浪，奔騰水聲，舉目不見一物，那時不禁自說海眞是可怕呀！

至七時出艙一望，忽然雲收霧散，旭日東升，似在海中躍出，萬道光芒，照耀着碧澄海水，交織成異樣的美感。



青島湛山寺前門角道

下午二時二十分青島丸已停泊在青市第二碼頭，戴着紅帽子的脚夫紛紛上輪，把每件行李緊着一塊有號碼的銅牌，再給物主，旅客一塊同號的銅牌，客人就可自由登岸，憑那號牌，可向膠海關依次領取行李，絕不會有錯誤或遺失，那種辦法，確是値得提倡的。

（四）公園化的青島市

「青島」這個美麗的地方，誰都對她有好感，整個的都市如在一個偉大的公園裏，所以有人說：「青島是東方的瑞士」，記者登岸之後，隨至青島市立女中暫住，所有行李也未經檢查，痲煩十分興幸。

青市的建設成績，的確値得欽佩，滙泉海水浴場，市民大禮堂，棧橋迴瀾閣，平民住所，平民學校，海軍船塢，市立醫院，救濟院，海濱公園，水族館，第一公園，市體育場，太平角公園，湛山寺，湛山高爾夫球場，李村農



青島水族波及海濱公園一部份

場，鄉村建設辦事處等都是新的建設，加以青山綠水，環境幽雅，氣候涼爽，四時咸宜，而花樹果木之多，尤爲特色，紅樓綠蔭，相映成趣，織成一個天然的大公園。

青市的道路整潔，和山上的公路平坦，較之上海特區亦有過之，蓋青市多山，馬路並不全都平坦，依着山勢突起凹下，建築成橋樑式的形狀，像上海蘇州路各橋樑的，在每一條路上可見到汽車走在上面也頗平穩，不過人力車比較不易拉上，而最好的，就是平行的路很多，一條築在山上，一條在平地，這樣可把兩路各指定爲單程馬路，一面專向東，一面專向西，故車馬碰撞，很少遇見的。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記者旅青六天，街市或山上，始終未見一個乞丐索錢，此點市政當局辦理之完善，實爲國內任何都市所不及。

當晚，青島市長沈鴻烈，特在迎賓館宴請記者，迎賓館的莊嚴宏偉，富麗堂皇，即上海市政府新廈，亦所不及，據說迎賓館原爲德國海軍提督駐節之所。當時德人以五百萬馬克建築是樓，內部設備，美輪美奐，高閣臨雲，氣象萬千，雖然已有數十年歷史，但其式樣陳設還是挺摩登時代化的。

翌日分遊匯泉海水浴場，海濱公園，水族館，第一公園，太

平公園等浴場離市不遠，海水碧綠，設備週到，海濱公園，曲折綺麗，景色幽雅，第一公園花樹成林，太平公園松柏夾道，上海的各公園都不能和她比，且進出自由，絕不取費，完全平民化。

水族館即在海濱公園，為中央研究院海洋研究所主建，所列各種魚類，珍奇神怪，均為生平僅見，內部佈置，一如海景，使魚兒優遊逍遙，和在海裏一樣，不致有死亡之虞，除了所列活魚外，其他各色標本模型搜羅宏富，殊有一觀價值。

（四）異國情調的濃厚

處身青島，大有身處國外的樣兒，一個初到青市者，都有這樣的感覺。

青島雖是我們中國的一個都市，但是她好比一個遺失的孩子，到長大後，才找回到她的老家，所以一切舉動，已和她的本家大不相同了。

青島是從經日耳曼民族的德人主管後，把一個荒山漁村建設不遺餘力，成為熱鬧的都市，避暑的聖地，後來又經日本一度把佔，經許多艱難手續，居然我國收回，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幸而我們收回之後，繼續努力經營，推進鄉區建設，到現在能夠成為全國模範，青市當局，可說無愧於市民矣。

不過青市的主權，是在我們的手了，可是德人，日人的潛勢力，還是不可輕視，你看市上的一切形式，整個眼光看來，充滿着異國情調，店鋪房屋，中國舊式的建築，這兒是甚難找到的，馬路工程，還是保留着德國的遺風，滙泉的德國廢壘，歐的斯的德國炮道，還是遺留着侵略者的殘跡，永遠給青島人的一種深刻紀念。

酒樓舞場娛樂場所，大半的是德日俄三國人所經營，最著名的青島咖啡館，就是一例，裏面附設着不備舞女之高尚舞場，客人也是外人居多，一到華燈初上，都挾着女伴，婆娑起舞，在這兒簡直是置身異國了。


同游者在大嶗觀前攝影

青島是避暑的聖地，所以在盛暑的炎夏中中外的男女很多穿了猶如裸體的游泳衣，堂而皇之在街上携手同行，有時在舞場跳舞咖啡館座談，毫不爲奇的，這些在別地方是看不見的，雖然青市當局也有禁止的公示，但事實上也視同具文吧了。

（五）東海勝景嶗山

嶗山離青市約五十公里，三十年前的嶗山是一個無人顧問的荒山，那時山峯壁削登山極爲困難，所以當地鄉人叫牠爲勞山表示登那山頭是十分勞苦的，可是十年以來經青市當局的努力建設開闢風景，貫通公路，便利交通，於是一躍列爲我國名山勝景之一，而把名稱也更爲嶗山。

記者應趙晉卿林康侯等之約，是日同乘自備汽車前往，登車二小時，一路經青市鄉區滄口李村等阡陌縱橫，田禾充實，路坦樹茂，景色甚佳，抵山蜿蜒盤旋而上。祇見岩石突兀，莊嚴峻峭，公路之邊，即爲深溪，泉聲潺潺，清流紆細，令人心曠神怡，先抵「大嶗觀」，我們下車進內，該觀雖亦爲嶗山勝景之一，但記者視之實爲一甚小之道廟，有道士數人正在午餐，年事均長，叩之均在七八十歲以上，足見久居高山得山氣之清秀，實爲養生妙法，出大嶗觀，對面爲一外人開設之旅店，範圍雖不廣，而陳設佈置，不亞於都市間之旅舍，我們在裏邊稍事休息，並呼侍者煮茶一壺，坐談半小時，結果侍者開帳茶費達一元五角之鉅，在這崇山峻嶺之間，外人的經濟侵略還不放鬆，而國人反視若無睹，絕無與之競爭，良可感嘆！

泰山遠望南天門



嶗山本是道教的大本營，所以山上的廟觀，大都是道士佔有的，如上淸宮，華巖庵，太平宮，蔚竹庵，華樓宮，遇眞觀等都是道觀。

從大嶗觀至北九水這一段的山路，景色最佳，在三四年前，還是羊腸山道，遊客祇能步行或坐轎，但是現經在青島市府努力建設，廣闢公路，路基用整塊巨石甃出，路邊平坦沿溪前進，路邊每隔五尺豎一石條，以防車行危險，設備格爲週到，一路山徑曲折，有時削壁千有，仍時怪石突出，如獅子峯，駱駝頭，都是那巨石的象形，柳暗花明，蔚爲奇觀。

「北九水」相傳山頂的水到此曲折九囘流入深壑，這裏有一片平地，綠樹成蔭，氣候涼快，北九水大飯店就設在此

我們在北九水飯店進餐，盤桓半小時，乃至「魚鱗瀑」沿途路面險狹，山景更妙，迨近魚鱗瀑半里，已聞瀑聲轟轟，如雷灌耳，至則匹練而下，高可循丈，一瀉千里，水勢湍急，蔚爲奇觀。

是後棄車步行，攀登嶗山之頂，俯望全山，一覽無遺，青市城區，隱約在目，雲氣變幻，山色嵐光，嶗頂高出海面三千五百尺，俗說「泰山雖高不及東海嶗」故登臨嶗頂，大有飄然登仙之概。

此外名勝尚多，如白雲洞，明霞洞，以及各道觀等，惟全欲攬勝探幽，非三四日不可，記者以限於時間，不得不賦歸去，一路下山，經海岸大道，兩旁綠槐夾道，車行其間，覽風物之佳妙，如在異國，抵青已萬家燈火，時已七下。

九時許赴車站，承趙君等至車站送行，十時車開，於依戀不捨之中與美麗的青島宣告再會。

（六）濟南漢代石刻

在膠濟路上過了一夜，翌晨八時，已經到了濟南，照預定的計劃，到了濟南，擬與膠濟鐵路管理局車務處六年未見之老友張君一晤，至十時半即擬乘津浦車赴泰安遊覽泰山，以便當日遊畢，搭夜車南下，可是到了膠路車務處因爲時間太早，未到辦公時間，後來設法找到了他的家裏，我們多年不晤，一見很是歡喜，我說要十時半就走，但是他堅決的挽留，要我在濟南盤玩一天，觀光濟南名勝，可改在下午八時半離濟赴泰，因爲情不可却，就聽他引導，分別遊覽圖書館。山東省立圖書館裏面所藏的漢代畫像石刻，是我國珍貴古物之一種，都爲山東各縣古墓中掘出，距今已二千餘年，頗有價值，省立圖書館址以前本是一個私人花園，名叫暨園，園內風景甚佳，花卉尤多，亭台樓閣佈置適宜，該館除普通閱書室等有總理紀念室，古物美術展覽室等，有一「羅泉樓」即爲專藏漢代畫像石刻之地，所有畫像刻在石牌，大都爲人像及碑記，每碑標明出處，如肥城，維縣，滕縣，均有掘出，富有古色氣象，最鉅之一碑占滿全壁，館外卽爲大明湖，有荷池甚大，時正紅白荷花盛開，清麗異常，中山

公園位於城內，園內多古柏，建有「五三紀念亭」，即爲紀念蔡公時烈士殉難之意。園中建設不佳，遊人稀少，較之青島，不可同日而語。承張君邀赴午宴後，因天氣炎熱，不耐他往，乃至濟市最大之浴室洗浴，以消遣二三小時之炎熱時間，擬於四時後天稍涼快再至趵突泉、黑虎泉等觀覽。浴室爲「新池」，男女均備（濟市浴堂均設女浴室）規模之大，在上海亦所未見，上下三層，和上海的大旅館一樣，每室或一人，或二三人合一室，即二三等已用洋磁白色浴盆，價亦不貴。八時半開車，十時五十分已抵泰安車站。

（七）雄冠五嶽的泰山

車抵泰安，津浦路泰安賓館（即鐵路旅館）招待員即導引至該館下榻一宵，該館現爲中國旅行社承辦，設備殊爲新式，爲泰安首屈一指之旅館，價亦低廉，中等房間每天一元餘。而遊覽泰山坐轎等均可代辦，不致被轎夫大敲竹槓。翌晨六時起身，進早點後，七時出發，恐山上氣候寒冷，特帶寒衣及毛巾被等。坐轎爲椅式，而以棕繩結爲坐身，上覆帆布作墊，並撐布蓬，以蔽陽光。轎行半小時，忽天氣陰暗，勢將下雨，記者深恐下雨山遊或將不成，如再延期，亦爲時間所不許，故中心亟望速晴。轎夫則謂不妨；迨登泰山第一重門戶「岱宗坊」，已下大雨，祇得下轎進鄉人家避雨，鄉人甚客氣，一老者已七十餘歲，問長道短，不覺半小時已過，幸雨漸止，轎夫乃冒雨而行，一路經白鶴泉，上有玉皇閣，有清乾隆時道士孫眞人遺蛻肉身，記者曾下轎一觀，再前過一天門，此處有一牌坊，上題「孔子登臨處」，至紅門宮，進小洞天，漸入佳境，沿崖多爲青翠柏樹，時雨亦止，雨後山景反呈清秀，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可謂此時寫景；再前過萬仙樓，黃瓦紅牆，人行其下，始入隧道，至斗母宮，宮門有一對聯「神光逼牛斗，雲氣護龍泉。」斗母宮內有尼姑，在清時以艷麗稱，陳設奢豪，可留貴客，但記者入內一觀，見宮屋破陋，尼姑四人，正在早餐，全爲山東姑娘，一片土氣，絕無艷麗可言，前爲高老橋水簾洞，祇見巨瀑暴瀉，盤石激盪，千脈爭流，蔚爲奇觀，此處下轎離大路東折，越一小溪，至經石峪，有巨石廣可二畝，全爲整塊，石上刻有全部金剛經隸書，字大如斗，飛瀑即在字面流過，聲如雷響，萬籟俱怒，折回原路上升過歇馬崖經柏洞，乃至迴馬嶺，有總理奉安紀念碑一座，這裏路道漸狹，如果騎馬已不能再上，故稱「歇馬崖」及「迴馬嶺」，不過在上月裏因爲泰山極頂山洪突發，洪水急流，竟把山石大部冲下「迴馬嶺」石牌樓亦被冲毀倒坍，所以走到這裏，前面亂石擋路，整塊的巨石堆疊着山道（聽說亂石冲下曾壓死二人）於是下轎步行，設法爬過，及至中天門，到這裏泰山的全程，已去了一半，有一牌坊並一小廟，在廟下俯視泰安縣城，一目瞭然，汶河（在泰安城外）好像一條帶子，以上海而比，差不多登在

靜安寺路廿二層樓國際大飯店屋頂望着大上海一樣。

（八）山頂雲海壯觀

過中天門後山景更佳，飛瀑流泉，觸目皆是度雲步橋橋旁硃紅欄桿，瀑水如瀉珠，所題石碑甚多，如「雲泉飛瀑」「澄清宇宙」中委邵元冲亦題有「籥雲天衢」，以記者眼光而論，這裏的景色爲全山之冠；過橋見飛來石，相傳爲明朝萬歷三十一年夏間，此石自山頂飛墜於此，在五大夫松下小歇，五大夫松相傳爲秦始皇遊山至此遇雨，遂在松下避雨，因賜封爲五大夫今此松祇有三株，爲明萬歷時補種，再上經松山卽登南天門。

泰山樹木最多松柏，前山多爲柏樹，過中天門後卽多松樹，南天門爲泰山要隘，削壁千仞兩崖奇松排立，怪石突出白雲蘊帶出沒無定，抑視其上高插雲霄，盤道石級連續多至七百餘級，（較之南京中山陵石級加多三倍，）此時轎夫拾級而上，汗流夾背，狀甚乏力，設或失足墜下，則記者與兩轎夫均將不救，危險之至，幸輿夫經驗充足，攀登而上，如履平地，下午二時始達此間。

南天門有一石坊，上書「南天門」三字，兩旁對聯爲「門闢九霄仰步三天勝蹟，階崇萬級俯臨千嶂奇觀」登門遠眺，重山峻嶺，都像青蛙一般蹲伏着，天空地闊，白雲像水蒸氣一般自下噴上，氣候涼快，心情神爽（但並不十分寒冷，約合華氏七十度，所帶衣被均未用。）

過南天門後，轎子已不能再上，及由轎夫引導再上碧霞宮，殿宇宏壯，所覆之瓦均爲銅製及鐵質，爲山頂最偉大之建築，聞係宋朝眞宗所建，復北上卽登玉皇頂，爲泰山最高峯，有廟供奉玉皇大帝，上天下地，雲生足下，四望大空，如在雲海之中，此情此景，實難描說，廟內有無字碑，爲秦始皇所立，碑高而大，平滑如鏡，並無一字，不知何所用意，左有孔子廟，傳稱「孔子小天下處」此外有日觀峯，月觀峯，天明時在此觀日出，爲畢生難得機會，與日觀峯相連者，有捨身崖，仙人橋，弓背石，丈人峯等，三面陡削，絕無尾徑，中有石突起數丈，俯下一望，千丈深壑，危險不堪名狀，而一般愚民，謂之仙台，視爲神聖，每有踴躍一跳，而捨身深壑者，慘酷不堪想像，故名之曰「捨身台」。

（九）日觀峯氣象台

泰山極頂玉皇頂東，國立中央研究院在此建有「日觀峯氣象台」一所，佔地一畝，建築新式，於廿四年六月廿六日由蔡元培奠基，因山頂工程艱難，至本年七月方成，建築費三萬五千元，屋凡二層，較之玉皇頂尤高，記者因乘此難得機會，前往參觀，承該所職員殷勤指導參觀各部，並告一切，據說該所是屬於南京北極閣中央氣象台，所址高出海面一千五百四十二公尺，內部設備，有日照計，

測崇桿，雨量計，自動計雨表，溫度表，自動溫度計，自動氣壓表，風速度表，每日平均溫度計，及最高最低自動溫度表等，均爲最新式，每日均有記錄與南京通報，是時正下午二時四十分該處溫度爲華氏六十三度半。

下午三時回抵南天門，下山轎行較便，且休息甚少，故速率甚快，二小時已抵平原，因時間尙早，再至岱廟一觀。

（十）岱廟偉大壁畫

泰山爲神州東嶽，歷代帝王，視爲神聖之山，故尊爲五嶽之冠，足爲世界之勝景。泰安之岱廟，卽爲皇帝勅建之廟，用以祭祀泰山神靈，廟址規模偉大，石龜碑刻，多至數十，殿宇宏麗，古柏唐槐，均在二千年以上，大殿內有巨幅壁畫，爲全國聞名之偉大藝術，所畫爲歷代帝王，大臣到泰山祭祀驛鑾情形，將校士兵，車馬宮衞，神彩翊翊，歷歷給明，惜因年代久遠牆片已有剝蝕，但大致尙清晰，殿內尙有銅佛神像十餘尊，或跪或立，銅色燿燦，古色古香，殿外生鐵香爐及化紙灰缸，均硯大無朋，標明爲明萬歷元年九月所造，並有「五三紀念碑」一座，碑上標明『民國十七年山東全省民衆建立』六時許轎歸津浦鐵路賓館，轎費計洋三元四角，是夜十一時卽乘津浦車離濟南下，至翌日下午五時始抵浦口，渡江入京，先至下關車站，將行李寄存，然後入城，於十一時始搭京滬夜快車返滬。

總計此行不足旬日，行程達二千五百公里，所歷之處凡八，均爲名勝佳地，加以初次光臨，與味更佳，青島嶗山，泰安泰山，尤感滿意，惟因時間關係不能再便道一觀，華北平津及曲阜孔林，是爲憾事，但他日機會，當不難再得也。

清潔市都

近者英國利物浦市長海爾，考察各國市政歸國，據其語人，世界各國最清潔之都市，如以人口多寡比例言之，則紐約實爲首選，並謂如以紐約之市街與倫敦及其他各大都市比較，絕無可以疵議之點，紐約市長拉加迭亞之功績，殊足令人景佩云。

女付贍養

美國沙迪別克夫人業醫，專治瘤症，有聲於時，比與其夫忽告反目，勃谿之餘，夫人乃狀請法院准予離異。沙迪別克近方失業，自不願宣告仳離，案經法院再四研訊，決定准予離婚，惟夫人應付伊夫贍養金每週五元，直至伊夫得業爲止。自此案判決後，紐約法律界咸引爲異事，蓋向例男女離婚，均由男子付給女子贍養費若干，至由女子付贍養費於男子，尙係破題兒第一遭也。

夫人當庭聲明不服，謂以女子而贍養男子，實爲莫大之恥辱，惟法官之意，則以贍養一節，視彼此之境遇而定，初無性別之規定也。

富女豪情

世界最富女子美國人陶利絲端克，前此曾偕其藁砧克郎威爾漫遊世界各地，近已倦遊返國。據女士語人，世界上任何樂土，終不及其故居之爲安適云。按女士爲已故美國烟葉巨商詹姆端克之獨女，詹姆故世後，卽由伊爲合法承繼人，襲有此項遺產，其住宅在沙美威爾邸第之雄，有如宮禁，佔地多至二千三百畝，有僕十一人，原有之大石廄已經改爲汽車間，置有最新式之汽車多輛，宅內附設長百呎闊六十呎之游泳池一，又有室內網球場，大廳之內，可以放映電影，日常護衛森嚴，常川有警士乘坐機器脚踏車巡視宅外，以防綁匪焉。

閒話蘭州

徐快公

西蘭路上，五天長途汽車的顛頓，也夠受了，總算有伴侶的好處，不少苦痛的受用，用着詼諧態度來處之，倒也嘻嘻哈哈地過了去，現在到了蘭州，差不多過了一個月的生活，想找上一些蘭州情況來說上一說，那末飲水思源，也得把西蘭路上的景況，敷陳一下。

對！對先生！這一個對字，是陝甘一帶的習慣語，牠發聲非常沈着而恭敬，往往心裏頭煞是不滿意，聽到他一聲聲的對，總給你把不滿意的地方，消去一半，如其你喝着鹹味的水而罵着他們，打着你的官話，說，你這水配給人喝的麽？只配給畜生喝吧！他逐恭恭敬敬的答話着，對！對！假如你打着你的官話，說上了一大篇，想支使他，或訊問他一些事情，他根本一句話也沒弄清楚，但是他總莫明其妙的向着你，滿口說着，對！對！我的伴侶曹先生，他是一口純粹的溫州官話，連我有時也對不上，但是一路上給人家對得昏昏沉沉，直到現在還對着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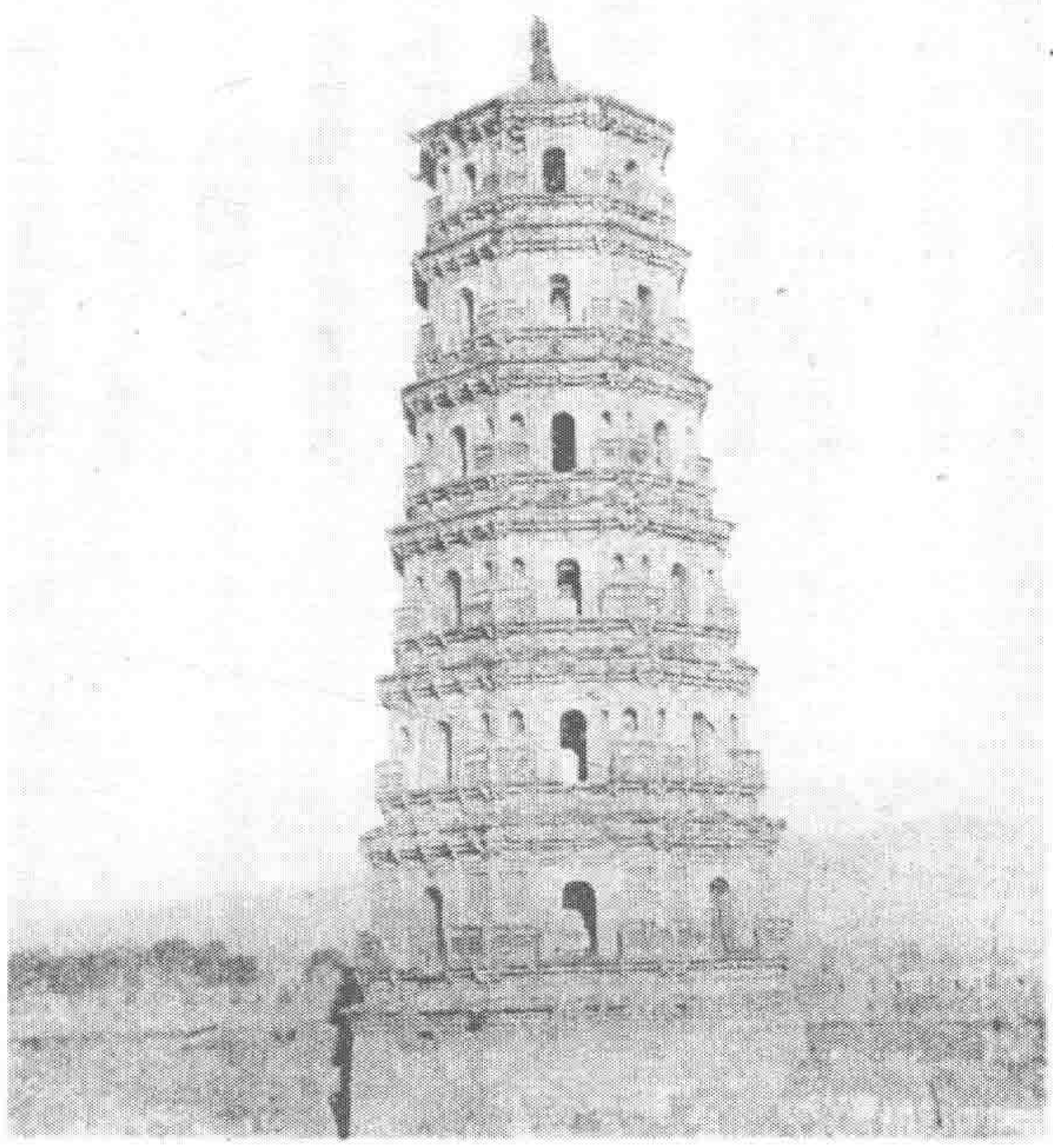
下了隴海路車，在西安病倒了一天，那逐虧了曹先生，他那溫和而帶有特質的人，逐實行其長盡了一天看護責任，他又忙着改裝行李，忙着寫太太的家信，流果兩人祇上街去吃一次飯，其外甚麽也不去看一看，可算得虛渡了長安，也是他的口采倒霉，在着隴海路上，他閒

平涼城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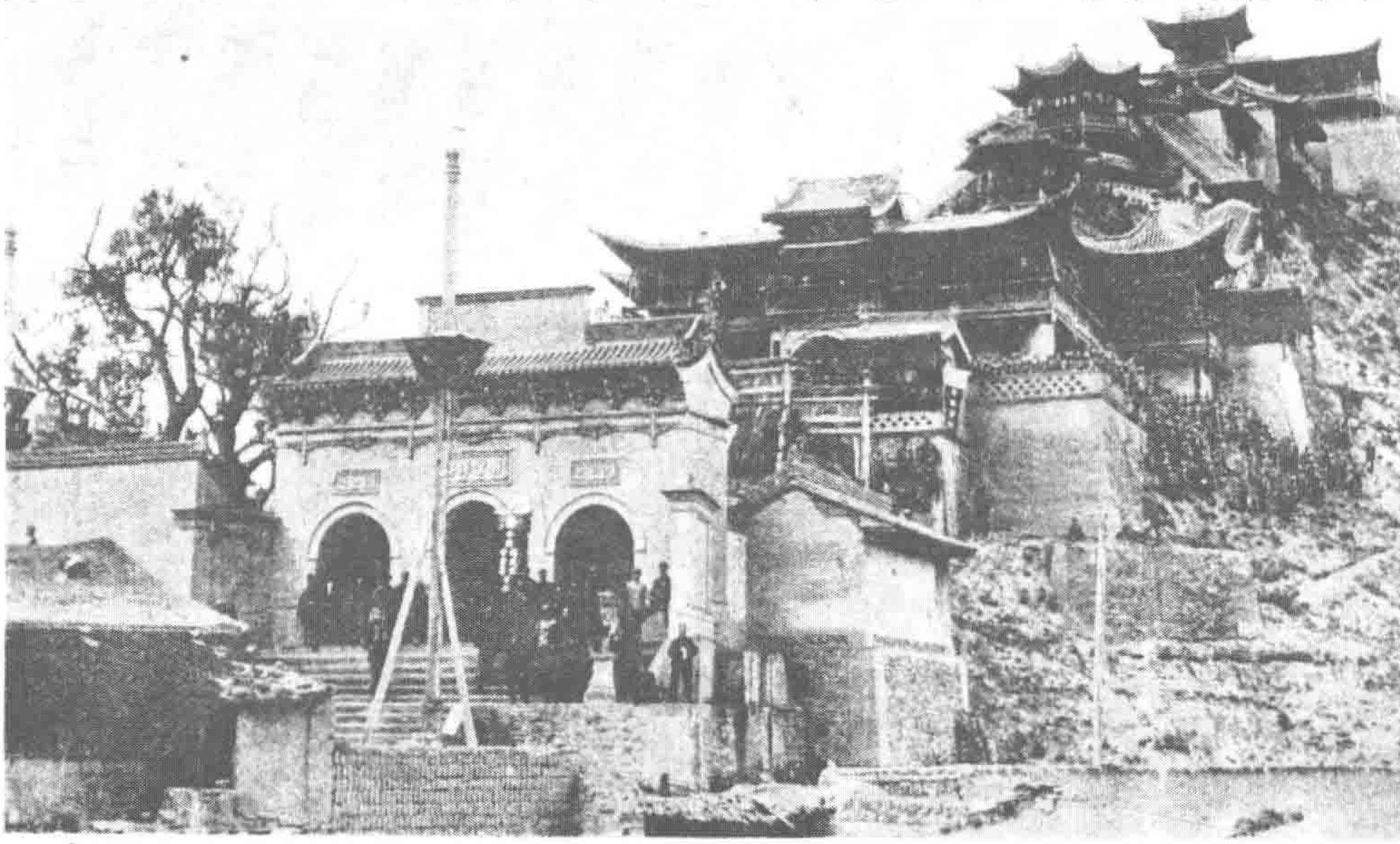
得沒甚可說，對着我道，長安居大不易，你去嚐着吧！我遂實行其居，居上一整天，寸步也沒移動，可是他也沒甚便宜，一仝居了起來做着伴房娘子了。

整夜的頭疼發燒，第二天的車行，自顧未必可能實踐，不意到了次朝，居然可勝支持。遂在晨光曦微的中間，上了車站，這條西蘭公路是國營的，寫出牠的全銜，可着實長，是全國經濟委員會西北國營公路管理局，西蘭這條路綫，是從西安到蘭州，全路共長七百五十三公里，上蘭州除了公路局的車子外，尚有軍用車郵車，有時也可通融坐一下，可是位置高了，坐上有些不穩，（因為須坐在貨物上面）老百姓們還是客車安靜一些了，車票的價是二十六元三角五分，但是我們兩人的行李，除着各人手上提着一個小箱，餘外是兩個衣箱，合併打着一個舖蓋，經過過磅先生一秤，劃上一道符號，遂化了十八塊大洋，這件事，我們在西安早知道了，所以把一些不大合用的東西拋了外，有一些狗都不喫的破紙爛扎，盡收拾在兩個手箱內，自己負着，其實却是錯過了機會，我的陳年宿屁，從來也沒有還上一個價錢，果然經過磅先生磅上一下，多少總可以記上一個價格，假使有人顧問，不是可以提出了標準呀？



平涼東門磚塔

公路的客車，很是宏整，仝江浙方面的公路車樣子相仝，一部車坐二十位客，是分着四列坐的，一排是五個人，連走道上豎起的位子在內了，那末一個人的地位，遂得計算一下吧？車子的寬度，不過七公尺奇，用來一除，一個客的佔量不過一公尺六，第一天我坐在第一列，那時候我還沒有瘦咧，加上一件厚厚的大衣，低頭一估量，至少佔上兩公尺多，再鱉不攏了，不料陸續上來的四位，都是中州大漢，一位長大過一位，後面的座位都佔滿了，這四位大漢，齊向着第一排上一擠，擠着車窗的我，遂揪心着車廂，不要爆裂呀，車開了，人亦高了，受制



蘭州西郊之白雲觀

手橫的遂舒展手縱，五位先生的行列，不要說想左右轉動，連一起一坐都得喚着口令地齊起齊落，要不然，一人落了後，休想再擠得下去，整整一天榨床生活，可惜沒有鏡子照着，恐怕幾位胖子，都經車子改造了一下吧？曹先生是在我後一列正襟危坐，回過頭去問他可舒服？一句話提起了他的得意，他那瘦小身材，正合着汽車配置的，並且除他近旁坐着一位遼寧先生外，其他三位却是嬌小異性，我正沒好氣問他，他却嘻開了嘴看我說道，你們得看老天的便宜，多生上好些肥肉，亦該在這裏吃虧一下呀。

車上二十位客，除了我們兩人外，一位遼寧先生，一位西安後生，其餘却是一班戲角，五個男子十來位坤角，都是上蘭州的，曹先生上車的時候，以目示意，向我說道，惱人鶯燕，我亦笑回他道「自是天公憐跋涉，故敎春色伴征程」，初上車，誰都沒明白誰，至多看着他們一大批行頭樂器，下一個揣度，等坐上幾個鐘點，遼寧先生究竟是北方人，爽直一點，開始仝她們開了談刊，使我們亦明瞭了她們的行徑，她們是藝術家！我們遂不免私下裏下了一些藝色的品評，算不着傷德吧？可是結果還不止品評一下而已呀。

北方的公路，大半本著天然的車馬大道，開闢一些，路面上並沒舖着什麼，車子一開走，灰塵飛天，尤其跟在後面的，前車放着烟幕，牠一溜烟先走了，算來亦沒甚喫虧，跟着上來的儘得受用牠的烟屁了，車窗當然不能啓，那窗筐裏都像兀突泉一樣冒着烟灰，呼吸上時時覺着乾燥難受，鼻孔裏過一些時，便得用力去出灰，本來帶有一個水壺，曹先生在隴海路上，殉葬

了楊貴妃了,在車裏祇好咬着幾個帶皮梨兒勉强滋潤着了。

西行第一站是咸陽,車在站上停一下,旁邊竪着一塊咸陽古渡的石碑,渭水繞着旁岸流着,渡頭的貨物人畜擁擠得很,阿房宮是望不見,祇望到幾所士房宮吃了幾包珀琥糖,車就開了,不上半里,到了渭河的臨時橋畔,乘客須卸去一半,才得過渡,吾們幾位鬚眉人物,祇好忙碌一下,依次地下了車,跟着牠慢慢地過了那座木橋,人物車馬挨次地渡着,倒也覺得古趣盎然,遠遠望去,却像上了棧道,渭水這裏很淺,中流復多淤泥擁塞,所以這條士式的木橋很媽虎地建造着。

從西安起程,行了八十公里,到了乾縣,時候已過午,車子停到站上,大家一齊下來打尖,車站門口放着一張板木桌,幾條櫈子,她們都向院子裏去找屋子了,我和曹先生遂在那條櫈上一坐,那軍隊伙夫式的夥居,問要不要洗一回臉,自然想着的!但是等他倒上水來,盆裏頭放上一塊大概用了十幾年的毛巾,映着黃沈沈的水,顏色倒調和,可是不敢領教,粗粗地洗一下手,一把很摩登的茶壺,沏上一壺水來,這把壺的確是一把新式流行品,擺在這個地方,有些不相稱吧?一倒出他的茶來,不要講灰褐的顏色,遂是上面一層浮油已經教人作嘔,放着吧!伙居!去找一個飯館兒來!我總算到過北方的,勉强還對付得一些那飯館兒的來了,數着說有大米飯,遂教他炒一盤鷄蛋和一盤肉絲,再來一個榨菜湯,他是十八個對的下去了,一回兒揣了過來,自古道

蘭州之小西湖



二八一〇八四

眼不見爲淨，菜倒並不壞，遂借着那湯汁喫上一頓，算賬還不到七毛錢，喫喝過，預備上車了，可是那般司機的，忽然得到前去幾十里地方有土匪的消息，躊躇着不敢開走，自然旅途中的我們，免不了也有些揪心，身邊幾個錢，身外幾件衣服，都好丟的，衹有這一肩舖蓋却是丟不得，這是我們兩人私下的討論，眞的丟了，不要說路上挨着凍，恐怕上蘭州還是買不出來，那磚砌的土坑，再要加上一副木板被褥，恐怕不凍死亦得僵死，曹先生更偷偷掩掩的捲一疊鈔票在襪管裏，他當然自以爲很聰明，藏得很安全呀？聰明不過强盜，他要搜索的時個，第一先看到你底鞋襪，狠惡的，連你後庭亦得打揣一下，不是說笑，碰到過幸應的，你不妨去問一問，看我造了謠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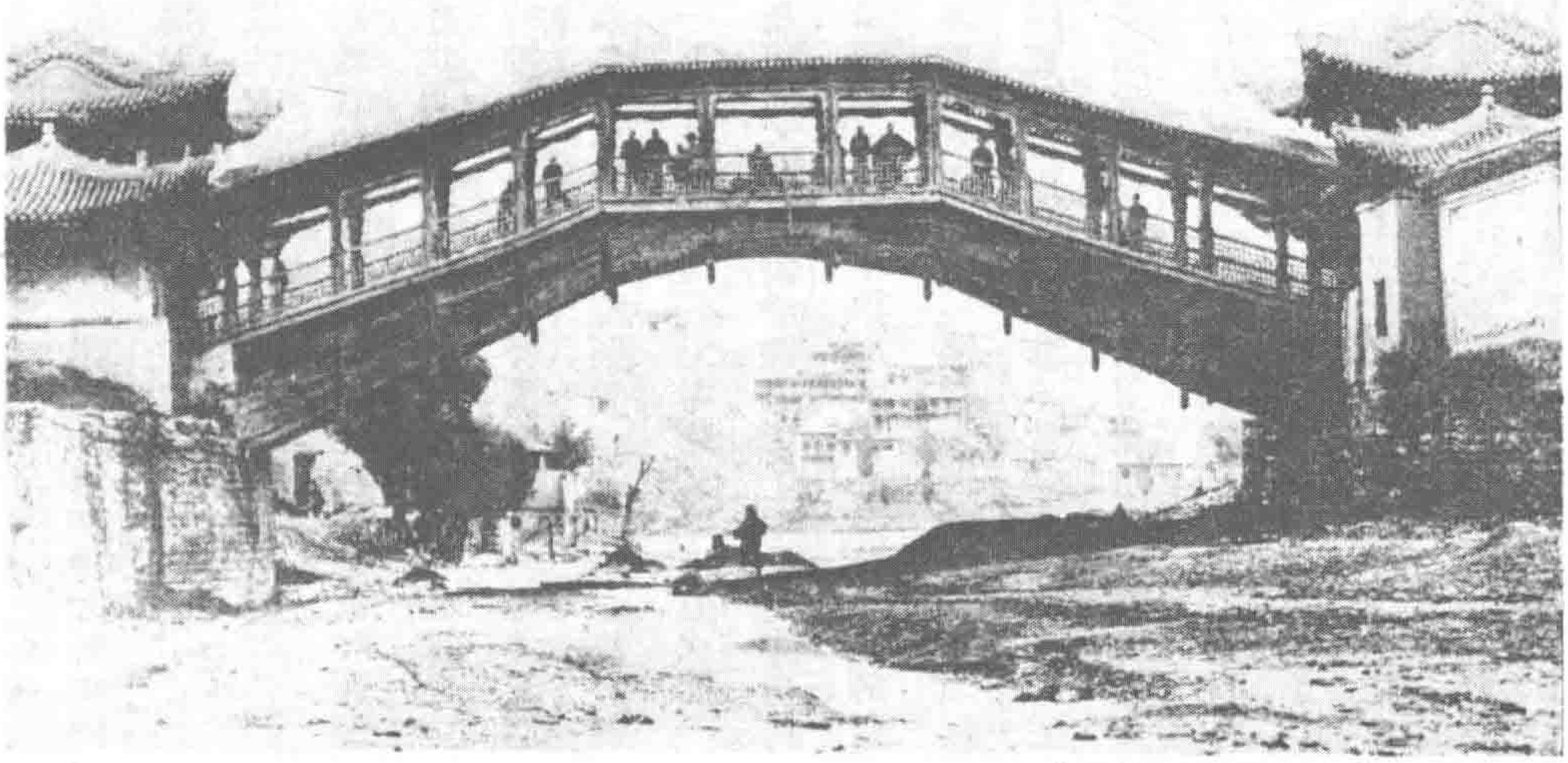
開車是誰都不敢主張，結果等到了十幾輛伴車內中好幾輛是第八師的軍用車，司機的胆壯了，乘亦放了心，衆口一聲的說開吧！幾位女藝員正交頭接耳地談着，不免有些慌吧？車開過了監軍鎭，而到了邠縣，一路鬼胎，方才放個乾淨，可說是雖然草木皆兵，幸而秋毫無犯。

邠縣去西安一百五十八公里，車站上設着旅館食堂，下車的第一要着，是先找屋子，我就得着該旅館的第一號房間，曹先生斯文條理的下了車，進到屋子一看，衹有一個土坑，一張白木桌連櫈子亦沒有一個，不禁老大縐着眉頭，我說，先生！將就着吧！這地方還算住得人的，過去儘有不是人住的哩呢！下去食堂裏吃過飯，茶房給我們點上一根臘，一天車上生活，榨床地獄，累得夠了，放倒頭遂着，次早醒來，曹君他早醒着，告訴我因爲沒有房

黃河上輪水入城之水車



二八一〇八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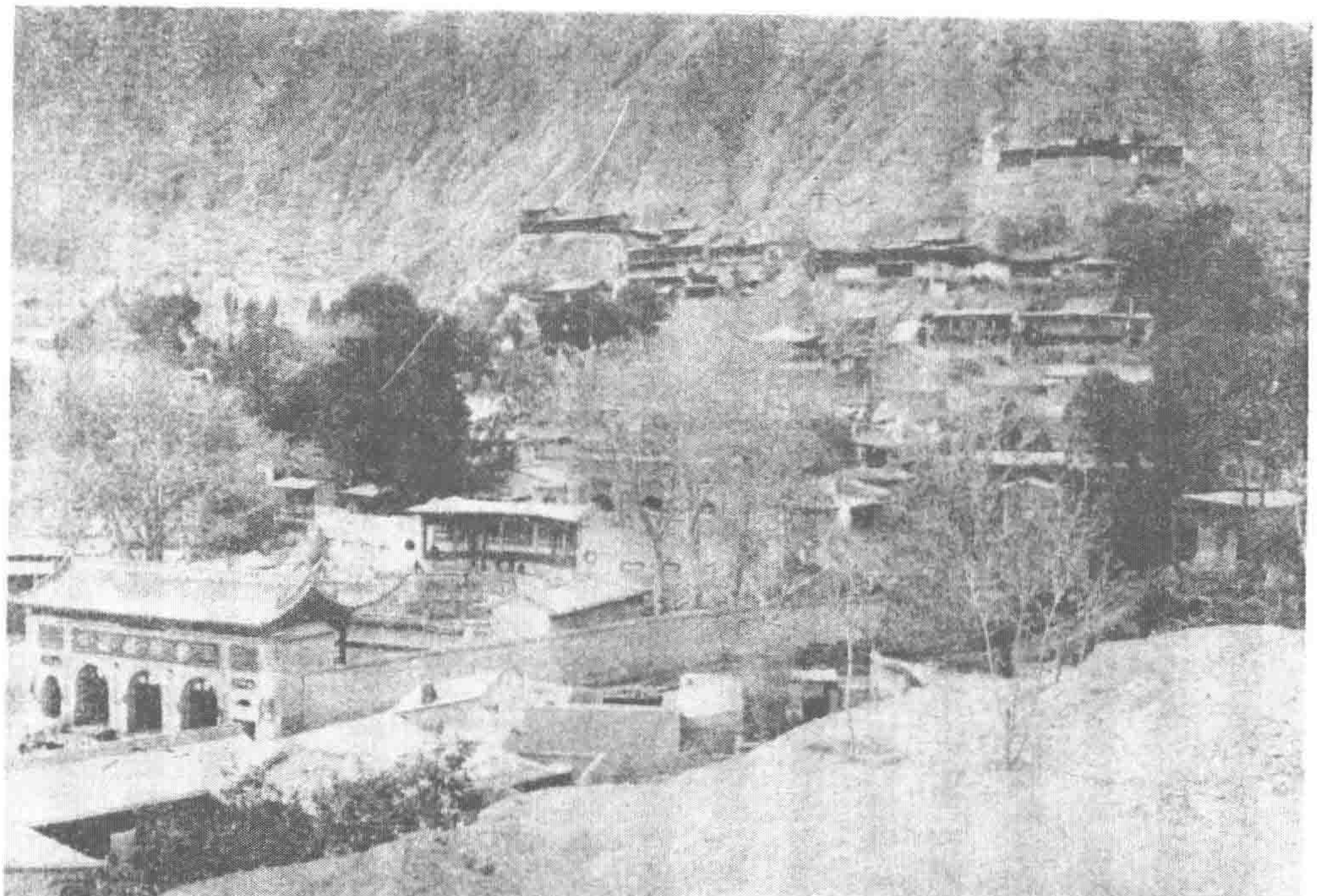
蘭州握橋（其下卽阿干河）

門，並且老鼠的跳樑，累他一晚沒有闔眠，其實那裏呢？硬硬的坑，蕭蕭的風，過慣南方生活的人，那裏一下遂經得慣呀！

車是八點鐘開，吃了一碗酒釀雞蛋，遂上了車，今天總算合曹先生婉商疏通，給我掉了一個位置，手是我遂坐在第二列了，一位姿首較勝的藝員，無意之中掉在我的同列，不過隔着一位遼寧兄而已，聽聽她們甘脆的講話，望望外邊塵士的風景，比昨天舒服得多了，車到了長武，是陝西的邊界，全甘肅涇川縣的新隴鎭相毗連，有一塊黑色的石碑，題着秦隴分界處五個大字，看來還是新建的，到涇川打午尖，也有幾家河南飯館，都髒得難能可貴，進去搖幾搖頭，吃兩個饢饢，遂算了，大概是一家旅館吧？一個大院子裏，坐着幾位穿着大紅綉花緞袴的姑娘，睁着眼看人，曹先生不見了！原來他早逃上車去躱了。

下午四點鐘，到了平涼，有着層城，有着重廓，形勢非常的雄偉，進了東關，車遂入了站，站長宣布着華家嶺一帶，荒野非常，必需兵車護送，明天因爲沒有護送車，所以祇好停泊一天，一般旅客，當然祇好服從着，車站的旅館，比較却好一點，屋子是新建的，有很大的院子，屋裏一個大坑，有一張桌，兩把披着紅布罩的椅子，牆壁亦糊得乾淨，這張大坑，准可睡上五個大人，我們兩副舖具攤放在上面，四圍全是空虛着，吃過飯，洗上一個臉，拍去了全身的灰塵，撤把橈子，坐在院子裏鑒賞着淒清的月色，那一片苦白的寒光，倒敎人煞却

二八一〇八六



五泉山全景

了歃伏的閒情，心情和環境，正有不少的相互作用，假如這樣院落，沈浸於皓月光中，客裏情懷多少總有些縈繫之念吧？但是西北的情景，瓦屋的顏色是白的，院中更沒有一草一木的點綴，泥是黃的，月色照在這種地方，祗覺得淒涼厲肅，更動不到一些綺念，好像伴着一位冷酷無情的包孝肅同坐，有甚麼意興可言呢？正是莫把綺懷問皓月，天涯冷落不關情。

有一天的躭擱，心便懶下來了，一直睡到十句多鐘才起身，曹先生不大好動，有他看着屋子，我便去獨自出巡了，街道是十二分地寬闊，同時舖着一二寸厚的浮土，踹下去像踏在柔軟的地毯上，不過提起脚來，同時一陣烟塵，隨着俱飛，眞可謂烟雲起足下了，昨天從南關來，髣髴見着一座塔在那兒，因而重出南關，南關本名高平關，倨建着高崗上，稍偏東一些，又有一重門，題着寶鑰兩字，這座塔遂站在那裏，塔的全身用着磚砌，看不到一些木材，高凡七級，游廊棟角，盡是磚刻，彫鏤得十分精緻，關外有一所東嶽行宮，門前一座大照壁，也是磚建，上面雕着兩條龍，鬣飛翅動，神氣如生，西北的磚刻，的確亦算一種絕藝，普通人家房屋造得粗陋簡率，但是他的屋脊檐宇，那些雕磚刻瓦，遂精緻得很，配着那泥垣灰壁，益顯得莊重古樸，北方之爲北方，在這些建築上，便和南方的浮華織巧，截然起了一個分限。

在大照壁下，徘徊了半晌，回進了關，進了陽和門，那才是南門，建着一條大橋，已改名中山橋了，兩旁的店肆都也整齊，賣着雜貨的居多，粗看亦分不出行別，惟有售皮貨的純粹不夾着別物。全城爲狹長形，南北特別地長，東西不過及半，涇河繞城北流着，上了西門的城垣，俯瞰着全城，市廛很整密，東西兩端，限于山崗芊綿，故而造成了狹長的形勢，崆峒山爲此地勝境，去縣西三十里，可惜限于時間，不能去一游，聽說有個暖泉在城北，鹵莽地走着找，結果祇吃上幾口暖沙，疲倦地回來了。

時間不過四點多鐘，休息了一下，拖着曹先生出來，找上一家舘子，看了一回平涼形勢，居然豪勝地想喝一點酒了，白乾吧？乾的麵食，油糊的菜，燒辣的酒，陳列了滿桌，一箸也不能下，曹先生問我想吃甚麼？我說冰的汽水，列的花彫，別做夢將就些吧！他把桌子敲着說，我遂溜了出來，看到一家賣罐頭食品的店號，買上兩罐水菓，一瓶啤酒，回來驕傲地說道，你看我做了夢沒有？打開罐子吃喝着，眞賽過了甘露菩提，結果酒亦得喝了，飯也得飽了，回到旅館，隔舍一位同車先生，踱過來找着閒談，他很羨慕西河風景，着意打聽我，遂姿意地爲他敷說，把一個西子湖，演成了西方極樂國，眞是天上少有，世間無雙，曹先生看着我道，不要說得太過火吧！我說我的話，含有深意的，具有兩層意義，一是積極的預測，這位先生去游西湖，大概還須隔一個時期，那末到

白塔山下之黃河鐵橋



二八一〇八八

了那時，或者西湖已進步到那種樣子，一是消極的臆說，整個中原，已資蠶食，東南半壁，光景日非，我恐一角錦綉之場，將憾禾黍之恨，那時候西子已蒙不潔，南屏空留憑弔，我的一篇過火之辭，成了與天寶遺事同列，亦終無對證了，無謂的牢騷，眞惹起了滿腔感慨，推出門去，一陣蕭蕭的寒風，半天裏捲上幾片雪花來，默默地對着那靜寂的院子，悵立了好一回，就睡了。

天一亮遂被那茶房催起，忽忽地上了車，看着同車旅客，正如別了一天的家人，也算旅途中的特趣，出平涼數十里，到了三關口，有楊六郎廟，司機便下去參拜，聽說六郎很靈感，路過行客，都得去參拜一下，以保求旅途中的平安。經過了一程，左邊的山嶺，忽地露着一些丘壑幾道清泉，一片碧樹，把幾日來塵蒙了的眼睛，醒豁了一下，自從這一路來，也經了好些山嶺，多半是平凡的土崗，擁腫的泥堆，不要說看不到一些岩谷的幽勝，林泉的清趣，連一根禿木亦找不出來，這里總算看着一點山水趣了，便問着同車的河南老板，遂是班子裏的一位，祇因這一問便問出了驚天動地的聖蹟來。

你道這座是甚麼山？原來正是五千年前，齊天大聖孫悟空祖居，名叫花菓山，山裏有一個洞，洞口有幾道瀑泉從上面倒冲着，日夜不息遮掩了洞口，遂是叫做水簾洞，這天造地設的家當，正是孫大聖的老家，啊呀！這可招不住了，由金剛棒而跟斗雲，十萬毫毛八千妖怪，再由花菓山回到三關口，再講坐宮，盜令，出關，見娘，原來那老板的戲箱一翻倒，遂不容易收口，把他的滿腹春秋，一下裏傾囊倒篋而出，有興得很呀！好一回枯燥時間，爲他混過去了。

過了孫大聖的祖居，到了六盤山，汽車遂像鷂鷹如盤旋着，依照那S式的路蹁來蹁去，迂迴而上，初上幾盤，還望出去坡壠清楚，再上幾盤，車子攢到了雲霧裏，氣候陡然間冷起來，密密的雪，追打着車身，車前敞開的那扇窗，垂下一排纓絡如的冰柱，其餘的窗外，都結上一層薄冰，望出去糊塗得一無所見，噓着氣，都變成了霧，碰到冰冷的玻璃上，又化成了水，本來乾燥得要爆裂的車廂內，却變成溫濕而和緩，多麼有趣呀！又是一盤了！幾位女藝員很高興地呼着，有時我們也都相望着笑了。

不過兩點鐘，到了靜寧，車又不開了，司機老爺身價特別地重，說六盤山上開車的辛苦得很，所以要早一點休息了，進了車站，站上設的旅館，早告客滿，那遂起了恐慌，左衝右撞去找店，全是滿了人，末了，走進一條小巷裏找到一家，有一間閒屋留着，承他領着我進去，一跨進門，一陣又酸又辣的臭氣，直衝到鼻管裏，再向裏面一看，一個破坑外屋角裏堆着一堆垃圾，一架舊稻床，閉上嘴，縐着眉，退了出來他逼着問我可成不成，除了這所華廈再到那裏去找住處，祇得硬着頭皮，說好吧！好也得打掃一下呀！他很勤奮地打掃着，出

去把曹先生找了來，我先說你不要怨恨，要明白西北的實在情形，遂在這一個晚上。

話雖如此，這一晚可是有些難挨，曹先生悶倒了，不說話，不吃飯，把舖蓋一打開，蒙着頭一睡，我呢，肚子有些餓，看外面又下着雨，諒來亦沒有東西可吃，沒旁的辦法，叫那房主人買兩毛錢鷄蛋，生呑了幾個下去，既解了口渴，也充了饑，一個問題總算解決了，第二個問題這滿屋臭氣，怎麽辦，眉頭一縐，計上心來，同車的那位遼寧先生，看起來會抽大烟，他正投在對面巷內住着，於是趕過去把他拖了來，請他在我的坑上抽着玩，熒熒一燈，氤氳滿屋，空間旣滿布烟味，時間亦悠然逝去，毒物利用，也何微妙。

第二天起來因爲一夜沒好睡，天氣又特別的冷，滿身都不舒服，天剛一亮，便攢出那所安樂窩，謝別了房主人，這一謝眞是一個十足的謝？惘惘地到了車站，得着了一些薄酒鷄蛋，方才恢復了一些精神，回顧曹君，相視而搖（搖是搖頭也附註）上了車，覺得蜷屈的一席，舒適得多矣。

車出了靜寧，便上華家嶺，這條嶺據說有一百二十華里長，漫漫的土崗，起伏延綿，坐在車上顚頓得很有幾處地方，因爲積雪初融，泥濘粘滑，那車子像蝸牛地爬着，一回兒將乘客驅下了車，一回兒又敎上去，一條嶺足足走上六個多鐘點，司機老爺不用說，當然又累了，在平涼時曾聽到他們自己說，華家嶺是一個危險區，所以把行程得調准一下，不敢在嶺上宿，今天到了華家嶺，自然又應該留在嶺上宿了。

好得這華家嶺鎭，亦算得上有百十來家戶口，車站有一個，却是不設旅館的，司機們累了，乘客也跟着累了，下了車又得去找人家住，昨晚的苦味還沒有忘懷，眼前又是一個難關到了，那西安後生，很熱心地幫我們上門去找，有幾間稍微住得一點的屋子，早給那般門徑熟的佔了去，我們團團地轉，找到一家，要把豢豕的地方騰出來相讓，我連忙搖着手說不敢當，不要爲我們去驚擾此公，正在沒去處，有一位同路異車的客人，曾在平涼旅舍中間談過一回的山右荆君，立在一家屋沿下，看到我們的進退無所，招着手兒說，裏邊有個大坑，他們有兩個人宿着，不妨讓出一半給我們，進去一看，覺得還算整整齊齊的一個坑，自然滿意，取了行李下來，再去找東西吃，一家河南飯館，有煎餅賣，剛敎他做着吃，上遼寧先生和西安後生，不知去那裏捧了一大籮大米飯來，嚷着要炒吃，把我們的煎餅問題打銷了，他們親自動手，上着灶，買了許多鷄蛋一炒，我們遂合着喫上一飽。

回到寓次，那位荆先生正等着我們吃飯哩，聽我們偏過了，他們兩位有條不紊地在坑上放一張短桌，點上臘，喚房主人搬飯，那位

荆先生是一位老于行旅的皮貨商，從大同到蘭州着條路，一年得走上兩三囘，他會說甘肅的土話，又滑稽，又老到，有趣極了，房東的內眷，是妯娌兩人，黑沈沈的臉，油光光的頭，眉目之間，倒也不少嫵媚，她們來揣茶，來倒水，一躺一躺的忙，荆先生却一遞一疊的給她們鬧着玩，荆君說這裏的土話，甚麽都帶一個佳字，所以她給你揣東西，先說着佳呀！你也可以囘她一聲佳呀！漂亮是美（讀作米）你可以對她們說多美！他們一邊吃喝，一邊打諢，我們傍坐着看那一齣滑稽趣劇，也幫上佳呀！美呀！鬧上，說說笑笑不覺把整天勞倦，環境的簡陋，都忘了，一躺到枕上，呼呼地逐去尋着甜蜜的夢了。

車行的末一日了，是西安起身的第五天，到定西打了午尖，一直逐到了蘭州，隔道的左公柳，開始放了一些青葱顏色在牠的枝梢，轉出了亂山，逐望見了滾滾的黃河，車逐並着河流馳着，過了一片廣大的飛機塲，進了東關，城垣上題着金城湯池四個大字，雄健得很，到了車站，免不得一番麻煩，便雇車上交通旅館，這是預定的寓所。

一停下來，第一問題是洗澡，一路上的灰塵，也算受得夠了，差不多同泥相拌，在路途上也沒用鏡子照着，往往看到兵車上的倨坐者，除眼睛露着兩個窟洞外，其餘什麽也分別不出來，有時經過一個站上，漸次地看到那黃色的動物，一只一只地爬了下來，再稍稍活動一下，方始辨出一個一個的人，他們互相的睜視，互相地詛咒，互相指天刮地的苦笑，這是北道很普通的一個景象。

扶了一大包衣服出來找到一家澡堂，雖然竭力地洗了一下，也未必洗得清吧？因爲那盆子裏的水，起碼總着幾升泥汁，總算舒服一些了！那時間不過下午七點多鐘，應該吃晚飯了，匆匆出來，漆黑街道辨不出方向（因爲省政府辦的電燈機壞了一修已經過了五日）剛才來時，看到一行一行的舖子，都閉得靜靜地，也有幾個行人手裏大概提一個手燈，寥寥落落照着。

不用找了吧！我們命裏還得挨一次餓，怨恨地摸囘了旅館，祇好尋着茶房們晦氣，可也是眞有些氣吧？一路上飲食媽虎得夠了，總算到了省城，難道還得過那殘缺生活不成，開始地向茶房說，你們難道該教客人挨餓，總該想法呀！茶房逼得無奈，祇得去找起了廚房來，索性多要幾個菜，還得打上一壺白乾，收拾了肚皮躺了。

但是先該下一個說明，蘭州的習慣，朝上很早，忍着餓到九十點鐘，吃上一頓，一直到下午四五點鐘，再結束一頓，七點鐘放着晚砲，預備收拾了營業或工作，八點半鐘放上二砲，大家逐在這鼓角齊嗚中，掩門睡覺，這有秩序的生活，我們陌生人那裏會一到逐知道，當然吃了虧了，不過一個都市的表面，逐掩藏了牠的黑暗，儘也有不照秩序做的，我們一直到現在，還在遵守着我們固有的秩序做

呀。

蘭州是以皋蘭山得名，木爲蘭州府，現在改爲皋蘭縣，皋蘭山横亙在城的西南一帶，北面傍着黃河沿岸，那座城遂夾建在河山的幷立當中，因爲限于地勢？亦成了一種狹長形，東西長，南北狹，東南西三面，城外都建一道關，北門直逼黃河，無地可展，遂不關了，黃河北岸是白塔山，與皋蘭山隔河對峙，連峯接嶺，屛蔽着西北，下面因着崗嶺的險要，並排着好幾座雄關，從西數起，一是金城關，通着甘州涼州的要道，一是鳳林關，接近渡河的鐵橋，一是玉壘關，一是鹽塲堡，爲去青海新疆的大路，從這些形勢上看來，蘭州實是一個西北要樞，牠本來有幾句讚說。

高峯四阴，繚以大河，捍禦秦雍，聯絡西域，襟帶萬里，控制强敵。

又本着蘭州府志誌的說道：

一峯崔巍，兩翼拱護，爲束帶之形，要衝之地，皋蘭重鎭峙乎前，九洲之台障乎後，巒嶠阜陵，環拱左右，控河爲險，隔閡戎羌，自漢以來，西河雄郡，金城爲最，豈須以介戎夏之間，隴夏安危，常繫此哉。晉元康而後，河隴多事，金城左右，歲無甯宇，隋唐盛時，馳逐河湟，未嘗不以蘭州爲要害，及廣德以後，州沒土蕃，而西涼不復爲王土，大中間，雖嘗收復，亦僅同羈縻，宋元豐四年，李憲敗夏人，始復域蘭州。

又一段說：

元祐初，夏人求復得此地，朝議欲割以畀之，孫絡言曰，自通遠至熙州，總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蔽捍，若指以予敵，則一道危矣。穆衍亦言蘭州棄，則熙州危，而關中震動，唐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若委棄蘭州，悔且無極，遂不果棄。

那些已經是時過境遷，明日黃花之談了，所謂戎羌之隔，在現今已是五族一家，屛藩之邑，已變了內部重鎭，不過到了此間，已近一個月，耳目所得，隱患叠禍，方興未艾，恐怕寄那一道之通，視元祐間爲更亟，那不是老百姓該說的話，只得丟開了。

黃河鐵橋，除了山東那座，此間却還有一位兄弟，出了通濟門（這門在西關，同城北的廣源門同列，不過此門特爲辟出，以通鐵橋的，）巍巍地建着一座木坊，題着九曲安欄四字，過了此坊，便是橋了，關于此橋的記載，有巡撫允升的一篇黃何鐵橋記，寫得很詳，抄在下面吧。

蘭州城北臨黃河，爲甘，涼，甯夏，各郡，及伊塔，新疆，等處，往來要道；舉凡輶軒持節，商賈征旅，肩摩轂擊，相望於途，中阻巨浸，行者苦之；每年春間，向由皋蘭縣鳩工搭造浮橋，以鐵繩比繫二十四舟，面以木枝，藉作津梁，入冬冰至橋枝，則又招舟以渡，迨

臘月河冰堅凝，改由冰上行走，士人謂之冰橋，開春凍解冰銷，復建造浮橋如初，顧浮橋當夏水盛漲時，或中斷，冬冰衝擊亦輒斷，斷必溺人，而冰橋將開將結之時，人馬車輛之失陷者尤夥，病民戕生，咸茲永歎，昔左文襄公督師渡隴，固已慼焉憂之，曾議修建黃河鐵橋，因洋商福克索價過昂事就中止，余於乙巳夏持節西來，詢悉情形，相度河勢，每思重申前議，利濟是渡，適德商泰來洋行喀佑斯游歷來甘，爰命司道，商令建修，與之訂立合同，集華洋工六七十人，料件悉購自外國，設法轉運至蘭，經始光緒三十三年二月，及宣統元年六月而工成，橋長七十丈，寬二丈二尺，另架橋墩四，中水立鐵柱，外以塞門德土參合石子成之，橋面兩邊翼以扶闌，旁便徒行，中馳輿馬，計造橋工料共銀十六萬五千兩，運費並杉繩等項雜用共銀十四萬餘兩，兩共動支庫銀三十萬兩有奇，由統捐溢收項下作正開銷，均經奏咨在案；嗟夫，冬夏既佚，考工失傳，外人奇技巧思，每可以宜民利用，而足輔我所不及，用人之長，亦奚足異，乃上年籌建此橋，羣相疑阻，胥動浮言，甚有謂為無成，冀其言之必驗者，而及其成也，又咸以去險就坦，易危為安，稱便如出一口，使向者惑于衆議，不能歷久不撓，又安必克期成事乎？凡民可以樂成，難與慮始，大抵然矣；余既幸斯橋之成，有以續前賢未竟之功，而可資一勞永逸也；又冀後來者之補修以時，俾此橋千百年如一日，而以為利於無窮也，爰略概其始末，而為之記。

橋面已經弊壞不堪，那種載重的大車，一天到晚的在上面經過，那輪子的粗确，磨擦着涯裂的橋板，吃力非常，每每一輛車過，全橋震動，省政府現已撥定了一萬元款項，限期修建，大概馬上可以動工了。

橋的北端，枕着白塔山麓，山上一座白塔寺，是明朝景泰年間，太監劉永成所創建，一角白慘慘的塔矗峙在上面，依着山勢的高下，造着不少殿宇，襯着黃河的雄偉，望去很是豁目，但是上去一看，便覺零落不整，不過一層層上到高處，把那蘭州全城完全收在眼底，那滾滾的黃流，疊疊的高嶺，龍蟠虎倨地互相縈帶着，嶺脊一綫險道，散落着幾座關壘，看那人馬車騾成行地過去，河上偶然亦有幾張皮筏浮着，淺灘上幾頭牲口在喝着水，四邊根本沒有一點樹木遮蔽，盡眼力望去，除了對城的堙堞千甍，烟火萬家外，其餘三面，都是一片黃塵慘霧，濛漫着土崗殘壘，便覺得一個跅弛的心，不住地在跳躍，想揍着幾句形容辭句出來，總覺得只堆砌了一些外象，並沒有抓着內心的感觸，不顧陳腐地寫了出來。

白塔山眺望有感十二韻

兀兀千行壁，迤迤萬里河，夕陽沿敗壘，暮鼓起窮鼍，四野風塵

急，中原誅伐苛，瘡痍今不掩，囈囁昨猶多，一道輸車馬，兩京貯笠簑，投鞭流可斷，畫箸着難訛，易舉擎天柱，難爲晏海柯。果然容跼蹐，自必足摩挱，劍氣江南盡，雄圖塞北河，何妨議畀棄，且自決張羅。犖犖書生策，沈沈酒市歌，好來容一醉，莫管淚滂沱。

南關一帶，是大商業的集中街，雖然鋪子亦在其內，恐怕牠的全年營業數目，也要超出其他各商號之上，蘭州土產，除了鴉片例外，最主要的是水烟，皮革，每年的產量，還沒有得到確數的調查，其他米粮，亦足敷本省之用，不過限于土質，出品大都粗劣，我雖慣于飯食的南方者，對於此地的大米飯，也實在不大歡迎，生活的簡陋，蘭州是省會所在，還說得上複雜一點，據當地人說，張掖一帶士人，只要二塊錢，便可以供一個月的生活，大概不是虛假的話，時常看到本地人吃喝，上午一餐，是一大碗稀飯，一盤糖糖，咬着幾根生葱，或蒜苗，晚上吃着麵，遂下一點醋，或是吃飯，那末有一盤炒菜放着，遂算豐美的晚餐了；綢緞的衣服，此地不行，在街上很容易看到，穿着漂亮一點或帶點綢緞氣的，決定他遂是外省的旅寄者，本城的女眷，有時也穿上一些花綠的服飾，但是牠的質料，總不過一些假毛葛，人造絲的出品，在上海化不到兩三毛錢一尺的東西，男子的服裝，大褂不過靑布黑布，講究一點，再加上一件馬褂，一頂平頂瓜皮帽，倒是人人必備，中產以下的人們，看到他的布大褂，總像打樣於遜淸末葉，建造於民國初元的，尤其在一點上，看出這裏的經濟窘況的，閒蹓到中山市場去，牠的南端門口，好一片塲地，等于衣服拍賣所，站着一批老鎗式人們，手裏掠着幾件破得無可復加的衣服，（不是形容他，眞的有些祇臟的大半件的）直嚷着，這種衣服，在上海看來，決沒有買賣的價値，但是正有不少人們，在那裏留連着，老布的鞋子，是鞋店的普通出品，除了幾家帶有一點上海化天津化的雜貨店外，絕對找不出一雙緞鞋，然而修鞋的攤子，却特別的多，一雙深而且大的布幫鞋，有的縫上十幾塊補釘，鞋匠還是仔細地低着頭在修補着，我覺得這過大的儉樸，並不是眞實儉樸，老實說一句，是窮窘得可憐吧了！

土窟的生涯，陝甘一帶絕對普徧，也是地區有特殊的緣故，在南方有幾個都市，除了幾堆垃圾之外，絕對尋不出一堆閒土來，遂是鄉村之間，一片的平壤田地，也不能攢下去開一個窟穴，然而從河南鄭州而西，已入了高原區域，那隆起的坡壠！連壤延長着，壁壘既厚，質復乾燥，所以村落所集，可以不用椽瓦，每每一帶平坡，便排列着門戶，倒也整齊異常，一個土窟的經營，不過盡十人二天之力，這種建築，可算得簡之又簡了，曾在一篇稿上，記着一段話道，（鄭州而西，土崗幷立，村落半埋泥窟中，穴居之風，在在可覩，窟率作穹形，以板爲扉，一坑一灶，屋靡他物，起臥在坑，食在灶，想見太古風尚，猶

去不遠？窟外或圍以垣，干是為庭為院，或辟旁窟為欄為牢，則進而複矣，每遠眺層崗重門疊戶，亦見齊整吾儕每見塵襲便為眉蹙若斯居戶，與土為緣，衣斯食斯，或者已如魚之習水，不成觸礙，偶見倚戶人衣履面目與土一色，笑謂士人二字，義當徵此）這便是一個實在情形了。

地質學家，說陝甘一帶，將成半沙漠區，徵之近年份雨量的稀少，恐怕將成實踐吧？甘肅在過去的三數年中，年年鬧着旱荒，遂是傍着黃河一帶的地區，假如要靠着汲水來灌溉，終亦不容易做到，因為土高水遠，如能用着機器，那也非得先有種種大規模的建築，倘是想徒倚一些人畜力量，恐怕無濟於事的，此間竟月不雨，不算一椿事，即是有時下上一半天，稀疏地漂着，眞是點滴可數，結果還不夠打濕着地面浮土，所以千里郊原，盡成荒土，不論高坡平壤，察看牠的土質，並非砂礫，但是不要說看不到幾棵有生氣的樹木，連一些野生小草，都找不出來，政府竭力喊着開發西北，對于這天時之限，恐終難乎為法吧？

城內的飲料，當然伏着黃河，廣源門一帶的水担，鎮日絡續不絕，在鐵橋的西首，看到幾座車水的大輪子，是借着水流的動力，運轉那個輪子，上面套着一只一只尖角的木匣，由河裏擻起水來，經過一個水漕，便傾了出來，那座水漕高架在半空，一直跨過城垣，而輸進一點水去，這方法固然仗着天然動力，不費一些人工，但是我看水量的輸入，恐怕有限得很，目下是黃河淺涸時期，那幾架水車，盡擱在乾岸上，一動不動地曝着太陽，但是度量牠的高大，倒也着實可觀咧。

城內的街道，多半寬廣，儘依着直線，無論小街僻巷，均少灣曲，所以跑路儘不怕迷途，不過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是北方道路的定律，此地當然不會例外，尤其一經雨後，車馬的輪蹄，將滿街踏成了泥溝，走起來又爛又滑，眞有行不得也之苦，兩旁的屋廛，率高出街面三四尺，廊檐下都有一條磚路，不過至多不上兩尺寬闊，兩人交肩相過，遂得互相側讓，雨天固然討厭，晴天也殊嫌惡，排家的門首，都放着一個水桶，題着太平二字，牠原來為太平烟塵而設，一道街上，每經過若干時後，便排家的取出面盆水杓，去桶內沃上水，向滿街潑去，那些乾灰，經過一潑水濺，便攏成一粒一粒的小泥彈，滿街飛擊，他們祇要櫃房上太平，便不顧行人的不太平了，你如果淨鞋白襪，雅步街坊，那末遂蹉送了你的鞋襪，辜負了你的雅興，所以在南方，每天儘有那些有閒人們，向街頭郊外去散着步，我想散步兩字，在北方字典是沒有的？儘不會沒甚事兒，出去自討灰吃呀。

別儘着說壞話咧！西北的天氣，却眞值得讚美了，天是日日晴着，微和的陽光，照着黯淡的天空，溫度總在六十度左右（在這個四

月內攝氏表最高爲六十八最低爲五十五）也曾下過幾次微雪，但是牠的溫度並不低降這是告訴人家所不信的假如有一個深深的院子住着，感不到外面灰沙的侵襲，恐怕要比南方舒服了。

梨花已經開了，那一天去小西湖的路上，陂隴間看到一片雪艷，此間花事，寄此一刹那間彌可珍惜，曾謅成兩首詩，不曉得通了沒有？詩是

河上黃雲塞上沙，且來絕域貯征車，黎花不解漂零恨，開到天涯意未賒。

塞外憑君點却春，燦爛絕艷可人新，何當俗士論高潔，儘有天姿不染塵。

說到小西湖，正該寫上一些，那天吃飽肚子，預備去尋阿干河看一看，在皋蘭境內，有兩條水經流入河，一是洮水，一是阿干，阿干河源出馬銜山，經城西流入黃河，水經註說（梁暉漢梁冀後，冀誅，入羌，其祖父爲羌帥，暉以土荒民亂，將出居抱罕，至此爲羣羌圍迫，無水，乃以青羊禱于山神，有飛泉湧出，今呼梁泉，即阿干水也，）出了通濟門，沿着黃河向西，一路看看河上的波湧，很精神地走着，最初看到了一條岐流，水很急湍地向河內奔，以爲是阿干了，不意追尋過去，却是河裏頭一個坡灘，把水隔分着，再過去灘沒了，水也合了，幸得不吝惜脚步，不然遂得造成一個錯悞，可是這一走，不知跑上了多少路，城離得遠了，岸邊儘列着一排一排的高坡，爬上去一望，向西不多路，有一遍楊柳亭台，遂照着方向走去，一帶圍垣，門楣上標着小西湖三字，離別了牠的娘，差不多半年了，不意到此地來碰到牠女兒，自然得去親熱一下，進門去一條斜斜的路，荒草不除，鳥聲瑣碎，幾樹髡柳，一片低涯，髣髴有些江南景象，占地約有百數十畝，北方有廟，祀着大王爺，神龕壁上，圖着兩條墨龍，跛過一條旱橋（因爲橋下湖內沒水）有亭三層，望去如塔，曰宛在亭，再過去便是黃河邊岸，折過西邊，有一所高亭，磚砌的一條盤道，迴旋着上去，有五泉山人題的一塊扁額，題着四顧蒼茫，舖着幾塊木板，可坐可憩，走也走得乏了，就此坐了下來，一邊望望黃河，一邊看看小西湖全景，有幾座高大的木坊，儘題着西湖上的甚麼柳浪聞鶯呀那一類句子，但是芳草不長，禿柳無枝，低涯潴水，高屋蒙塵，那一遍荒唐造作，眞是唐突西子不少，因爲憩坐着，又看到亭上一副對聯，也是五泉山人的手筆，句是淘不盡萬人幽恨，四海窮愁，任眼底大河東去。看得開，百歲流光，一場春夢，覺懷中爽氣西來。倒還說的切實，轉出了大門，當然想囘去了，但是依着原路走，未免迂折得太吃虧，有兩位士兵同志，亦是剛從小西湖出來，心想他們亦總得進城，不管進那一門，一進城，遂得了，不如跟着他們跑吧，啊呀！這一差，遂差得遠了，亦是自作聰明的報應吧？他們爬山越嶺地走着，不過方向是

不大背錯，我自然儘喘息地跟好了，望到城垣了！在一帶的山上，努力着走吧！

一回兒總算挨到了門，門首幾位荷鎗同志，問我上那裏呀？我說進城呀，他們說進什麼城呀？我說自然進蘭州城，他們笑說道，你先生還是初來吧？把路走差了，這是樺林山的駐兵所，不是蘭州城，你得下山從那邊過去，才得上蘭州，不是玩笑吧！這可上了當了！我自己說着，他們還儘望着我笑，我亦不由得笑了起來，那同志說，時候不早咧，這條路荒得很，你先生還得快走吧！

眞免不得有些慌，兩條腿已經走得拖不動了，又雇不到車，依照他們指點的路，茫茫的不曉去城還得多遠，沒奈何，祇好回頭跑，幸得這下去是條大道，不比得剛才上來，儘走的崛崎小徑，路既平坦，下山又容易得多，一口氣跑着，忽然邊上一股紅泉順着路淌流，下到平地了，如乎是條乾涸的古河道，前邊一條高橋，長虹如的架在半空，不管他天黑，且走上那橋去，那橋的高峻比登山還難上，因為穹圓的木板沒有級步，橋堍下有一個碑，糊糊塗塗地辨出牠握橋幾為阿干水所冲圮一句字，恍然地想到了，原來立在上邊的遂是建自唐代的握橋，那條乾涸河道，遂是阿干流域，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天下事無論大小，往往碰到這種境遇，亦不算吃虧了，雇得了車趕回寓所，天已黑了，人亦倒了，亦得來結束一件無聊的趣事，雖然有些不該，不過生多沾染的我，祇是平常得很，說起來還該歸咎老天的故意作弄了，我們在一路車上，不是說仝一班坤角同載麼？那整整五天的行程，迢迢千里的驅馳，莫說累得夠悶亦悶得慌了，幸伴着一車鶯燕，且盡是解語之花，把那滿腔無聊情緒，不免造了一些糾搭，在車上傳烟遞水，已作了近幕之賓，那末下車之後，那能不尋門覓戶，去作不速之客呢？南關一帶，儘多枇杷門巷，蘭州女角，祇能說她們有些別開門徑，我們下車伊始，遂聽着一般同鄉前輩，說了一些個中情況，那天乘着高興，跟着朋友上幾個地方去玩玩，我遂打聽那一批同來車伴，不料一問，遂得曹先生也不免被我捲入旋渦，同去入閣（是粧閣不是內閣附註）那位與我坐在同列的，原本洛陽女兒，會唱幾句二簧，不過不見得高妙，她的芳名叫做素蘭，在車上樸素得很，不意此夕相逢，竟然靚粧艷服，十足摩登，我以車伴視彼，彼却以狎客暱我，題目固然去得遠了，但親熟就易得近了，客裏情懷，就怕有些柔絲牽惹，況且像我這毫無定力的人，不免又多惹煩惱，正是為下垂簾拒皓月，春風何意入幃來？正不曉得老天在作弄呀還是在安慰？

隨便亦講上一些金城風月，蘭州的妓院，都在南關街一帶，總數不下三百餘家，分着一二三三等，辟里而居，頭等的住在太和里，會樂里一帶，二等的住在人和里美成里等所，此地的所謂里，却是北

里不同南里，南方的里是并列着幾多屋舍，此間的里却是並排着若干房間，一條里內分住着三家五家不等，祇分着房間，並不別着門戶，里門標着等級，列着花名，不分生張熟魏，儘可隨便亂闖，不要看牠卑末的生意，每晚的營業，全南關總在兩千元左右，恐怕蘭州的市况，當推此業爲巨擘了。

房間的裝飾都不大講究，一張坑床，幾行桌椅，簡陋得很，頭二等亦沒甚分別，不過在抽的烟捲上有些上下吧，姑娘南北俱全，南方的以揚籍爲多，道地吳儂，全南關不過三四人，亦曾懷疑到如許銷金窟，那得這多金來銷呢？除了一批機關老爺們，大概都有一些不心痛的錢，來化一下，當然也塡不了這些無底之壑呀，原來蘭州老鄉，于衣食二字，都儉省得有餘，却對于色字上，頗肯不吝揮擢，油亮亮一頂瓜皮帽，泥束束一件大布袍，儘有在窰子裏十天八天整混的，那不過食色二字上，有了畸形的發展，也不算甚麼難解的怪徵呀。

去參觀了國貨陳列館，就在城隍廟內，城隍老爺的殿宇下，各地都有點相同的特色，遂是測字看相與及小吃舊貨等攤，擺得密密層層，大殿造得非常崔巍，兩廊下侍從判官，不用泥塑，而用綵繪，幾丈高的牆壁，繪着五彩巨大的肖像，奕奕生動，頗有些可觀，殿廡石碑林立，以爲不過些修造碑記，看了幾塊，不謂人事登記，都在這裏，有些涉訟的和解，有些土地的糾紛，有些股東的技合，有些兩姓的婚姻，莫不上之於石，可算得鄭重其事了，那陳列國貨的屋宇大半關閉着，從玻璃窗內，也可望見一些，多數是藥材布疋，有幾把馬口鐵的吊子，木板的櫺櫈，也陳列着，最普通的，要算國貨的塵土，每一間陳列室內，都豐滿地堆上一層，也是西北的特產。

蘭州有兩處圖書館，一是五泉圖書館，在侯府街，一是省立圖書館，在學院街，因爲寓所毗近的關係，省立圖書館，去上了好幾次，也會要了一部甘肅新通誌翻上一遍，其外的書都沒敢驚動過，那一天碰到了那位圖書部主任張老先生，和藹得很，他全我談了一個概况，因把他記了下來。

．省立圖書館是成立在民國六年，就學院原址，搜羅着甘肅公有的書籍，如從前的學務公所，軍務廳，以及各學校所存的蘭山，五泉，求古，三書院的書籍，作爲基礎，一方添置了一批新書，種類分着總記部，經部，史地部，哲學及宗教部，文學部，社會科學部，自然科學部，應用科學部，藝術部，新聞部，十大類，共計二千二百三十二種，冊數五萬餘冊，館內設着圖書，事務兩部，及新聞，通俗，圖書三室，館長一人，主任二人，幹事一人，閱報處管理一人，每月的經費，計二百五十九元四角，係向教育廳支領，他雖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况，我已經昏沈沈地拖不動筆了，算了！老先生！請你領導去看一看吧！

第一進平房，一邊辟着通俗書室，桌子上放一排老雜誌架子裏陳列上許多小朋友那一邊是閱報室，也有幾份報紙攤着，可是尋不出一份上海報第二三進是走馬樓底下中間是閱覽室，收拾得很清潔整齊左邊是接待室右邊是辦公室，書籍盡藏在樓上，那位老先生提了一大串鑰匙，很殷勤地一間一間給開看着善本的書實在不多，單有那一櫥縣誌，甘肅全省都齊全此地有幾縣的縣志實在不容易得到，那也算得可珍了。

此間的天氣，對於收藏事業再好沒有了，在着南方，那圖書館不用說，遂是私人多藏了幾本書，一年得費上不少麻煩，翻咧，晒咧，夾烟片咧，薰硫黃咧，還免不了多少飽一些蠹魚之腹，此間露列的書架，祇需過一回撲一陣灰，其餘手續，一些不煩勞，更不會起一點黴蝕，眞容易極了，這位老先生還說上館裏經濟的幾何窘況，一個最起碼的條陳，一份上海報總得定上吧？

做畜生亦當生在南方，那笨重的大車，裝上滿車貨物，一位衰弊筋盡的驢兒，挨命拖着，還有痩得像竹扎架子的騾子，背上馱上兩個筐，看牠站着還有些硬掙，一條鞭子下來，遂得努力向前，眞是幾世造來的孽，牠們套着嘴巴，開不出口，睜着眼睛，淌不出淚，假如要天下平等，畜生該不該起來革一下命？

三寸金蓮，是蘭州名產，李笠翁閒情偶寄上，列蘭州大同爲天下第一，大抵二十歲以上無大脚，聽說甘涼一帶，有許多蓮瓣過于痩小，竟有終生不能下坑，行路須爬着的，最近西峯鎮一帶，舊例春間舉行騾馬大會，演劇集市，十分熱鬧，而附近婦女，亦假此會期，舉行小脚比賽，紅鞋綠褲，斑駁繽紛，拳曲支離，特地平擱，以俾一般游客，審視評評，這種惡俗，恐怕還得延長下去哩。

此地學校學子，眞是樸質無華，不論男女，大概都是藍布制服，不過男學生的帽子，做得太媽虎了，對于觀瞻上，有些不大好看，亦是本地縫工，技太拙劣的緣故，女學生剪髮的甚少，都垂着整齊的髮辮，女子蓄髮，在我私人的意見，是十分地讚成的，無論梳上一個髮髻，或打上一根辮子的婦女，總覺得比剪髮燙髮的來得嫺靜，或者是腦筋陳舊的關係，不足來評定摩登人物？

上五泉山，是蘭州一件最正當消遣，五泉是臯蘭一麓，出拱蘭門，不過二三里，遠望樓閣參差，林木蔭茂，過了山下第一座木坊，有一座大戲台，每年四月八日例有五泉大會，遂舉行于此，再進爲濬源寺，是山的建築，都爲五泉山人劉爾炘所經營，馬鴻逵爲他造一所銅像，就立在中間，所以滿山的聯額，幾爲一手所包辦，大雄殿的背後，起上三層高樓，曰萬源閣，上層祀着伏羲，文王，周公，孔聖，第二層祀着濂溪，康節，伊川諸子，於佛境界後，忽闢儒家樓閣，兩旁過門上，一邊題着立人之道，一邊題着必歸于儒，此老猶不脫講學本色，五

泉的名目是甘露，掬月，摩子，蒙惠，五個名稱，摩子泉訛稱做摸子，旁邊就開了一個摸子洞，娘娘們燒過香，伸手去洞裏一摸，摸上一枚石子的，恭喜恭喜要生一位官官了，摸出一片瓦片的，也能也能，還得添位千金，有此點綴，所以牠的生意特好，亦會走到甘露掬月兩個泉邊看一下，甘露泉裏大有乾沙，掬月泉裏正可掬上一把灰泥，並不是泉神公出，却是步了黃河故轍，牠們亦改了舊道，那一邊的樹根石缺裏，偏又清泉湧出，順着那些陂陀，漫山延流，隨便成了一條一條的溝渠，山上的茶肆特多，到了上邊，總想嚐一嚐泉味，不料沏上茶來，仍是黃沈沈的顏色，渾厚厚的滋味，不消說還是源出天上的黃泉了，問他們為什麼不烹些山泉，回說這裏泉水，多帶着碱味，不堪入飲的，眞眞辜負了甘露蒙惠的嘉名了。

星期休假，那南門外車龍馬水，着實有些熱鬧，騾車上翹起腿兒的娘兒們，多半是北里姊妹，她們星期上五泉，是刻板的功課，原因是，星期日兵大爺多半可以外出，他們也得上南關玩玩，不花錢不用說，還得發發脾氣，所以那批姑娘們暫時告個洞避，第二艷粧濃抹，巧笑美盼，不無具點挑逗作用，她們亦參透了游客心理，五泉山除了幾處殿宇，兩所茶寮而外，並沒有甚麼勝處，可以使人留連，還不過借佛游春，做個看花巡閱，可以星期日，姑娘成了刻板課程，爺兒們亦成了必辦公事，都好了茶肆買賣，不管沏茶一壺，祇點茶客幾員，不折不扣，每員二角，其牠瓜子香烟等，坐上一桌人，起碼賣起三四塊錢，那樹下道旁，也有搭着木坑，舖上氈毯，上面放個矮几，那些盤坐坑上的茶客，却是正式的本地風光。此間亦多穿洋裝的中國人，却也有穿中裝的外國人，大概是教堂的牧師，或是醫院的醫生，（蘭州有一西北醫院，是外人所辦，規模甚大，亦在五泉山附近）他們闔家婦稚，都成了中國化，而且還是純粹的西北化，男子瓜皮帽，土皮鞋，女子藍布衫裙，老實得很，實在幾位洋裝先生，到了這裏，未免也太辜負了他的雪白襯衫，光亮皮鞋呀？

蘭州人口，依去年統計，約在十萬人，平均女四男六，當然不易分配，以致造成了南關妓寮的特殊發展，尤其是一般寄居的公務人員，遠遠地跑了來，辛辛苦苦賺下一點錢，連本帶利，都送上南關，未免不划算吧？不過也有點難怪，雅片烟是蘭人唯一消遣品，除此以外，實在沒有甚麼消遣事兒，一到晚上，有眷屬的，一老早閉門安息，那一般孤單的寄旅者，不免有些無聊情緒吧？她們利用上這個弱點，敎你化上三五塊錢，消磨過一個黃昏，並且也可以帶些幾位朋友，不見得一定是甚麼迷着，要是這樣環境，實在有引上這條道路的可能性，我是因為已所不免，推恕及人了。

蘭州有兩種當地日報，一是西北日報，印刷較好，銷數亦較大，是省府辦的，一是民國日報，是省黨部辦的，本地人民的文化程度，固

然看不到清楚，但是在那街頭巷尾，一類啓事告白商店廣告等東西，看上去都覺得不大順眼，飯館裏教人注意衣物、的牌子，本是很普通的，並且各地都有，不過簡簡幾句，甚麽衣帽物件，各自留心，倘有遺失，與堂無涉等語，這裏却有絕好妙文了，並且很講究地用糖瓷造成，上邊寫着請看兩個橫字，下面是八句五言韻文，請看吧。

公文財物包，皮篋同衣帽，此地人不少，一定要放好，倘然不見了，堂裏找不倒，買賣不關照，我們賠不了。

大概是前清做慣告示的老先生手筆吧？還有許多大店舖，門首立着木牌，每每大書其上，說本號新到每貨不悞，本號大改價賜顧不悞，的字樣，不悞兩字，成了公文程式上的等因奉此，照此看來，本地文化兩字，或者有些低落不悞了。

到蘭州了一個月所得的印象，與及路上的經歷，寫上這一篇瑣碎的東西，誠然一點價值亦沒有，但是古人說小人識其小者，那末我實在不是大人，況且全省的重要問題，自有正式公報宣布着，更用不着我來嚕囌，不過假如有人問我，你到了西北的感想如何，我倒早預備下一句抽象的回答是。

祇看見了西北土地的偉大！

賽舞致死

南斯拉夫女子納芙高維區，雙十年華，綽約豔逸，素擅舞術，近人賭賽，謂伊可作長時間之「柯羅」舞，直至音樂奏畢始止，音樂不止，舞亦不罷云。音樂既奏，納芙高維區乃作天魔之舞，極驚鴻游龍之妙，未幾，樂聲漸急，舞亦漸酣，歷時許，樂師吹奏愈急，女士爲賭勝計，亦力事支撑，驟然間，女士氣盡力竭，仆倒於地，撫之已逝，蓋心臟陷落所致也。

當庭生子

南斯拉夫女子夫薩康，近被隣人控告，謂薩身懷六甲，乃竟非法，以藥石致小孩於死地，如此慘無人道，懇請嚴懲法辦等語。法官派警士前往薩處調查，薩亦不加否認，於是提薩審訊，正開庭間，而薩之幼子已呱呱墮地，啼聲洪偉，肥碩活潑，一如常兒。問官於是立卽宣告被告無罪，並以原告誣告，嚴予申斥。至伊最初所以直認不諱者，蓋以警士深信原告之言，詞多威脅，渠驚恐殊甚，不敢不承云。

寠人幸運

蘇格蘭青年喬治布斯，年甫弱冠，幼以家貧，泛海來加拿大謀生，與其父母消息久絕。數年間輾轉傭於農戶，備嘗艱苦，貧困猶昔。乃近得佳訊，謂其父已于月前爲汽車所撞，傷重逝世，所遺餅乾廠一所，及現金二・〇〇〇鎊，至明年八月伊廿一歲時，卽可歸其承襲，至二十三歲時，尚有一九・〇〇〇鎊可得，于是喜從天降，此寠人予乃一躍而爲富家郞矣！

長吻終日

美國電影明星安德麗梨特，近以試拍某片，於一日間竟被吻四百六十七次，其對方之男演員，共有三人，計與希爾德吻，吻爲上午八時至十二時，與羅維萊吻爲下午一時至三時，三時至六時則爲約翰培因云。片名「俯拾卽是」，導演爲好華許士，事後梨特語人：「若輩（指三男子）誠樂，予則痛苦不堪矣。」

自殺明志

埃及青年納斯拉里，家道小康，近竟爲剖明心跡起見，實行自戕，事頗悱惻離奇。緣氏於一星期前，爲其妻向保險公司投保巨額人壽險，未數日，妻忽逝世，旋卽安葬。保險公司恐氏貪得保費，出諸謀害，乃報告警局，請予偵查，官諭開棺檢驗。氏聞訊，乃自殺，遺書致埃及首相，謂惟自殺乃可表示心跡云。驗尸既畢，氏妻果係因病而逝。聞者惜之。

普陀詩記

繆鏞樓



海之濱，有普陀島，弁峙落伽，卓立中流，傳爲西方大士修道成眞之所。紅蓮遍海，紫竹盈林，往事雲烟，今成幻想矣。顧山不高而名著，地不廣而境奇，樹大十圍。沙長千步，觀瞻所及，金碧交輝。有阡陌焉，可資稼穡。有商肆焉，亦事懋遷。惟人盡壯丁，絕無婦孺，屋多廟宇，罕有閭閻。蓋山無土著，衆均來自他鄉，迨時過香期，滿載歸其故里耳。且也食必園蔬，味清適口，宿惟僧榻，室靜寧神。聲聽木魚石磬，塵緣到此都消，僧逢五族十方，世界大同實現，綜觀色相，悉暢胸懷，渾疑海上蓬萊，不愧人間仙境焉。每當盛暑，特放專輪，由滬航山，夕發朝至，游人香客，雜沓往來。予景仰有年，出遊未暇，今欣遂志，實果副名。同行者計許叔眞，許傑通，陳義一，陳然之，陳女士，繆松如，與予共七人。深山居七日，清淨欲登仙，指點竹林，客同遊憶昔賢。快哉此遊，爲容無記，爰臚所見，分作小吟，純信手以揮毫，若泥鴻之留印云爾！

短姑道頭 此爲入山要道輪停海中易小艇渡登

樓船如砥柱中流，咫尺蓬山隔莫愁。自有慈航登彼岸，
幾人苦海肯回頭？

前寺蓮池 法輪寺前池蓮盛開人行橋上如入香國

兩箇瑤池印寺前，點溪處處疊青錢，衆香國裏人如海，
都向蓮臺結後緣。

其二

山中世界亦花花，畢竟仙凡有底差，欲化人間成淨土，
不關輪樣大如車。

其三

滿地綠水冒朱華，玉立亭亭不染瑕，畢竟是空還是色，
皈依佛座笑拈花。

觀音跳 一磯臨海上留趾掌巨跡入石三寸傳爲大士由落伽跳來之蹟

聖蹟相傳佛法因，一磯臨海指迷津。陽春有脚傳佳話，
履武歆能誕玉麟。

潮音洞 潮退時洞可入覽遇潮灌入則水聲清越可聽

吹籟應感少知音，來學成連鼓水琴。海上移情天籟起，
聞聲爲我洗胸襟。

其二

佛國從無俗慮侵，傳聲空谷似鏘金。山高流水知音少，
偶遇鍾頭聽鼓琴。

磐陀石 石基僅尺而面方數丈虛架峯上人能登臨

安閒磐石一拳擎，不藉扶持自不傾。玉版禪應參上乘，
支機翻訝入昆明。掃除苦蘚題詩句，當作棋枰應子聲。
丈中懷虛若谷，三生有約拜爲兄。神功純任雲穿罅，仙掌
高擎雨過晴。曾是獨醒人盡醉，砰然鼓擊韻硜硜。

又二絕

指點山巖一磐石，相傳此石號磐陀。看來好似仙人掌，
留與生公說法多。

高處能參上乘禪，坦平好結雪泥緣，休教精衛塡諸海，
留與媧皇再補天。

二龜聽經 磐陀石下觀音洞上危巖臨海二大如車輪一踞巖巔一附巖壁作追從狀傳昔聽佛講經後化石

洛水當年罷錫疇，聽經相約到靈邱，自從法會傳眞後，
銜蔔皈依石點頭。

千步沙觀海浴

水淨沙明樂咏陶，弄潮兒慣涉波濤。恆河有數禪參透，
一任浮沉白浪淘。

逸雲庵 門前水碧沙明又爲往來前後山要道余等寓其西院極清淨幽閒之致

千步金沙眼界開，更欣近水有樓臺。逸雲庵裏雲深鎖，
一任遊人自去來。

後寺 普陀以前後二寺爲最著入山僅一道須經前山前寺方達後山後寺其規模相彷屋雖前寺較多而樹則後山尤密後寺更有珠寶佛及玉佛栩栩如生自昇眞工心苦也

行過前山又後山，蒼松紫竹鎖禪關。如何七寶裝成佛，穿鑿神功佩晉班。

梵音洞

水入幽谷成聲人立砰上虔從峽裏覘前後身

到此知爲身外身，梵音入耳已通神。今生識透輪迴果，合向心田種好因。

佛頂寺

寺藏深林不能立見迨路轉峯迴見寺即至其盤道臨海下覩有墜淵之懼

盤腸磴道下臨淵，問寺人猶指嶺巔。路轉峯迴林蔽日，忽驚咫尺是西天。

佛頂山天燈

山頭蠡木懸燈指示航行山僧愚人名曰天燈然遊人于黑夜雲漫時見之煞是好景

不憂礁石誤前程，大海孤舟自在行。燈本非天天可鑑，漫漫長夜得光明。

山僧

藏僧衣紅蒙僧衣黃漢滿僧衣灰黑整齊清潔沿途以結緣行乞却無俗丐惡習

行過山巖及水涯，衆僧托鉢陣如蛇。分明求我行方便，樂助隨緣願不奢。

其二

灰黑紅黃燦若霞，僧衣分別在袈裟。靈山相本無人我，五族融融洽一家。

滑稽惡劇

美國之滑稽實行家，殆捨甘特羅斯莫屬矣。綜其最近所造成之滑稽事件，已令人捧腹不止。某次，渠與二友購得一長櫈，相偕潛入中央公園，園中警士見三人持長櫈逡巡欲出，意爲盜自公園者也，遂將三人連同原物一併送往警署，三人皆故作畏縮狀，一似眞係盜得者，既開庭審訊矣，甘特羅斯乃從容取出發票以示法官，法官一笑而出。嗣復以同樣方法，使警士往復奔波者數次，警長大怒，令各公園中不准甘氏入內始已。

甘喜觀電影，常坐於花樓，因渠體長達六呎五吋，某次電影正在放映時，渠忽起立，致觸及電光放射線，影爲之阻，觀衆報以惡聲，甘甚銜之。擇某次佳片初次於晚間獻映時，渠攜入飛蛾一巨盒，俟觀衆聚精會神之際，突將盈千飛蛾散佈空中，飛蛾羣趨電光，於是幕上所映盡爲蛾影，觀衆掃興之餘，鼓噪不已，然終無如何也。可謂謔而虐矣！

又有一次，一婦人開罪於甘，甘氏乃決定以火鷄報復之，于是贈伊許多關於火鷄之書籍，及參觀火鷄展覽會之門劵，每與伊相值，必瑣瑣談火鷄，婦人厭惡達於極點。詎知渠異想天開，近復拍電致婦，婦人接報讀之，電中爲「咯勃爾」「咯勃爾」「咯勃爾」「咯勃爾」……諸字，蓋火鷄之鳴聲也。其雅謔糾纏有如此者。

預售子女

奧京維也納某日報上，刊載一奇異之廣告，原文云：「玆有身體强健之父母，願以其懷孕未生之子或女出讓，凡結婚已久尚無子女者，可以預定，價値爲五千吉令。」按五千吉令約合二百金鎊，其價殊昂，故迄今尚無問津者。

洛翁瑣屑

舉世聞名之煤油大王洛克費羅氏，其財產達美金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巨，爲全世界唯一之富豪，生平好施與，所捨於慈善教育等事業者，無慮數千萬，今年七月八日爲洛氏九十七齡誕辰，去洛氏之百齡願望，僅三易寒暑矣！

洛氏雖爲巨富，顧其日常生活，儉樸與貧士無殊，深居簡出，又如隱士，高爾夫球在昔爲洛氏所深嗜，近以體力不勝，已罷此戲。每日所食，僅牛乳與燻麵包二事，飯後偶作短距離之閒步，睡前則有時作撲克牌戲，逐日由醫士檢查身體，略感不適，隨時進行療治。

洛氏對于財富，已不復措意，現時僅有之希冀，即渠能活至百齡耳。本年生辰，儀式極簡，由其子女孫媳等團敍一日，各致祝詞，以盡天倫之樂，蓋洛氏精力就衰，不慣作大規模之酬酢，轉以淸靜爲頤養之唯一信律也。

影星奇遇

凱士林曼羅女士，年華雙十，婀娜多姿，近方卒業於某學院，一日至紐約博士醫院，視其住院之友人，瀕行，另一病人召伊至榻前，詢曰「汝現就何項職業？」凱士林曰：「予隨一音樂班在某旅館中奏藝。」病人笑曰「毋再作此，汝可爲一電影演員，遲一小時來，予將有合同授若。」

凱士林訝其言之不倫，於是病人乃自承爲美國影業巨頭薩繆爾高文，即米高梅公司三巨擘之一也，渠時適攖小極，來院割治也，自是凱士林一躍而爲米高梅之明星，初現色相於 Dodsworth 一片中，成績頁佳，薩繆爾高文固可謂善於識人，曼羅亦幸運兒哉。

巴里幽異

汪倜然譯

卻利卓別麟原著

——「卓別麟世界遊記」之七——

我第一次聽到巴里(Bali)這名字，是在和我哥哥談話的時候，我們是在談論世界的普遍不安的情形，他說：『如果情形到了壞極的時候，我要到巴里去了。那是一個還沒有被文明觸及的島嶼，你可以坐在那兒炎熱的棕櫚樹下，採取樹上的果實，度着符合大自然的生活。在那兒，人可以不用担心到什麼不景氣生活的問題很容易解決。而且，女人都很美麗。』當時他的描寫並沒有引起我什麼注意，不過當我們最後航行赴日本的途中，這個題目又成爲談資了。我們這時已到了地中海賽特港(Port Said)的附近，我的哥哥忽然拿了一本關於旅行的書給我。『這裏頭有一篇關於巴里的文字，寫得很有興趣，』他說，而且補一句道：『船上還有兩個美國青年，是到那裏去的哩。』那天我便埋頭來看這本書看完了一章之後，我是「心悅誠服」的了。

第二天我們就和這兩個孩子談了一會，他們是兩個美國的青年藝術家，過去曾在意大利研究繪畫的。『現在回到美國去有什麼用呢，我們不過也加入失業隊伍裏罷了。所以我們想還是省下我們手頭所多餘的一點錢，到巴里去吧。你住在那裏五塊錢可以過一個星期，』他們說，『這便是我們覺得最合胃口的了。』

將我們從爪哇帶到巴里去的那隻船的船長，拿了一幅地圖給我們看。島的區域約有二二四一方英哩，西部有巴里海峽與爪哇相隔，東部爲它的鄰島「龍包」(Lombok)，首城名辛加拉耶(Singaradja)。島上人口分佈甚密，超過百萬，計每方哩合五百人。它古代的歷史現在已不可攷，而且所受的爪哇影響也很少很少。在巴里人底生活中，宗教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廟宇與社會已成爲不可分離的整個。不過現代巴里人的信仰很不一致，各種各樣的宗教都混雜在一起，一部份是前期印度教和波力尼細安教，再加上些佛教。

◇……………

我初次看到巴里是在早晨，我們是沿着它那美麗的海岸，向婆爾能(Buleleng)的碼頭駛着。只見青山周圍，白雲環繞，峯巓聳峙雲端，恍如水中浮露的仙島。莊嚴的景色，婉妙的港灣都過去了之後，我們終於到了目的地。這個海港的情形和那些文明國海港眞是大不相同的，沒有高聳的烟突來破壞地平線，沒有汚穢的船塢來藏納破舊的船隻，也沒有鑄鐵工廠，鷄鴨園場，或是製革廠房，祇

有一個小小的木質碼頭，幾艘點綴風景的小船，和一些紅瓦覆頂的房屋。這是巴里的北區，是總督及荷蘭官員所住的地方，同時也是一個商業中心區，有一條開着約三十家店舖的大街，開舖子的都是中國人或印度人。

總督很客氣，請我們到他的寓邸，在那兒我們遇到一些官員。使我害怕的是，巴里地方的人曾經看到過一兩張我的影片，我不禁想道，『天呵，難道我老遠的跑到這里再來受一次扶輪社的歡宴麼？』

在總督府茶點以後，我們坐進汽車，沿大路駛往南巴里去，這是我們最後的目的地。美貌的女人在那里呢？我聽人說這里的土人都是赤着肩膊走路的，但我却看見他們都將衣服穿得好好的。

一路行去，景色愈見美妙，綠油油的稻苗長滿在銀灰色的田裏，寬闊的青石階級沿山坡築着。我們經過好些的村莊，在沿大路的一邊都築有美麗的牆垣和堂皇的大門。它們很像是某種古舊偉大的產業所築的圍場，看起來頗有西洋世家遺蹟的風味。但是不。它們其實祇是圍着土人宅地所造的牆，而且是造來趕出惡鬼的。這些牆如此莊麗，它們所包圍的房屋却如此卑陋——這種現象眞是矛盾之至了。

我們走了大約十五分鐘時，我哥哥雪泥忽然將手肘輕輕推我一推，說道，『看那邊，快看！』我回頭去看看，見一隊健美的女子，在路上走着，祇用一塊印花布裹在腰邊，胸部以上都裸着。頭上頂着灣形的陶器，一隻手扠在腰邊，另外一隻手一邊走一邊有節奏地搖盪着，這副神情眞是美麗極了。男子們的姿態也一樣地可愛，豐柔的肉體潤滑得發亮，肩上背起竹竿，挑着的一担担金黃的穀，筋肉便也隨着而跳動。

道路築得很好，而且沒有商業化的廣告牌之類。鄉間溢洋着生命。男男女女都在田中操作，有的是驅牛上市場。他們一舉一動都帶着一種宗教儀式的優美，不論是在做工的時候或是在游戲的時候。

◇…………

南巴里的旅館還是新近纔建築好的，是現代的格式。我不能不說荷蘭人眞會做事情。起居室是開曠的，像走廊似的，而且一間間的隔開了，後面連着睡覺的地方。

遠離文明之境，擺脫了筆挺的襯衫，丟開了漿過的硬領，其樂何如；我決計學土人的樣子，祇穿一件寬大的內衣，一條袴子和一雙草鞋。可是後來我却發現房間裏貼有一張佈告，說旅客入餐室時必須衣服週整，我的不痛快可想而知。我簡直氣憤極了。但是我仍舊跑到餐堂去，而且故意不換衣服，也不修面。

那天夜裏，赫須弗爾 (Hershfeld)，著名的水彩畫家，和他的夫人一同來訪問他們，住在這島上已有好幾個月，是向土人借了一所小屋子住着，在他們來這里之前，墨西哥的著名漫畫家攷伐路琵亞 (Covarrubias) 也在這屋子裏住過的。他們就邀請我們到那里去玩玩。

饍後，赫須弗爾夫婦，我哥哥及我，就步行到那里去。那夜天氣炎熱，當我們一路走去時，幽怪的形像出現於四周，龐亘的榕樹和高大的椶樹，背着星室靜靜地立着。沒有一絲的風吹動。離開大約三百碼遠的地方，有一片亮光從路旁的一個所在發出。忽地從那方面傳來手鼓兒的鼕鼕聲，和銅鑼的鐺鐺聲。然後從這雜響的混亂中演進成一種有節奏的曲調——紆慢深沉的音調，高音宛如石子急遽地墮入靜寂的水池，低音好似傾注紅酒於水晶杯中。

到那里時，我們看見有一羣羣的土人在周圍站立着或踞坐着。女郎們坐着出賣土產，籃子裏或小器皿中盛着些可口的食物。我們從人堆裏擠了進去，在一個天井下看見有好些樂師坐着，排成方陣的式樣，面前放着木琴般的樂器。中間是兩個小姑娘，年紀至多不過十歲，作跪着的姿勢，穿着金色綉花的裙子，戴着洋金的頭飾，在燈光下閃爍發光。她們是在跳舞，手臂伸張着，蛇一般地盤屈着，跪在地上搖曳起伏，與催眠曲的聲相應。跳舞的時間總在半小時以上，這兩個少女却非常和諧一致，祇有時每人作一個獨唱，然後再十分諧合地繼續下去。她們的頭頸扭動着，她們的眼睛轉盼着，閃霎着。她們的手指顫動着。這裏頭很有些魔鬼似的氣象，頸子扭得作響，眼睛飛躍有光，手指抖動作態，一切都在神經病般的喜悅中跳舞。有時節奏會變快起來，愈變愈高到勢如奔流，却又平定下來像恬靜的河水緩緩流入海中。結局更好似來一個「反高潮」(Ante-Climax) 却化成虛空。跳舞者此時即退入人羣中，轉瞬就看不見了。同時既沒有人拍手也沒有獎贊。雖然她們表演得美麗之至，人們在欣賞之後却是不置一詞。後來我纔發現在巴里人底語言中「戀愛」與「謝謝你」這兩句話是沒有的。這兩個小舞蹈家是曾經用過苦工練習的，她們的目的祇在於藝術上的完美，並不圖取個人的私利。在巴里，誰也不會為娛樂而得到酬勞的。一切娛樂都是送給人欣賞的。這一個村莊的人會娛樂別一個村莊的人，而且肯走許多哩的路去效勞，可是對於他們的效力，人家所供給者不過是一頓飯而已。

◇…………………………

看完演藝之後我們漫步到赫須弗爾所住的屋子，坐在走廊上，空中是無量數的星。這是我在巴里的第一夜。

這里所見的一切，我想現我生平所見的眞是大不相同；我覺得

已和世界的其他部份，隔開了不知多遠。歐洲和美洲似乎都虛。渺得很，好像從來不會存在過。我雖然在巴里不過躭擱了幾個鐘頭，却好像是一向住在此地似的了。一個人要回復到本來的面目眞容易得很，如果能過着這種自然自在的生活，個人的事業社會的文明有何用處呢？從這些生活平淡的人們，我們可以瞥見人生的眞義，所謂工作與游戲是也，對於一個人底生存，游戲是和工作一樣地重要的。這便是他們所以快樂的緣故。當我在島上的時候，我始終不會看到過一個憂鬱的臉兒。

至於他們的一切標準也和我們的完全不同。赫須弗爾的房東就有兩位太太，一個年紀大點，一個年紀小點，他對於年紀大點的那一個是很冷淡的。當赫須弗爾太太拿這事情來責備他時，他總祇聳一聳肩膀說道，『她現在已經不美麗了。』從我們西洋的觀點看來，這也許是殘酷的，可是他的家庭却很和睦安靜，兩位太太的生活都很舒服。年長的太太生了個兒子，年小的太太盡心看護，比孩子的母親還要用心。我們所理解的戀愛，他們也許是沒有的，然而他們幸福地過着生活，我們西洋的社會呢，一切戀愛和私情的道德都要掛上一個徽章，這徽章就是『忠實，希望，與慈善。』你看看我們大城市裏羣衆們底臉兒，你就可以看到他們那些困窘失敗的靈魂，而且在大多數人底眼睛裏都有一程疲乏的絕望之色，可是，巴里人底眼睛裏却祇有安適寧靜。

夜深時我們漫步到村中，在一家舖子裏喝了一杯咖啡，這舖子是一個中國老頭子開的，他什麼東西都賣，從女人的吊襪帶一直賣到罐裝的蘆筍。

回到旅館去時我看見有一個美麗的土人女子在我們前頭走着。她時時回眸偷看我們，她身上穿着一件棉織的背心。我聽說在巴里的南部，祇有娼妓們纔遮掩她們的胸部的。

◇……………………

到了早晨，早餐是開出在走廊上的，我們就穿了長袍隨便坐着，一邊吃着菠蘿和杧菓，一邊享受清晨的陽光。鴿子飛翔於周圍，發着奇異的咿唔聲。一個小僮告訴我，說是土人們小笛將繫在鴿子底頸上，使他們飛的時候，能發出樂聲。他們還發明出各種奇特的玩具。

華特斯帕斯(Walter Spies)今天和我們一同午饍。他是一個青年的俄羅斯畫家和音樂家，在這島上已住了五年之久，致力於巴里音樂的研究。他是個二十八至三十歲之間的美男子，很受土人們底敬愛，他們看待他像一個聽人懺悔的牧師似的。他對於巴里人的各種藝術已有深澈研究，對於巴里人的生活也非常熟悉。

午餐後，他領導我們深入叢林的內部，走到一個偏僻的村莊裏，

二八一一二

使我們目睹了一種奇特的儀式，這是村裏人民對於廟中神祇所獻的特別敬禮。我們下汽車之後，走了一個鐘頭的路纔走到那裏。

祭司是一個消瘦的人物，穿着一件法衣，披散了頭髮，眞活像一個魔鬼。少女們都穿了他們美麗的裙，赤裸着肩膀，一個個走上前去，各人在祭壇前獻上禮品，然後退下到羣衆所圍成的圈子中站住。祭司嘰哩咕嚕地唸了一篇咒語，祭物先放在一個棺材架上，然後抬到廟外去，廟外早已有村中的青年們等着，就都衝上去搶奪，抓着什麼就是什麼，祭司却站在旁邊手裏握着一條大鞭子，酷烈地抽打他們。這是要驅逐那使他們發生搶奪慾的惡鬼的。土人們看了都覺得平常得很，而且似乎覺得很有趣，但那祭司却非常嚴峻，鞭打他們鞭打得十分用力。

以後我們就到瓦特斯帕斯家裏去晚餐，這是一所美觀的洋式平房，上面用茅草舖的屋頂，坐落在一個深谷底邊緣，下面是奔馳的溪水。他講了好些關於巴里人的奇異故事，以及他們的神秘方面，與文化程度之高稚等等。他們對於音樂的興趣是富有鑑別力的，當瓦特彈奏鋼琴給幾個土人聽時，他們冷淡地聽着蕭邦，李兹特，休伯爾等人所作的曲，祇有在聽到巴赫時，他們纔表示些注意的神情。其他的人他們都認爲太「感傷的」了。斯帕斯說他研究他們的音樂研究了五年，然而他還是把握不住他們的拍子。他們的節奏似乎違反一切數學的定律，是非常地繁複的，然而土人們却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照樣演奏絲毫不爽。他說他曾經選擇他們較爲簡易的樂曲編了些出來，可是在鋼琴上演奏起來時却要有三個深通琴樂的名手纔能濟事。

◇…………………………

對於巴里人，鬼魂和幽靈都是眞實的，正如無線電話之於我們一樣。斯帕斯說了這樣的一個故事，非常奇怪。巴里人對於死者都舉行火葬，這件事情就是發生在焚化屍體之前的。一個已死的女人擱在田地中間的一個棺架上，她本來是特別指定一天要人家無論如何在那一天將她火葬的，但是不知道爲了什麼，那一天却不能就這麼辦。有一天夜裏，她的一個親戚忽然跑到村莊裏去，害怕得遍身發抖，說是他看見有一團的光圍着屍身滾動。斯帕斯和幾個村裏的人就趕快到那里去，一看都大爲駭異，原來那個怪現象還沒有消滅。他起先以爲也許是有土人在惡作劇，拿東西將亮光反射到屍體上，但是仔細一看之後，他纔相信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現象。據他的描寫，這東西是一個有水銀光彩的球，大約直經有三英尺，它在死人所躺的屍架上飄動，或昇或降，成螺旋狀，當他們想走近去時，它就消滅了，等他們走開時它却又出現，最後是隱入屍體中而沒。

二八——一一三

歐遊散記（四）

周新

Philip Gribbs 著

第七章　希特勒之德國

一年開初的時候，我正在柏林。歐戰以後，我曾到過德國許多次數，但是自從希特勒秉政之後，這還是第一次。

我在柏林各處玩着和各種階級的人物談着話，希望尋到一些國社黨革命潛藏着的眞正的精神。但是要得一個明白的結論却很不容易。

希特勒宣稱他希望和平。他向法國提出親善，並且如果法國同意德國的平等，德國可以裁縮軍備至最低的水平。

戈林更否認他對於戰爭有着任何的信仰，或是備戰的企圖。希特勒幼童軍(Hitler Dugend)的青年領袖希拉契(Balduryon Schirach)也不承認德國青年的穿着制服走步伐有着任何戰鬥的精神或是目標。他們的略微從事訓練一些紀律和表現出他們的服役的熱情，乃是在建築起一種新的合夥精神的世界而不是在破壞這個世界。

但是奇怪得很，不論我揀起那一本德國的雜誌，我總看到裏面充滿了許多戴着鋼盔的軍人的照片和歐洲大戰的照片。他們對於戰壕和蔭屋的生活，大礮和飛機擲彈以及所有殺人的機械似乎又感到了一種新的興趣。

當我在柏林的時候，在菩提樹下(Unter den Linden)的中心正在舉行一個所謂前線的展覽會。一些德國孩子把他們的鼻頭緊天的貼在玻璃片上。男女學生簇着名走進裏面。有時一個中年德國人同着他的女人向窗裏望着，躊躇了一回，隨着便走了進去。這是一個軍事展覽會，專門展覽一些屠殺的工具的——戰壕裏用的臼礮，機關鎗，飛機炸彈，大號的礮彈，煙霧迷漫的海陸空戰照片。一個嚮導員正在給一個德國的青年女孩子表演着怎樣他使用機關鎗。『Ausgezeichnet（多麼美妙啊！）』她這樣的叫出，就好像一枝機關鎗正是一個適合於家庭中的有趣的裝飾品哩。

爲什麼在世界旁的地方正在設法忘記掉的東西在這裏却又重新恢復起了他們的興趣呢？我把這個問題提出了向一個國社黨的青年問着，他是非常有學問的，並且也很眞摯，我想。

『這個很難解釋，』他回答說。『但這在一般外國人是並不這樣想的，你想，歐戰以後，在英國和法國，你們對於你們的兵士都感着非常得意。你們是得了勝利。你們造起了戰爭的紀念品。你們有你們兩分鐘的靜默。你們有你們的罌粟日。但是在德國，最初大家都受着苦痛，我們從戰場上回來的軍隊受到了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侮辱。他們的徽章給人從他們的手臂上撕了下來，他們的鐵十字給人奪了去。誰也不再想到德國軍隊的英雄氣概，以及所有他們的勝利和苦痛。現在在希特勒統治之下，我們終究便希望想着牠。我們想起了我們父親輩的勇氣，以及所有他們在那些慘痛的年歲中所過的生活，我們便感着得意。這是重新恢復德國在英勇成功的事業中的榮耀，但並不是重新恢復戰鬥的精神，或是希望另一次的戰爭。我們都知道那是足以結束了歐洲的文明的。你不會找到有一個國社黨黨員在他的心裏是有着一種戰鬥的心理的。我擔保你這是絕對確實的。』

一個曾經嫁給一個德國人多年了的美國女人和我一同在弗斯登霍夫喝茶。我們放肆地談到德國的現狀和心理。我告訴她說：

『在英國大半的人，以及在法國的每一個人，他們全都相信德國正在準備一次新的戰爭了。』

她感到了極大的驚詫。

『但這是不可能的這真是笑話！笑話！他們怎麼會相信這種荒誕的說話？』

我給她提出了一些理由每一個電影院裏的新聞片全都演出了德國青年的訓練行軍和整齊的隊伍。大家都深信德國正在祕密地重整軍備了，每一個德國人都是一個軍人。希特勒的自傳更不能使人解釋着這種疑惑。這書裏所有東西都講到併吞其他日耳曼民族，把德國的文化發展到荷蘭丹麥，瑞典在匈牙利，奧大利，捷克斯拉夫地方全都感到了驚恐。希特勒政體最初便虐待着猶太人。國社黨的信條鼓勵着莽漢的精神。有一個名字叫旁斯（Banse）的大學教授，他是由政府任命為大學講師的，他曾著了一本書這裏面是完全充滿了血慾的精神的。牠鼓動戰爭，牠喚起德國的人民毀滅法國和英國以完成一種神聖的定命。此外像這樣的情形很多。』

那位太太對於這些理由感到驚詫。

『這個名字叫旁斯的人我却從沒有聽到過，我不知道我所認識的人是否曾經聽到過牠的名字的。至於那些行軍和操練，那對於戰爭是絕對不關的。德國人喜歡這樣，正像英國人的愛好足球和板球戲一樣。他們喜歡走着行軍，唱着歌，感着這樣纔適意。這給他們一種同夥（Kameradschaft）的觀念，這對於德國青年的心理是非常需要的。我認得許多這種國社黨青年。他們都非常沒有拘束的和我談着話，因為我是一個德國人的妻。因此在他們的心裏我就是一個德國人了。他們絕對沒有講到希望戰爭。並且正是相反的，他們厭惡這樣的思想。如果他們談到戰爭，那便是他們害怕法國和她的同盟將會強迫他們作戰，把軍隊開入德國境內來。他們當然便感到他們應該為祖國而自衛了。』她是一個學識豐富的女人。她知道希特勒的為人，並且非常尊敬他。『他的目的完全是和平的。外國人終是不相信他的眞摯。但我知道他很希望和法國親善。這是他的最大的希望。他曾這樣公開地說了許多次的。法國為什麼不接受這個建議呢？』

我在柏林遇到許多別人，——其中有些是英國人，他們都相信希特勒的眞摯。他們把他看做是一個心地率直的人。當然有點過於狂熱，但是很富於情感，很忠實的。

二

柏林有一家酒店，名字叫 Die Taverne，在遜帝侯路角裏。人們在這個地方可以聽到所有關於國社黨政體以及牠的人物和祕密的有趣的材料。這是一般外國記者，官吏階級的國社黨青年衞鋒團的領袖，優伶，舞人，歌者以及舊時柏林夜生活的熱客等等的集會的地方。我到那裏去會晤一些朋友，並乘便探聽一些最近的消息。

在我四周的男女都是一些外國報紙的新聞記者。有一個我知道他是柏林的一個有名的記者。他這樣的對我說：

『在所有這種假統一的表面之下，這裏正有着許多不滿和衝突。希特勒的左翼的勇敢的孩子們開始感到了暴燥起來。他們希望知道國社黨政綱中的社會主義部分將在什麼時候完成起來。現在這是還沒有一點影蹤的。銀行依舊還在那狡猾的老頭兒柴契脫博士（Dr.Schacht）之下支配着金融的現狀。牠們將在什麼時候依照政綱上的規定社會化起來呢？大工業依舊還在進行着——沒有一點改進——這是否預備要有一點新的措置呢？國社黨原說是要剷平階級的地位的，但舊社會的區分依舊還存在着社會主義的境地還是離得很遠。並且在一般希特勒的年青人覺得他們所敬愛的領袖似乎還給舊社會的人羣擡高了。他似乎並不切盼着要把他自己的政綱實現起來。他們當然知道他是從鋼鐵大王鐵生（Thyssen）那裏得到了他的資源

的。織生依舊還在後面操縱着。那麼從青年們刻苦建築起來的國家觀念究竟在那裏呢？回答出來，究竟在什麼地方啊？……Herr Ober, Noch cin Bier, bilte！！（先生再來一杯啤酒吧，請啊！）』

『國社黨組織的確可說已經有了許多成積，』在我旁邊的一個人說。『他們對於失業問題的減輕已經有了相當的成效。這些公共的事業也許是不很經濟，但這把工資放進了四百萬人的口袋裏，牠從他們的心裏驅散了失望的心理。英國也可以拿牠當做一個榜樣。那些勞働營是非常值得稱頌的，比了讓那些青年人徘徊岐途，走向墮落的路上要好多了。』

『所有這種軍國主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問。

那人聳了一下他的肩：『德國青年喜歡這樣。他們並不是渴望着另一次的戰爭。一切祇是——』他緘默了一回，隨着放低了他的聲音：『這一些青年人的隊伍是沒有一些險惡的目標的。他們祇是一些有着一種特殊的理想的率直的孩子，很容易領導的。困難的祇在他們的領袖。他們有些領袖都是凶徒匪黨。人們時常聽到了一些可怕的故事。一個國家有着一些這樣的下流階級人物做着領導，這是非常危險的。』

『希特勒的爲人怎樣？』

『他是盡忠於他的副官們的。他是從他們得到了權力的。我個人相信他是一個好人。』

三

但柏林並不能代表整個的德國。我很高興在四個月後我又同着我的幾個遊伴從奧國越過德國的關到了巴伐利亞。

在慕尼克，我去訪問了褐色大廈。大多數的人大概都知道這是國社黨組織在巴伐利亞的幹部機關。在褐色大廈的四周正有一些建築工程在進行着。牠們四周有木板圍着，但是從一些空穩裏我能夠看到裏面正有着一塊房屋拆去了的空場，在這空場裏有一些奇特的混泥土的圓頂的東西。這便是一個地底建築的圓頂，在這地底建築裏足以容納四千人的地位，這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了。這是預備在飛機襲擊時用作躲避瓦斯或炸彈的地方。整個德國有着許多這種建築的躲避的場所，有的正在趕緊地建築起來。

我有一封信介紹給這裏的一個軍官，他很有禮貌，極願意告訴我一些我所希望知道的消息。

我正需要得到極多的消息，但我並不能問得太多。我儘量的使我少問一些，那年青人却非常耐心，非常正直地回答着。

祇是有一個問題他却不願討論。當我問到德國的經濟狀況時，他做了一個鬼臉說：『我並不是經濟學家。讓我們談一些別的事情吧。』

我提起法國相信德國正在準備一次新的戰爭，他大笑了起來，他認爲這種說話簡直是一個笑話。

『德國並不預備進攻那一國家，』他說。『我們和法國沒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終之他們是——至少在北方的是法蘭克人。他們還帶一點是我們的親戚。我們無論如何並不希望干涉一點他們所做的事情。我們祇是對於他們的在法國容許那麼多的有色人種感得遺憾。我們覺得這對於他們自己和我們都是一個極大的錯誤。』隨着我們談到了種族問題，他說『我們希望維持着我們種族的現狀。這並不純粹。我們很同意這是非常混雜了的，但是我們並不希望更加混雜下去。我們希望儘量的維持着不再滲雜一些猶太人和其他別種民族的血統。』

『你們這種對於猶太人的憎惡究竟是什麼緣故呢？』我問。『他們曾經給了德國許多天才。他們對於你們的音樂藝術和財富曾經有了極大的貢獻呢。』

『總之，他們是異族。在這六千萬人口的國家裏，六十五萬却是猶太人。他們占據了一些重要的地位。他們支

二八—一一七

配着酒店，醫學校，商業界。他們在本能上並沒有效忠德國的觀念。我們希望支配着我們自己的國家。』

『你們的手段却是太暴戾了，』我說。

也同意着，『在最初幾天裏確實是有着一些毆擊和暴戾的行爲的。這是一般年青人做的事，他們以爲他們是做了一些應該的事。我們對於所有這些認爲遺憾，現在這是已經制止了。如果你在慕尼克走去，你可以看到猶太人毫不受到搗亂的在進行着他們的商業。事實我們並不要排斥任何猶太人，如果他能證明他正在爲德國服務。然而我們必須承認猶太人的抵貨運動正是非常嚴重的。』他的意思是說國外猶太人的抵制德國貨物。

我們開始談到德國的國際地位，我率直的告訴了他一些引起法國憂慮的緣由。他們深信德國正在重整軍備，在希特勒統治之下，德國的精神是侵略性的，戰爭威脅性的。

『不，』他說。『那是不對的！任何人在德國住久了，明白了實在的情形，他就能承認我們是並沒有侵略的計劃或是侵略的目標的。我們的武裝是爲自衛。』

『防衛誰呢？』我問。『誰像要進攻你們了呢？』

『我們將會受到了侵犯的。我們知道這裏有着這種眞正的危機的。德國是法國和俄國中間的走廊。如果俄國和日本開了戰，別國也會給牽進裏面去。法國也許會要借路德國通過軍隊哩。』

這在我覺得完全是一種狂妄的概念，但這個青年相信牠。我所遇到的其他的人相信他。

隨後他談到德國國內的狀況。

『老年人覺得很不容易接受國社黨的政體。年青人希望建築起一個新的世界。老年人希望回到舊時代去。那是非常自然的。中年的或是中年以上的人要使他們自己適應於一些新的環境，使他們想象到一些新的事物，這是非常困難的。他們不喜歡新的事物。他們是保守的。他們害怕變動。他們相信現狀。在國社黨的理想裏固然有着許多社會主義的理論。那是希特勒原來的政綱。一般大工廠無疑是不贊成這些思想的。然而許多雇主都能非常適當地合作着。雖然經濟狀況非常惡劣，但是他們還能繼續的維持着工人。同時我們正在從公共的建築設法減少失業的人數。並且成積很不壞。』

四

我希望參觀一些勞働營，從那個軍官，他給我介紹給了其中的一個高級的領袖。他告訴我們，德國全國共有一千二百這種勞働營，平均每營有青年二百人；卽總計爲二十四萬人。他們都是自動加入的，除了大學生，他們自己立法規定，他們不在勞働營經過六個月的訓練，他們便不能得到學位。他們造着路，伐着木料，排去池沼的水，種着地，以及其他和普通工人階級所做工作沒有衝突的有益的工作。

『他們得到了許多有價值的訓練和良好的紀律，』那個高級領袖說。『後來在一般雇主中間便爭着雇用他們，我們便毫不困難的給他們找到了職業。這種試驗是有着一種眞正的道德上的價值的。那些孩子們都有了好的吃，體格變得非常强健，精神飽滿。他們在這些營裏都有了一種安定的生活，他們做着工作，但並不很苦，並且在這裏他們還聽到了各種題目充滿興趣的演講，他們便可以不再遊蕩着，等着工作，那也許是需要極多時候纔能找到的。他們中間有着各種不同的等級，你將奇怪地看到在這裏面階級的觀念已經完全的打破了。在大學生和那些從農人家庭和工人階級裏出來的孩子中間有着一種極良好的合夥的精神。這是在德國所要做過的一件最有意義的事情了。』

我們趁着汽車，到了離慕尼克十里路程在一個樅樹林中央的叫做福斯脫里特 (Forstereid) 的地方。一條極端正的新築的道路經過那樹林，通到營裏。

二八—一一八

『這是我們的孩子們造的，』那個高級領袖說。『這對於採柴的人以及伐木的工作是非常有用的。』

我們到達那裏的時候正當是下午休息的時候，那些孩子在他們上午的工作和午飯之後都得在他們的床上躺下一個半鐘點。當我們走進他們的木屋裏時，他們大半都還睡在那裏。每一個房間裏大約有十六個到二十個人他們都睡在他們的雙牀上讀着書談着話或是睡着覺。

營裏的總監傳出了一個命令，所有青年立刻全從牀裏爬了出來立正着。

營裏的軍官遞給了我們一張日程表。那些青年早晨五點三十分起身。他們做六小時工作，得到二十五普分尼的酬報。他們一天吃五餐東西很簡單但都很滋養。從六點到九點鐘的時候他們可以出外去星期六下午到星期日晚上是他們自由的時間。他們有幻燈的講演一個電影場以及其他許多娛樂和教育的工具晚上十點鐘睡覺。

我和那些勞働營的志願兵有着一次愉快的談話。他們包圍着我，用着最愉快的態度回答着我的說話。我問他們是否有着足夠東西吃的，他們把他們的一個同伴向前面推了過來說他是時常貪多吃得害病的。我問他們對於這種生活是否感着厭惡。他們說他們不但不感得厭惡並且還覺得是非常興奮的這是一種吉普息的生活。我們覺得非常合宜這裏時常有得事情做。這是一種大規模的遊戲。他們正像一羣英國的學童一樣雖然有一些人却是非常古怪的樣子。他們告訴我說，他們是從德國各處地方來的。其中有些是學生有些是工匠，也有一些是從農村區域裏來的鄉下人。

那營裏的指揮官更非常熱切地插進了告訴我一些說話。

『他們有着免費醫藥的診治，』他說。『每隔一天有一個醫生給他們檢驗一次。我們有一個療病室任何人感着不適時都可以住進裏面去。但是這裏的病人很少。在這療病室裏有兩個病床但那是並不時候使用着的。

我瞧着那療病室那是非常整潔而安適的。

『所有這一切需要多少錢呢？』我問。

那高級領袖計算着連食物，住宿，衣服和靴他想每一個人需要兩個馬克一天。

五

我們趕着路向烏斯堡（Augsburg）駛去。烏斯堡的人民正在忙碌地做着他們的事情，沒有一點擔憂着政治的不安或是一次未來的崩潰的樣子。他們有着一種興旺的樣子，但當我問起他們時，我聽說他們工廠裏生產的五金和棉織物也找不到適當的市場，生意很不好。

在有一些店家的櫥窗裏我們看到陣列着一些木質的調羹同時聽到一個關於牠們的故事。有一次希特勒得到了一個報告說在黑樹林裏的雕木的人因爲旅客的短少感到了極大的不幸。沒有人買他們的木調羹。希特勒便發出命令說，如果德國人民能夠用木調羹喝湯，救濟那些黑樹林裏的農民，他就感得非常高興了。不到幾天這裏賣掉了木調羹三十五萬只。

我們在烏斯堡並沒留得很久。我們向前走去，到了烏爾姆（Ulm）。這是一個很古的城市在德國全部的歷史中經過了幾百年的衝突這裏始終是一個文化的中心。

在 Gasthaus zum schwaxzen Adler（黑鷹旅館）裏我們坐在一個古舊木板房裏的一張長桌邊上。我們的店主人正非常忙碌地在等待一批大羣的人馬，我們已經看到這個裏正佈置好了在歡迎着一些高客的到臨，在那狹狹的街道上橫列着一些長旗上面寫着：

『新的德國恭迎偉的先驅！

烏爾姆的百姓，掛出他們的旗幟吧！』

旗幟眞的掛出來了。卍字旗鮮紅的掛滿了街頭。一萬個曾經在歐戰中打着仗的胡登堡營裏的舊的先驅者將受着市政府的款待到烏爾姆來了。

在烏爾姆的街頭還橫過了另一面旗幟，這上面的字句，在一些鄉野的道路和山村的入口處也可以重複的看到：

『德國民族應該成功一個飛行家的民族。』

在市場裏，在一條木柱上面擺着一個龐大的用錫做成的飛機炸彈上面塗着紅和白兩種顏色，正同卍字旗的顏色一樣。

我讀着在那木柱上漆着的字：

『一個民族，

一個危機，

一個自衛。』

從這個飛機炸彈看來，德國現在正在忙碌地募捐着的飛機似乎便不是一種作爲眞正的商業用途的。但是從我和他們我作的談話裏我知道在他們百姓的心裏，從一種對他們所作繼續不斷嚴厲的宣傳他們感到有着一種眞正的擔憂德國將軍受到了一種空襲擊的危機。這就是他們的所以在他們所有的大城市裏狂熱地造起了避彈的地方他們的孩子們學習着自己裝戴瓦斯面罩在學校裏教着瓦斯的訓練。在他們的想象中，天空將擠滿了從法國——或是俄國飛來的敵機哩！

六

我們經過一些矮矮的小山，到了斯兜加（Stuttgart）。我們在那些有着一些木板屋子的古老的市場裏閒步着。我和其中的一個市場女子有着一次談話。我問着她斯兜加目下的狀況。她大笑着，隨着發出了一個深深的歎息。

『這對於一般工作的女子就夠苦了，特別是如果她的男人就像我的丈夫一樣已經失業了三年的。他現在雖然已經得到了工作，但他所得到的工錢却並不能維持一家的用途。他的工錢是每小時七十五普分尼，每星期工作四十八小時。但是這裏有着種種的稅。任何人有着一個職業的就得把他工錢百分之十指給失業的人。此外還有着許多別種的稅。房錢很貴，此外還有電費，煤氣等等的開消。我們一家從我男人所得的工資和我所賺得的錢除了付掉捐稅和房租外，每人一星期有七個馬克。這是不夠用得舒服的。這裏絕不能有多餘的可以積聚起來或是留下一些備作不能工作的日子的用途的——如果有一個人害了病時他便不能工作了。但我自已並不覺得怨恨！許多人比了我們的情形還更糟的。我得說我對於希特勒所說的女子不能占據男人的職業是同意着的。』

『那麼你們大家都贊成希特勒和國社黨啦，』我示意說。

『我對於國社黨並不怎樣確定。那些男女孩子不斷的拿着旗走着步伐。如果這使他們感着高興，這自然是好的。但這並不能生出麵包和牛酪來。同時我個工作的人每一星期整整七天天天都得捐出幾個錢來。可是這些錢往那裏去了呢？有人想是給那些漂亮的軍官們拿去買漂亮的制服和龐大的汽車了。那是不大確切的。那麼這種捐是爲組織空軍用的。這就是非常危險的了。所有那些飛機究竟是作什麼用場的呢？我時常這樣的問着我自己。我們需要牠做什麼？所有這種宣傳說是一種危機正在迫近我們來了，這又是什麼意思呢？如果戰爭發生了時，我是祇有等死了。但我對於我自己沒有什麼怨恨。我祇是擔憂那些年青人。他們還是那樣一些都不懂的。』

七

我和另一個在一家小新聞紙舖裏的中年人談了很長一回。他回答了我所我所向他提出了的問題。

『德國民族所擔憂着的這種危機究竟是什麼啊？』

我問他。

他向我呆呆的望了一回說：『什麼危機啊？』

我便把那寫在一條飛機炸彈木柱上的幾句說話告訴了他：

『一個民族，

一個危機，

一個自衛。』

他懂得我的問題的意思。『那是在戈林將軍某次演說中所提出的一個口號，』他回答說。『這裏確實有着一個危機哩！』

『什麼危機呢？』我問。『我並沒有看到目下有什麼危機威脅着德國啊。』

『這是正在接近了，』他說。『至少這裏是有着這樣的一個機會。如果俄國受到了日本的襲擊，法國便將援助俄國，德國也許就會牽進了漩渦裏。德國也許就會變成了法國軍隊通過的一個走廊。我們害怕法國將會在這個時候襲擊我們。這樣的情形是會發生了的！』

這正是我在慕尼克褐色大廈所聽到的同樣的理論。這正是那個管理勞働營事務的高級領袖所表示出來的同樣的思想。我也曾從其他德國人聽到了這個說話。這顯然是深深印入了許多人心裏的德國的宣傳的一部。

『這是笑話，』我告訴他說。

『我們也許是過慮了一點，』他說。『但每一個人都在擔憂着！這是那可咒詛的歐洲使我們感到了這種憂慮。報紙和政客又把這種憂慮張大起來。德國在所有國家中間是不會進攻任何人的。那是無疑的。你祗須和那些國社黨青年談談，他們是不希望戰爭的。』

『商業情形怎樣呢？』我問。

『情形很嚴重呢，』他回答說。『這個國家的金融狀況非常惡劣。我們現在祗有很少存金。我們的鈔票的準備金正在減少下去。不久我們就將沒有一點準備了。到那時我不知道情形將會變得怎樣了。不論變得怎樣，那終不是一種愉快的現象哩。』

八

我們趕着汽車打從卡爾斯羅(Karlsrale)向薩爾駛去，經過了一個可愛的田舍風景的郊外，顏色的田地就像一塊雜綴的布毯。雲朶的暗影躺在高高的麥叢上。勤勞的牛從松林裏曳着木料在路上走過。我們經過一羣造路的人，裸着上身在烏登漢和其他的一些鄉村裏，勞働營的標語橫在街頭。

『建築工程是一種民族的責任。』

在吉麥辛，我們到了萊茵河邊，預備駛過一條船橋。但是這橋上有一些地方壞了，交通完全斷絕了。一個國社黨軍官正跨在他的機器脚踏車上等着修理。一羣年青人正圍在那裏等着他們的農車和貨車的通過。

他們中間一個悲觀派的人說：『這是需要兩個鐘點哩。』

一個樂觀派的人說：『我們在十分鐘內就可以通過了。』

那國社黨軍官談到他的職務。他是一個勞働營的監督。

『萊茵河上正有着許多勞働營，』他告訴我說。『牠們都進行得非常順當。事實使這些年青人受着這樣的訓練比了讓他們意志墮落下去要好多的。他們都非常明白，並不反對這種必需的紀律，並且這也是並不怎樣困難的。』

那個樂觀派的人是對的。我們等了十分鐘通過了那座船橋。我們旅行了整個德國，這裏又到了一些童話裏的鄉村。在派瑪森(Pirmasens)，在一個高山上的散漫的小鎮，那裏的人看到我們感到了非常的高興。我時常奇怪着在派瑪森，他們看到了我們爲什麼會那樣高興的。我們是三個英國人和一個俄國人。我們又沒有引人

注意的青春吸力。我們也沒有捐出什麼贈物。但是我們在旅館裏却使他們極大的忙碌了起來。

那幼年的侍女是第一個對我們表示着她的好意的。她不停脚的來回地走着，問着這樣，回答着那樣，那藝術家的一些小小的笑話使她大笑了起來，那小說家的浪漫的樣子使她感着興趣，甚之也對於我表示着一些溫和的好意。旅店主含笑地走來，希望我們有好胃口，能夠嚐嚐他們的簡單的食物。

喀遵和一些派瑪森人同坐在一張桌子上。

『你對於希特勒有什麼感想嗎?』喀遵和桌上的一個經商的旅客談着，這樣的問。那經商的旅客把希特勒看得極偉大。

『他的思想將會貫撤整個歐洲的，』他斷然的說。

當我們離開那裏的時候，我們受到了一個熱烈的歡送。我們的店主婦和她的丈夫一同送出街頭。她是一個强健而活潑的女人。她非常熱切地問着我們對於我們的飯食是否感到了滿意。她祝頌我們有一個幸運的旅途。她和我們每一個人握着手，就像我們在派瑪森已經住得很久突然分別似的。那旅店主也同樣熱烈地和我們說着再會。其他的人也聚擁了用着親切的微笑瞧着三個英國人和一個俄國人。當我們的汽車駛開的時候，那幼年的侍女和她的主婦都在窗邊揮着手。我們給了他們一個極好的印象。

奇怪！我不禁又想起如果有三個德國人到了任何一個英國的鄉村裏，或是工業城市裏，他們是否也能夠也受到了這種同樣和善的招待的。在十個地方有九個地方，他們是不會受到一點客氣的禮貌的。

『這些德國人是一種和藹的民族，』那藝術家說。『從我們踏進這個國家以來，我們並沒有受到一句不客氣的說話，或是一個輕視的表情。他們似乎是很喜歡我們的。人們也不能自禁的會得喜歡他們哩。』

我們離別了德國。我們經過了許多小村，許多樹林，隨着走完了一個遙長的灰沙迷蒙的道路，看到一條木桿擋住了我們的路。在這木桿的一邊是一個德國警。在另一邊是一個法國的警察。在這裏驗了一下護照，檢查了一下我們所帶着的那種貨幣。木桿升了起來。我們離了德國的國境。

（全書完）

沽酒論時

羅馬尼亞某村之酒肆，近頃公告稱：「本店佳釀任君暢飲，每小時收費六辨士。」消息甫出，有劉伶癖者聞風咸集。毋一顧客，於入門時卽記明時間，入座後，肆人給予紅酒或白酒三大瓶，顧客隨卽繳付六辨士，開懷痛飲，如酒告罄，隨時補充，一小時既屆，應卽離去，否再須則付六辨士，賡續一小時。此項減價招徠辦法，實緣本年羅馬尼亞酒產過豐所致，亦趣聞也。

意外慘禍

德國漢堡附近某酒肆，某夕，顧客方酣舞高歌之際，忽有人述及門外有機器脚踏車一輛，方在焚燒，衆乃哄然出觀，設法滅火。驟然間汽缸突告爆裂，火焰直射百五十呎外，觀衆衣服紛紛着火，奔至酒肆內，復引起他物之燃燒，是時秩序大亂，自窗口躍出受傷者有之，爲火灼傷者有之，結果共死一人，重傷六人，輕傷十四人，誠意外之慘禍也。

弄假成眞

紐約居民海侖華生，一日甫工畢返家，其妻已將午膳治具，正待舉箸間，華生忽態度有異，斂容作色謂其妻曰：「予將自殺，」妻以爲戲言也，漫應曰「何事作此不祥語。」時華生探囊出自衞手槍自擬其胸，妻呼曰：「毋相戲」乃槍機突撥，而華生果逝矣！

警士既至，覩此慘劇，乃詳詢其妻，伊謂：「初以華生作戲言，不謂其果成事實也。」問官廉得其情，亦爲太息久之。

二八一一二二

世界偵探名著 **萬事通(十)**

秦瘦鷗

本書線索

富翁梅瓊卜居於英格蘭之伊斯德蓬。有姪一，名苪侖克，及一亡友之遺女，曼納脫爾。苪侖克與曼均供職於倫敦。與梅瓊在鄉同處者乃其私人祕書桀司潑古爾。苪侖克與桀司潑均屬意於曼，而梅瓊則偏向桀司潑，曾力誡曼勿嫁苪侖克。

梅在銀行中之存款，忽爲一匪徒名臘克斯吳侖特者以僞簽之支票取去數萬鎊，事發，苪侖克蒙嫌最深，不久梅瓊又遭暗殺。苪侖克遂入獄。但庭訊結果，終判無罪開釋。

十三　上蒙曲利阿克斯來的人

大審後的兩個月光景，正當十月中很和暖的一天，苪侖克從樂才尼(屬瑞士)那邊搭着一艘白色的遊艇，渡過了利曼湖(即日內瓦湖，)在日內瓦上了岸。他把他的箱件交給了一個脚夫，隨後走上了旅館的一輛接客車。他取出錶來一瞧，正指着三點三刻，而曼是約定要到四點半才來咧。他先落了旅館，洗過臉，換過衣服之後，便走向門廊下去，問那賬房裏的人，有沒有把他先期來電囑辦的幾件事辦好。

曼今天是要和萬事通沙奧門先生一起來的。沙奧門原是一個很忙的脚色，這次難得有了幾天空，便打算到國外來玩玩。自從大審之後，苪侖克祇和曼見過了一面，就在判決無罪的第二天，他一早就到了曼那裏，並和伊一起進早餐，但是彼此都不曾說多少話。這天下午，他就動身往歐洲去了。他也很有幾個錢，雖然不多，但已儘夠他一個人的用了；而且關於梅瓊那遺囑的處置，苪侖克應得的一部份，桀司潑古爾也並不曾有過絲毫異議，於是他就獨自一個人出國去了。先在法蘭西，西班牙以及意大利那邊隨便遊覽了兩個月，現在他已從麥奇奧(意大利西北邊界上的一個城市毗鄰阿爾卑斯大山)進入了瑞士國境，很幽閑地一路逛過來了。

他比從前似乎老成了幾許，一切行動，也略較從前莊重了。他在那一次再三展期，令人愁悶的大審中，雖然已受過了不少精神上的痛苦，但他的臉上，却並不曾留下什麽痕跡。曼一見了他，心上也是這樣想。其時伊已走進了旅館的大門，在幾個侍者鞠躬致敬之前，步入了一片大庭院，很熱烈地和苪侖克招呼起來。

如果說伊眞的發現他有了什麽變態，那還不是說他發現了伊有着一種顯著的長成，因而略吃一驚的來得確當。因爲伊的年齡恰好是在一個美麗的「蛹」——少女——蛻化爲「蛾」——婦人——的時期。在過去的兩個月中，伊的身體上的確是已有了一種顯著的變化了。苪侖克一時竟解釋不出這種變化的所以然，因爲這是一個少女發育的過程中所應有的現象，苪侖克自己並不曾經驗過，當然不能瞭解了。

「啊！曼，」他情不自禁地喊道：「你爲什麼突然老了怎樣許多？」

伊聽着便笑了；這一笑却分外使茀侖克感覺到伊的生理上的變化是很顯著了；從前他所聽到的只是一種聲浪很尖銳而又滾得很快的笑聲，現在却是更甜蜜，更豐美，又更溫和可愛了。

「你倒是比從前更不講客氣了！是不是。」伊也打趣了一句。

伊今天是穿扎得非常的精緻，而且非常適稱；在英國婦女之中，這眞是很難得瞧見的。伊對於裝飾一道，確是有着不少的心得，從伊所戴的一頂帽兒上插的一支輕柔的羽毛起，一直到伊脚下那一雙小小的靴尖止，無論敎那一位善於苛求的批評家來瞧，也不見得再會有什麼話了。女人的品貌和裝飾，原是很有關係的，然而却難求兩全，有許多女人很會打扮，但是無論伊們穿得怎樣美麗，充其量祇是等於一副衣架，因爲伊們的本相太不行了；有些女人實在是長得很好的，誰見了都不能不讚一聲漂亮，可是伊們的服飾却穿得的太不宜了，看上去只像套了一副醜惡的外壳，伊們不知道怎樣去選擇適稱的服飾，每換一次行頭，便得敎人難受一次。曼納脫爾的長相既美麗，而所御的服飾更是特別的精緻適稱。

「你看了我半天，大概總該滿足了吧？茀侖克。」伊很大方地笑道：「快告訴我們，你在這兩個多月裏頭究竟幹了些什麼事啊？但是最好我們還是先來喝一杯茶吧，你總不致忘記了這位沙奥門先生！」

我們這一位矮小的調查家原是站在後面的一處黑影裏，這時便走出來和茀侖克很熱誠地握着手。他今天所穿的衣服是更別緻了，因爲他知道要到瑞士來，所以特地揀選了這一套服飾，在他心目中，這是最適宜於這個多山的國家的了。他的一雙靴是又厚又笨，裹在他兩條細小的腿部上的一雙羊色襪，簡直是全羊毛中的全羊毛，而他的一套臘裝的質料，更是又粗又堅實，任憑你如何用力的磨擦或撕裂，也可以保險不至弄破。他所常戴的那一頂高頂帽，今天也不曾跟他同來，換了一頂很大的鴨舌帽，帽邊拉得很低，差不多已罩沒了他的左眼，神氣是怪富於流氓性的。茀侖克看了他這種打扮，便忙着向四周張望，深恐他還會帶着一支爬山杖；（非普通手杖指爬高山用的有鐵尖的大杖）總算還好，他倒不會帶來。

曼除掉了伊的皮手筒，又把手套也脫下了；這時已有一個侍者捧着一套銀製的茶具走過來，在伊面前的一張桌子上放下了。

「我恐怕我沒有多少話可以說。」茀侖克先答復了曼的問句。

「我祇是到處閑蕩而已。你們可有什麼新聞嗎？」

「我有什麼新聞嗎？」曼重複說了一句：「我想我是一件也沒

有。祇知道在英吉利那邊，一切都是很順利和平地進行着。啊！可是，茀侖克，告訴你，我居然是大大的富起來了！」

茀侖克微微一笑。

「那末，我的最適宜的答復是我竟然是愈弄愈窮了。」他又像打趣，又像正經地說道：「不過在事實上，却還不至這樣。我最近還到過愛傘克司（在法國馬賽附近）去，儌倖贏了一票錢。」

「贏來的嗎？」伊並不十分注意地問着。

他點點頭，發了很神祕的一笑。

「你不要就此把我當做是一個賭客，你會不會這樣啊？」他忽然變了一種很嚴肅的樣子。「我想我自己總不致於這樣吧！事實上，我也並不想去賭，祇是想利用牠來解解我的愁悶吧了。」

「我懂得。」曼很快很急促地說了一句。

伊就舉起了茶壺來，給伊自己和沙奧門茀侖克兩人各斟了一杯茶；奏這空閑的當兒，沙奧門便像背書似的講出了四五十節和日內瓦有關的故事來。

「桀司潑近來怎麼樣？」過了一會，茀侖克突然問着。

曼的臉上驀地起一陣薄薄的紅暈。

「啊！桀司潑嗎？」伊很不自然地說道：「我曾經看見過他。你知道他現在是更比從前神祕了，很有些像我們在那些嚇人的偵探小說裏所讀到的怪人的行徑。他在鄉下某處地方佈置着一間化驗室，並且還時常駕着汽車往各處去亂跑。舉個例，我在勃來登那邊，就曾見過他幾次。」

茀侖克慢慢地把頭顛着。

「我想他的確是一個駕駛汽車的好手，」他的說話中，顯然是有着一根刺的。

沙奧門便抬起頭來，和他交換了一個眼色，微微一笑；但並不曾讓曼看見。

「他對待我很好。」曼囁嚅着說。

他可曾提起過……」

曼來不及的向他搖頭。

「我不願意再想到這件事。」伊很堅決地阻止道：「請你們不要再提起牠好不好？」

茀侖克知道他是不願意再提起梅瓊被害的一件事，於是就把談話的中心移到了別的一件事上去。

幾分鐘之後，曼走開了，他和沙奧門兩個人便得了一個自由說話的機會。

「有什麼消息嗎？」茀侖克很焦渴地問着。

沙奧門先望四面看了一看。

「我想我們不久就可以知道這件事的眞相了!」他把他的聲音竭力壓低着,湊在茀侖克的肩旁說道:「自從那一天大審以後,我就派了一個人在暗裏把他監視着了,現在已經可以毫無疑問地斷定他確然是一個很出色的化學家。」

「你已經構成了一個理想了嗎?」

「我已經構成了許多的理想。」沙奧門先生怪興奮地說道:「當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在葛萊廣場上所見到的那個中途倒斃的腳色,現在已查明的確就是臘克斯吳侖特的下人了。這一點是很使我滿意的。我並且還可以斷定他實在是給一種藥性很猛烈的毒藥所殺死的。當你的那一件案子在審訊之中時,他的屍身已給警探當局發掘出來了,細細一察驗,中毒的實證便發現了,而且是和那被害的車夫所中的毒完全一樣的。這樣看起來,那臘克司吳特侖顯然也是一個很出色的化學家,我要來見你就爲了這一件事情。他在庭上不是曾經說過,以前也曾和你討論過這些問題的嗎?」

茀侖克點了點頭。

「我們已前確是不常要爲了那些藥物而大開談判的。」他說道:「自從那一天開過庭之後,我就回想起許多的舊事。我還記得我自己受了他的熱心的鼓動,有幾次曾經幫着他做過各種的試驗,居然還因此得到了一些關於化學上的常識;但是不幸得很,有一大半我已經忘掉了,因爲我雖然一時受了他的鼓動,但不久就厭倦了。至於他平時慣於利用的幾種物質,我也沒有多少清楚的印像,所以他有沒有化驗過含有麻醉性的東西以及那種印度藥草之類,我現在眞有些斷不定了。」

沙奧門竭力把他那一顆挺大的腦袋顚着。

「或者再過幾時,我還可以多告訴你一些。」他似乎很有把握地說道:「但是在目前,我的調查工作也着實進行得很順利。往後去我恐怕他這個人越發不容易監視了,因爲如其我所意料中的種種果然是眞的話,那他眞可算是我生平所碰到過的許多人裏頭的一個手段最陰險計劃最周密的傢伙了。——碰是也碰到過,卻不多而已。」他很嚴肅地補充了一句。

他所謂「許多人,」茀侖克一聽便知道是專指「犯罪的人。」

「也許我們竟是根本寃屈了他,」茀侖克倒有憐惜的意思:「可憐的桀司潑!」

「你這個樣子可就不配去幹警探的工作了!」沙奧門搶着駁斥道:「你的心腸還嫌太軟。」

「我其實也不是一個軟心腸的人,」茀侖克又說道:「我只是爲了某種緣故,很替他可惜。」

沙奧門又望四面看了一看，這一次比方才看得更仔細，同時又把他已經提高了的聲音重復又壓低下去。

「還有一件事情，我必須告訴你，這委實是非常祕密的。梅君，我是從很小的地方看出來的。」

「快說啊！」

「這就是關於納脫爾女士的事情。我們已曾屢次看見伊和我們那一位槃司潑古爾先生在一起，而且每次會晤之後，伊對於他似乎一次比一次更信任。記得已經有一次或兩次當我在和伊說話的時候，提起了槃司潑的名字，伊就透出了幾分窘態，立刻用別的話岔了開去。」

蕭倫克把前齒嚙着下唇，顯出深思的神氣；他的臉色也略有了幾許變動，這時候他所發生的思想，必然是對於槃司潑很不利的。

「啊！原來如此！」他一面說，一面把他的肩膀聳動着。「如其伊眞的有心於他，那可不關我的事啊！」

「這當然是於你有關的，」沙奧門彷彿很焦急地責備道：「伊從前不是很歡喜你，甚至願意和你結婚嗎？」

他們再想說下去時，曼已經囘來了。這一次他們在日內瓦相會，也可算是一件偶爾湊巧的事情。曼是一路要上却蒙尼克斯（在法國東部邊界上，與瑞士緊接。）去過冬，沙奧門是存心出來游玩幾天，原是沒有目的的；因為他們聽到蕭倫克也在瑞士，伊就特地打一個電報給他，約定在日內瓦晤會。

「你可打算在瑞士躭擱幾天嗎？」當他們在那美麗的湖濱散步時，曼向蕭倫克問着。

「今天晚上我就要囘倫敦去了。」他的答復。

「今天晚上？」伊很詫異地問着。

他點了點頭。

「但是我倒打算要在這裏逗留兩天或三天咧！」伊似乎有些生氣。

「我原來也想在這裏躭擱兩三天，」他笑道：「但是我有很要緊的事情要囘去處理啊！」

然而到末了，伊終於竭力把他留到了明天。

當他們坐在一起進早餐的時候，侍者送上了一批信件來。蕭倫克眼看伊在所收到的十幾封信裏頭，很急迫地特別找出了一封信來儘先拆開了瞧；他當然不能向伊查問，但是那信封上所黏的却分明是一個英吉利郵票，而且槃司潑古爾那一種古怪的字跡，他久已看得很熟了，所以根本也不用問，他早就知道那發信的人是誰了。他瞧伊是透着怎樣興奮的態度在閱讀這封信，並且當伊翻到了背面去，一瞧後面已沒有字了，臉上更微微透出了一些失

望的神氣；這時候他的主意就決定了。他自己也有着幾封信，但他並不耐心細讀只忽忽瀏過了一遍，便很不高興地丟過了。

「看起來你的信一定並不比我好。」曼像解勸似的向他一笑。

「完全不是好的消息！」蒲侖克怨恨道：「我所盼望着的那一信偏沒有來。給你說實話，曼，這都是……」

「都是我留了你一夜的不好。」曼插嘴道：「那末你究竟有什麼事呢？」

「我打算在湖邊買一所屋子。」他說道：「而洛才尼那邊的可惡的地產商偏不肯馬上和我成交，只允許我隨後寫信來通知，究竟他的地主願意不願意接受我的條件。」

他把頭低了下去，呆呆地望着桌子上的東西出神。沙奧門對於人類的心理原是有着很廣泛的智識的，他已經很清楚地看到了蒲侖克臉上表顯的一種失望的神氣，他並且也猜到了曼那一封引起蒲侖克注意的信是誰寫的了，因此他料到蒲侖克此刻的着惱，實在並不爲那地產商而發，多份是爲了另一個人。

「那末，如其他們有信來，讓我轉給你好不好？」曼很熱心地建議着。

「這也幫不了我的忙啊！」蒲侖克說，同時扮了一個鬼臉。「我打算至遲要在這星期六解決這件事。」

「啊！我想到了！」曼又說道：「如其有信來，就讓我把它拆開，看明白了內容，再給你打電報到巴黎來，那末你就可以知道那條件究竟同意不同意了。」

蒲侖克很高興地笑了。

「這樣眞是小題大做了！」他說道：「但是，曼，如其你眞的願意給我這麼辦，那眞是使我萬分感激的。」

沙奧門依舊在旁邊很冷靜地看着他們，在他的腦神筋上，他確信那地產商的答復，蒲侖克是絕對不會如此介意的，他簡直把他看得不值兩文錢；所以蒲侖克這一番做作，沙奧門以爲是無非借此機會要遮蓋他的不高興而已。

「你今天可眞收到了不少的信啊！納脫爾小姐。」他開始說話了。

「但是，我還祇拆開了一封咧！這是桀司潑寫來的。」伊說得很快，只一混就過去了。

同時，這兩個男人又發現了伊臉上的那一層渾薄的紅暈，以及從伊眸子裏發出來的那一種神祕的光芒。

「那末桀司潑從什麼地方寫來的呢？」這一次發問的是蒲侖克，他的聲音很平穩。

「他是從英國寫來的；但是在他發信的那一日，他已起身上歐

洲來了,他是要上荷蘭去的。」曼答道:「這倒是很有趣的想,不到他也在這裏。」

「在瑞士嗎?」茀侖克十分詫異地問着。

「不要假癡假呆!」伊笑道:「我說這裏,原意是指歐洲——我的意思也就是說在他們之間已沒有海隔離着了。」

說到我們兩個字伊的臉完全漲紅了。

「這消息是很令人害怕的。」茀侖克用着一種異常乾枯的聲音說。

「你千萬不可以一味厭惡桀司潑!」曼不很贊同地說道:「他倒從不曾說過你什麼壞話。」

「我想他也實在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說我壞話啊!」茀侖克的態度依然很倔强。「但是讓我們趕快換一個話題吧:這題目太……」

「太怎樣啊?」曼也不甘示弱。

「太容易引起爭論了。」茀侖克給了他一個富於外交家口氣的答復。

這一天,茀侖克起程回英了,曼和沙奧門都到車站上來送他,當他從車窗裏探出頭來向伊揮巾作別的時候,他感覺到這一位女士實在是太可愛了,除掉伊之外,眞沒有什麼旁的東西值得追求了。

同日的下午,就是當曼和沙奧門眼看着茀侖克搭在開往瑞士邊境和巴黎去的火車上,離開了日內瓦的這一天,我們那一位臘克斯吳侖特先生,忽然又走進了蒙曲利阿克斯(在瑞士南部邊界上,和意大利毗鄰,是一處小鎮。)的皇宮大飯店,就在那餐廳中揀了一個座位坐着。因爲時候已經是很遲了,所以餐廳上差不多祇剩他一個人;這裏的領袖侍者奇文尼孫原是認識他的,便來不及的趕出來招呼。

「啊!先生。」他很恭敬熱烈地歡呼着。「你又從英國回來了!現在這裏的冬季運動都還不曾開始咧,我是想不到你就會來的。大概巴黎那邊一定是很氣悶吧?」

「我並不是打巴黎那邊來的,」這位神祕的客人答道:「要上瑞士來,是有着好許多路的。」

「但是,舒服的路却不很多。先生。所有上蒙曲利阿克斯來的路我差不多全走過了:穿過巴黎,穿過滂太里(法中部極東邊地,)穿過比利時,穿過荷蘭,原是都可以的;然而總要讓巴黎的一條路最適宜於一個到這樣美麗的所在來消閒的人。」

坐在桌子上的那位先生聽了他的話,却並不說什麼,只仔細把那一份菜單翻看着,他的神氣非常疲倦,像是經過了長途跋涉的

樣子。

「告訴你吧！也許會使你很覺得出乎意外的，」他點了幾樣菜之後，奇文尼孫差不多要捧着菜單走了，他才說道：「我是從最遠的一條路走來的。還有，奇文尼孫，告訴我，你們這旅館裏可有一個名喚茀侖克梅的客人嗎？」

「沒有，先生。」那領袖侍者不假思索地答道：「他可是你的朋友嗎？」

「也可以說是我的朋友，也可以說不是我的朋友。」吳侖特先生給了他一個怪滑稽的答復，從此就不再加什麼說明了，倒連累那奇文尼孫歪着頭，在旁邊白白地站了半天。

不久，他就用完了他那一頓富麗的晚餐；接着，他又往鎮上那一條最熱鬧的大街去走了一會。當他回來時，他的脅下夾着一大疊的書報之類，其中包括着一份「旅客姓名錄，」這是用英文印的，其中不但載着來去於洛才尼，蒙曲利阿克斯和透力台脫（即在蒙曲利阿克司附近）之間的旅客的名姓，便是日內瓦和里昂兩處的遊客，也給他們登載得很詳細，所以他的銷數是很好的。他就在旅館的寫信室中翻看着，最後便打那插着信紙信封的木架上抽下了一頁信紙來，忽忽寫了幾行，而在那信封上寫的是「日內瓦法國大飯店茀侖克梅先生。」信封好，就投進了旅館裏的一口小郵政箱中去，只才回房睡覺。

×…………×…………×

「啊！這裏有一封信是給茀侖克的，」曼很興奮地喊道：「我想這信總該是那地產商所寄來的了！」

伊把那信封上的郵票看了一看，這上面蓋的是蒙曲利阿克斯郵政局的戳記。

「我猜多分是不錯的。」沙奧門說。

「好吧！不管他怎樣，我想我還是把它拆開的好。」曼說道：「可憐的茀侖克，他此刻一定是很掛念着這件事了！」

伊就撕開了封口，取出一張信紙來。沙奧門瞧伊念了幾行，伊的臉色突然變得很慘白了，捧着這信紙的兩支手也在索索地抖着，終於伊一聲不發地把這封信授給了他，於是他就忙着看下去：

「親愛的茀侖克：

請再給我一個月的寬限，然後你再把全部的事實說出來。

臘克斯吳侖特敬上

沙奧門張大着嘴巴，看定了這封信，半響不發一言。

「這是什麼意思啊？」曼用着很低的聲音問着。

「這就是說，茀侖克正給某一個人隱藏着什麼祕密咧！」沙奧

門說道：「這就是說，……」

突然，他的臉抬起來了，像是受了極大的刺激。

「看啊！這信上的筆跡！」他急得有些發喘了。

伊的視線便隨着他的手指看過去；最初伊也有些茫然不解，約模遲疑了兩三分鐘光景，伊突然伸手過去，很敏捷地打他手裏搶過了這封信來用力揑做了一團。

「這筆跡！這筆跡！」沙奧門重複地喊着：「我以前分明已會見過這個人的筆跡了！……想起來了！這是桀司潑古爾的筆跡！」

曼的兩個眸子很堅定地看着他，雖然伊的臉色還是很慘白，那一條握着這個紙團的手也還在顫抖，但伊的態度是非常的果敢堅決。

「我想你一定是誤會了！沙奧門先生。」

浙江實業銀行儲蓄部
儲蓄存款 利息優待
詳細規則 承索即奉
總行 上海漢口路一五九號
分行 上海虹口 漢口湖北街 杭州保佑坊

中南銀行 儲蓄部
詳章函索即寄
各種儲蓄存款
甲種活期 零存整付 存本付息
乙種活期 整存零付 禮券
定期儲蓄 整存整付
總行 上海漢口路
分行 南京 天津 漢口 廈門 杭州 北平 蘇州
支行 虹口 八仙橋

如此江山

張恨水

第十章 又一場誤會

俊人對於方靜怡，本來也就認爲是一位玉觀音式的女友，雖是可以敬愛，却不能怎樣的親密。這時偶然會到，心裏儘管起了無窮盡的主意，那還只有遠遠的看着她，不便再碰釘子了。再碰釘子，也許把同船多日的一些交情，完全喪失。再想着雪芙該醒了，那就回去罷。當他想到這裏，正要回去的當兒，靜怡爲了望着澗水滾滾的流着，在十分感着無話可說的時候，就帶了笑問道：陳先生，你也喜歡游泳嗎？俊人笑答道：略懂得一點。方女士一定是游泳得很好的了。他就扭轉身來站定着，向橋邊走了兩步。靜怡道：很好？我還不會呢。不過我想着，現代的青年，同水接觸的機會很多。不談運動，就是爲了自衞，我們也應當練習一點游泳的技術，以防不測。俊人笑道：這廬山上面就有兩處很大的游泳池，正好練習練習。未識方女士有這個興趣嗎？靜怡聽說，却微微的笑

把半掩的門一推只見雪芙掐了一朵野花在手



着，靠近了欄干邊，只管對了水裏癡望着。俊人這倒摸不着頭腦，她是贊同這個提議呢，還是拒絕這個提議呢？因之再走近一步，也站在小石橋上，照樣的低頭望了水，却沒有作聲。靜怡由所站的所在，慢慢的踱到橋欄干的第一根欄柱邊，這就向橋板上檢起了一顆小石子，向水裏抛了去。一面笑道：這水多清呀，可惜不看到水裏有魚。俊人道：俗語說得好，水太清則無魚。靜怡笑道：下面三個字，是什麽，我忘記了。好像說，爲人也不可以太廉潔了，廉潔過分，就不能成事。俊人笑道：决不能那樣的解釋。古人立言，總是勸人著重道德事業還放到一邊去。那情形豈能敎人不可太廉潔了？據我的意思，那是說，爲人不可太孤介了，總要交幾個朋友。彷彿我記得那文字是人太淸，則無友。靜怡聽了這話，却是噗嗤一笑，把頭低着，扭轉身去。她這一高興，俊人也像得着什麽東西似的，隨了心裏頭一陣奇癢，只是對了她的後影子微笑。靜怡笑完了之後，兩手按住了欄干，低頭看着水，在水的深處，却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影子在水裏，隨了流水幌動着，好像一個人的全身，段段節節，都是活動的。只是這樣的看着，却沒有去理會俊人站在一邊是什麽情形。俊人手扶了橋另一邊的欄干，斜斜的站着，看了靜怡的側面。見靜怡始終不作聲，也不回過頭來，這就把兩隻手背在身後，來往的溜着步子。彼此都感着不好措詞的時候，恰是有一隻綠嘴藍羽毛的小鳥，拖了長尾，扇動了兩隻翅膀，在頭上很快的飛過去。當它飛過去的時候，口裏還啾啾的叫。靜怡猛然看到，便道：這是什麽鳥？俊人道：這也許是山鴉鵲。凡是山上的鳥，總是尾巴長，嘴短。在水邊生活的鳥，可倒過來，乃是嘴長尾巴短。宇宙裏的生物，都是這樣各爲了環境，生長着各樣不同的肢體。靜怡笑道：陳先生什麽都知道。關於生物學，也很淸楚。俊人道：這是極普通的常識，有什麽不知道的。我是信口胡說。我相信方女士比我所知道的，還要多的多呢。靜怡不否認這幾句話，也不承認這幾句話，却是抿了嘴微微的笑。俊人覺得她已不是那般冷若冰霜的人，於是緩緩的走了過來，同她在一邊的欄干上站着，眼睛並不望着人，只是看了水面那飛奔的浪紋，碰在石頭上，又起了白色的水花。山風隨着山澗，由谷口裏擁擠過來，吹在人身上，分外的有一種涼意。看到靜怡的鬢髮被風拂着，未免有些散亂。因之她靜默了很久的時候，就抬起一隻手來，理一理自己的鬢髮。那下擺的衣襟，也是讓風吹着飄飄然。她始而也是不覺得。後來那衣襟有大大的差移了，才微彎了身子，將衣襟牽上兩牽。俊人不說什麽，她也不說什麽，兩人就是這樣的站着。後來在那山坡上，有個人大聲叫了過來，陳先生，我們老太太請呢。俊人想不到尙太太會在這樣的早上來尋找，只得和靜怡說了一聲，再見，立刻就迎着那個人跑了過去，那喊叫的是個男僕，他的脚步很快。當自己追了上

去的時候，他已經是不看見了。於是放從容了脚步，免得只是喘氣，到了圍牆邊，把半掩的門一推，只見雪芙搯了一朵野花在手，送到鼻子尖上嗅了幾嗅。身子是半側着，對了西邊谷口的那個山頂，半抬頭的望着。雖然俊人進來了，她好像不知道一般。俊人輕輕兒的走上前，笑道：你也起來得這樣早。雪芙笑道：你才知道，我早就起來了。俊人道：我也是這樣想，晚上到廬山上來，什麼也沒有看到。今天早起要趕着看看有什麼好風景。雪芙笑道：我並不是你那樣想。俊人道，你又是怎樣的想呢？雪芙道：反正我兩人想的不同吧？我覺得在山下受了這樣久的暑熱，上得山來，天氣大涼，應該好好的睡覺。這樣早，一起來就向外跑幹什麼？在這山上，還有那樣忙的應酬嗎？俊人聽說，心裏自不免跳了兩跳。但是十分的鎮靜着，臉上並不帶一點紅暈。微笑道：早上的山景，很有點意思。雪芙道：哦！很有意思。俊人見她依然拿了那朵野花，在鼻尖上嗅着，人是斜側了身子，背對了人行路。同她說話，她愛理不理。同她陪着笑臉，她又不看到，這倒教自己窮於應付，因之在人行路上來回的踱了幾次，隨後想出了一句話，問道：姑媽也起來了。雪芙又道：她是廬山上的老主顧，那忙什麼，睡着呢。俊人道：剛才聽差的叫我，說是老太太叫我。雪芙忍不住笑了。因道：對不住，那是我假傳聖旨。俊人聽了這話，倒有些啼笑皆非。很沉默了一會子，問道：有什麼事問我嗎？雪芙道：豈敢豈敢！她說着，還微微的一鞠躬。接着道：牛乳麵包全都預備好了，請你吃點心。吃過以後，我要請你陪我到山上去玩玩。你還有什麼約會沒有？俊人抬起手來搔一搔頭髮，笑道：你教我怎樣的答復？雪芙道：這有什麼不好答復？有約會就答應有約會。沒有約會，就答應沒有約會。俊人道，出了這個大門，我就不認得一個人，怎麼會有了約會？雪芙道：就是這個大門裏，你不能同別人有約會嗎？她說這話的時候，已經不能支持她的常態，除了全身都在抖顫着而外，說話的聲音，也是抖顫着的。臉是由深紅，更變成了蒼白。俊人走進了兩步，低聲道：雪，你不要誤會，聽我解釋。說着這話，那一隻手不覺是搭在她的手臂上。她並不看他，扭轉身子，就向屋子裏跑去。那半高底皮鞋，在石頭上走着，卻是剝剝作響。只看她那後腦勺子微仰着，就知道她氣大了。將那綠紗門拉得拍達一聲響，她已是走到屋子裏去。俊人站在空地裏，倒不免發了呆。心想，怎麼這樣巧，我站着同靜怡隨便說了兩句話，她就會知道了。這也可見得她對於我是寸步留心。雖然自己和方小姐並沒有談到什麼體己的話，但是天色這樣早，就同她一路出遊，這是不能讓雪芙無疑的。她發脾氣那不要緊，自己慢慢去安慰她就是了。不過她喜歡冷嘲熱諷，設若她的話，讓方小姐聽着了，那是很讓方小姐難堪。為了免除兩方面發生友誼上的裂痕起見，還是要好好的去敷衍雪芙，教她對方小姐諒解。可是女子

們對於共同在男子身上的事，那又怎樣能諒解呢？越想是越沒有辦法，只是在院子裏徘徊着。還是一個女僕走了出來，向他笑道：陳先生，朱小姐等着你吃點心呢。俊人走了進來，只見尙太太已是同雪芙同坐在棹子邊喝牛乳，吃餅乾。便抬一隻胖手臂來，向他招了兩招，笑道：忙什麼的？在山上的日子還長着呢，慢慢的去玩，還怕玩不週嗎？怎麼一早就出去了。俊人道：我也沒有遠去，就是在門口山澗上看看水。尙太太道：吃一點東西罷。吃飽了帶雪芙出去走走。俊人坐下，一面吃喝一面問道：這附近什麼地方好玩。尙太太道：在這屋後沿山腰的一條松林路，那就是很好的風景，高大的松樹，照着那綠陰陰的人行路，而且又很是平坦，走着也很是舒服。俊人笑道：不走着怎樣辦？那上面終不能跑汽車。尙太太道：不能跑汽車，坐轎子總可以的。但是坐轎子遊山，那就沒有意思。假使我有你們那樣的年紀，我在山上，要天天的跑。雪芙在南京，雖也好動，但是所到的地方，全不能合理化。雪芙噗嗤一聲笑了出來道：姑媽說話，越來越摩登。尙太太笑道：我是人老心不老，你還不知道嗎？俊人見雪芙已是有了笑容了，便道：雪，吃過了點心，我們就依了姑媽的話，到松林路去走走。雪芙也沒作聲，三個指頭，箝了一塊餅乾咀嚼着。尙太太道：若是你們要找名勝的地方，可以由牯嶺街上穿出去，繞着大路，到小天池去。那裏有個捨身崖。雪芙道：很好！我到那裏去跳着試試。

尙太太向她瞅了一眼，笑道：你還有什麼活得不耐煩的嗎？雪芙好像是有一口氣要歎出來，却又忍回去了。臉上帶了微笑，端起牛乳杯子來喝着。眼睛在杯子沿上，向俊人瞟了一眼。俊人不敢望她，對尙太太問道：除了小天池，這附近還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嗎？尙太太道：那就最好是黃龍潭了。由這裏向西走，也不過三四里路，就是黃龍寺。寺門口有兩棵婆娑寶樹。順了山坡子下去，是黃龍潭。俊人道：對了。這黃龍潭三個字，耳朵裏倒是很熟的。既是路很近，就到黃龍潭去罷。於是偏過臉來，向雪芙很親切的低聲問道：雪，我們就到黃龍潭去罷。雪芙也沒有理他，手裏拿了一個小茶匙，只管在牛乳裏面攪和着。俊人碰了她這樣一個軟釘子，本待不說什麼，可是當了尙太太的面，多少覺着有些不好意思，便笑道：姑媽不也去一個嗎？尙太太道：我忙什麼？廬山這些名勝，我都全遊逛得不要再逛了。我不是怕熱，我今年就不上山了。你們去罷，黃龍寺邊，有農林學校的出產，雲霧茶最好，和我帶一點來罷。雪芙始終不作聲，還是喝牛乳吃餅乾，低頭看了棹面。吃完以後，俊人自去預備相匣，將皮帶掛在身上，然後走到雪芙面前，低頭笑道：我們走吧？雪芙因看了尙太太一眼，慢慢的站起身來。尙太太道：你還穿了高底皮鞋吧？趕快去換平底的。雪芙伸了一個懶腰，微笑道：昨晚上爬好漢坡，作了一次好漢，實在累得可以了。今天又起得太早，我不願意走動了。尙太太向

俊人笑道：你明白了沒有，她是有一趟差事要你做。你到她屋子裏去，把床底下那雙平底鞋子給拿來。雪芙笑着喲了一聲。俊人也不待她把話說出，立刻扭轉身子就走。而且不到三分鐘的工夫，就把那雙平底鞋拿了出來，放在她腳下。倘太太笑道：雪芙，你現在可不好意思不去了。雪芙也沒說什麽，彎了腰自把鞋子換上。俊人就像一個聽差似的，挺着身子垂了手站着。雪芙站起來向他望望，才道：走哇！俊人倒透着有點難爲情，自跟着她後面向門外走來。這門外本就是夾了山澗的大路，因道：我們向那邊走？雪芙道；我不知道。不過她口裏雖如此說，却是順了大路，向西邊走去。俊人跟着後面道：沒有走錯嗎？回去問一問吧？雪芙道：你沒有聽到姑媽說，是要向西走的嗎？俊人哦了一聲，跟了她走。這長衝裏的一條山澗，本是樹木森森，兩面簇擁着的。這人行路，當然就更在樹木下面。所以兩個人在樹陰裏緩緩的走，並不晒人、山澗裏的水，也是彎曲了向西，潺潺作響。在路的兩邊是兩道長峯，人家依山靠水，對岸開門。在綠樹深處，不時的有一兩次的叮噹琴聲，送了出來。俊人笑道：在這個地方住家，多麽的好呵，假如將來我把生活問題解決了，我也到山上來住。雪芙只是格格一笑。並不答話。俊人道：你今天對於我的誤會很深。我要解釋你又不讓我解釋，直敎我沒有辦法。雪芙道：你還要解釋什麽，事實是很明白的擺在這裏。俊人道：今天早上，我很早的就醒了。也爲了那水聲響得厲害，我睡不着，就走了出來。倒不想方小姐起來得比我還早，所以在橋上碰到了。碰到之後，我們少不得客氣兩句。雪芙將脖子一扭道鬼話，在南京同船到九江，在一個艙裏，熟得不要熟了，見面還用得客氣嗎？俊人道：我所說的客氣並不是生朋友見面的那種客氣話，說了一些山上的景緻。雪芙道：你同朋友談話，當然有你的自由，我有什麽權力可以干涉你。俊人道：你當然可以干涉我。而且只有你干涉我，我才是對的，雪芙鼻子裏哼了一聲，却沒有說話。二人默然的走着，就出了長衝的口。這裏是欄山腰一條路，路邊的樹，却很是零落，反是那山上的草，長得很深，太陽照着那草，發出一種很細微的清香。向北望去，山峯重叠，由近而遠，一望那些巍峨的山影，却是與那天腳下的白雲相接。由此也就令人感到此身超出塵外。這一條路，繞着山腰走，在那山腰扭轉去的所在，這山路方才不見。也許因爲時間不早的關係，在路上並沒有遊人。兩人悄悄的走着，在砂石的路上，發出唏唆唏唆的響聲。這種響聲，和那草頭刷刷的風聲相應，更添人一種幽異。雪芙一步一步的走，走着緩了下來、走到一個兩峯相接的山谷口上，却是一道小瀑布向山下深谷裏流着。跨住這小小的谷口，有一石橋，在樹頭上樹了一塊石碑，寫着蘆交橋三個字。雪芙走到橋上手扶了欄干，向遠處望着。只看對面那一排山峯，竹木葱隆，變成了墨綠色，在那山縫

裏，更透出遠方淡藍色的山影。再看近處，這脚下瀑布，向深谷裏注着，却看不到底。俊人因爲他不肯走，便也挨了雪芙同在欄干邊站住。眼看着風景，兩人全不說話。俊人本想用一句什麼言語去套她的話，無如在方寸撩亂的時候，實在想不出一句話來。偏偏雪芙的肩膀聳動了一陣，鼻子息率有聲。俊人偏過去看她，她已經流下淚來了。俊人道：雪，你這是何必呢？你無論有什麼委屈，只要你肯告訴我，我一定想法子來安慰你？雪芙哽咽着道：你安慰我嗎？以前你在北平的時候，同我來往寫信，我安慰得多。現在你同我見面了，你就在我心靈上，給了我一種很大的創傷。由此，我想到你以前信上同我所說的，那全是欺騙我的話。我以前極誠懇的信賴着你，我是太忠厚了。我眞是個可憐的人，我眞是個太無用的人。說着說着，把話哽咽住，就放聲哭了起來。俊人立刻兩手握住了她兩隻手，亂搖撼了一陣，因道：雪！你不能這樣，這是三叉路口。那邊是牯嶺來的路，這後面是蘆林來的路，讓人看到，還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呢。雪芙倒覺得他這話是眞的，在衣服裏掏出手絹來，把嘴堵住把哭聲擋了回去。有四五分鐘之久，兀自哽咽着，然後才用手絹來擦着眼淚。就在這個時候，已是由蘆林山口裏，出來兩名巡警。俊人心裏一機靈，兩手捧了相匣子，只管向後退，作個要照相的樣子。那警察雖是對他們注意看了兩眼，然而也不停步，逕自走了，俊人等那兩個警察走遠了，然後跑過來，挽了雪芙一隻手胳臂，用很柔和的聲音對她道：雪，你同我走能，你同我走罷。雪芙一手拿了手絹揉擦着眼珠，一路輕微的歎氣。俊人道：你不要傷心，我起誓，我在北平的時，決沒有同一個女子往返。就是這位方小姐，到現在爲止，我統共只有兩次和她單獨的談話。一次是在輪船的船舷上，一次就是剛才大門口石橋上的事。雪芙道：這不用你起誓，我全知道了。可是在你心上，已是有一千次一萬次和她談話了。俊人道：那何止於？雪芙道：在你的態度上，就可以看到出來，不至於嗎？而且我還有一個老大的證據。俊人道：你有什麼證據呢？他口裏雖是很强硬的問着，可是心裏不免卜卜亂跳，心想，也許有什麼證據落在她手上吧？可是雪芙說出來，這却是猜想不到的呢。

雙腦異人

雪奈（Sydney）有奇人焉，名威爾金生，能以雙手同時書寫意義不同之語句，又能同時以左右手各繪一圖，佳妙如出一轍，其登錄簿記也，能同時計算，同時抄繕，尤奇者，一手書寫之字句，另一手同時即能反書，蓋以一人而具二腦，爲曠古未有之異人也。

據威爾金生語人，渠之雙腦，殆爲天賦，幼讀於幼稚園，即能以左手作反書，教師以鏡照之，始知其所書爲何字，教師大詫，語其父母，以其病也，召醫診視，顧又不知其病源所在，嗣復經過不少之專家診察，皆不敢斷其所以。入大學後，僅用右手書寫，某日教師令諸生各書字四百行，威爾金生雙手並用，瞬即繳卷，教師疑有他人爲助，窮詰之，始述其天賦雙腦事，於是闔校驚異，不置目爲奇人焉。

預知孕兒

莫斯柯俄名醫學教授梅拿洛夫根據驗血之結果，預知在孕胎兒之性別，現已證明完全成功。蓋渠於過去十二年間，共試驗孕婦三千人之多，其孕期自五個月至九個月不等，準確程度、統計竟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云。

平漢鐵路 (53)

石家莊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來回客票價目			備考
		一等	二等	三等	
	公里	元	元	元	
汲縣(衞輝)	312	21.15	14.10	8.00	有*記號者係聯運遊覽站
安陽縣(彰德)	231	15.75	10.50	5.95	
豐樂鎮	216	14.65	9.75	5.55	
磁縣	196	13.30	8.85	5.05	
邯鄲	165	11.25	7.50	4.25	
*邢台縣(順德)	113	7.65	5.10	2.90	
高邑	50	3.40	2.25	1.30	
元氏	32	2.25	1.50	0.85	
正定縣	14	1.15	0.75	0.45	
定縣	71	4.95	3.30	1.90	
*清苑縣(保定)	131	9.00	6.00	3.40	
高碑店	193	13.05	8.70	4.95	
*梁格莊	236	16.00	10.65	6.05	
涿縣	213	14.40	9.60	5.45	
琉璃河	227	15.55	10.35	5.90	
長辛店	256	17.35	11.55	6.55	
坨里	263	17.80	11.85	6.75	
豐台	266	18.00	12.00	6.80	
*北平(前門)	277	18.90	12.60	7.15	

(56) 隴海鐵路

鄭州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來回客票價目			備考
		一等	二等	三等	
	公里	元	元	元	
*連雲	565	38.25	25.50	14.45	有*記號者係聯運遊覽站
新浦	532	36.00	24.00	13.60	
運河	414	28.15	18.75	10.65	
銅山縣(徐州)	342	23.20	15.45	8.80	
黃口	293	19.80	13.20	7.50	
碭山	259	17.55	11.70	6.65	
*商邱	196	13.30	8.85	5.05	
柳河	162	11.05	7.35	4.20	
蘭封	108	7.45	4.95	2.85	
*開封	65	4.50	3.00	1.70	
汜水	43	2.95	1.95	1.15	
鞏縣	61	4.30	2.85	1.65	
孝義	71	4.95	3.30	1.90	
*偃師	91	6.30	4.20	2.40	
*洛陽東站	120	8.10	5.40	3.10	
*會興鎮	248	16.90	11.25	6.40	
陝州	261	17.80	11.85	6.75	
靈寶	286	19.35	12.90	7.35	
潼關	357	24.30	16.20	9.20	
*華陰	375	25.45	16.95	9.65	

(54) 平漢鐵路

豐台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公里	來回客票價目 一等 元	二等 元	三等 元	備考
*漢口大智門	1197	81.00	54.00	30.60	有*記號者係聯運遊覽站 參考附註（一）
漢口江岸	1193	80.55	53.70	30 45	
橫店	1171	79.20	52.80	29.95	
孝感	1129	76.30	50.85	28.85	
花園	1095	74.05	49.35	28.00	
廣水	1050	70.90	47.25	26.80	
*新店	1023	69.10	46.05	26.10	
信陽縣	985	66.60	44.40	25.20	
明港	946	63.90	42.60	24.15	
確山	909	61.45	40.95	23.25	
駐馬店	889	60.10	40.05	22.70	
遂平	871	58.95	39.30	22.30	
西平	845	57.15	38.10	21.60	
郾城	823	55.60	37.05	21.00	
臨潁	795	53.80	35.85	20.35	
許昌縣	769	52.00	34.65	19.65	
新鄭	729	49.30	32 80	18.65	
*鄭縣	683	46.15	30.75	17.45	
黃河北岸	653	44.10	29.40	16.70	
*新鄉	603	40.75	27.15	15.40	

平漢鐵路 (55)

豐台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公里	來回客票價目 一等 元	二等 元	三等 元	備考
汲縣(衞輝)	578	39.15	26.10	14.80	有*記號者係聯運遊覽站 參攷附註（一）
安陽縣(彰德)	497	33.75	22.50	12.75	
豐樂鎮	482	32.65	21.75	12.35	
磁縣	462	31.30	20.85	11.85	
邯鄲	431	29.25	19.50	11.05	
*邢台縣(順德)	379	25.65	17.10	9.70	
高邑	316	21.40	14.25	8.10	
元氏	298	20.25	13.50	7.65	
*石家莊	266	18.00	12.00	6.80	
正定縣	252	17.10	11.40	6.50	
定縣	195	13.30	8.85	5.05	
*淸苑縣(保定)	135	9.25	6.15	3.50	
高碑店	73	4.95	3.30	1.90	
*梁格莊	116	7.90	5 25	3.00	
涿縣	53	3.60	2.40	1.40	
琉璃河	39	2.70	1.80	1.05	
長辛店	10	0.70	0.45	0.30	
坨里	37	2.70	1.80	1.05	